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六號

學潮與出路
形式論理與矛盾論理
質的道德與量的道德
英帝國的向心力與離心力
李頓報告書之一研究
伊拉克新國的成立
穀賤傷農乎

AQAE 74/0402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六號
總第四八一號(新第三號)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發行

不許轉載

編輯者 胡愈之 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投稿簡章

(一)本誌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誌行格書寫者尤佳

(二)投寄譯稿請附原書如原書不便寄來則請詳示原書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址

(三)投稿如附插圖說明請用黑墨繪成(藍紅等色不能製版)

(四)投稿人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五)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豫先奉復原稿亦不能寄還但滿五千字之長篇經投稿人豫先聲明並附還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退還

(六)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

(七)投稿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現金報酬不預先函商如投稿人欲預定數目者亦可於寄稿時聲明

(八)投稿酬資概由本社按照來稿地址寄奉投稿人於文稿登出一月後如尚未收到酬資請即來函查詢但以登出後六個月爲限逾限本社不再負責

(九)除與本社有特別約定者外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其著作權完全歸本社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十)投稿請郵寄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東方雜誌社勿寄編者個人並勿在稿內夾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並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東方雜誌社敬訂

每半月一册 全年二十四册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定價表

訂購辦法		零售	預定半年	預定全年
册數		一	十二	廿四
價目		一角五分	一元九角	三元六角
郵費	國內及日本	二分	無	無
	香港澳門	八分	九角六分	一元九角二分
	國外	二角	二元四角	四元八角

本國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二角以下者爲限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一百元		
優等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	七十元	四十元	
上等	圖畫內圖畫前後及首篇正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六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元
普通	正文後	五十元	三十元	十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向敝館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發行所三樓總管理處營業部推廣科接洽(電話九二三一〇)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寄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册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特先聲明

商務印書館復業後　又一大貢獻

四部叢刊全書三百二十三種發售單行本

四部精華　希世珍本

任意選擇　無求不獲

敝館輯印四部叢刊、全書都三百二十三種、八千五百七十三卷、二千一百十二冊、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刻本七、釋道藏本四、餘亦皆爲明清佳刻、出版以來、謬承士林推重、風行遐邇、冠絕一時、顧以全書卷帙浩繁、售價較巨、購致非易、於是擇要單行、先後得百數十種、而讀者所嗜不同、取舍各異、此得彼失、猶有遺憾、今春敝館突遭國難、叢刊存書、除有少數於事前運存安全處所外、其餘完全被燬、所留底板、同付劫灰、復業以來、猝難重製、迭承　各界垂詢、深懼無以爲應、爰就前項運存少數之書、提出若干部、化整爲零、單行發售、庶讀者任意選擇、無求不獲、其已購全書倘有闕失者、平日補配維艱、藉此得成完璧、各書紙張、分連史毛邊兩種、定價相同、每種存數、多寡不一、以儘數售完爲止、另印單行本目錄、詳載書名板本定價、承索卽寄、謹此布告、伏祈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贈閱　四部叢刊單行本目錄

*C041.4(1)—21:10

萬有文庫

已出前四期書　繼續徵求定戶

本文庫以整個圖書館用書，貢獻於社會，凡國學基本書籍，世界百科名著，及各種治學門徑之書，無不應有盡有。發售以來，**各地黨政機關、學校、家庭、圖書館等，紛紛訂購**；最近復蒙內政教育**兩部通令全國各省市縣政府一體購備**。全書分五期出齊，第四期書出版未久，遽遭國難，進行中阻，復業以來，不辭艱困，籌備續刊，預計第五期書於二十二年八月底出版，全書可告完成。敝館為發揚文化起見，現**仍照前訂優待價，繼續徵求定戶**，定購者可以**立時取書四期**。全部存書無多，尚希及早訂購是幸！

專家七百人

著譯

冊數　第一集一千另十種二千另十冊

定購價　第四期出書後實售五百七十元

郵費　各行省三十元　蒙古新疆郵會各國二百八十五元

內政教育部通令全國各省市縣政府購備萬有文庫

「查圖書設備，為增長民智之唯一方法，吾國各地經濟狀況，多屬困窮，各重要市縣，雖間有各種圖書館之設立，大抵限於財力，設備稀少，其未設立之各縣，更不待言……本部等有鑒於此，特會令各省民政教育兩廳轉飭所屬每一縣市政府，務須購備萬有文庫一部，存置各該縣市教育局中，以充實地方圖書設備……廿一年十月十二日」

（令文摘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C040(2)—21:10


為全國讀書界服務
總館 分館 工廠
瀋陽
張家口
北平
保定
天津
太原
濟南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南京
蕪湖
上海
漢口
武昌
安慶
杭州
長沙
衡州
福州
雲南
廈門
潮州
梧州
廣州
香港
商務印書館
總館設上海
分館設各省要邑
經售處遍全國各地
編印學校課本
發行圖書雜誌
纂輯字典辭典
供給文具儀器

萬有文庫本

農學小叢書

農家副業……李乃堯等	三角五分	
農場管理……楊開道	三角	
土地改良法……萬國鼎	三角	
肥料……顧復	三角	
農業病蟲害防治法 鄒鍾琳	三角	
種麥法……顧復	二角	
種稻法……孫純武	三角	
種豆法……黃紹緒	三角	
種棉法……馮澤先	三角	
種苧蔴法……張勖	三角五分	
種甘蔗法……許祖楨	三角	
種菸法……陳讓卿	三角五分	
果樹園經營法……王太乙	三角	
種樹法……鄒盛文	二角	
種梨法……許心芸	三角	
種蘋果法……王太乙	五角	
種桃法……許心芸	三角	
種柿法……許祖楨	三角	
種栗法……許心芸	三角	
種葡萄法……夏詒彬	四角	
菜園經營法……吳耕民	四角	
種菜法……黃紹緒	二角五分	
家畜管理法……葉鴻	三角五分	
養牛法……龔厥民	二角五分	
養豬法……許心芸	二角五分	
養雞法……王言綸等	三角五分	
養鴨法……吳德銘	三角	
養蜂法……劉大紳	二角	
種桑法……夏詒彬	三角	
養蠶法……關維震	二角	
種菊法……夏詒彬	四角	
種蘭法……夏詒彬	四角	
種草花法……劉[illegible]書	四角	
木本花卉栽培法 周宗璜等	五角	
花園管理法……黃紹緒	三角五分	
造園法……范肖岩	四角	

我國農業新書，向無系統介紹。本館於編印萬有文庫時，特請國內學識經驗豐富之農學專家，分類編著農學小叢書一套，期於農學落後之中國，作一種初步之貢獻。全套共五十種，舉凡農藝、園藝、森林、畜牧、蠶桑等基本農學知識，莫不粗備大要。已出各書類皆精心結撰之作，不但農業學校可採為教本，即研究農學者，亦足資參考。

萬有文庫單行本
五百九十種
贈閱詳細目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C630.8—21:10

自來血

血足則強
血虛則弱
服自來血
強身補血

大號每瓶洋二元 小號每瓶洋一元二角

上海及各埠各處

五洲大藥房發行



防癆治癆良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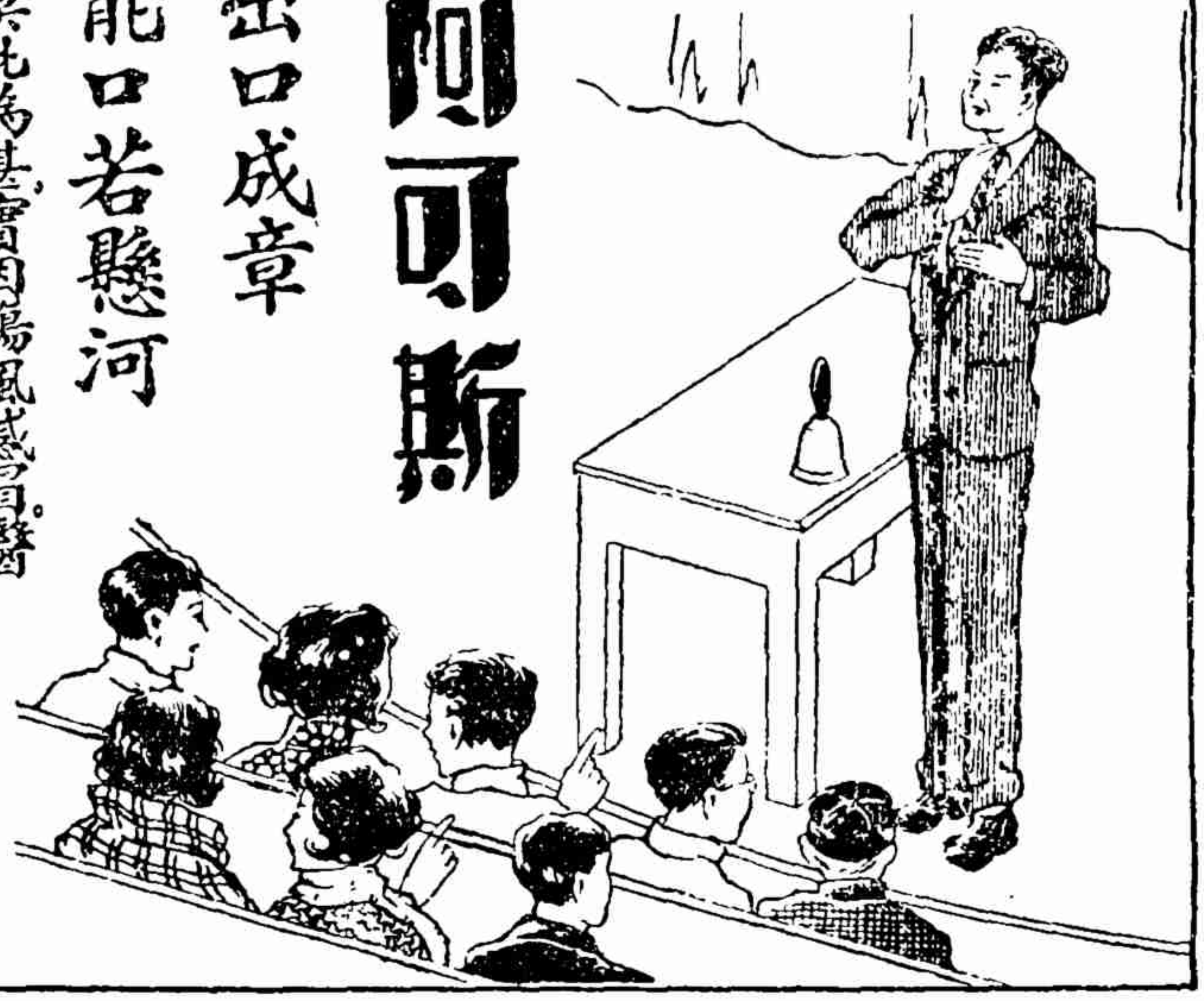
拜耳 拜耳大藥廠

請認明拜耳十字縱橫商標

庫阿可斯

雖可出口成章
不能口若懸河

演說家之苦。亦莫此為甚。實因傷風感冒。醫治不得其法。偶感風寒。致發生咳嗽。初則鼻管發炎。繼至喉管乾燥作癢。喉門裂痛。若斯時不服庫阿可斯。則肺癆釀成。危及生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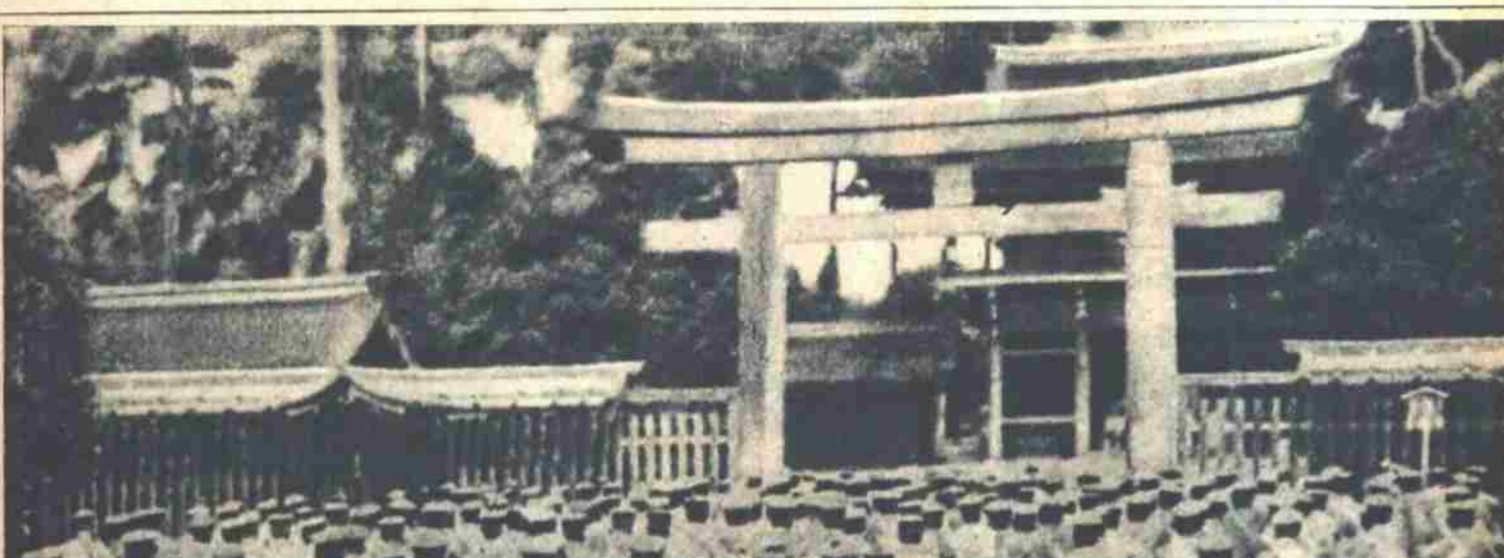
庫阿可斯。乃防癆治癆良藥。能殺菌消毒。化痰止咳。補虛潤血。而味甘利於服食。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 CEIB (4)—21,11

東方畫報

第二十九卷 第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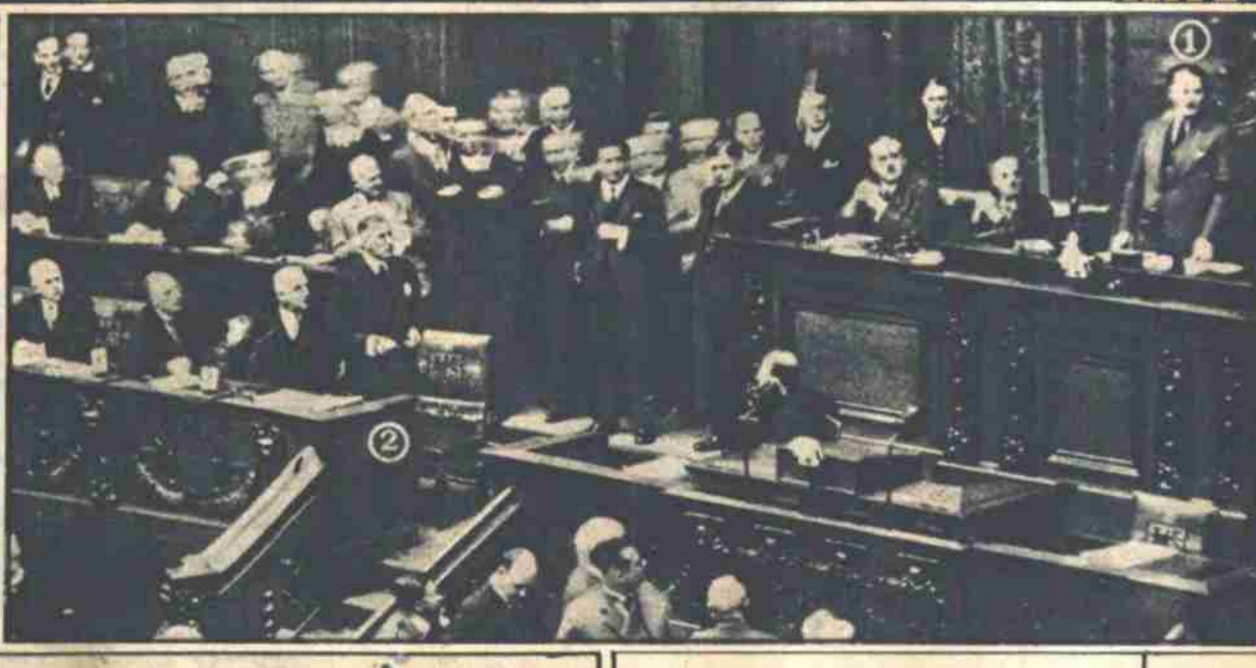


最近出發赴「滿」之日本武裝移民

國際近事



(上)日本承認「滿洲國」，本誌前期畫報已有介紹。「滿洲國」各要人前曾赴日本東京，日本政府與以盛大歡迎，此幅即在東京驛之攝影，日「滿」關係之人物，大都盡在其中矣。前列自左至右：日本現首相齋藤實之夫人、入江たか子、東鄉元帥、海軍大臣岡田、曾我廼家五郎、前海軍大臣大角



(上)德國議會解散

德國議會被解散時之一幕，其時民族社會黨戈林(Göring)正在演說，(1)總理巴本注目視之(2)。



(左)法西斯黨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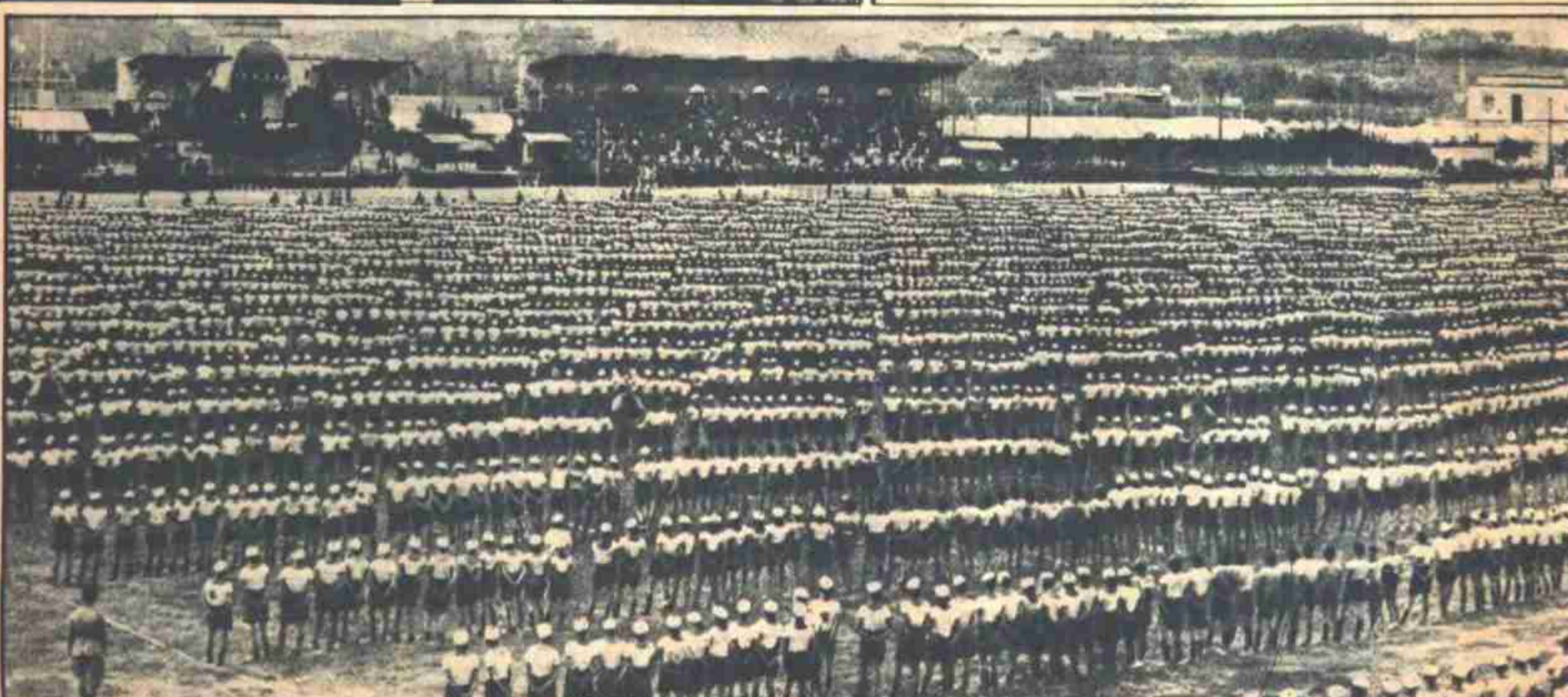
意國法西斯黨員五萬人向首領慕沙里尼致敬。



樞密院議長倉富
東京市長永田
貴族院議長德川
西園寺公望
警察總監藤沼
政友會總裁鈴木
民政黨總裁若槻
出淵大使之女公子
（中自左至右）
「滿洲國」總務官駒井
外交大臣內田
宮川美子
夏川靜枝
「滿洲國」僞國務總理鄭孝胥
日本駐「滿」全權大使武藤
「滿洲國」外交總長謝介石
「滿洲國」交通總長丁鑑修
「滿洲國」財政總長熙洽
日本陸軍大臣荒木
日本首相齋藤之孫
日本現首相齋藤
殖民大臣永井
永井夫人
日本關東軍參謀長小磯
本莊繁中將
西人達格拉斯
永井郁子
滿鐵總裁林博
「滿洲國」外交日人大橋
松岡洋石

（左）美國總統選舉期近
胡佛？ 羅斯福？





日俄交涉之人物

日本近因東北事件，外交方面頗感棘手。擬極力拉攏俄國，最近派松岡洋右赴日內瓦爲出席國聯代表之一，將出莫斯科，命與蘇俄外交當局有所商議，日俄能否聯合，實爲目前最重大之問題。



日本派赴日內瓦之代表松岡洋右



蘇俄外交總長李維諾夫



右爲蘇俄外交次長加拉罕(左)與中國代表莫德惠談話時之攝影。

汪精衛出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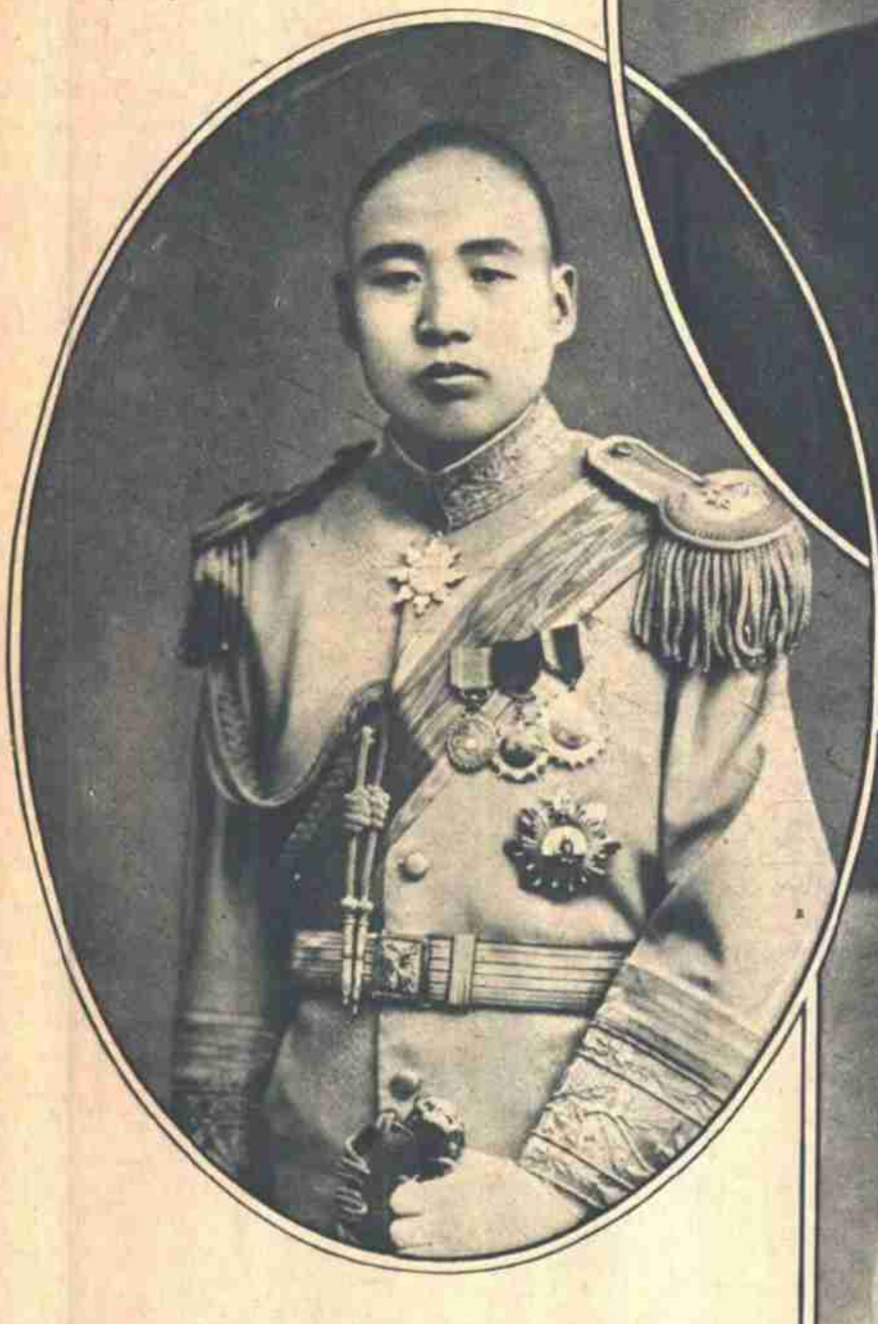
最近因政局變化行政院長汪精衛突然辭職挽留無效。汪氏於上月來滬，寓褚民誼家，擬卽出洋游歷。上爲汪氏近影，左爲宋子文赴褚宅訪汪。下爲汪氏岳母卽陳璧君之母赴褚宅訪汪。

川戰

魯戰未平，川戰又起，國際對我之同情，將爲之盡失。國人對此，徒喚奈何！右下二圖爲發動川戰之二劉。



劉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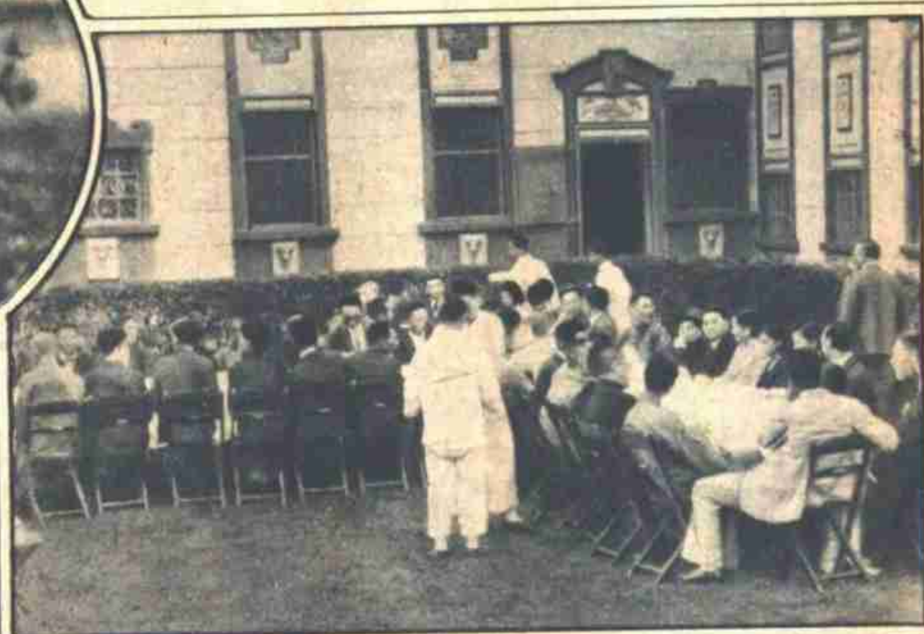
劉文輝



(右)最近擬武裝調停川戰之楊森

世界婦女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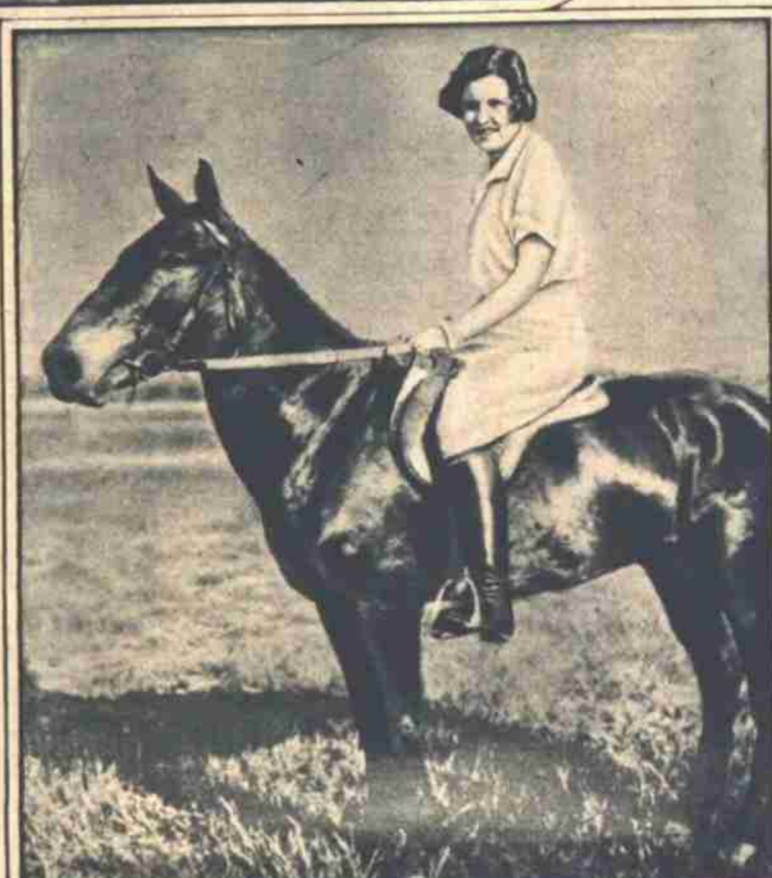
慕爾夫人之來華　旅德美僑慕爾夫人於上月來滬，代表德國民衆慰勞吾國前次抗日之十九路軍忠勇將士，並攜有贈禮樣品多種，預備贈送。上爲慕爾夫人，右爲上海各界之招待會。



英相麥唐納之女公子結婚　英相麥唐納早年喪妻，其女兒Joan MacDonald不特善理家務，且常隨從父親任祕書之職，出席各種重要會議。最近已與A. MacKinnon博士結婚。



威爾遜夫人至日　美國前總統威爾遜夫人最近至日本游歷，圖爲在旅次攝影。



被綁之鮑萊夫人　英國鮑萊夫人(Pawley)前在牛莊被匪衆架去，索詐巨款勒贖。夫人年僅十八，纔於本年六月結婚。聞現已脫險。

蘇俄之新興藝術





蘇俄最近舉其全力以求五年計畫之完成，同時對於藝術方面亦未嘗忽略。其所提倡之藝術目的與他國大不相同，諸凡繪畫彫刻，均以能得大衆鑑賞爲其主旨，僅以供室內裝飾及個人娛樂者，概加排斥。

就題材方面而言，則如十七八世紀法國繪畫所常見的柔弱的幻想的事物，不予採用，而注意於強力的現實的社會事實。

此頁所載爲俄國之新興彫刻作者求可夫爲歐洲著聞之人，觀其作品，可知其對於內容的寫實是如何忠實。美爾克羅夫亦一著名彫刻家，在亞美尼亞首都有他的紀念像。





(上左)『結婚登記所』……………求可夫作

(上)『馬米碭紀念像』……………美爾克羅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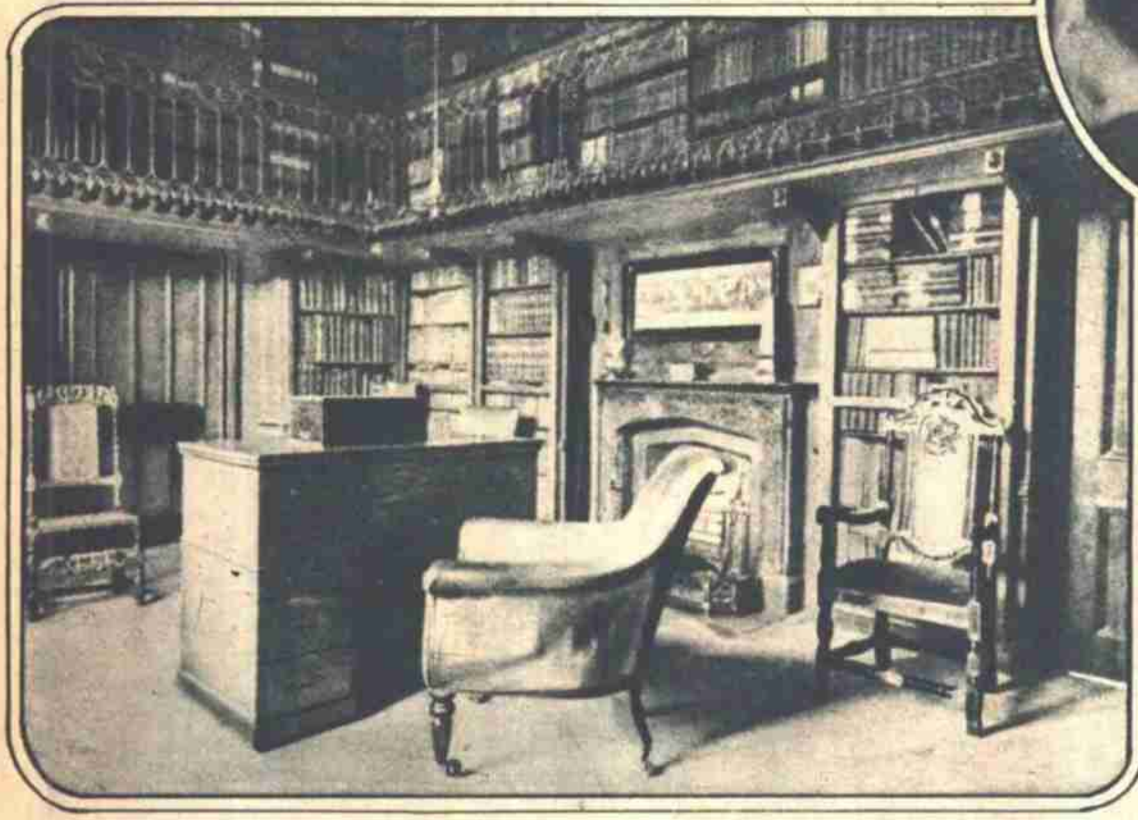
(中)瑪耶可夫斯基之死……………加爾伯羅夫作

(左)駕駛農事汽車之女子……………求可夫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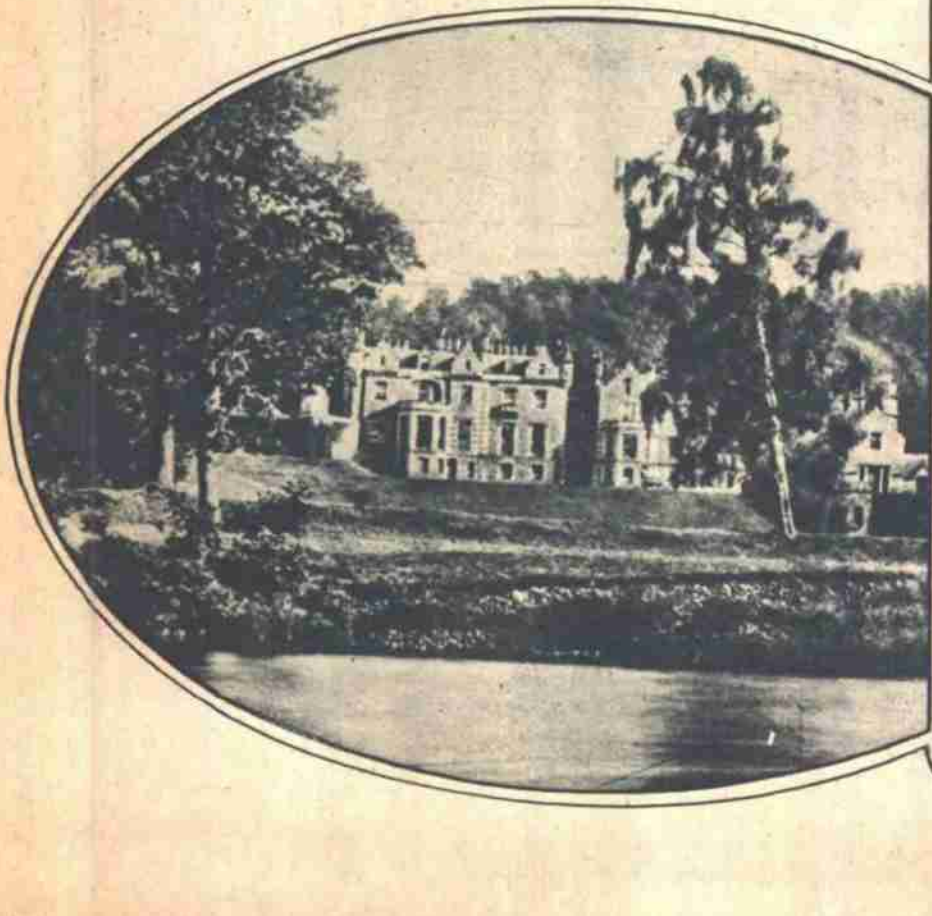
史各脫百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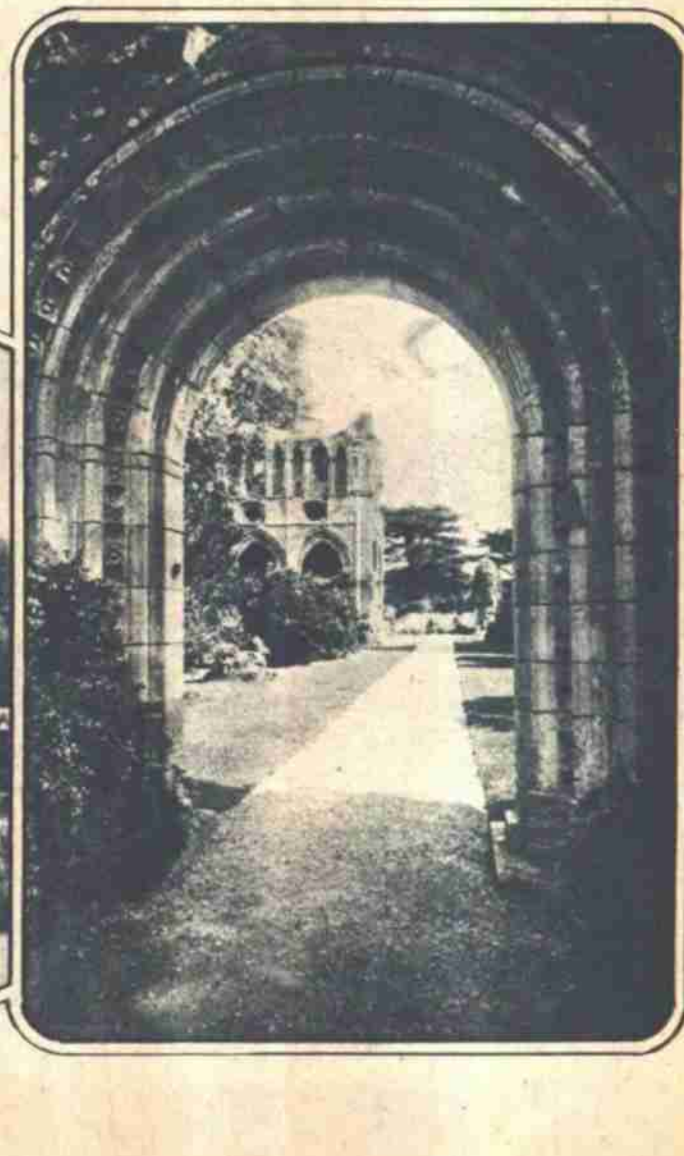


英國文學家史各脫死於一八三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本年爲其逝世百年紀念。英人舉行盛大的儀式。上圖爲史各脫肖像，Sir E. Landseer 所作。左圖爲其住宅內之圖書館，與其撰著時之桌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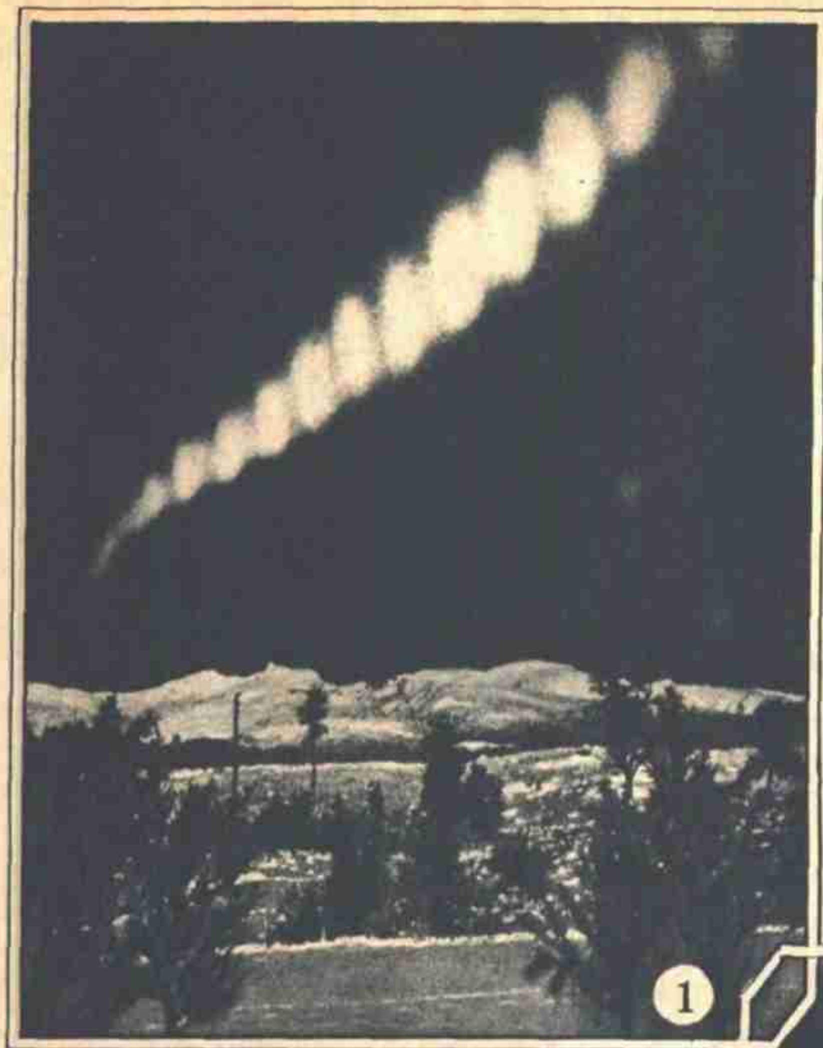
下圖爲史各脫之住宅，在Abbotsford地方，彼之大部分著作均在此室寫成。右圖爲史各脫之葬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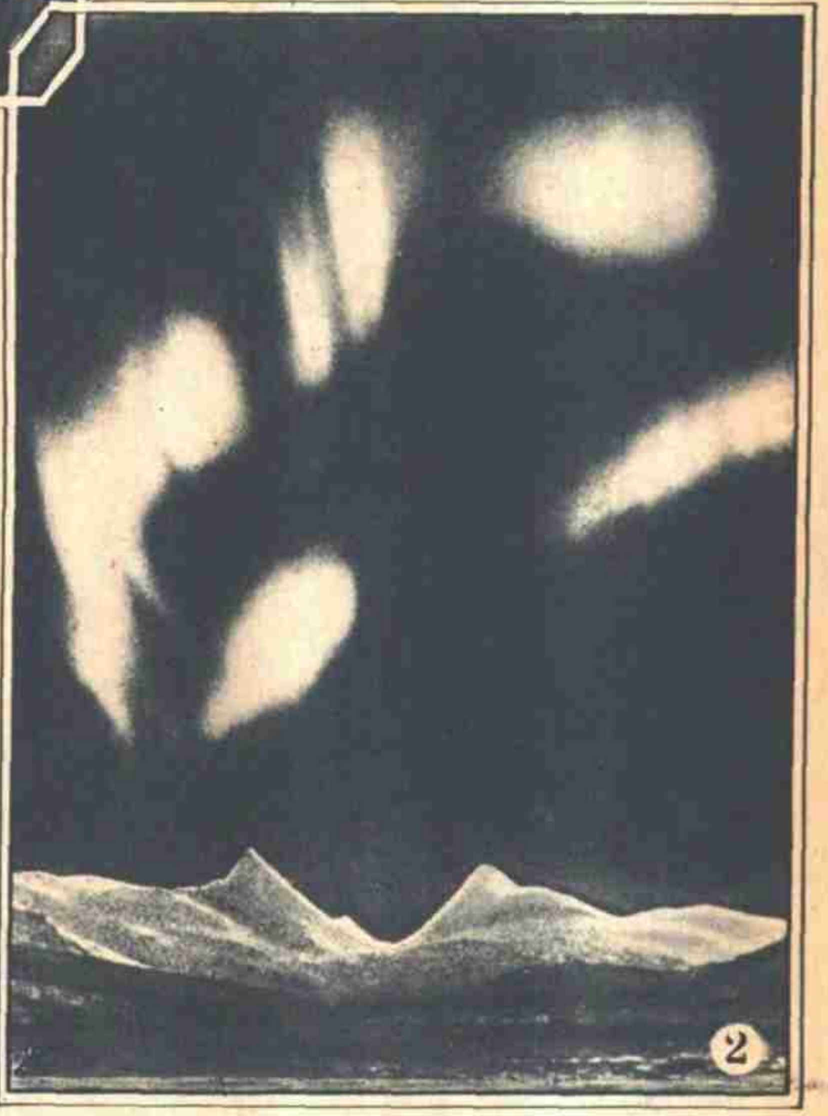


北極光之驚異

自本年八月一日起，至明年七月底止，特稱爲『第二極年』(International polar year)三十三國家二百五十人之科學家在世界到處作第二次的國際極地觀測。其目的在研究氣象，地磁，氣空中電氣等現象，而尤注重於極光的觀測。極光爲地球近兩極處所特有之現象，於天空中呈現美麗之光輝、或呈幕狀，或如帶狀，且以時而變其顏色形態。此種極光究爲何物，尙爲科學家探討未決之問題。此頁各圖乃德國觀測家在挪威所攝得之極光照片。並已攝得極光變化之影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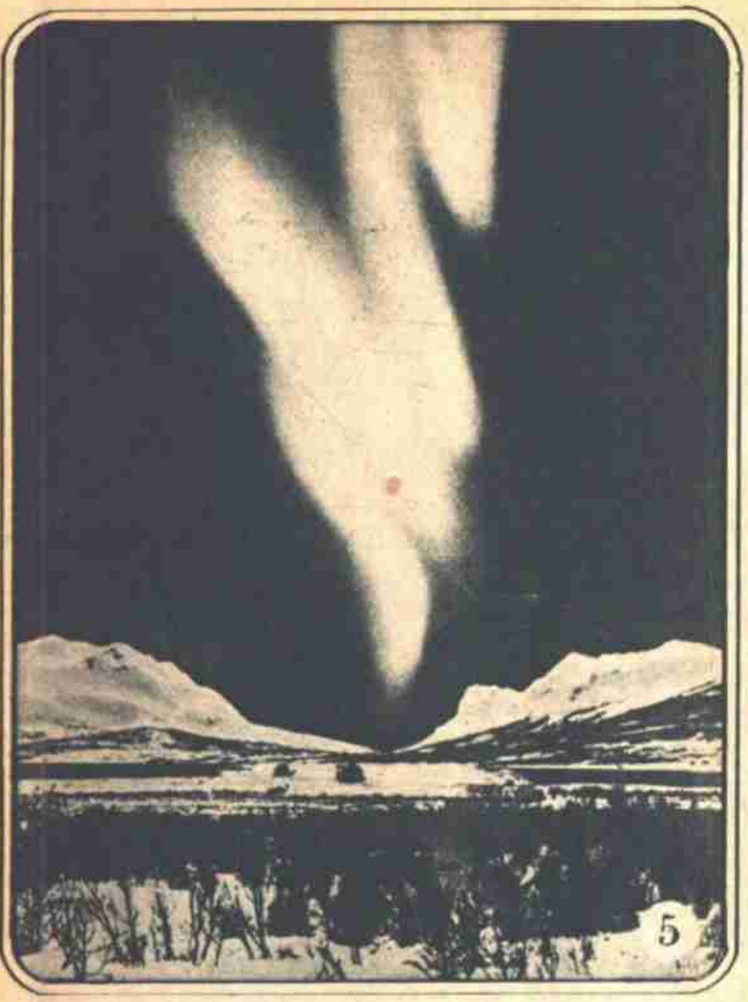
1. 成列之北極光形如一條長尾，分成多節，橫亘於天空，其顏色大部爲綠色，有時亦帶紅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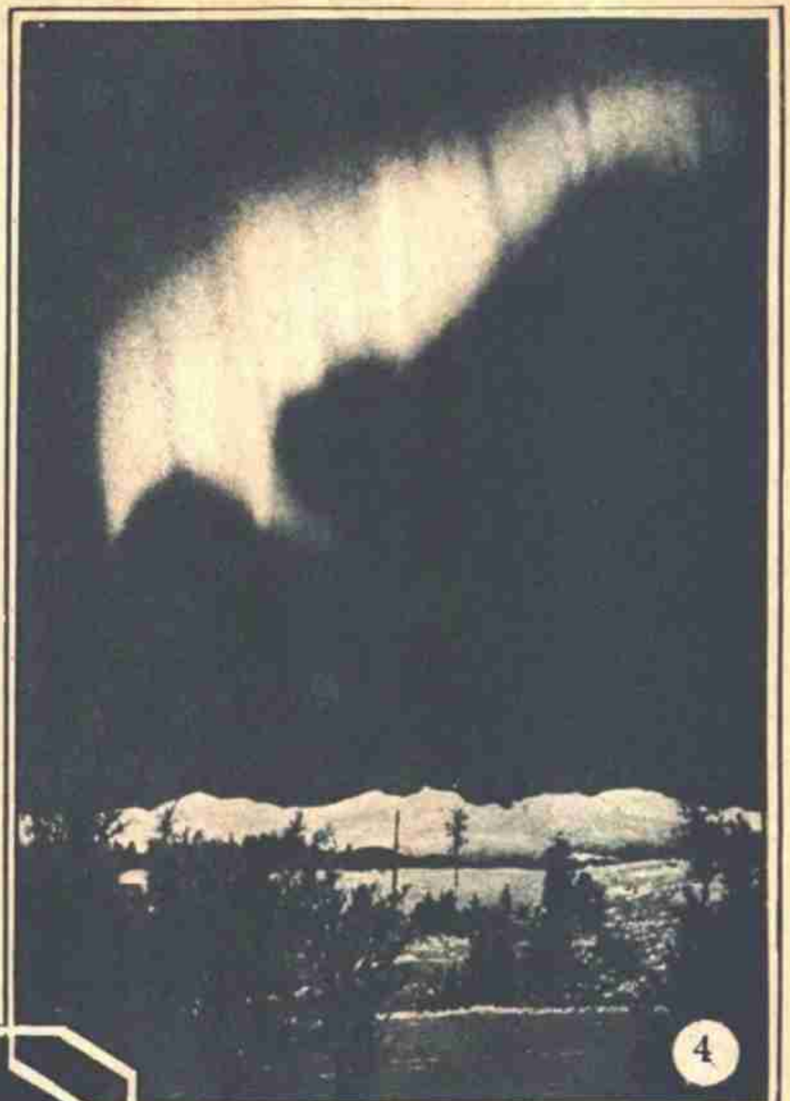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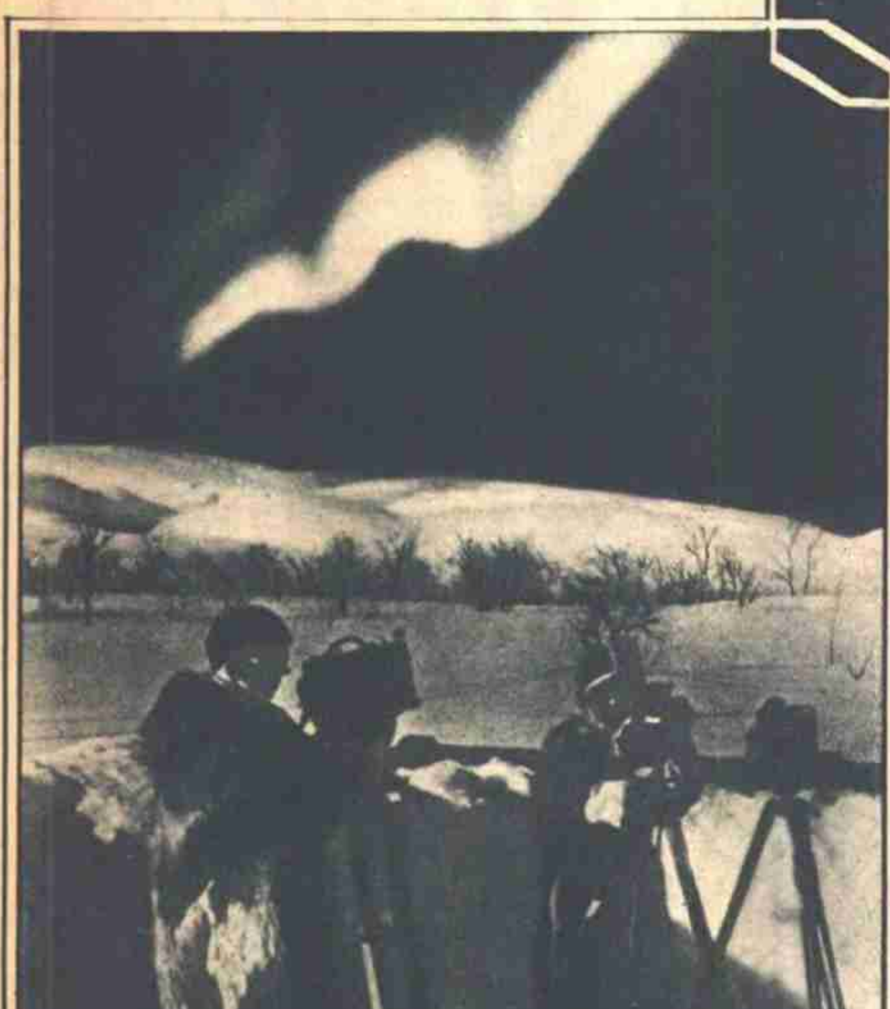
2. 分散之北極光 有如一頂皇冠圍繞冰山之上空。顏色形態均有變更。



3. 雲狀之北極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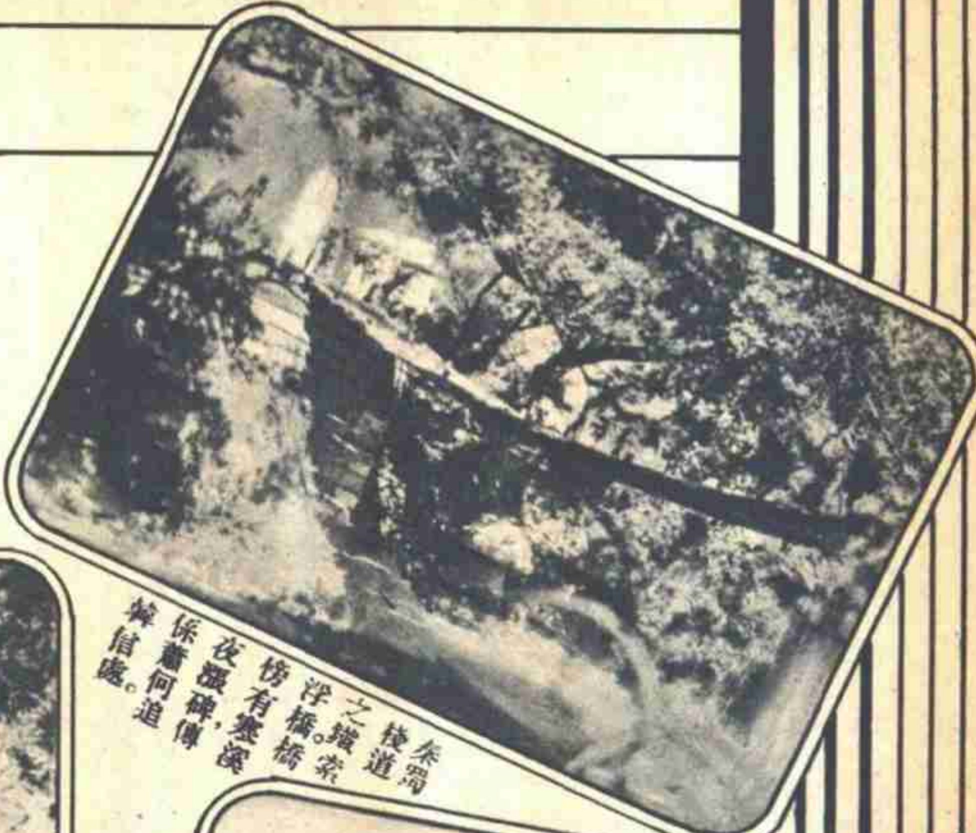




4. 幕狀之北極光　有紅綠紫各種之顏色甚爲美觀。
5. 翼狀之北極光　在夜間之光度，與月光同等。
6. 長蛇形之北極光　其下有觀測隊正在攝取影片。

陝西 ★

陝西交通梗阻，素與內地隔絕，此次陝西實業考察團考察陝南，攝有風景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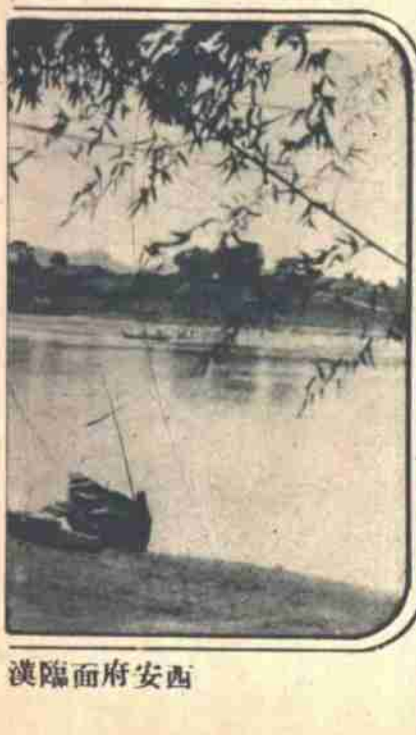
秦蜀棧道之鐵索浮橋。傍有寒溪夜漲碑，係蕭何追韓信處。



秦嶺棧道之險路。名雞上架。坡度陡峻，行履維艱。爲由西安往興安必由之路。



陝西城市，大都荒涼，此爲留壩縣城內，居民不過二三十家，並無街道。



西安府面臨漢



漢臺在漢中府傳係劉邦爲漢王時所築

★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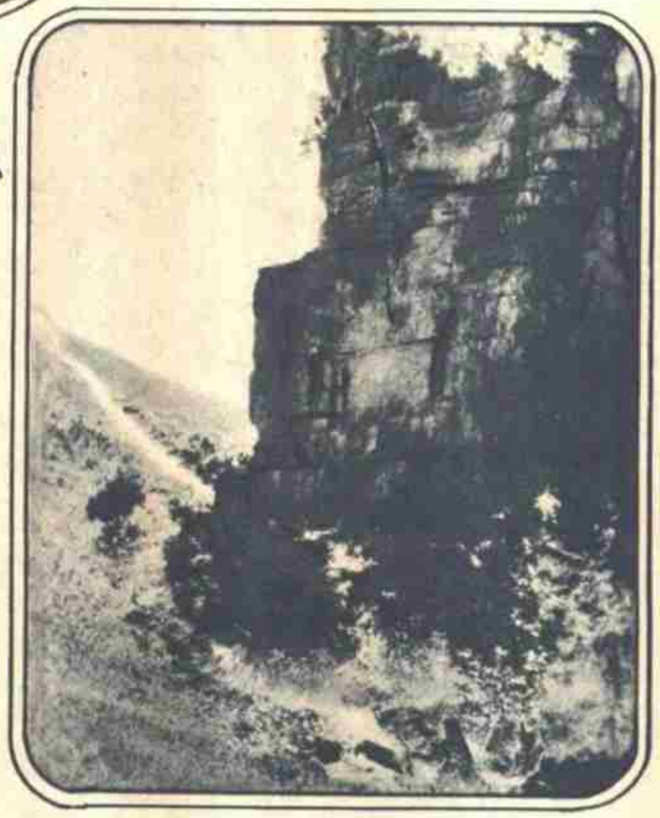
蹟照片多種承汪松年君檢寄一部，特爲介紹。在此開發西北聲中，想亦爲讀者所欲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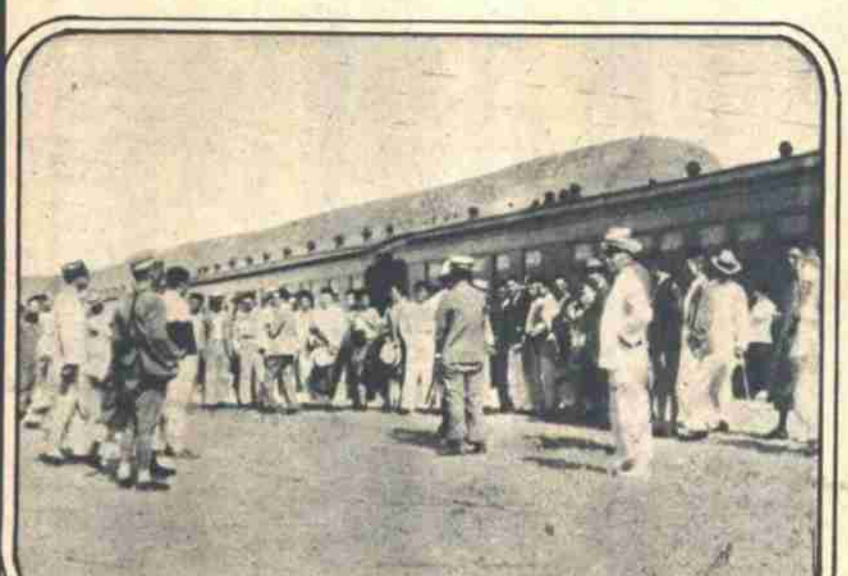
西安之孔廟後院爲碑林，集歷代碑碣四百餘種，一千一百餘方於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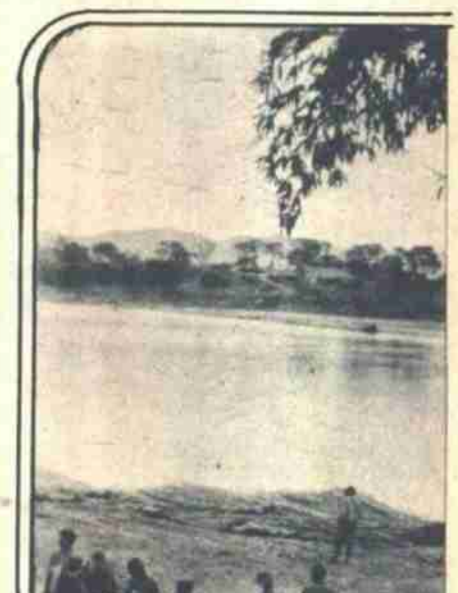
仙姑碥山水清幽，爲秦棧風景之一。由西安至陝南各地，均經此路。



秦蜀棧道之險路。路寬尺許，下臨深澗，偶一不愼，卽有性命之危。



陝西實業考察團由潼關出發時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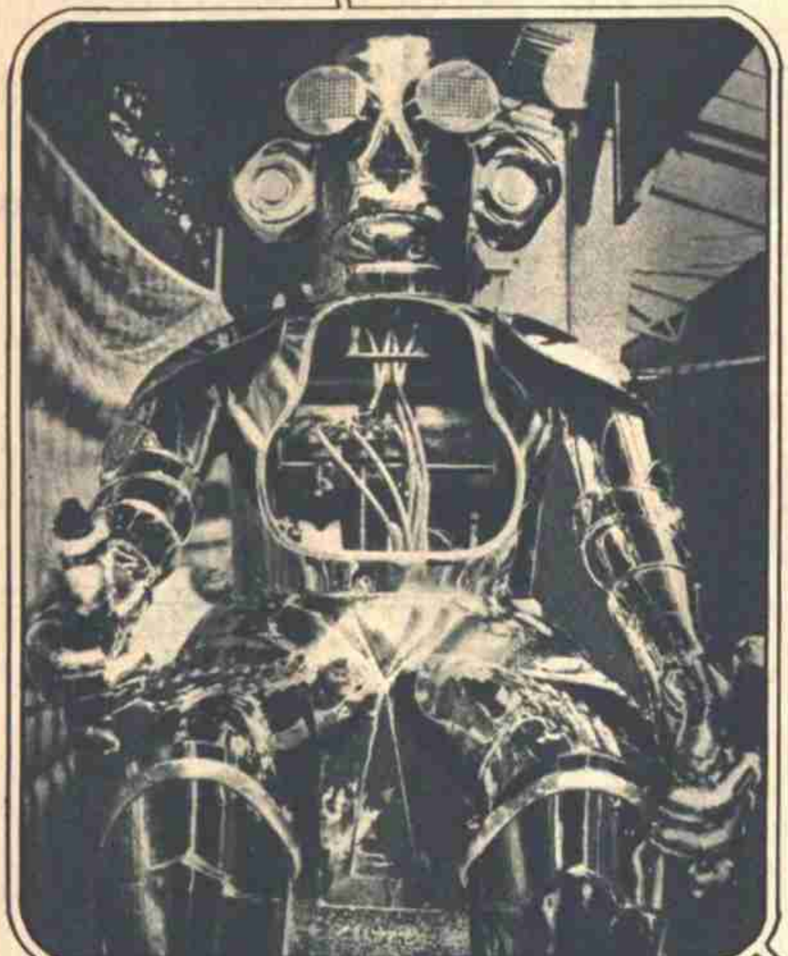
江皖有蘇浙風景

未完成之三大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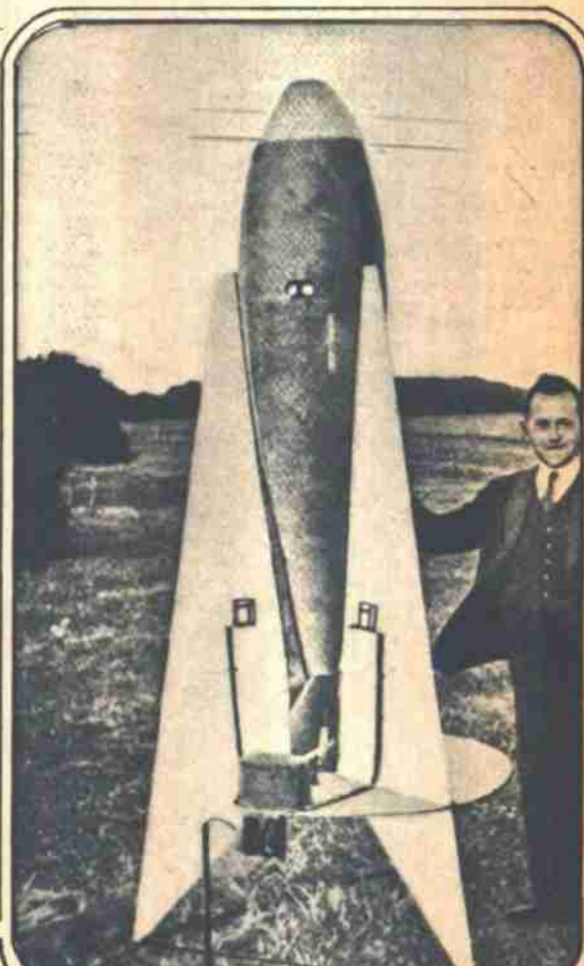
電傳形像（亦稱電視 Television）機器人（Televox）及冲空機（Racket）爲目前之三大發明，但均未達完成之域。各國科學家正在分頭研究孜孜不倦。



上圖爲美國旅客飛行機中所裝設之電視機。藉無線電傳達形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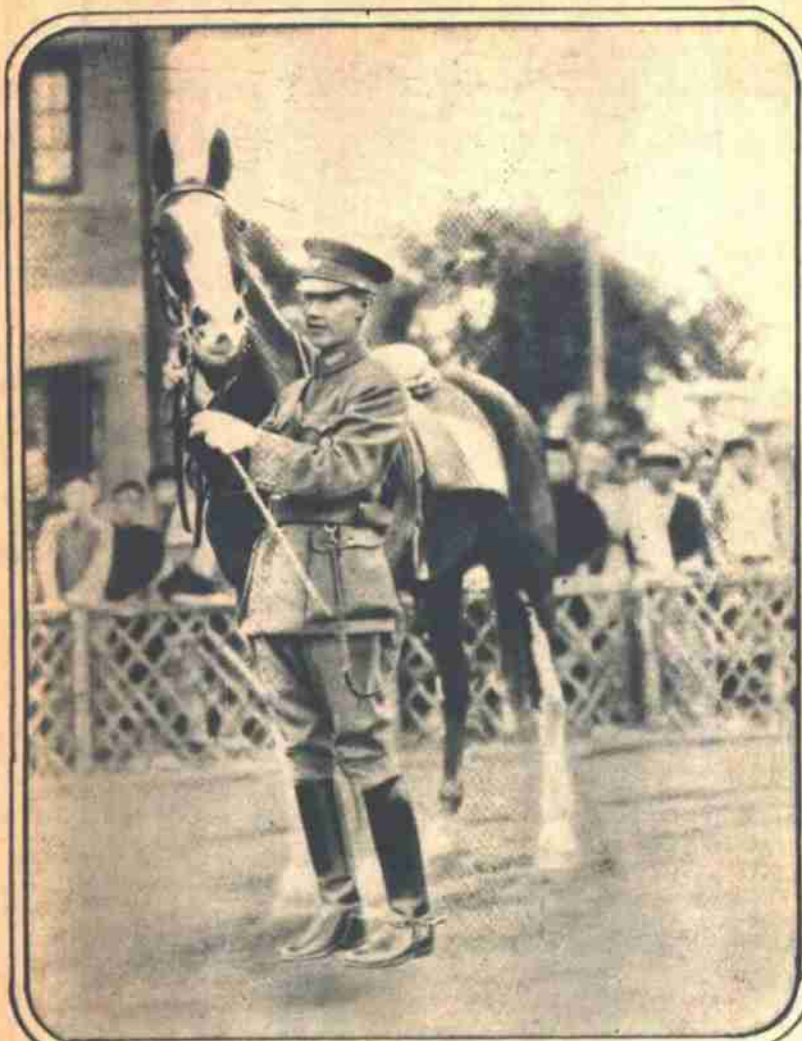


上圖爲英國人Harry Kay所製成之機器人，能說若干言語，能受人之命令，而起立，或操作某種工作。



右圖爲德國科學家實驗冲空機。冲空機藉機尾裝備之炸藥炸力直冲空際。力將盡則其第二部分之炸藥復炸，推機復進，如此不絕可達最大高度，但構造未能完善，實驗每多失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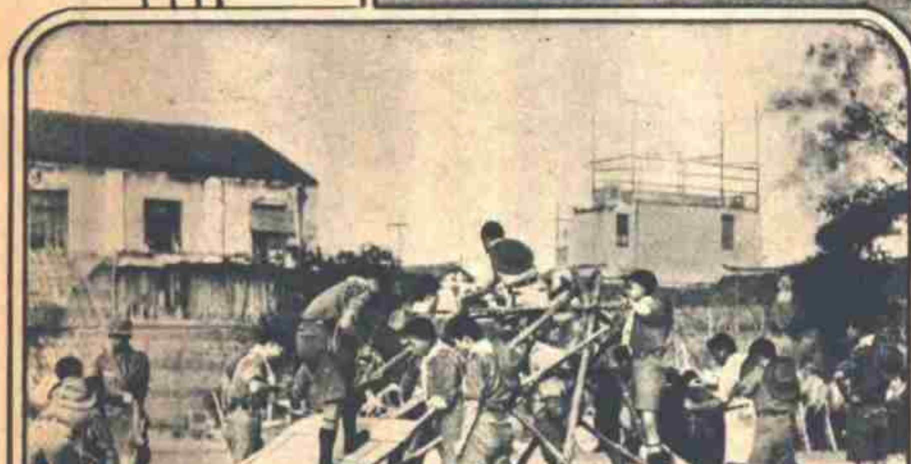
上海童子軍之檢閱



（左）前十九路軍翁照垣旅長檢閱童子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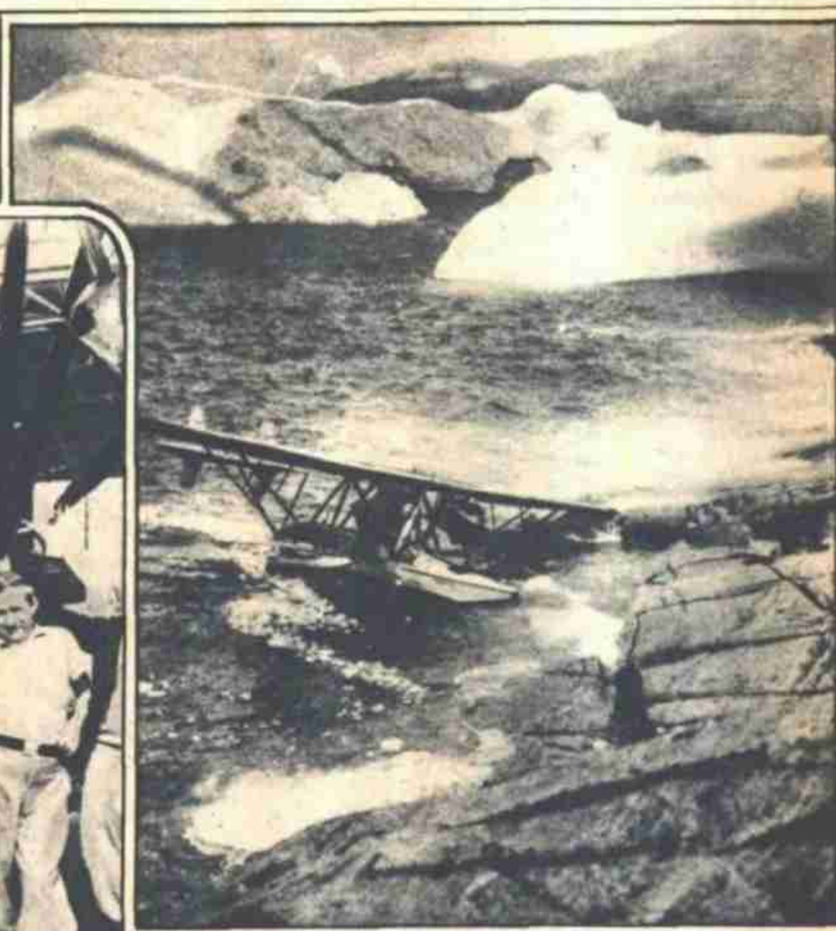
（右）童子軍整隊出外露營



（左）童子軍之表演

家族旅行機





美國赫金遜(Hutchinson)氏一家於本年八月二十三日乘其自備之飛機『家族號』,作橫斷大西洋之家族旅行,不圖飛至格林蘭附近,突然下降,機體破損,即以無線電求救。現已出險。

上圖為家族機遇險之處,機觸海濱岩石而破壞。

下圖為獲救後之赫金遜家屬,自左第二人為赫金遜,其右為其幼女,夫人,與其長女。

本誌徵求照片

(一) 凡關於時事,人物,風景,美術,各地特殊風俗以及其他富有趣味之照片圖件,本誌均甚歡迎。

(二) 投寄照片圖件,均請附加詳細說明,並用厚紙包紮掛號寄來。寄到時如已損壞,本社不負責任。又圖件須用黑墨繪成,如用藍墨繪成者,不能製版,請勿賜寄。

(三) 照片圖件一經本誌揭載,每張奉酬現金一元至五元,特別有價值之新聞照片,用航空郵遞,或特種快捷方法寄來者,登出後特別從優奉酬。除特別珍貴之照片,經投寄人預先聲明者外,一經揭載,原片概不退還。

(四) 投寄照片圖件,經本社認為有採用價值而一時不能刊出者,當由本社攝影保存,再將原片退還本人。此項借攝之照片,每張由本社奉酬現金二角至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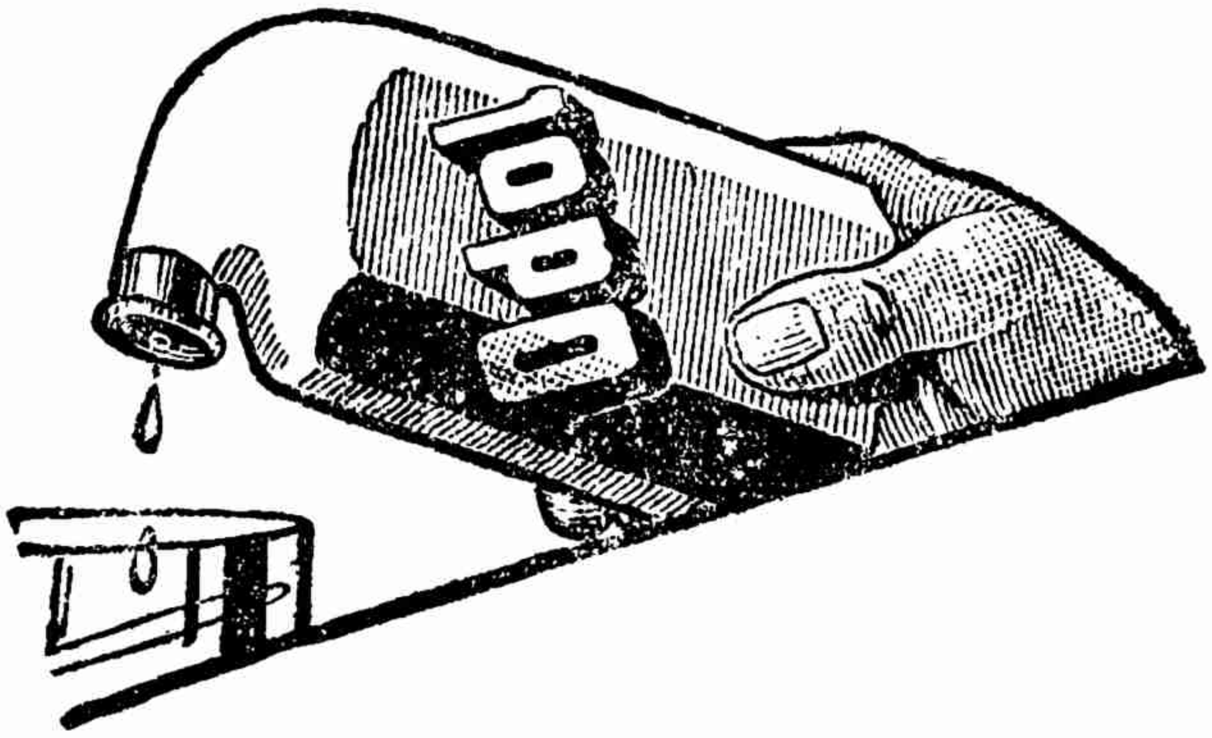
(五) 投寄照片圖件經本社認為無採用價值者,當於寄到後十日內由本社掛號寄還。

(六) 私家收藏之貴重美術品,如願交本誌製版發表者,請先向本社通信接洽,再行設法寄遞,較可穩妥。

(七) 投寄照片圖件,如聲明不願受酬,則當於揭載時註明投贈人姓名,以答雅意。

(八) 照片圖件請函寄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本社,以免損壞及遺失。

東方雜誌社敬啓



沃度兒三大功能

(一)能使口腔與齒牙澈底清潔並有持久之消毒力

(二)能使口齒間有清新爽利之快感以奮興神經使有精神活潑之樂

(三)永除口臭并使呼吸芬芳爽利

各處藥房百貨店均有出售

總經理 上海德商禮和洋行

萬有文庫本

工學小叢書

萬有文庫所輯工學小叢書，類多專家最近編撰之作，尙屬初次刊行者。現在單行發售，定價特廉，以便讀者自由選讀。書名臚列如下：

- 煤……謝家榮……三角
- 石油……謝家榮……四角
- 鐵……彭維基……四角五分
- 城市計畫學……鄭肇經……二角五分
- 金屬學……駱 楨……五角
- 金屬材料……李待琛……二角
- 鐵路機車……鄭廷硃……三角
- 交流電機……尤佳章……四角五分
- 直流電機……尤佳章……四角五分
- 鑛牀學……駱 楨……四角
- 探鑛……馮景蘭……三角五分
- 橋梁……淩鴻勛……三角
- 河工……馮 雄……四角五分
- 工業藥品……高 銛……三角
- 釀造……吳承洛……三角
- 糖……鄭尊法……三角
- 鹽……鄭尊法……三角五分
- 油脂……張輔良……三角五分
- 染色術……孟心如……三角
- 顏料及塗料……戴 濟……三角
- 煤膏……張輔良……三角
- 造紙……方漢城……二角五分
- 橡皮……方漢城……二角
- 三和土……馮 雄……四角
- 汽力廠……鄭廷硃……六角

萬有文庫單行本
總數五百九十種
贈閱詳細目錄

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本 商學小叢書

經濟常識……劉光華編 定價三角
各國中央銀行比較論……孫祖蔭編 定價三角
銀行要義……楊端六編 定價二角
中國典當業……楊肇遇編 定價二角
貨幣淺說……楊端六編 定價二角
國外匯兌……唐慶增編 定價三角五分
中國交易所……楊蔭溥編 定價四角
現行商稅……李權時編 定價四角
物價指數淺說……金國寶編 定價三角
保險業……陳掖神編 定價三角五分
國際貿易淺說……黃維鏈編 定價三角
中國進口貿易……陳重民編 定價四角
英國對華商業……陳其鹿編 定價四角五分
各國權度……黃孝先編 定價四角五分
中國度量衡……林光澂等編 定價六角
中國買辦制……沙爲楷編 定價二角五分
商業統計……林光澂編 定價五角
中國航業……王洸編 定價四角五分
記帳須知……嵇儲英編 定價七角
會計淺說……吳宗燾編 定價五角
實用簿記……鄒祖烜譯 定價四角
查帳要義……徐廣德編 定價二角
成本會計概要……楊肇遇編 定價二角
進貨術……吳東初編 定價五角
零售術……吳東初編 定價四角
商店組織法……汪筱淇編 定價三角
商業循環……李權時編 定價四角
店員須知……陳銘勳編 定價三角
窗飾術……朱武叔譯 定價三角
中國鹽業……陳滄來編 定價二角
中國絲業……曾同春編 定價六角

萬有文庫單行本四大便利

㊀選擇便利 書凡五百九十種、讀者可依研究興趣、自由選擇。
㊁購置便利 每種售價有僅及一角五分者、購滿五十元、尚打九折。
㊂庋藏便利 版式完全一律、任購若干種、自成一整齊美觀之書庫。
㊃攜帶便利 版口大小、類似巾箱本、攜帶翻檢、均極便利。

◆贈閱詳細目錄◆

*C650.8—21:9

切勿暗中摸索而求健康

對於身體君應珍重苟常注意內臟加以些些援助則所得平安愉快之報酬當然不薄無論何人內臟均應不時稍施蕩滌勿令腸部廢料稍有停留而危及全體之康健良以便祕一症患者往往不以為意但此不以為意之患即常為頭疼食少肝旺胃呆以及許多疾病感覺之由起君所需而解除此種健康之障碍者清導丸也此丸為潤腸平肝之聖品服之不感絞痛之苦不成習慣之弊蓋性和效大之潤腸品也



遼寧鐵嶺地方法院昌圖分庭楊曉春推事云『鄙人常患頭疼便祕諸藥無效循至精神疲倦飲食減少身體愈弱後服清導丸數劑諸症悉愈體轉康強此丸誠清火潤腸之妙品也』

清導丸各藥房均有代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七角六瓶三元五角郵力在內郵票收用



一經試用便常備之之皮膚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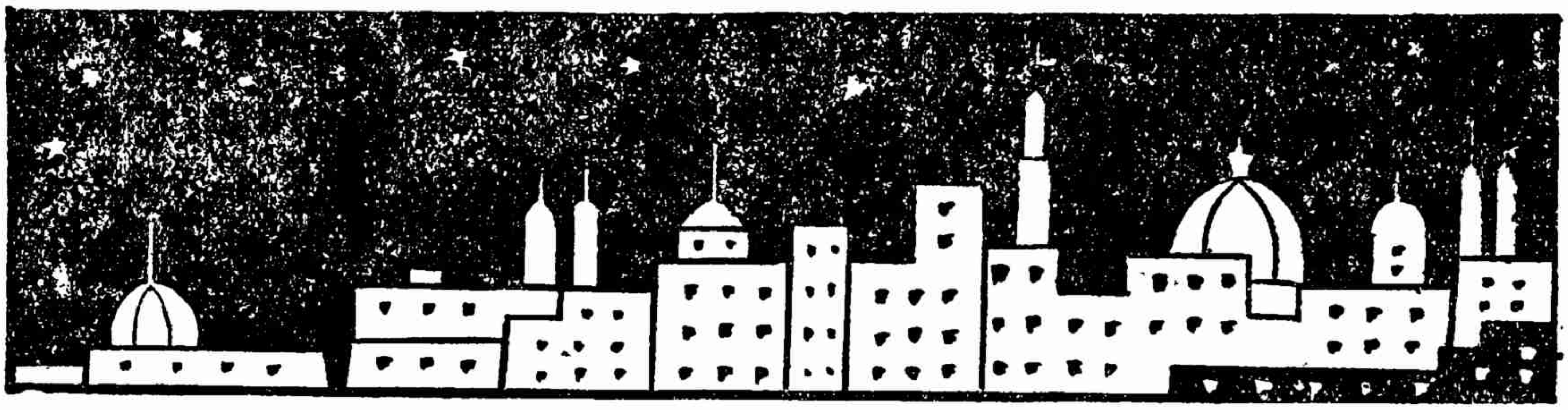
藥品一經試用而有效者每常備之億萬人士之經驗如是則無怪韋廉士醫生藥局所出之皮膚專藥如意膏遍中國家庭少有不備之者也

江蘇鎮江中街四十四號李君壽彭云『鄙人屢患皮病種類不一但搽如意膏無不見效眞皮膚良藥為家庭不可不備茲郵銀七角祈續發此膏一匣以備不時之需為荷』

如意膏清涼止痛解毒生肌係八種珍品配合而成之皮膚聖藥治療皮病皮傷一律神效

如意膏統治疹瘰疥癬疔瘡癰疽割破燙傷跌損蟲咬各藥房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匣七角六匣三元五角郵費不取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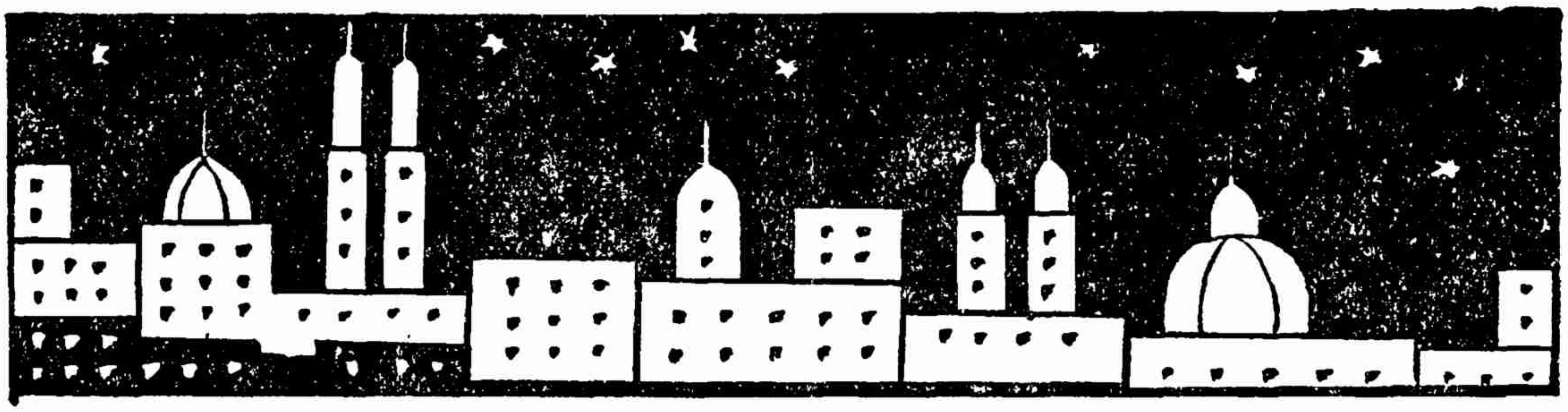
民國廿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發行

東方畫報

日本武裝移民(一幅)
日「滿」關係之人物(一幅)
國際近事(四幅)
日俄交涉之人物(三幅)
汪精衞出國(三幅)
川戰(三幅)
世界婦女消息(五幅)
蘇俄新興藝術(四幅)
史各脫百年紀念(四幅)
北極光之驚異(六幅)
陝西考察(九幅)
未完成之三大發明(三幅)
上海童子軍之檢閱(三幅)
家族旅行機(二幅)

東方論壇

穀賤傷農乎……有心(一)
最近的日俄關係……作舟(二)
黷武主義者的飾辭……作舟(四)
哈佛教授的非戰方法……愈之(五)
理想家與現代政治……仲逸(五)
質的道德和量的道德……周建人(七)
認識論中之形式論理與矛盾論理……亦英(一一)
■阿加可汗之子將承繼無量數財產
不列顛帝國之向心與離心的動向……張明養(一六)



國聯委任統治地最初解放者——伊拉克……趙鏡元（三）
■蘇聯外委會報紙部款待駐莫斯科滿十年之美報三記者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研究……平　鳴（二九）
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諒夫譯（三六）
日本的財政危機與政治危機……難賓譯（四〇）
蘇俄的新城市計劃……邵塚寒譯（四三）
世界小諷刺（九幅）……（三六）
編者作者與讀者……（四三）
未來世界大戰論（五續）……武思茂譯（四七）
時事日誌……（五四）

教育欄

學潮與出路……天　行（一）
中國教育之歷史研究的重要……陳東原（四）
測驗運動與定命論……郝耀東（九）
再談談我國學校的訓育問題……趙廷爲（一五）
■介紹「小婦人」

文藝欄

深秋……蓬　子（一）
節日……沈從文（九）
■夏芝蕭伯納組織文學會
大地（五續）……宜閑譯（一五）

東方論壇

穀賤傷農乎?

據說因今年各省豐收，糧食過剩，糧價低落，於是乎「穀賤傷農」便成爲普遍全國的呼聲。上海市地方協會指出糧價跌落所及於農民生計的影響，並提出所謂救濟方案。最近全浙公會致浙江省政府民政廳電，尤有令人注意的價值。電文云：

「浙省向非餘米之區，自歷遭荒歉，民食缺乏，米價騰貴，前年最高價格，每石竟至二十元，卽本年春夏之交，高陳冬米，尙在十二三元以上，入秋以來，以幸値中稔，米價驟然慘落，新糙粳浙東祇售三四元，浙西亦不滿六元，尙多無人過問，農民購買肥料，添置農具，耔種牛隻，工本綦鉅，所得實不償所失，……唯我農民，其將何以堪此。」

這可說是現代中國農村危機之事實的說明，不久以前，當水旱災荒來襲時候，糧食供給的不足構成大家思慮的中心問題，現今收成稍稔，糧食供給的過量又成爲大家討論的焦點，此無他，只證明中國農村經濟已陷於東不是西不是的走頭無路的狀態中。堅硬的事實不能以主觀的憎惡來否認，但事實的發生必有其發生的眞正原因。硬把糧食過剩當作糧價下跌的原因，未免膚淺得令人發噱，當農業再生產行程日見衰落的今日，穀糧的生產如果會過剩的話，那是不能以常理來推度了。當萬萬以上的生黎都有飢色，半壁河山均有餓莩的時光，如果不是地主富商們從事投機，播弄糧食的市場供求，以致糧食的分配不能依據人們的需要，卽再增目下數倍以上的收穫，仍不會發生糧食過剩的危機。更具體些說，如果中國近年來的糧食眞得過剩，爲甚麼民元的洋米進口只有二百七十萬擔，而民十九年竟增到一千九百八十九?擔，爲甚麼民二十上半年輸入中國市場的糧食便多到一千三百餘萬擔，價値

六千九百萬餘兩？可見目下所謂糧價的跌落不是中國農民能爲超過全國消費量的生產，而是由於外國把糧食傾銷於中國市場。因中國農作技術的落後，政府沒有確定的經濟政策，外國產生過剩的米麥，乃得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和糧食進口的免稅優益，傾銷於中國，結果便造成目下米價的狂跌，這是所謂「穀賤傷農」現象的來因。

誠然不錯，米賤足以傷農，但在目下的政治狀況下，卽使米不賤，農亦必傷。如果四川的軍閥繼續徵收民國三十四年以上的田稅，把農民最後的一點血都拿來浪費；如果舊式與新式政客們仍然「費幾州汗血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則農豈止乎傷，簡直非殤不可。

談到救濟方面來，吾人以爲不是設立類似英國當時穀律的保護所能了事。吾人知道外國糧食輸入的贊成與反對乃以是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的爭雄爲其背境，去年長江水災後，中國經濟學社討論救災的辦法，結果大家提議向美國賒購棉麥。這個議決表面上似乎是萬分滑稽，因爲生棉不是農民充饑的資料，其輸入又足以減少本地棉的銷路，但我們若進一步看便知道這提議並不是放無的之矢，因爲棉是上海新興工廠所必須的，購買廉價的外棉比購買貴價的中棉，就民族工業方面打算盤，其利害不難立刻明瞭。故農民要糧而經濟學會諸君則與以不能充飢之棉，站在農村方面看來，可說是笑話，但站在城市方面看來，確是再聰明沒有的提議。

如果大家想扶植所謂民族資本家，則糧食與農業品的輸入不特不應當禁止，而且要盡量提倡。因爲原料的輸入可以減低民族資本家的製造成本；食料的輸入可以降低勞動者必要生存資料的價格，同時亦卽是降低勞動力的價格。反之擡高糧價，事實上只增加地主的利益，因爲只有地主纔有大批剩餘農品出賣。自耕農所能分沾者，只是增加當作商品以與製造者交換衣服材料及其他簡單日用品那一小部分穀物的交換力，自耕農以下的農民不能由此得到甚麽，同時城市勞動力反會因糧貴而提高其價格。至如地方協會所提議的救濟米賤的辦法，——（一）由各大銀行錢莊集資，分向各地收買糧米，指定適當地點屯積，至來年靑黃不接之際，陸續售出，使米價保持平衡狀態；（二）提倡糧米抵押，使米商不至羣相採購，造成無期屯積；（三）由該會負責捐款購屯糧米，至出售後結算，依盈虧比例分別發還。這些辦法只是替金融界成造大批投機生易，以城市金融機關代替農村高利貸者而已。

我們不信民族資本家在現下中國與國際情況下有抬頭的所能，所以以上所述都不是救濟辦法，眞正的救濟辦法當別有在，——這便是非根本改革現存無路向的畸形經濟制度不可。可惜乎目前還談不到那麽多。（有心）

最近的日俄關係

日俄關係到最近爲止，眞是一個猜不透的啞謎。因爲自九一八以

來，各方傳來關於日本的對俄態度，和蘇聯的對日政策，衝突矛盾到了極點。尤其是自從日本承認「滿洲國」以來，蘇聯政府及輿論，絕無明確的表示。日本方面的消息，屢傳俄國將承認「滿洲國」，並與日「滿」訂結互不侵犯條約。這些消息是不是日方故意宣傳，爲聲東擊西之計，或者是日俄眞有勾結的可能？我們更悶在葫蘆裏。最近松岡洋右赴日內瓦途中，在莫斯科停留，與蘇俄政府作祕密談判，又引起日俄攜手的種種猜測。究竟蘇聯對於日本侵略東北，取何種態度，這是一般人所急求解答而無法解答的問題。

但是最近日本中央公論十一月號載蘇聯駐日大使託洛耶諾夫斯基論日俄關係一文。託洛耶諾夫斯基是蘇聯的正式外交代表，他這篇文字雖非正式性質，但蘇聯政府的眞實態度，卻至少可從這裏找出一個線索。所以我們提出來，請留心國際關係的加以注意。

託洛耶諾夫斯基的那篇論文，大旨如下：

第一，蘇俄與日本並無經濟的矛盾與政治的衝突，決不致引起戰爭，日本的對俄戰爭論，實足引起蘇俄輿論的反感，在前，蘇俄增兵邊境，是爲確保國境的安全並非對外作戰的準備。第二，蘇俄專心一意在謀自己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業，對外採取一貫的平和政策，所以對國際聯盟固然立在局外的地位，卽使日美間引起戰爭，也依然不變其平和的政策，但各國有與蘇俄取敵對行爲時，蘇俄自亦不得不與之周旋。第三，對於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運動，苟其主張，建立在諸民族自決與各國親善各點之上，自然爲蘇俄所贊成。第四，日本與滿洲，蘇俄與外蒙古，兩者完全異其關係：蘇俄與外蒙古相互保持完全的獨立，在外蒙古並無蘇俄的一兵一卒，而日本在滿洲從前既有駐屯軍，今後照「日滿議定書」的規定又被確認在「滿洲國」有駐軍權。關於「滿洲國」的獨立，日本應愼重考慮民族自決的原則；「滿洲國」的將來，關係於日本對滿政策甚大，而此項政策應取決於經濟關係。第五，蘇俄與「滿洲國」的關係，現在的進行非常順利，但是外交關係的完全設定，尙須看今後「滿洲國」的態度，並愼重考慮日本、中國及其他各國與蘇俄的關係。最後述及日俄經濟的提攜，足以鞏固兩國平和關係，而趨於共存共榮之途。

這篇文字除了聲明蘇聯對於滿洲事件的局外中立態度以外，所最可注意者，是蘇聯政府表示不反對日本的對華武力侵略政策，並不反對由此種武力侵略政策所造成的滿洲傀儡國，現在卽不至立卽承認「滿洲國」，也只是因爲國際環境未成熟的緣故。甚至對於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運動」也公然表示能爲蘇聯所贊成。而且聲明卽使日美開戰，蘇聯亦決不參加。假如這些話是足以代表蘇聯政府的，則外間關於俄日勾結以共同宰割滿洲的傳說，卻屬十分可信。而蘇聯與日本訂結互不侵犯條約一事，更已從蘇聯大使的言論中完全證實了。

自然，蘇聯的外交當就其本國利益爲出發點。無論那一國的外交都該如是。但是在不久以前，蘇聯報紙竭力宣傳，說日本在滿洲的武力

侵略，乃爲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前哨戰。現在蘇聯卻已公然承認可與帝國主義者，「趨於共存共榮之途。」假如託洛耶諾夫斯基這一篇文字，不經蘇聯外交當局的正式承認，則我們對於蘇聯態度的轉變，應該加以十二分注意纔好啊。（作舟）

黷武主義者的飾辭

巧作虛言飾辭，以掩蓋其罪惡的行爲，這是日帝主義慣用的技倆。九一八瀋陽事變明明是侵略行爲，他們卻特別創用了「保障佔領」一個新名詞，以欺瞞世界。國聯討論日軍撤退問題時，日代表提出「基本原則」，各代表責問其意義，日代表謂日政府自有確定的主見，但未得政府許可以前，不能發表。

其實日帝國主義無處不用其黷武政策，只是借了紳士的口吻實行其強盜的手段罷了。最近我們又看見了日帝國主義特製的三種新名稱，也同是一套把戲。

第一是北滿武裝移民團。此項移民團爲日拓務省所主持，供給移民費九十五萬圓，一行四百餘人，全數由在鄉軍人選拔而成，出發之前，又加以訓練，授以武裝，所攜軍器爲步鎗、機關鎗、手鎗及步兵砲等。在預備陸軍中佐市川增平指揮之下，浩浩蕩蕩，自東京出發，向北滿開拔而去。這明明是侵略東北另一種形式的別動隊，卻美其名曰「武裝移民團」。移民而有武裝移民，這是日帝國主義對於移民政策的新貢獻。然而這種惡例一開，弱小國家無時無滅亡的恐懼了。

第二是武裝貿易團。據滿洲日報載稱：「東北義勇軍嚴禁農民輸出穀物，實行對日人封鎖政策。本年滿洲各地大豐，日商無法收買，關東軍當局決實行武裝貿易運輸辦法，由日商組織武裝貿易團，借用關東軍鐵甲汽車，巡迴各地，向農民收集農產物。」貿易本來是雙方合意的行爲，只有在原始時代纔有部落間彼此掠奪的交換形態。現日商竟組織武裝貿易團，利用鐵甲汽車，收集東北農產物，這簡直是武力掠奪了。

第三是武裝旅客機。前月二十六日東京電訊：『聯結日滿天空的滿洲航空公司，將於十一月三日開業……只因「滿洲國」內匪賊（？）跳梁，各旅客機均擬裝置迴旋式機關槍，以備萬一，旅客機的武裝，世界尚未有其先例。』的確，武裝旅客機舉世所未見，這又是日本帝國主義爲所創造的一個殺人新武器。

夠了，以上三件不爲世人所注目的小事，也儘足暴露日帝國主義的黷武政策了。他們巧妙地於無論什麼罪惡組織之上加上一個流行的「武裝」形容詞，便以爲可以欺瞞世人。但由此三事，卻使我們明白地認識（一）東北義勇軍的勇敢與活躍，使日帝國主義無片刻可以疏其戒備；（二）日帝國主義的對滿政策，已現出窮促的端緒。（作舟）

哈佛教授的非戰方法

最近數月來，國內廢止內戰的運動，頗為活躍。廢止內戰大同盟的北平分會亦已成立。雖然事實上內戰仍在各地零星爆發着，並不因廢戰運動而消滅，但是人民方面希望國內和平的實現，卻是非常明顯。同時國際非戰大會也於月前在阿姆斯德丹開會，各國名流，人民團體及各種政黨代表與會者甚多。這是國際非戰運動的一個重大表示。這阿姆斯德丹的非戰大會，與中國廢止內戰大同盟，自然性質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但這不是我們所要說的。我們所要說的是反對戰爭已成為全世界民衆一致的主張，而用何種方法，以消滅戰爭，卻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廢止內戰大同盟雖然通過了許多種非戰的方法，但至今尚少實效。現在我們特把美國哈佛大學(Havard University)教授丹那(Dana)的非戰方法，介紹一下，以供一般熱心於和平者的參考。

丹那教授提出反對戰爭的方法，有以下的五個要點，在他以為這五點是唯一有效的非戰方法。就是(一)教育民衆使瞭解帝國主義的性質；(二)用行動及言辭作反對戰爭的鬬爭；(三)拒絕製造及運輸供戰爭用的武器；(四)武器的使用權，置於勞動階級的手中；(五)作反資本主義的鬬爭，以達到摧毀資本主義的目的。

這裏所謂戰爭，自然是指帝國主義的戰爭而言，所以謀根本消滅帝國主義的戰爭，則當使民衆充分認識帝國主義的性質，並摧毀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即資本主義的存在。如果把這方法應用到內戰上面，則我們應該記着內戰是軍閥制度所造成，所以要廢止內戰，必首先廢止軍閥制度，並使民衆瞭解軍閥制度的性質。這是目前我們所值得注意的。（愈之）

理想家與現代政治

在這外交和財政都走到山窮水盡，大家都縐着眉頭愁無出路的時候，卻演了一段打渾的滑稽短劇，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作友事件了。

現在事實已證明梁作友並不是一個「百萬翁」。他自己已聲明，他是只能用理想救國，以前他允許捐三千萬的私財，以救濟國難，不過是一個理想，是一張不能兌現的支票。因此在數星期以前，上至當局要人，下至在野輿論，都把梁作友稱為毀家紓難的山東義士，現在大家卻又把他當作了騙子或神經病患者了。

但是如果我們來作一回公平的評價，我們卻不能把梁作友事件，單看作一個笑柄就完了。因為梁作友雖然空口說了許多大話，臨了仍沒有拿出一文，但是他那種說大話的精神，是値得佩服的。從一方面看來，他卻是一個偉大的近代政治家。因為近代政治家往往誇耀着許多偉大的「理想」，而這些「理想」因為太偉大了，又往往是不能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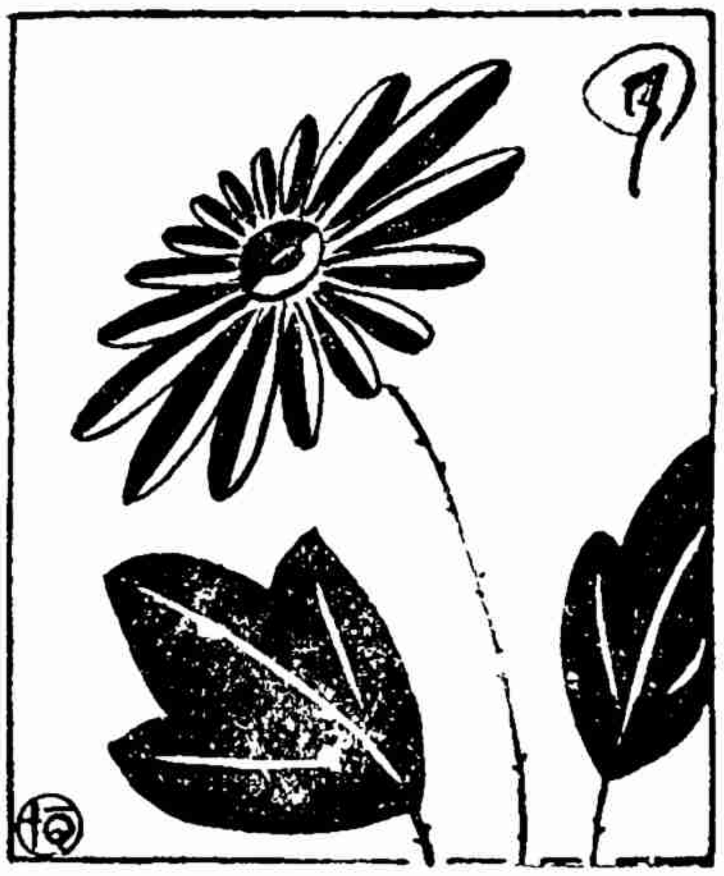
現的。

偉大的宗教先知，往往應許給人間以一個未來的樂園。但是這樂園直到現在卻還未出現過。在這一點，梁作友和近代一切的大政治家相同，都具有宗教家的精神。我們舉幾個明顯的例來說罷。美國的胡佛總統，在一九二八年選舉時，曾經向美國人預約，他將使美國成為更繁富的國家。但是自從他就職以後，美國的嚴重的經濟恐慌跟着到臨，銀行和工廠紛紛倒閉，失業者多至一千餘萬人，可是胡佛卻不慌不忙，好多次預言景氣的回復。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他說：『我是堅信着，我們已渡過惡劣的時期，我們將很快地回復過來。』可是現在胡佛已快滿任了，而他那景氣回復的預諾，仍只是一張不能兌現的預約券，美國的經濟只有每況愈下。同時現在英國的首相麥唐納，在兩次選舉中，都宣言他有一個祕訣，可以使英國的失業者，都有飯吃。可是這三四年來，麥唐納依舊坐在唐寗街辦公，而英國的失業者卻從一百餘萬增加到三百萬。最近數千名嗷嗷待哺的飢餓失業者，從英國各處步行到倫敦示威鬧得滿城風雨，麥唐納也沒有什麼辦法。

胡佛，麥唐納和其他的近代大政治家，那一個不是和梁作友一般?他們對於國家，對於民族，允許了很多，可是實際上能夠付現的卻很少，甚至於全然沒有。可是我們卻不能因此取銷胡佛，麥唐納，梁作友的政治家的資格。因為卽使是不兌現的「理想」，這「理想」卻是偉大的，「理想」卻能夠安慰民衆，麻醉民衆，給與民衆以慰情聊勝於無的前途希望。近代政治家的偉大，梁作友的偉大就在這裏。

梁作友誠然是一個大「理想家。」但是我們的政府已覺得理想太多了，牠所需要的是三千萬的現款，而不是「理想，」所以對於梁作友是失望了。民衆所需要的是麵包與工作，而不是那些美妙的言辭與遠大的預約，所以胡佛不免要被他的政敵羅斯福——另一個「理想家」——所取而代之了。麥唐納雖然還沒有下台，可是到臨了恐怕也不免遭同樣的運命。

所以我們的時代是「理想家」的時代，同時又是「理想家」滅落的時代，這兩句話都有眞理。（仲逸）



質的道德和量的道德

周建人

好講道德似乎是中國人的特性——因生活狀況養成的——之一，不單是古來就有複雜而且精密的道德律，現在的許多人也似乎還把有些道德教條看作『天經地義』，我早想寫一篇短文，把道德的本質加以分析，看他究竟內容怎樣的？祇可惜我關於道德哲學的書讀得太少，十幾年前雖曾涉獵過一兩本入門書，但以後爲了謀衣食忙，不能專心做一件工作，連書面上講過的事情也都忘卻了。但我今日忽然想到，對於沒有什麼研究的事情隨便談談也未嘗不可以只要能夠依據事實，想來不致陷於重大的錯誤的。

我此刻記起一條

生物學上的原則

一切生物的行動沒有出於自發的，它們都是對某種刺激所起的反應。莖的向光伸長，根的向地彎屈，以及燈蛾的撲火，蚯蚓的鑽進地穴，都是一種反應刺激的簡單的行動。在複雜的行動裏，第一個刺激的效果，會轉變爲第二個刺激，彼此互相影響，隨後織成一種行爲，因此第一個原因往往不分明，但非沒有，不過不容易探索而已。

譬如我們以飼料餵雞，也許它急忙的啄食，也許它好似漠不關心，隨便用嘴鈎撥，並不啄食，或竟將飼器踏翻，食物狼藉滿地，它的行爲有此不同，須考查它曾否飽食，研究動物心理學的人都知道動物飢飽不同，對於同一種激刺反應出來的行爲能夠大異。此等不同的行爲，對刺激的反應卻都是一樣的。

一般動物的行爲如此，

人的行爲

亦然，他的一舉一動，都由反應刺激而生，因個體的生理狀況，或一般的生活狀況不同，反應也會各異。荒年之後，貧民正愁沒有飯喫，但積

穀滿倉的地主許會喜歡因爲糧食增價他反可高價售去。

貧者受飢寒的驅迫時反應起來了，男的只好出賣他的筋力，女的出賣伊的肉體，如果到沒有賣勞力的機會時他也許『挺而走險』也許『投浦自殺。』這些行爲在安閑的人看起來都是不易了然的，殊不知道他們都是對某種刺激的反應。所起的反應如何，則由複雜的前因來決定，——生理狀況生活習慣等都負擔一部分。

道德批評的發生，和行爲十分相像，行爲是對生活條件的刺激的反應，而

道德是對行動的反應

換一句話，卽道德批評都因行爲而發生。人們生活在同一社會裏，生活關係彼此太密切，一人的行動和他人在在有關係。於是對於行爲的反應起來了，各人各就自己的利害，批評他人的行爲是好的或壞的。盜的行爲，在統治者和有財產者看來總是壞極的，但在一般的人民看起來，其中很有區別；如果盜具某項條件時，會得被稱爲『俠盜』或『義盜』，人民並不覺得怎樣可憎惡。殺人者，許多人公認爲其罪當死，但如果被殺的是殘害人民的人時，一般人反而對他深抱同情。對於自殺，在境況不同的人看起來是懦怯或過火的行爲，但在無法求生的人看起來，這是安全的解決法。

各人因利害的不同，道德觀念也自各異，那麽，在生活狀況各種各樣的社會，善惡批評也就永不會一致。但把它彙歸起來，卻可分爲二類。

統治者的道德和人民自己的道德

統治者道德，目的在濟法律之窮，凡法律不能爲力的地方，想用道德去補救。這便是說，已成爲行爲的，固可用法律懲治他，但還未成行爲的怎樣呢？這就非用道德不可了，用他來獎勵或抑制，最明顯的例，忠孝節烈的提倡都屬於這一類。

統治者的道德律也是對行爲的反應，但和常人對於偶發事件的道德批評微有不同。統治者因關心自己的利益，往往把被治者的行爲檢別的極細，不必經過許多不忠不孝的行爲而後纔有忠孝的道德律，因了偶發事件，足以想到有此永久的道德律的必要的。這事情是很明顯，有時男子見了美好的女人，情不自禁時，會想到女人貞節的重要的。這種反應雖然複雜，但同爲一種反應卻是很明顯的。

在一般平等的人民間，卻並沒有這樣的道德律存在。據我的觀察，人民間凡是熱心的，富同情的，勤奮的人，都認爲好的，這類的行爲也是好的。虛僞的，陰險的，自利的行爲和人，總是壞的。簡單的說，在一般平等的人，並沒有自定的道德律，凡有利於全體生活的是好，有害的便是壞。英國的科學者加爾·披爾遜分行爲爲『社會的』和『反社會的』兩種，也就是這意思。

我們明白了道德的性質之後，就知道法治國的道德律，何以比人

治國的疏，而社會組織愈良好，道德教條愈減少的理由也容易了然了。

我上面所說的是屬於行爲的性質的道德譬如貞操道德，貞是好的，不貞是壞的，沒有中間性存在。但此外還有

量的道德

也佔很重要的一部分。人不僅好分辨行爲的性質，他又好估計行爲的分量。某種行爲在某程度上是對的，過分便不合。這種量的道德的批判，在日常間的行爲上用的很多，最著名的例，則有所謂『中庸道德，』即『中庸之道』是。

在封建時代人好『感情用事，』行爲也易趨極端，——但極端並不是『澈底，』兩者是完全不同的，——西洋的古代的學者，曾講過 middle way，意思大致和中國的中庸有點相像。不過在歐洲，這種道德教條早成過去，在中國則迄今還有人提倡着。我以爲這有二種原因：其一，中國的社會還沒有脫出封建社會，多數人的性質還不脫封建社會的脾氣；其二，量的批判雖爲多數人所同具，但好仔細稱量，批評短長，實爲統治階級或士大夫們的特性。並且提倡中庸，於緩和敵人的攻擊或許有用，統治者的不能忘記它，也自有理由的。

但對於中國人的行爲是否極端，說起來未免話長，有一派研究者的意見，以爲中國的提倡中庸，實由於中國人的性質本來中庸，舉例來說，申報月刊第一號上，林語堂先生的文章裏，有這樣的話：

「……西人總是來的乾脆，行其素來澈底主義，中國人卻不然，因爲理性過於發達，打敗的軍人不但不梟首示衆，反由勝者由國帑中支出十萬元買頭等艙位將敗者放洋遊歷，並給以相當名目，不是調查衞生，便是考察教育。此爲歐西各國所必無的事。其所以如此者，正因理性發達之軍人深知天道好還，世事滄桑，勝者欲留爲日合作的地步，敗者亦自忍辱負重，預做遊歷歸來親善攜手的打算，若此的事理通達，若此的心氣和平，固世界絕無而僅有也。」

據英國格林先生的觀察，（全文在去年東方雜誌二十一號上登過）則說：

「要描述中國人的性格頗不容易，因爲在中國人的性格中找不出兩種極端相反的性質。他們是極端仁愛而熱心的，但也非常心硬而殘忍。他們愛兒童，愛自己和別人的兒童，但禍難到時，會整批的將兒女出賣。他們慷慨仗義，但也鄙吝守財。他們是世界最敏感的商人，也是最不切實際的商人。他們儉嗇甚至最細小無用的東西也要儲藏。但他們非常浪費大工程如運河，鐵路，橋梁等任其廢壞而不問。他們沉着而有理性，但也能暴發盛怒。」

他雖很謙遜的說中國人的性格不容易描寫，實際上他把所觀察的一部人的性格寫的很清楚。極端本指兩極端，如純粹『仁愛而熱心』或皆『心硬而殘忍』，大家習以爲常，便也無所謂極端或中庸了。

我在這短文裏，已經說明道德批評是對行爲的一種反應，行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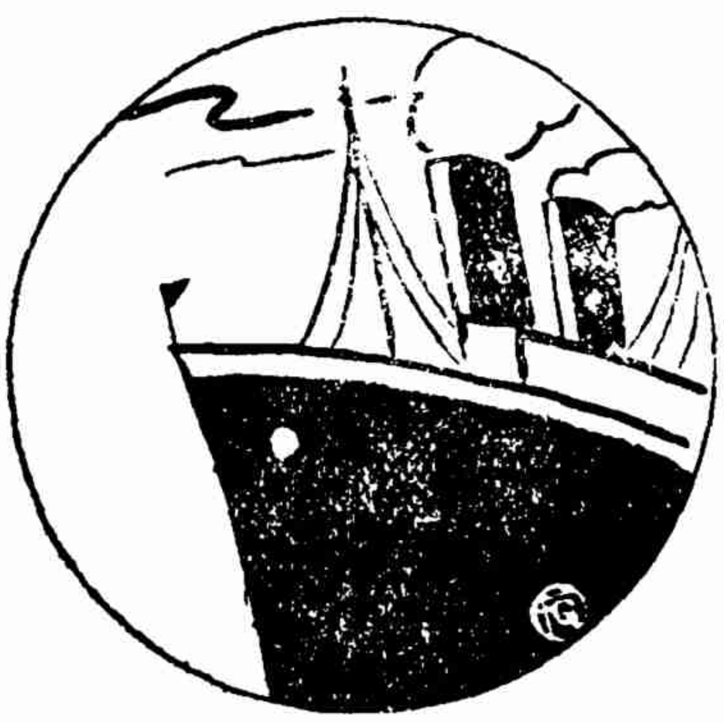
發生，對同一刺激會因生理和生活狀況而不同，道德也是這樣，對同一行爲，因生活狀況社會地位的不同而異其反應。這事情本極明白，用不着多舉例證，或詳加說明。但最後還得附說幾句的，是今日還有許多人相信用道德可以改善行爲，現在且來觀察一下：

道德教條究竟有什麼用

事實告訴我們，只有改變生活狀況，社會環境，可以改變行爲，此外無論什麼力量，都沒有用。西洋中古時代也儘有殺父殺夫的事，法律和道德也未嘗不禁阻他們，但到家庭制度改變，離婚變爲比較自由以後，這等事情纔少見。中國舊道德提倡了許多年代，結果又怎樣？想用道德來『維持世道人心』，這是一種祈禱，一種意淫，如遇好心的道德家，我要這樣告訴他們。

但是告訴他們，他們也未必肯相信，正如他們提倡的道德，不能對於行爲發生影響一樣。拔爾遜教授早已知道了這一點，差不多二十年前，他在一個婦女俱樂部講演，有這樣一段有趣的話，和一班老道德家作別：

『老爹，你知道的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你的志趣已盡，且休息休息吧，我們要向前進趨了，——再會吧；我們是充滿着新情緒，新感情，新思想；我們的時代並不是卑劣和貪欲的，卻充滿着比從前更明白可尊的概念，並且更將孕育他的兒女。危險和困難是有的，愁悶，苦痛和胡行也許很多，但我們現在從這些事情之外着眼，並不使我們絕望，只足以鼓勵我們的前進。……你們尊崇過去的信條，我們則尊崇知識；你們熱心財富，我們則注重勞動的權利和義務；你們說結婚在於純潔，我們見這不過將愛情在市場出賣……如果你們喜歡說這些理想爲瀆神的，背理的，不潔的，都由你們說去，這因你們不知道時代和不知道我們的緣故，只好悲苦地把你們剩落在後面，我們獨自前進了……



認識論中之形式論理與矛盾論理

亦英

我們在對於哲學的意義及其內容，以及對於規律認識上兩大宗派，加以簡單研究之後，就立卽轉入認識論上兩大思潮的研究。經過這一研究之後，我們就立刻預備研究一個哲學的整個體系，而將哲學之批評及哲學上許多其他問題，都放在後邊來說。這一程序，也許會引起多方的懷疑。

誰都知道，哲學在宇宙觀，主觀律，客觀律等諸問題上，是分成許多宗派的。我們卽使不追究歷史上的各種哲學思想，僅就現代的或中國的思潮來說，則分歧已經是五花八門，大有可觀了。哲學批評本身就該是哲學研究的門徑。因此，哲學的批評，似乎就該先講到才行。但是，人們要能眞的批評各種哲理，眞能瞭解各種哲理，則又非先有相當方法論上基本智識不可。這使研究哲學的程序，似乎陷在進退兩難之中。

其實問題並不這樣難解決。對於任何種哲學，作有系統的瞭解，然後再批評其他哲學，在任何條件之下，是比其他的程序要妥當。因爲在一個人沒有一個有系統的哲學思想以前，如果將光怪陸離的各宗各派，並列在他的面前，那他祇有迷惑而不合理解。在預先了解了一種哲理之後，再研究其他哲理，是不會受偏頗所累的。因爲所謂哲學之批評，就是以一種哲學理論爲基礎，而與其他哲學理論相比較。如果所用以做基本的哲學是不正確，祇會相形見拙，而決不會妨害眞理之獲得的。所以我們在很簡單的將規律觀與認識論上很基本很近代的兩種思潮敍述後，就預備採取其中之一個系統爲基本，作詳盡之研究後，然後再談批評。

確定這一點之後，我們就來轉入本題。

在認識論上，歷來雖有許多派別，而且經過多次的變遷，然而除對於科學認識加以懷疑或根本否定者外，事實上是祇有兩大營陣：形式論理與矛盾論理。

形式論理，自從亞歷斯多德發明以來，經過不少的修改補充，增添

了許多法則，充實了各種內容。可是歸根究底牠的三條基本法則，是貫通一切的。

這三條法則，就是所謂「同一法則，」「矛盾法則」與「排中法則。」理性的推考，就是根據這法則而進行。論理上一切其他的法則，都是根據這三條原則，作爲判斷起點的。

同一法則確定一件事物，是等於另一東西，如馬是活的。用公式來表明就是甲等於乙。矛盾法則確定事物否定的定義，如馬不是活的。用公式來表現就是甲等於非乙。這兩條原則，歸合攏來，就形成排中法則，即甲等於乙或等於非乙，甲是絕對不能同時是乙與非乙的，介乎兩者之中的思想是不能存在的。論理上一切「名，」「命題，」「推理，」「分析，」「判斷」及其各種方法，都是以這種原則爲骨幹的。

這三條法則，在認識論上，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而且牠的價值，是無論如何用不着否認的。不過，牠們所能夠運用的範圍，實是太窄。

首先要運用這些法則，就得假定一切是靜止的而不是運動。這在現在科學認識程度之下，是一件最難自圓其說的假定。物體運動的速度，從分子，原子，電子，以至星球，直是「飛」一般快。有許多東西，在常識上在直覺上看來似乎是不動的，而實際上是在運動。地球與太陽，人們是直覺不了牠們的動作的。放在地上的椅子，人們是覺不到牠的運動的。然而事實牠們是在運動，牠們是整個的轉動，或內部成份正在運動。

而且，運動還不是僅僅是包括「動，」而且是發生「變。」桌子成份的運動，造成桌子的變化，從新桌子變成舊桌子，以至於腐壞，而變成「不是桌子。」如果桌子不是這樣隨時隨刻在變動，則桌子將「永新不舊。」

所以，當我們說到「馬是活的」時候，是暫時將這馬的「生長老死」的生命過程，切一斷面，去掉牠「變與動」的方面，然後確定的。否則，如過活馬不包含死的成份，如何會死去呢！

第二，形式論理法則運用的時候，是將事物當成孤立的看待。譬如一星期中市價的變化，形成一條曲線的運動。這曲線是由每一市價所佔的點，連結而成的。用形式論理的方法去考察價格，個別的價格，爲要肯定牠是等於若干或不等於若干，必得將牠與前後的價格點分離。否則，這一價格點與前後連系起來，就變成一種趨勢，根本否定了絕對的論斷。假定這一價格點等於七，前一點等於六，而後一點等於八，則這個「七」的意義，將前後聯起來一看，是形成一種過渡的狀態：這「七」是從「六」變來，而向「八」去的。如果肯定「七」就是「七」而已，則一切這裏的意義，而且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意義，都散失了。肯定這一價格等於七而不是六與八，是何等無意義的東西，因爲「七」本身是沒有什麼其他的意義。這價格「七」的眞意就正是因爲牠是處在「六」與「八」之間。如果牠是處於「六」與「八」之間，則其意義又是一種了。

所以，形式論理，在這一「孤立」的方法上，使「理解」變成空虛

而缺少內容的了。

照形式論理這三條基本的法則，對於事物的認識，很顯然的，祇是膚淺表面的認識。（註）

然而這一思唯方法，卻在很長的時期中，作爲一切科學思想的指針，尤其在密爾的一時代中簡直是科學一切巨大發明的方法論上的源泉。現代社會在一切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進步，在基本方法上，是運用這一原則。

問題的實質是，形式論理原則，在集合各別材料，分類，排列等等工作中，本來是適合的。而各種科學上無數的眞理的認識，卻多半是越出這一範圍的。就是在這種絕對同一，絕對矛盾，絕對排中的思想中，容納相對的特性：同一中的矛盾，矛盾中的同一，排中中的容中。這就形成與形式論理對立的矛盾論理。

事實上，從史的觀點去考察，矛盾論理是與形式論理，同是發生於古代社會中的。在希臘盛行的所謂辯證中，人們對於一種事物，互相辯論，互相引證，發表各人的主張，往往造成正反的兩種意見。譬如一方面認這天是方的，另一方面認定天是圓的。辯證結果，往往是兩者都不對，而得到第三種意見。這第三種意見比第一第二兩種都合理，牠是兼有兩者的成份的。這就形成矛盾的論理。換言之，在思維一件事物中，是必須作又是又否的斷語的。

（註）對於形式論詳細的批評，留待將來。

形式論理的公式是「是——是，」「否——否，」而矛盾論理則認定「是——是亦否。」

譬如說，地球是否在動，這個的答案，應當是又動又不動。因爲從人類的安靜居住意義上說，是不動，而從牠繞太陽而周行的觀點上說來，是轉動的。

進一步說。地球循着橢圓的軌道繞日轉動，卽使就其所經過的所謂幾何點來說，地球是又在動又不在動的。在這最短的一時間中，在這一點上，牠必定是停留在那而因爲牠事實上是在那點；然而牠又一定不在那點，換言之，牠一定在開始祇向隔壁的一點，否則牠就不會從這點轉動到那點。

矛盾論理，首先是將宇宙萬事萬物，當作是變動的體系看待，牠是無時無地不在變化運動的。所謂靜止，祇是運動的一種狀態，祇將運動的體系，從某一切斷面的一「相」來說。

第二，矛盾法是將被考察的事物，與牠所連繫的體系，關連起來考察。牠是從事物的關係上去推究的。

所以，矛盾法是從事物在內在結構與外在連繫上，去認識事物的。在這一意義上，牠比形式論理要高明，牠所包括的範圍，運用的程度，都要廣闊深切得多。牠是更符合於現實。

矛盾法並不否定同一。然而牠是不把牠當作絕對的同一看待。矛盾法着重矛盾，然而也不是把牠當作絕對的對立看待。同一，純一，一致，

統一，表現在面上的；對立是各自分立的。這種認識祇是認識上最初步最表面的步驟。深刻的認識，是在乎矛盾的認識：分析統一的體系，分別認識牠的矛盾因子，這纔是科學上重要的認識。

從這一立場來說，就馬上發生一種問題：形式論理的思維物，是否完全囫圇的被矛盾論理的思維所推翻。

問題並不這樣簡單。

一切科學的認識，是多方的認識。牠須要動的認識，也須要靜的認識；牠須要連繫的認識，也須要個別的認識；須要外表的認識，也須要內部的認識。如果從靜的，個別的，表面的方面來說，形式論理法是有牠的眞確的。其他的方面，就得讓歸於矛盾論理法了。

這是似是而非的說法。

如果從形式論理的根本原理來說，牠的「靜觀」「個別觀」等是絕對的，美能的。這一假定，使形式論理，不僅是方法上不充分，而且是錯誤了。如果將「靜」「個別」當作是「動」的一「相」聯系的切斷，則這種認識，依舊是合理的認識。

所以，在科學的觀點上說，形式論理法是對的也是不對的。牠的原理及其運用，照原有的形態，是不對的；而在同化於矛盾論理法之中，是眞理的一部份。

矛盾論理否定形式論理。這一否定，是包含迎拒的兩方面，而實行「化合」的過程的。這樣，矛盾論理與形式論理，並不是運用於範圍不同的兩種並立法則。在矛盾法理解下來運用形式論理的法則，是使形式論理法根本失去牠本身的存在。形式論理，是已經失去了認識論中的效用，變成歷史的遺跡。

說明了形式論理與矛盾論理的關係，我們就可進一步討論矛盾法的內容。

矛盾法認定認識是矛盾的認識。這簡單些是說，牠認識事物的矛盾而已。牠認定認識的本身也是矛盾的。

首先，矛盾法自然認定認識是可能的。人們經過感覺，對客觀的現實，是可以認識的。認識的過程，就是主觀接近客觀的過程。客觀現實是不依靠人們的意志，自在的運行着。人們意識逐漸去接近牠。人們對任何客觀現實的認識，是主觀對客觀的一種符合，或哲學上稱之爲統一或同一。但是絕對同一，是不可能的。「地球繞着不動的太陽運轉」的認識比「太陽繞着地球轉」的認識，更要符合客觀的實情，然而前者並不是已經完全與客觀「同一」了。科學的發明，證明太陽是自己在轉動，而且又帶着整太陽系而轉動。所以認識是相對的。

正確的對客觀的認識，在哲學上稱爲眞理。絕對的眞理，從歷史的觀點上看來，是不可能的。問題的中心是因爲主觀和客觀，是不能完全符合的。這一點並不否定認識，並不否定認識的可能，而是肯定認識的有限，與認識過程的無窮。

宇宙事物，無論從整個來說，或局部來說，是很複雜的。一下子將一

個體系完全認識，是不可能的。因爲牠所包括的方面太多，牠所包含的成份太復雜太無窮。分子大於原子，原子大於電子，而電子未始不是大於另一單體，不過我們還沒有知道罷了。

客觀現實的無窮，還因爲客觀本身是變化無窮的。譬如人們對於社會的認識，卻會因爲社會形式的轉變，成爲無窮。

所以，一切認識，只是相對的眞理，無窮的相對眞理的總和，形成絕對的眞理。這一絕對眞理，不是可以達到，而是無窮的接近客觀的眞理，不是絕對的眞理，是客觀地存在的。

祇有在體系的運動終止的時候，單就這一體系的某一動態來說，可以得到一個不變的結論。譬如「黃帝是死了」黃帝的屍首雖然還是千變萬化，無窮的變下去，可是「黃帝」這一東西卻是死了。這只是有限的客觀的眞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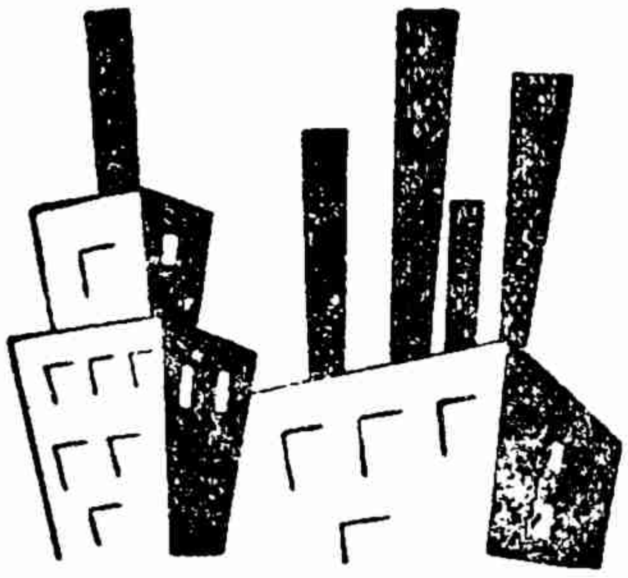
因此，眞理是時刻的變成謬誤。而謬誤產生眞理，因爲眞理是從謬誤中胎生而來的認識上的眞理與謬誤也是這樣的「矛盾」。

阿加可汗之子將承繼無量數財產

回教徒中最近喧傳阿加可汗的法妻，將於十二月坐褥，其七千萬信徒，都深望他是個男孩子。各地爲此紛紛餽致禮物，如非洲的象牙，中國的綢絲，孟買的黃金，絡繹不絕。但無論這個將出生的孩子是男的或是女的，總將繼承阿加而爲世界最富的人。阿加所有的財產連他自己也不知其數量。他是摩罕默德的姪兒阿里的後裔，是回教Khojan派的領袖，他有數千萬的信徒散佈於印度，波斯和東非洲，就由這般信徒的供奉，使他過着窮極奢侈的生活。

一般人們以爲這樣一個世界財富的權威的孩子的新生，一定將有極偉大莊嚴的受洗典禮，但事實上卻不會有這回事。回教中一重要人物和英國某通信員曾作下列的談話：

『回教徒孩子的誕生，是沒有特殊儀典的，僅由一禱告者朗誦教義，意思是在孩子的耳膜上刻下個「上帝是偉大」的印象。照我們的先知所說，以爲每個孩子天生就是回教徒，後來有成爲基督教徒，猶太教徒以及其他什麽教徒者，完全是父母的替他改造的。』（賓）



不列顛帝國之向心的與離心的動向

張明養

一

擁有一千三百萬方哩面積與四萬七千萬人民的不列顛帝國現在是日漸衰落了。以前的幾個大殖民地都已變成了半獨立的國家。即所謂自治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本是不列顛帝國的原料品供給地與製造品的銷售地，可是現在他們都漸漸的工業化了，對帝國製造品的輸入課以重稅，同時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製造品也漸漸的侵入自治殖民地而奪去英國的原有地位。向來握住世界金融牛耳的不列顛帝國現在是日漸沒落了。年來各殖民地中又復時常掀起革命的獨立運動，致使英帝國更感受極度的不安。今年自從凡列拉當選愛爾蘭的行政首領後，英愛間又發生極嚴重的糾紛。不列顛帝國處此境遇，眞是困難極了，但她並不因此灰心，她仍舊努力着要恢復昔日的光榮，哇太華會議之召集就是這樣的一個企圖。總之現在的英帝國正是離心力與向心力互相劇鬬的時候。這二種力的勝負，是於不列顛帝國的未來命運有極密切的關係的。

二

要說明不列顛帝國之離心與向心的二種動向，就不得不先提到她的歷史的發展。在數世紀前，不列顛帝國還是祇有英倫三島的一小塊地方，後來合併了蘇格蘭，愛爾蘭，同時又復在海外獲得加拿大，澳大利亞，印度，埃及等殖民地，遂形成了擁有世界陸地四分之一的第一個的殖民帝國了。這些殖民地是最富自然財源的國家，是工業先進國之英帝國的原料供給地。加拿大是出產麥、皮，礦與木材的，澳大利亞生產大量羊毛，麥與肉類，新西蘭多羊及牛奶。南非是出產金子與金鋼石的，紐芬蘭則爲世界重要漁業區。愛爾蘭多菜蔬與牛乳，而地域廣大的印度則爲英國紗廠出產棉花，及米與礦產。南羅特賽是出產金子，穀，棉與

煙草的。這些豐富的原料，是英帝國最大的寶藏。同時這些殖民地復是英帝國過剩生產品的銷售地，不列顛帝國之所以能執世界的金融牛耳，可說實是擁有這些殖民地的原故。

所以不列顛帝國與其殖民地間的貿易關係，向來是極密切的。在殖民地的每年輸入總額中，英貨總是佔着最大部份，或甚至全部，而其輸出的目的地則除了英國外，簡直很少有其他的國家。但這是早年的情形，近年的情形就有些不同。——雖然英帝國從各自治殖民地輸入的貨值並不十分減少，可是自英國輸出至各殖民地的貨值卻很減低了。這我們可引數字來證明。據英國商務部發表，一九三二年上半年英國自各殖民地輸入總值為一三〇四二五、〇〇〇鎊，自英國輸出至各殖民地的總值為八三八三三、〇〇〇鎊，其與各年同時期內的比較可看下表：（單位千鎊，見本年八月二十日之 Economsit P. 342）

	一九三一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輸入	九四、八六〇	一六一、一三四	一二六、六三七	一三〇、四二五
輸出	九五、二四八	一三五、九七四	八七、二七八	八三、八三三

英帝國與其殖民地間的貿易額非惟日見減少，而且其從殖民地的輸入值往往超過其對殖民地的輸出值。例如一九三〇年英國自各殖民地的輸入總額為三、一五八、〇〇〇、〇〇〇鎊，輸出二、二〇一、〇〇〇、〇〇〇鎊，相差九五七、〇〇〇、〇〇〇鎊可看下表：（單位百萬鎊見本年八月六日 Economist p. 265）

國別	對英國輸出額包括金銀錢幣	自英國輸出額包括金銀錢幣	差額
加拿大	三八、七	三一、三	七、四正
澳洲	七〇、五	三三、〇	三七、五正
新西蘭	四四、九	一八、七	二六、二正
南非聯邦	六二、一	二七、七	三四、四正
愛爾蘭	四三、一	四四、三	一、二負
紐芬蘭	二、二	〇、九	一、三正
印度	五二、〇	六一、六	九、六負
南羅特賽	二、三	二、六	〇、三負
總計	三一五、八	二二〇、一	九五、七正

若僅就各自治殖民地所購自英國與賣給英國的輸出入比例來說，也可證明這種情形：各殖民地對英輸出額在其總輸出額中的百分比，加拿大為百分之三七，澳洲為四九·八，新西蘭八七·七，印度二七·九，南非四二·四，愛爾蘭九二·二，而自英國輸入值在其總輸入額中的百分比，加拿大為百分之一八·九，澳洲三九·四，新西蘭四九·四，印度三五·四，南非四三·三，愛爾蘭八〇。這種英本國與其殖民地間貿易的衰減情形，很可以說明不列顛帝國之離心的趨勢。

英帝國對其殖民地輸出額的減少，與輸入值超過輸出值是有若干種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各殖民地之日漸工業化，予英國工業家以一極大的打擊，我們都知道英國對其殖民地的輸出品差不多全是

製造品，現在因爲各殖民地之日漸工業化，英國若干種的製造品就因競爭而失銷路了。其次，殖民地國家爲維持其纖弱的工業之發展起見，就築起關稅的壁壘，對英貨的輸入並不予以較對他國爲輕的關稅便利，於是英貨更受了一個打擊。再次，英國爲一先進的工業國，需要大批的原料，而此原料卻不能由本國供給，所以各殖民地對英的原料輸出入值是超過其對英的輸入值的。不過因爲其他國家的原料品現在也漸漸侵入英國，所以其對英國的輸出值是較先前爲小。這些侵奪殖民地之原料市場的國家爲丹麥，阿根廷，蘇聯等國。丹麥與愛爾蘭爭奪英國的牛奶市場，阿根廷與澳洲競爭牛肉的輸出，蘇聯對英的木材輸出，已經是壓倒加拿大的輸出了。最後一個原因是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勢力之侵入殖民地市場中。這我們可以拿美國金融資本侵入加拿大的情形來說明。在一九一三年，美國在加拿大所投資本佔加拿大總投資額的百分之二二到了一九三〇年就增至百分之六一，而在同時期內之英帝國在加拿大的投資額則自百分之七二降到百分之三一了。在其他的英國殖民地中也可發見這同一的情形。

經濟關係的鬆弛，又繼之政治的分離要求，不列顛帝國的衰落是日漸顯明了。

三

在這種分崩離析的情狀下，一般愛國的帝國人民就負起了挽狂瀾於既倒的責任了。這些人大都是屬於保守黨的，他們最初力主對殖民地的強硬政策，不使其政治上有若何的分離關係，但後來各殖民地在漸漸獲得自治的地位了，近年來因帝國的經濟關係的鬆弛，與世界經濟恐慌潮的襲擊，他們主張將不列顛帝國造成一個經濟統一的帝國，確立對外的統一的經濟陣線。在帝國內取消一切關稅壁壘，實行自由貿易，但對於帝國外之其他國家，則高築關稅壁壘，對其貨物輸入，課以重稅。這種政策雖然表面上說得很響，是爲各帝國各部謀商業發展的，但其實乃是謀英帝國工業品之出路。因在帝國內自由貿易的口號下，自治殖民地的保護關稅是被取消了，於是英國的過剩製造品就可大批輸入其殖民地而與其本地的製造品開始劇烈競爭，結果殖民地纖弱的工業必將爲之壓倒。這樣大不列顛的衰落不是可以延緩若干時候了嗎？

主張此項理論者就是所謂帝國內自由貿易 (Empire Free trader) 派新聞紙大王皮佛白羅克 (Beaverbrook) 與羅塞米爾 (Rothmere) 是這個運動的領導者。他們曾在一九三〇年組織一個所謂統一帝國黨 (United Empire Party)，一部分極右的保守黨員都曾加入，幾有將保守黨分裂爲二的趨勢。後來因爲保守黨黨魁鮑爾特温確切接受統一帝國黨的政綱，允許於短時期力謀其實現（其實保守黨也是有此主張的）統一帝國黨始行解散，一般信徒重復歸於保守黨的旗幟之下了。

統一帝國的運動其實很早就發生了。爲統一帝國而使其與殖民地保持實切關係的會議在十九世紀就曾舉行過一次，以後時有此類會議的召集，單就歐戰後來說帝國會議已經有五次了。最初的一次是在一九二一年，無甚大結果。一九二三年的一次，自治殖民就獲得自己可以締結條約的權利。一九二六年的一次是最重要的一次，因爲在政治上各自治殖民地的對英帝國關係是從先前隸屬關係而至對等的關係了，在英皇的統領下與英國有同等的權力，各地總督爲英皇的代表而非英政府的代表，其地位是與英國首相相等的。一九三〇年的一次是著名威斯德明斯脫憲章(Statute of Westminster)的製成，不列顛的國會立法是再也不能束縛一個自治殖民地了。同時關於帝國內經濟的合作，當時也曾有相當的討論，但是不會得到若何結果，於是決定今年重開第五次會議，以解決一切帝國間經濟合作的問題。

四

第五次帝國經濟會議是於七月二十一日在哇太華開幕而於八月二十一日閉幕的，除了加拿大，紐芬蘭，澳大利亞，新西蘭與愛爾蘭，南非等自治殖民地的代表外，復有印度與南羅特賽的代表，英國代表則由保守黨的黨魁鮑爾特溫等保護關稅主義者親自出馬。大會之主要議題可分爲三項：(一)一般的貿易問題，討論關於帝國內及與帝國外之貿易進行，議定帝國內之優惠稅率待遇的協定，(二)幣制的與財政的問題，在不列顛帝國內建一個統一的幣制，以爲交換之媒介，英國現在是廢止金本位了，而加拿大與南非仍保持金元與金鎊，亞洲等屬地仍有用銀本位的。(三)貿易協定，商議帝國間之貿易協定，及帝國各部與他國間之貿易協定。爲討論這三個大議題，哇太華會議就組織了下述五個委員會：(1)帝國爲貿易之增進，(2)關稅，(3)對外國之貿易關係，(4)幣制與財政問題，(5)經濟協作之方法。

會議進行頗遇到若干的困難，這種困難我們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哇太華會議本是以圖謀恢復帝國的繁榮及增進帝國間各邦之經濟合作爲目的，可是要達此目的，第一就須先將帝國內的關稅壁壘打破，這正如帝國內自由說所主張者。但所謂帝國內自由貿易徹底的說就是帝國內工業的合理化，(ratonalirzation of industry withen-empire)亦即是說大部的工業製造品由英帝國供給，自治殖民地祇准發展一小部的工業，而專事供給大量的原料，帝國間完全廢除關稅，不致使殖民地的製造品與帝國的製造品發生競爭，這樣英帝國的工業品就可自由的輸入殖民地而獲得銷售的市場，而殖民地的原料也可自由的輸入英國而與他國出品競爭，這在英帝國方面想固然是很完善的方法，而在自治殖民地方面看，那卻是使其經濟永遠屈服於英帝國下的計劃而絕對不能接受的。其次因爲各自治殖民地不能廢除關稅，而讓其微弱的工業受人蹂躪，於是只有改取優惠稅率的辦法了。即帝國間貿易的來往課以較他國爲輕的關稅，但是此種優惠稅率的實

行，將引起帝國外各國之報復行爲，例如俄國木材輸入英國須納百分之三〇的關稅，而自加拿大輸入的，則因優惠待遇關係，僅納百分之二〇。但此項歧異待遇，當然是要引起俄國之報復行爲的。再次，即使帝國內實行了優惠稅率制，但假如稅率提得很高，則雖有優惠之待遇，其與在低稅率下之無優惠待遇情形完全是相同的，並無特別的利益。因爲有這些想像得到的困難，會議的進行起初是頗感困難的。

後來協商多次，因爲各方面的讓步，哇太華會議終於八月二十一日頗圓滿地結束了，在不列顛帝國間成立了十二種經濟協定，其中七種是英帝國與到會的七國(愛爾蘭)除外間的協定，三種是加拿大與南非，愛爾蘭與南羅德賽間的協定，其餘二種爲南非與紐西蘭及愛爾蘭間的協定。這些協定的內容是大體相似的，即締約的各國間之貨物的輸入，可以免稅或受優惠待遇，至何種貨物可免稅或受優惠待遇，須視各國的出產品而定，大部分規明於條約中，這些瑣屑的貨物品名是無須去敘述的。大會除了這十二個協定外，其他的成就並未公佈。

哇太華會議的結果，保守黨譽之爲「開英國貿易的新紀元」，而自由黨與工黨則竭力加以斥責。國民內閣中的自由黨薩謬爾，辛克萊與國民工黨的斯諾登均因此辭職。現在哇太華協定已經英國議會於劇烈的辯論後通過了。

我們且不論哇太華會議是成功，是失敗，但其影響之大是可斷言的。第一，是英國自由貿易主義，到這時是完全消滅了。在去年國民內閣成立時，因保護關稅的採行，世界上僅存的唯一自由貿易國家已經動搖——到現在哇太華會議，終因帝國保護關稅的嚴格實施，英國完全丟棄自由主義了。其次，因爲殖民地的原料與糧食能免稅或受優惠待遇輸入英國，而其他各國的原料與糧食的輸入則須納較重的稅率，於是自由競爭是不能存在了，因之人民必需品的食糧價格將由此而高漲，一般工資勞動者將遭遇罕有的經濟困難了。再次，帝國內優惠稅率的施行，將使他國遭受損失，如加拿大與美國的經濟關係，近年是日益密切，但自哇太華會議後，因優惠稅率的施行，加拿大原料將大批輸入英國，而英國輸入加拿大的工業品也可壓倒美國的輸入品了。又如因英加經濟協定的簽訂，一九三〇年的英俄通商條約，英國就提出廢止了，此外南美及北歐諸國都將要受到同樣的損失，但這種結果必將引起各國的報復政策，英國對這些國家的輸出自將大受打擊，而失其帝國外之銷售市場。所以哇太華會議雖然相當造成了不列顛帝國內部之經濟的統一，可是其想由此恢復其昔日的繁榮，那簡直是夢想罷了。

五

不列顛帝國的向心運動固然是因哇太華會議的結果而有若干的成效，可是在另一方面，其離心的運動也在急劇的發展，愛爾蘭的取消宣誓糾紛，就是個顯例。

愛爾蘭之受英國統治遠在十二世紀時，就開始了，但因爲愛爾蘭

人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英國到一八〇〇年方始將愛爾蘭合併至一九一四年因愛人之迫切要求自治終於通過了愛爾蘭自治案。接着大戰發生這自治案到了一九二一年始得實現締結了英愛條約，英國允許愛爾蘭成爲一個自由邦，給予與加拿大自治殖民地相等的地位。但愛爾蘭人所要求的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而不是自治殖民地的地位，不過當時因愛爾蘭境內黨派紛歧要求獨立的一派終因勢小而失敗了。

這裏我們一述愛爾蘭的黨派關係。愛爾蘭境內有二個大黨，一是主張獨立的共和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一爲主張維持英愛合作的自由邦派(Free Staters)是代表大工業家銀行家的利益的。後者由柯斯格拉夫(Cosgrave)領導他自英愛條約簽定後，就擔任愛爾蘭總理，到了現在整整的有十年時間了。他掛着親英的旗幟，受英政府的熱誠歡迎，所以這八年來英愛的關係是非常和諧的。而領導獨立黨的則爲現任總理凡列拉(De. Valera)，他主張愛爾蘭獨立，完全脫離英國的統治關係，在歐戰前及在歐戰後柯斯格拉夫的統治下，無時不進行獨立運動他坐過許多次的監獄，到了今年春間這派終於得到勝利了。

今年二月十六日的選舉結果，擁凡列拉的共和黨與工黨共得七九席，擁護柯斯格拉夫的自由邦派獨立黨，工農黨共得七三席，相差僅不過六席，而愛爾蘭政權卻從執政十年的柯斯格拉夫轉移到凡列拉了。

六

共和黨既是代表愛爾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主張獨立的，所以在當選後凡列拉就須立刻解決二個問題，一是脫離英國的統治關係，一是滿足國內選民的欲望。因此在凡列拉當選後不久英愛的糾紛就立刻爆發了。

橫在英愛間的糾紛，歸納起來，約有下列的幾點：第一是廢除宣誓問題。一九二一年英愛條約中有一條規定愛爾蘭官吏就職時必須作如下之宣誓：『余以鄭重態度宣誓效忠於依法製就之愛爾蘭自由邦憲法，並忠順於國王喬治五世及其後嗣。』這種宣誓完全是表示愛爾蘭之臣屬英國關係，向爲凡列拉所反對。他們謂英愛條約並未規明宣誓效忠爲絕對義務，現在依人民志願修改憲法，實爲內政問題，而非對英關係。但這是英國所不能接受的。英國雖於一九二六年舉行之重要的帝國會議中，允許自治殖民地以較獨立的地位，各屬地僅自由地隸屬於英王而成爲不列顛共和國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的一員，但要求脫離不列顛共和國的關係，卻是個嚴重的問題，因爲一國脫離，他國必繼之而起，不列顛帝國立刻有崩潰之危險，且愛爾蘭地近英國，爲帝國之外府，於軍事上佔重要的地位，其想由和平的方法脫離英國統治關係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

其次爲停付地款問題，這個問題雖帶有政治性，但大部卻是經濟

的問題，所謂地款即如從前英政府曾發行七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公債，以此款作基礎貸款二萬萬餘給南愛爾蘭的地主以作收買土地之用，每年由愛爾蘭地主償還本息三百萬鎊，以六十九年爲期。而凡列拉以爲此項借款係英國開發殖民地的費用，不能年年由愛爾蘭償付，且此類地款亦未規定在條約範圍之內。所以今年七月到期的地款就扣留不還。凡列拉想用此項扣留的地款來發展工農業及減輕人民租稅的負擔，英政府對此辦法自不能贊成，因將多負一筆債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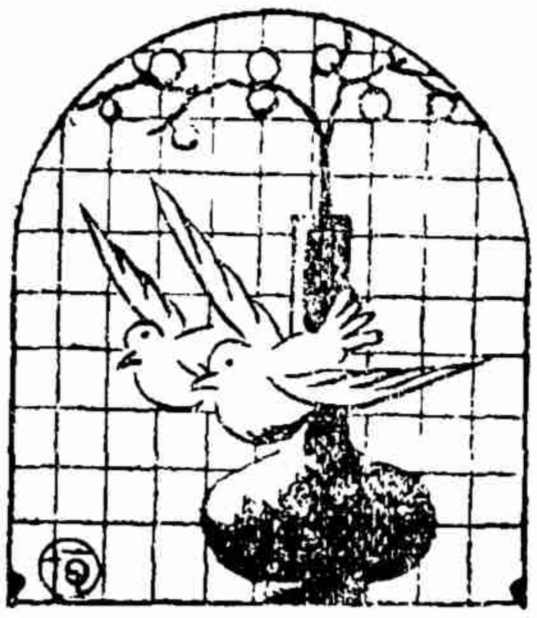
此外還有二個問題，爲廢除給予不列顛帝國統治愛爾蘭的工具——警察法官——的養老金，一爲北愛爾蘭也需併入南愛爾蘭而成一個獨立國問題，這也是英政府所不能接受的。

這幾個爭點是英愛二國間最嚴重的問題，各不相讓，六月間英自治殖民地大臣湯麥斯與凡列拉曾往來倫敦與杜白林間，談判多次，結果毫無，十月間又曾談判一次，仍無甚結果。在這二次談判中，雖提出了一九二六年帝國會議所規定的仲裁法庭辦法來解決，可是因愛爾蘭主張仲裁法庭主席由帝國外之中立者充任，故又無結果。後來凡列拉曾讓步承認愛爾蘭與不列顛共和國仍保持相當的關係，並相當的承認英皇的地位，但愛爾蘭仍須取得獨立的形式。這讓步辦法亦未曾爲英國所接受。

英愛的糾紛至是也成了僵局了。於是二國間的經濟戰就由此而起。英國於七月十二日起對愛爾蘭的輸入品課以百分之百的重稅，（以前是課百分之二〇的，）而愛爾蘭亦於七月三十日起對英貨輸入施以報復的行爲。哇太華會議結果，英國與到會的各自治殖民地間都訂立了經濟協定，規定輸入的優惠待遇，獨與愛爾蘭的協定未曾成立，這當然是因爲英愛的根本糾紛未曾解決的緣故。將來哇太華帝國經濟協定實施時，愛爾蘭自不能享受其利益。這種經濟戰的結果，愛爾蘭的對外貿易必將受嚴重的打擊，因爲愛爾蘭的輸出差不多都是對英國的，一九三一年愛爾蘭對英的輸出值爲三六、六五二、七四五鎊，爲愛爾蘭輸出總值的百分之九〇，而英國對愛爾蘭的輸出值爲三〇、四一三、九六〇鎊，此與愛爾蘭的對英輸出值相差不甚遠，但這數目卻僅佔英國總輸出值的十三分之一。所以此後愛爾蘭的經濟恐將因此遭受嚴重的打擊。要是凡列拉派沒有堅強的決心，採用較和平方法更有效力的手段，愛爾蘭完全獨立的目的恐怕是很不易達到罷。

英愛的糾紛祇不過是不列顛帝國中之一部分的離心動向，其他如南非之要求獨立，印度之要求自治以及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都是要使不列顛帝國瓦解的離心動力。哇太華會議雖然表明了向心力的若干成就，但不列顛帝國的運命的決定，還有待於這一種力——離心的與向心的——的最後鬬爭的勝負。

一九三二，十，三十一日，上海



國聯委任統治地的最初解放者——伊拉克

趙鏡元

一

是在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這一天，國聯大會通過伊拉克為國聯會員國，即以莊嚴的儀式引導伊拉克代表團入會場，伊拉克的代表團，在歡迎鼓掌聲中就座。這樣，所謂「努力保障各國和平與安寧」及「發展國與國間一切物質的和文化的協作」的國聯，又增加一個會員國了。在這次國聯大會當中，各國的代表，尤其是印度波斯的代表，對於大會承認伊拉克為國聯會員一舉，深以為慶，法國的代表則聲稱，世界最古國之一，今已復活，一變而為最新國家，就是受國聯委任統治伊拉克的英國，其代表西門也這樣說，伊拉克是國聯委任統治地的第一個被解放者。伊拉克的被解放而加入國聯，實在不能不說是現代政治史中一件重要的紀載。

伊拉克舊稱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是二河間地之意，因為美索不達米亞地方是在阿付臘底斯(Eupharaites)底格里斯(Tigris)二條河間的流域。二河流域是一個很肥饒的大平原，讀過上古文明史的人，誰都知道有所謂巴比倫時代和亞述(Assyria)時代二河流域的文明，這二河流域的大平原是世界文明發源地之一，是有一段很光榮的歷史的。

當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前，美索不達米亞本為土耳其帝國領土的一部分，但是由於美索不達米亞在經濟上及交通上地位的重要，後來統治美索不達米亞的英國，在大戰前幾個世紀以迄於大戰發生，就在美索不達米亞種下很多的根基了。大戰既已發生，美索不達米亞終不免陷於為英國軍隊所佔領的命運。在一九一五年的初頭，英法俄三國並且在倫敦訂有瓜分土耳其的密約，將美索不達米亞全境劃歸英國統治。及大戰結束後，協約國對土簽定色佛爾 Sevres 條約，規定美索不達米亞脫離土耳其而獨立，嗣由國際聯盟將美索不達米亞委任英國統治，改名伊拉克，這就是英國統治美索不達米亞的由來，也就是伊拉克名詞的由來。

講到委任統治制度，在大戰前已經有過類似的情形，不過道地的委任統治制度則是大戰的結果，是一種新產生的政治制度，其法律上的根據為國聯盟約第二十二條，大意是說：「凡殖民地及領土，於此次戰事之後，不復屬於從前統治該地之各國，而其居民尚不克自立於現今世界特別困難狀況之中者，」則「此種人民之保育委諸資源上經驗上或地理上足以擔此責任而亦樂於接受之先進國。」本來，受任統治國的選擇，應先由委任統治地部族的志願決定的，可是此時的美索不達米亞事實上已在英軍佔領之下，英國之於美索不達米亞，作為已得的利益看待，這樣，在英法諸國分贓之下的國聯，決定將美索不達米亞列入甲等委任統治區域，乾脆地劃歸英國統治。

甲等委任統治地的性質，不過於行政上暫時承受受任統治國的指導與贊助，不久便可完全獨立的；英國也曾發表宣言，對於美索不達米亞是要從土耳其的長期壓迫中完全解放出來，鼓勵並援助其建設一個當地人民自選的政府。但是在事實上，委任統治區域是等於受任統治者所兼併的領土，所謂委任統治制度，不過是帝國主義者一種飾詞而已。何況英帝國主義者的殖民政策，在世界弱小民族是早已感受到或聽慣了的，所以國聯委任英國來統治美索不達米亞的土地，登時就引起美索不達米亞阿拉伯人熱烈的反對。

美索不達米亞的阿拉伯人，同敘利亞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一樣，他們希望阿拉伯的民族連成一個國家，既不願將阿拉伯區域分成數個委任統治地，自然不願甘心屈服於英人統治之下。當一九一九——二〇年間，美索不達米亞的阿拉伯人到處發生反英運動，以冀打破殖民地變相式的委任統治制度。英人為緩和阿拉伯人反抗的形勢起見，於一九二〇年間迎立漢志(Hejaz)國王胡賽因(Hussein)第三子菲塞爾(Feisal)為伊拉克國王，以示與阿拉伯人合作，菲塞爾便於一九二一年八月就位了。可是，菲塞爾的當選為伊拉克國王，在形式上固然經阿拉伯人民投票，而實際上仍無異於由英人任命，各種實權，概操於英人之手。

當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英伊雙方簽訂一個同盟條約，在委任統治範圍之內，規定了雙方的關係，在這個盟約當中，雖規定阿剌伯人有宗教信仰自由權，學校中用阿拉伯語言及門戶開放等等，而關於財政外交及軍事等項重要政權，仍由英國盡其受任統治的責任，有指導及操縱的自由。在這個盟約中，又規定英國在相當時期，必須介紹伊拉克加入國際聯盟，這個盟約的有效期限為二十年，這話就是說，英國受任統治伊拉克的期限，為二十年。這樣一來，阿拉伯人自然要反對。一九二三年間，雙方又訂續約，雖將從前規定的二十年期限，縮短至一九二八年為止，而在續約中，英國在伊拉克的權力，依然沒有減去。

及至一九二五年，距一九二八年不遠，英國竟又與伊方修正盟約，延長英國伊拉克間的統治關係期限至二十五年，即須於一九五〇年始介紹伊拉克加入國際聯盟，惟規定去此二十五年當中，每隔四年，英

方應重行考慮伊拉克的地位，決定其是否可以加入國際聯盟，如求能加入，則應觀察伊拉克的政況進步與否，決定是否有修改該項條約的需要。英國對付伊拉克此種延宕式的外交政策，伊拉克的阿拉伯人是極端反對的，他們以為委任統治制度下的一切束縛，應該根本廢止，而另訂新約，承認伊拉克的完全獨立。一九二七年底，英伊雙方訂立新約，英國承認伊拉克為真正獨立國，並宣稱一九二六年的條約，因伊拉克的進步，其中各項規定，已不再適用，新約曾說明伊拉克的政況有進步，如此後繼續猛進，英政府將於五年——一九三二年之內，介紹伊拉克加入國聯為會員國。

英國這樣三番二次地籠絡阿拉伯人，想用懷柔的手段，去緩和阿拉伯人的反感，可是伊拉克朝野愛國之士，勵精圖治，促進內政，努力於提前加入國聯的運動，以使完全自主的新國家早日實現。在每一次英伊訂約後，英國保留在伊拉克的權利，伊拉克總有一次反英運動發生。伊拉克總理穆辛(Abdul Muhsin)雖因有親英嫌疑，為阿拉伯人詆之為國賊，為英奴，以致於用手鎗自殺。

在這樣情勢之下，英政府是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間，正式向國聯委任統治委員會聲明，英國將於一九三二年助伊拉克加入國聯了。一九三〇年六月三十日，英伊雙方新締盟約，英國承認伊拉克完全獨立，對其加入國際聯盟，表示同意，伊拉克今後於維持境內秩序，防禦外來侵略，均由伊拉克自負責任，英軍除飛機隊外，將全部撤退。八月間，英伊雙方又互換關於財政問題的協定。是年英政府對於介紹伊拉克於一九三二年加入國際聯盟為會員國，正式公函國聯行政院秘書長，有所聲告。

此時國聯委任統治委員會對於伊拉克終止委任統治地位而加入國聯，似尚帶拒絕的空氣，因為與伊拉克處於同樣的委任統治地，尚有十三個區域，要是伊拉克成為獨立國，則其他各委任統治地不免為同樣的要求，國聯對於此種委任統治制度的變更，是需要全部的新計劃；同時，組成國聯重要角色的法國，因恐牠統治下的另一委任統治地敍利亞，或者要援伊拉克的先例，脫離法國而獨立，這對於法國是很不利的，所以法國對於伊拉克加入國聯，也隱示反對。但是，伊拉克的加入國聯問題，經過阿拉伯人的十年奮鬬，終於走入水到渠成之勢了。

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間，國聯秘書處發表國聯委任統治委員會報告書，陳述理事國允許伊拉克獨立及加入國聯條件。只要伊拉克接受這個條件，伊拉克便可成為獨立國，加入國聯。同年的九月間，國聯舉行大會於日內瓦，關於伊拉克加入國聯議案，是於十月三日正式通過了。

這實在是凡爾賽和約下委任統治制度成立後的創舉。從這一天起，伊拉克便由所謂「受文化保護者的國家」進而為「文化國家」了。伊拉克的加入國聯，不但是國聯委任統治地的最初解放者，阿拉伯國家之為國聯會員國，也當以伊拉克為嚆矢，這實在是一件光榮的事啊！

二

英國此次所以放棄伊拉克的統治，介紹伊拉克加入國聯，自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在過去十幾年來，英國因爲統治伊拉克的緣故，所耗費於伊拉克的金錢，至少在二萬金鎊以上，這在戰後不免感到經濟力疲敝的英國，實在是一種不輕的負擔，所以英國人民也有不少反對伊拉克的受英統治的。加以伊拉克阿拉伯人的反英運動，風起雲湧，百接百厲，尤爲英國所認爲不易應付的事，這樣，就產生出一部分人放棄伊拉克的理論來。在一次一次的延宕政策施行結果，英政府是終於介紹伊拉克加入國聯了。

但是，我們對於伊拉克的加入國聯，不要太樂觀了吧。原來伊拉克是英國經營西亞的命脈，自從一六三九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斯拉 (Basra) 建設工場，英國在美索不達米亞的侵略，就開始了。在一九一四年大戰以前，英德二國在美索不達米亞的爭奪戰，是如何地白熱化，因而促成大戰的發生。自從委任統治制度產生，伊拉克劃歸英國統治，伊拉克的油礦開採，鐵道建築，農場開墾以及其他種種權利，是悉在英人掌握之中，以至於最近。所以英國對伊拉克的政策，是一線相承，數世紀如一日的。此次英國介紹伊拉克加入國聯，英國對伊拉克的統治關係，是不是完全終止，換句話說，英國有沒有誠意給伊拉克完全獨立，實在是一個疑問。

現在讓我們從經濟立場考察一下英國和伊拉克間之不易分離性：我們在前面曾經說過，伊拉克是一個很肥饒的大平原，牠的土質是肥沃的，牠的物產是豐饒的，牠在農產上的富源，不論是上美索不達米亞和下美索不達米亞，都極可觀，下美索不達米亞之地，雖有雨量不足之虞，而據威爾苛克斯 (W, Willcocks) 的估計，該處可由河流灌溉的田畝，可達六、〇〇〇、〇〇〇英畝之多，如灌溉得宜，頗可增加生產力。因此，伊拉克的農產，是極有希望的，近來並產有大量棉花，牧畜業也發達。其次，伊拉克是一個處於工商業發達的歐洲和工商業不發達的亞洲之間的國家，就以伊拉克本地而說，牠對於以工業先進國著稱的英國，也有極大的消納工業品能力。遠在一八〇一年時，英國就在巴格達設有領事館了。接着，英國就在伊拉克之地逐漸擴充工商業，自從英國受任統治伊拉克後，英國在伊拉克工商勢力的發展，眞是一日千里，波斯灣的巴斯拉，現在已成爲一個大口岸。總之，伊拉克的工商經濟權，可說是全操在英人之手了。

根據上述的情形，伊拉克是多麼值得英國留戀不捨的一塊土地，尤其使英國抓牢不放手的經濟背景則是濃勝過血的石油。伊拉克是一個以出產石油著稱的國家，據美國乞斯德 (Chester) 的估計，世界上除美國外，要以伊拉克北部摩蘇爾 (mosul) 的石油蘊藏爲最豐多，所以摩蘇爾油區，是世界著名石油出產地之一，在戰前，英國就在摩蘇爾油區開採油礦，大戰後，英國在摩蘇爾油區的採取，完全獲得勝利，更

爲大規模的經營石油，在國防上產業上交通上所必不可少的石油，這在工商業發達和海軍弱大的英國，是何等的需要，難道英國願意放棄認爲已得的重要權利嗎？

並且伊拉克控波斯灣，扼阿拉伯與敍利亞的門戶，實在是一個形勢險要的區域。在大戰以前，英國爲防止德俄起見，早在此處建樹雄厚的勢力，德國取得巴格達鐵路建築權，予英國以極大之威脅，公認爲大戰一個重要的原因。大戰以後，德國在西亞方面的勢力，雖是掃蕩無餘，可是數年來德國與伊拉克間，已發生一種良好的關係，伊王胡賽因曾於一九三〇年訪問柏林，頗受德方歡迎，尋着蛛絲馬跡，安知他日德國不爲捲土重來之計？伊拉克的地位，恰在英國至印度通路上的側面，英國爲防護其東方的寶庫印度，並維持其本國與西亞及遠東的交通起見，好像就不能放鬆東西交通樞紐的伊拉克，竭力要將波斯灣作爲自己的勢力範圍了。

所以從經濟上從交通上從國防上種種方面觀察，英國是不是曾完全拋棄在伊拉克的利益，實不能不引人懷疑。當一九三〇年六月間，英伊雙方締約，訂明英國在伊拉克的軍隊撤退後，英國的飛機隊，是仍要留駐摩蘇爾及漢奈第(Hanaidi)二處，以二十五年爲期，當時伊國報紙對於此點，頗加抨擊，謂其違反伊國獨立精神。這一次伊拉克加入國聯之前，曾由國聯委任統治委員會向伊提出條件，其中有一項是保障外人合法利益，那末像一九三〇年所訂以二五年爲期的飛機隊駐在權以及其他種種特權，還是因伊拉克加入國聯一掃而空之，還是要算合法利益呢？英國是不是要很巧妙地設法保留着像飛機隊駐在權一類的利益，甚至以飛機隊駐在權爲其他所謂合法利益的保證，現在還是一個不可解答的謎。

由上所述，可知伊拉克加入國聯後，是還不一定能脫離英國的藩籬。此外，伊拉克的問題正多，似乎還不能一步一步的走入康莊大道。伊拉克所成爲問題的，第一，是境內少數民族問題。在伊拉克境內，除多數阿拉伯人外，尙有庫爾迪(Kurds)族，是伊拉克境內的少數民族，阿拉伯人的對待庫爾迪人，一向是很苛刻的，或者比較土耳其人的待遇庫爾迪人，還要利害。在庫爾迪族的意思，伊拉克在英人統治之下，而阿拉伯人的壓迫庫爾迪人尙無微不至，那末英國放棄在伊拉克的統治，將駐軍撤退後，阿拉伯人對待他們，一定是要更爲專制。所以他們對於英伊訂約，伊拉克加入國聯，甚爲恐慌，是始終抱着反對的態度，在一九三〇年英伊訂約後，庫爾迪族曾爲擴大的反抗，到處騷擾。同時，庫爾迪族也曾向國聯呈請，願在國聯監督之下，成立一個庫爾迪族的政府。此種願望雖不爲國聯所通過，惟此次伊拉克加入國聯，國聯也顧到這一層，要請伊拉克於加入國聯後擔負保護境內種族語言宗教不同的少數民族。這似乎是國聯予庫爾迪族以適當的保證，可是誰能料到此後不會發生少數民族問題呢？

第二是伊拉克和他的鄰國間的疆界問題。關於伊拉克和敍利亞

在一九二〇年所劃定的疆界是很不妥善的，二國曾同意請求國聯重行劃定，國聯已設立一個委員團從事勘定確實的新界線。這個問題，大概不久就可解決，但是伊拉克和土耳其間的疆界問題就很複雜了。因爲伊拉克境內的摩蘇爾，本爲土耳其領土之一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洛桑會議時，土代表曾要求改訂伊拉克的國境，將摩蘇爾劃還土耳其，以後英土交涉結果，於一九二六年成立摩蘇爾協定，摩蘇爾是仍在伊拉克國境之內。這在新興的土耳其，自然是不甘心的，土耳其駐法大使曾經這樣說：『土耳其的國民，現在還不肯將摩蘇爾當作一塊已經失去的土地，摩蘇爾依然是土耳其領土之一部，不過暫時爲環境所迫，沒有法子合併於母國罷了。將來時移勢遷，摩蘇爾問題一定還有重新解決的希望。』由此可知土耳其對於摩蘇爾問題是如何的不忘情啊！伊拉克加入國聯成爲獨立國後，在適當時機之下，如土耳其提出修正土伊疆界問題，要將摩蘇爾物歸故主，那時不但是土伊間單獨的問題，而也是國際間一個大問題，因爲摩蘇爾是一個著名的油區，在底格里斯河流域西岸全部油區，最近已由伊首相與大英石油開發公司簽訂開採新約，英法德意均有股份，開採年限以七十五年爲期，要是土耳其收回摩蘇爾，中東的風雲，不是又要很險惡嗎？

以上都是伊拉克加入國聯後所可發生的問題。不過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在過去十幾年來，本着奮鬬的精神，大踏步地邁進，總在一九三二年的十月間，是正式加入國聯了，一九三二年十月三日，總不能不說是伊拉克趨入新的方面一個紀程石，以後一切困難，只須具有不屈不撓的勇氣，總可合理地適當地解決的。西亞的阿拉伯人，常想將阿拉伯人完全統一起來，建設一個偉大的阿拉伯民族所組織的聯邦，此種願望，似乎並不是一個不可能的迷夢，而伊拉克的獨立，加入國聯，我們是可當爲此種偉大願望的黎明期。

蘇聯外委會報紙部款待駐莫斯科滿十年之美報三記者

紐約時報記者杜蘭蒂，基督教科學導報記者張伯蘭，及紐約國家週刊記者斐乞爾，駐莫斯科均已滿十年，外交委員會報紙部特邀請外國及蘇聯報紙記者與三氏共宴，表示慶賀云。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研究

平鳴

日軍侵佔東三省的問題，不僅是東三省的問題，不僅是中日問題，甚至於不僅是東方問題而是國際的問題。自從去年九一八以來，日本是節節的在實行侵佔中國領土，而世界各國（連中國在內）對此都始終沒有實行過一條眞能解決事變的方策。最後，將解決全部糾紛所必須的事實材料，委託一個調查團來收集。這調查團是國際聯盟的調查團。這一點就首先決定了這一團體所代表的明確的國際關係。調查團調查結果所得的關於事實的陳述與解決方法的提議，必須是符合於這一國際聯盟所代表的國際關係的。在這一點上，李頓所領導的調查團所作的報告書可以不褒不貶的評定爲「克盡全責」。國際聯盟是列強組織的團體，牠與美國有一定的關係，牠在全世界又有一定統治的關係。李頓爵士報告的內容，祇能是目前這一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的寫眞。

所以，這一報告書就不會有什麼「公允」「不公允」的意義存在。各國，各地方各社會集團各人對於這一報告書，也必然要發生各別的見解。現在中外各國已經發表有無數的意見；而我國，日本，國際聯盟等，在不久以後，也許在本文刊行以前，一定有正式的決定出來。本文並不預備對這報告書作任何批評，也不想作任何推測，卻想研究該報告內容，將牠裝滿皮肉的外表去掉，將全付骨幹抽示出來。我覺得這一點比任何批評更重要。我們如果看透了這付骨骼的眞形，則不僅對牠可以作明確的批評，而且對於任何種批評，都可以明白了解牠們的眞意了。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這一報告書，其陳述，其建議，及其所根據的決議，是前後再一貫也沒有的了。國聯決定派遣調查團時所作決議的指示，調查團調查所得的陳述，及其解決辦法的規定，是徹頭徹尾貫透了幾條基本的骨骼，並沒有此矛彼盾的地方。

國際聯盟是以管理者的面孔，來辦理中國這件事情的。中國是被放在被管轄的地位的。這一點經過李頓爵士的筆在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上，明白的肯定：

「目前極端之國際衝突事件業經迫中國再度求國聯之干涉。……中國遵循此國際合作（卽上段所謂「國聯干涉」——作者按）之道，當能得最確定及最迅速之進步，以達到其國家

之理想。』（三二頁「國際調查團報告書」上海光明書局經售，以下倣此。）

將這段外交文字譯成普通語言，就是：幼稚的中國，怎能長大成人，須得我們管教你們才行；現在你們可不是前來求教於我們了嗎！

照國聯調查團的意思，這並不是牠的創作，而是「依據孫中山博士之建議以暫時的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內部建設」（二一四頁。）這樣「有根有據」的「國聯管教」中國的立場，就將中國變為不是中國人的，而是列強的了，列強及其代表——國聯調查團，就得過問中國的一切內政外交。因此為解決東省問題所派的調查團，

『在原則上無論何項問題關係任何情形，足以影響國際關係而有擾亂中日兩國和平及和平所維繫之諒解之虞，經該委員會認為須加研究者，均不得除外。該委員會得用充分之裁量，以決定何項問題應報告於行政院，如認為適宜時，並得繕具臨時報告』，（五頁。）

調查團根據國聯這樣的指定，就決定

『吾人研究此問題之範圍，宜擴大於滿洲以外，並須將種種原動力凡足以影響目前中日間之關係者，澈底審量方可。例如中華民國國民之志願，及日本帝國與前俄帝國之擴張政策，蘇聯傳播之共產主義，暨此三國經濟上及戰略上之需要等，均為研究滿洲問題者所應視為重要之原動力』（一五頁。）

所以，調查團在中國所調查的問題，就有關於中國各種經濟建設，交通建設，家族觀念，民族觀念，組織能力，官吏情形，政治制度，中央權力，地方割據，軍閥系統，土匪情形，共產狀況，抵貨運動，學校課本教材，人民思想，以及其一切個人與個人也沒有干涉過的問題。如果一個學者，一個學術調查團，調查了一國的情形，以研究的態度，指摘一國的情形，在某種意義之下，是可以當作善意來接受，或當作自警的座右銘。然而有的時候，還時常受該國的反抗，認為是「有辱國體」或侵越範圍。現在一個政治的權力的團體，來指摘這些情形，就大有問題了。這些項目之中，有多半連一國的政府也不干與的，調查團還替我們指示許多應行的方法。這就奇怪了。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調查團替我們代評定了中國近年的政治變遷史（見報告書第一章。）在那裏，牠指責中國許多內政外交等等許多問題。牠責備中國最初不該企圖用武力抵抗外國，因為『中國此項設施範圍過狹，終歸失敗。』這是中國想『堅守其舊文化及領域，而與泰西相頡頏』其政策徒知使全國當軸專心抵抗及防範外國思潮，甚至對於各租界之種種新建設本可借鏡者，亦橫加阻止。其結果致足以令中國應付新環境所必須之種種建設上之改革，幾完全忽視』（一六及一七頁。）這就是說，列強是這樣的「好意」越俎代謀，想「教導」中國成人，而中國是千不該萬不該，拒絕這樣「幫助」（當然不是侵略！）的。不寧唯是，中國既不受擡舉，還連「東施效顰」的行動都不

肯做，祇是一味蠻幹險些兒把列強氣壞了。

另一方面牠又詳細指摘中國國內一切紛亂的情形，較量其輕重緩急。據調查團詳細研究的結果所得到的結論是很斬釘斷鐵地肯定的。報告書上說：『各地軍閥之私人軍隊及通國之土匪橫行，雖足以擾亂國內治安，然不足為中央政府權力之患但另有患源，即共產主義是也』(二七頁。)牠『已成為國民政府之強敵』(三一頁。)所以中國第一不應抗外，第二應當剿匪。調查團審核了我們的外交關係(第二章至第六章)代我們規定我們在自己領土上的利益及列強的利益(第七八兩章。)

報告書載明中國方面的經濟抵制，排外等等自衛行動，是一切國際糾紛的起源。『近年來中日間關係之日趨惡劣，經濟絕交為其間原因之一，則毫無疑義』(一九一頁。)中國與其他各國的糾紛，也是因為中國不叫列強在中國安享權利，而『要求立即收回某種特別權利及利益』(三二頁。)否則，國際關係上是太太平平的。

照調查團的意思，在中國境內，中國的領土及其利益，不僅中國有權利享有，列強也有權利享有。中國在滿洲有經濟利益，日本在滿洲也有經濟利益。在解決滿洲問題的「原則」中，規定：

『日本在滿之權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視之事實，凡不承認此點或忽略日本與該地歷史上關係之解決，決不能認為滿意』(二一三頁。)

所以，『中國須滿足日本在滿洲之經濟利益，日本亦須承認滿洲人民具有不可變易之中國特性』(二〇四頁。)東省是解決中國山東諸省人口過剩問題的地方；同時，也是日本人口過剩基本的出路，是牠的『生命線。』在其他地方，譬如英國之於西藏與廣東，法國之於雲南廣西，都是一樣的情形。而且就在這東三省內，列強除日本外，也有相當的利益。

而且在這中外利益的關係上說來，日本的份額或其他列強的份額，比中國本身所占的份額更為重要。在東三省地方，

『人民幾完全由中國供給；……資本，技能，及組織等，在南滿者，多由日本供給』(二〇三至二〇四頁。)

如果沒有中國人源源不絕的移殖東三省，則東三省就缺乏應有的人力；如果沒有日本先進的技術組織，則東三省也不能迅速發展。人力與物力之間，比較起來，很顯然的，那握有物力的日本地位，自然更其重要。『蓋中國因與日本有經濟上及技術上較為密切之合作而可獲得建設國家基本工作之助力』(二一一頁。)這樣，在中國領土之上，不僅日本比中國還重要，還不可少，而且中國如果排除了日本勢力，則不僅是滿洲，連整個中國國也建設不起來了。所以，『中國須滿足日本在滿洲之經濟利益，』而日本卻並不是『須滿足中國在滿洲之經濟利益，』而是『日本亦須承認滿洲人民具有不可變易之中國特性』(二〇四頁。)日本人須要注意的是『承認』中國人民的『中國特性。』這祇有

兩種解釋。第一，是最平常的，好像任何人都要承認別國民族的民族特性，如中國人未始不承認日本人的日本特性。第二，就是叫日本人在管理滿洲的時候，須得小心考慮考慮中國的特性，不要引起不安狀態。這是對日本很切實的忠告，指以治人之道。

進而說到列強在中國的地位，也是如此。在中國之內，中國祇有人，人力，這是什麼也建設不起來的。

『現在中國缺乏資本與必要之專門人才，以完成其國家建設，孫中山博士已見及此，并擬有國際參加發展中國經濟之偉大計劃。國民政府近來，對於解決中國各種問題，均尋求及接受國際之援助，如一九三〇年以來之財政事宜，自一九三一年全國經濟委員會成立以來，聯絡國聯專門機關以辦理經濟之設計及發展事宜，又於同年辦理水災救濟事宜等等皆是』（三二頁。）

同在中國領土上，列強供給的資本人才，一切建設所必要的主要分子，而中國祇有些人民。這些人民，甚至於還不能在列強資本下，好好的建設，還要由列強時時來救濟災害。這樣說來，中國的一切財政，經濟，以至於救災，莫不仰仗列強的鼎力，否則簡直不能『移去足以危害中國與其餘世界間之和平關係之任何原因。』

列強在中國的地位，既然比中國自己的地位還重要，則牠的利益，自然更需尊重。中國如果有什麼不安靖的狀態發生，日本在東三省的利益，以及列強在中國其他各方面之利益，自然要受到打擊。所以，『日本對於在中國之人民生命財產上所抱之顧慮，曾使其屢次干涉中國內戰或地方上亂事』（三一頁。）列強對於利害所關的這次內戰與亂事，更不能坐視不顧。中國要維持自己的主權與尊嚴固是重要，而『列強則以中國情形既不能保證充分保護僑民，即對中國此種欲望（作者按係指收回利權的欲望）不能不抱遲疑，蓋僑民之利益，全恃享有特別條約權利得安全也』（三二頁。）如果在現在狀況之下，硬叫外人『受中國法律，司法及稅收之支配，』外人『自必感受痛苦。』在中國利權與列強在華利權接觸的地方，中國應該犧牲自己的利權，以謀列強的利權。中國在這方面應該自己審問自己：『在內政範圍內有無履行現代政府職務之能力』（三二頁，）而絕對不該抱任何『外交上之國家的願望。』因為中國是正需要列強的『管教，』連內政與建設，都要靠列強一手提攜的。

因此，欲與滿洲，至少得受日本管教，欲與中國，就得要列強共同『負責。』我們『必須與一切國家，尤其與距離最近之鄰國，培植友好之關係。在政治上；及經濟上，中國均需要列強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態度及滿洲方面之中日經濟合作，尤為可賀』（二一五。）

東三省這次事變，卻是中國不肯接受這國際合作之故。本來日本人口稠密，本國的『土地既不能希望其生產較今日更為多量之增加，亦不能望其能再行容納多量之傭工』（一八〇頁，）祇得向中國發展；

而日本在中國通商上的利益，「在實業，鐵路，航業，銀行各方面所投之資本，亦爲數甚鉅』（一八二頁。）中國人居然對於日本的利益加以阻礙，這使日本坐臥不安，『不得不』起而自謀解決。所以，日軍佔據東省「所採之軍事行動，不能認爲合法之自衞手段。雖然，本調查團之爲此言，並不摒棄下列之假定，假定爲何？即當時在塲之軍官，或者係認爲自衞而出此也』（一一二頁，作者加點。）換言之，理論上說來，雖不是合法之自衞手段，而在實際上，就事就地來說，卻是自衞的。而且這種自衞的含義，還非常廣闊，因爲調查團調查結果，不得不承認：

「日人方面問題之核心，純爲日人對於新中國之政治發展及此類發展之未來趨勢所表示的焦慮，已使日人採取行動，其日的冀以支配上項發展並領導之使之趨向於日人經濟利益，得以完全，及其帝國國防戰略上之需要，得以滿足之途徑』（二一四至二一五頁。）

日人是爲中國『不長進，』而中心焦急。武裝佔領東省，豈得已哉？日本是滿心想爲中國掃除內亂；建設文明，如此而已。

日本人是這樣，列強對中國的關係，也是這樣。不過列強沒有日本這樣急於行動而已。這是報告書上再三聲明的。列強除日本外，比較肯「忍耐，」而日本不然。日本這種武裝的行動，列強也是認爲必要的。

在第九章第十兩章上，特別詳細的敍述這種「國際合作」的辦法，經濟建設，文化建設，以至於武裝行動。中國的內政不脩，應該由列強「合作」下來脩明。中國國際上的糾紛，應得由列強「合作」來解決。而這次東省事件，則更非這種合作不可。

東三省現在已經成立所謂「滿洲國，」這是在日本御用之下成立的。這是調查團所不否認的，而且是調查團在報告書第六章內，從多面證明過的。但是這種保護國式的『滿洲國，』國際聯盟，認爲是治理中國現在最好的辦法。報告書上說：

「此「政府」之計劃，列有若干開明之改革，其實行不僅適宜於滿洲國，亦且適宜於中國其他部份，而在事實上此種改革已多見於中國政府計劃之中。此「政府」之代表與本調查團會晤時曾宣稱：彼等有日人之輔助，足能於相當期間內恢復治安與秩序，並能使之永遠如此。彼等深信若能建設廉潔有力之政府，擔保捕滅盜匪，減少軍費以減輕賦稅，改良錢幣制度，改良交通並實行人民政治代表制，則人民必肯起而擁護』（一六八。）

「滿洲國』政府，在日本的『指導』下，是很『開明』的，牠能維持治安與秩序（這是治國的要點，）又能夠『擔保捕滅』中國特有的『盜』和『匪』。『滿洲國』式的統治，就應該遍行中國。據說，『實際上此種改革已多見於中國政府計劃之中』國際聯盟調查團，並不否認，列強在中國是在實行變相的，局部的『滿洲國』制度，而且肯定的說，這種制度，應該原形的，全般的遍行才對。

所以，對於東省現有狀況，首先就主張，不恢復原狀，「因此次衝突

原係發生於在去年九月前所存在之各種情形之下，故今日如將各該情形恢復原狀，亦徒使糾紛重見』(二〇九頁。) 這是承認去年九一八年的中日在東三省關係是不經常的。然而從這裏可以得出兩種結果。第一，可以讓中國恢復一切已失的國家權利。第二可以讓日本繼續擴張在中國勢力。調查團是做了第二種的結論。牠是在爲日本着想。『日本爲謀滿洲之經濟發展，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府；此項要求，我等亦不以爲無理』(二一〇頁。) 如果中國人提出『中國爲謀滿洲之經濟發展，要求建設一解除外力之鞏固政府，』至少『我們亦認爲無理』了。

因此，對於『滿洲國』事態，既不能『恢復原狀，』又不必繼續現狀，祇要『由現時組織，毋須經過極端之變更或可產生一種滿意之組織』(二一二頁。) 具體的說就是將『滿洲國，』改爲『滿洲自治。』這個『滿洲國』與『滿洲自治』的區別，已經由胡愈之先生詳細分析過，是第一次『任命東三省行政長官之權。』而這『滿洲自治』是『獲得足以適應該三省地方情形與特性之高度自治權』(二一三至二一四頁。) 所謂「地方情形與特性」上面已經分析得太詳細了，無容再說。

這裏很容易引起疑問，調查團爲什麼要花這許多功夫，費這許多口舌，替中國保留這麼一條命根子的『第一次任命權』呢？原因很簡單，是因爲恐怕日本這樣直幹要出亂子。調查團在報告上再三的說明這點：

『維持及承認滿洲之現時組織，亦屬同樣不適當。我等認爲此種解決辦法與現存國際義務之基本原則不合，並與遠東和平所繫之兩國好感有礙，且違反中國之利益，不顧滿洲人民之願望，兼之此種辦法是否利於日本永久利益，至少亦屬疑問』(二〇九頁。)

『同時吾人以爲置滿洲於無限期之軍事佔領之下，勢必負財政上之重擔，……又遇外患侵襲之時，日本在滿軍隊受時懷反側之民衆包圍，其後又有包含敵意之中國，日本軍隊能否不受重大之困難，亦殊難言』(二一一頁。)

從地勢上，現在國際局勢上，中國人民恩怨上，軍事戰術上，各方面說來，調查團深爲日本擔心。所以，

『爲日本利益計，對於安全問題，似應考量其他可能的解決方法，使更能符合現時國際和平機關之基本原則，而與世界其他列強所定之辦法相同。日本甚或可因世界之同情與善意，不須代價而獲得安全保障，較現時以鉅大代價換得者爲更佳』(二一一至二一二頁。)

因此，問題中心不是『滿洲國』或『滿洲自治』之區別，而是如何能『不須代價而獲安全保障，』是『考量可能解決方法，』是手續問題，不是本質問題。田中在著名的奏章中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

李頓爵士說：『日本不僅需要滿洲市場，卽全國市場亦在需要之列』（二一一頁）兩者前後輝映。

不過日本的獨斷獨行，也是不很『符合現時國際和平機關之基本原則』的。『如欲使有關係各國合作，發展滿洲，則維持門戶開放原則，似屬必要。』因爲『在滿洲各國商人除日本外，抱持一種恐懼卽恐日本商行，利用現在政治地位，將取自由競爭以外的方法，獲取利益』（二〇四頁）換言之，日本利益，不可忽視，其他列強利益，也不能忽視。這在第九章中，特別有一段論到國際的利益（見二一二頁）那裏說到各國條約等問題，鄭重聲明除日本外的其他強國的利益。應受尊重。

前後呼應一下，就得到如下的形景：在中國，日本利益與中國利益比，中國應讓日本；列強與日本一強比，列強也應受尊重一國管教，不如多國共同負責。

這樣的解決法，還有其他要點，最重要的要點，就是對俄的奇怪態度。據說俄國是不承認這調查團調查的。可是報告書內，卻牽三掛四的從帝國拉到蘇俄。說什麼『蘇俄之利益』『蘇聯傳播之共產主義，』中日俄『三國經濟上及戰略上之需要』等等。

調查團認爲，『日本民族存在之威脅及自衞之必要時，其心中蓋重視蘇俄甚於中國。故日本對於滿洲之特別關懷，實因滿洲在軍事上爲形勢要地故也』（六〇至六一頁）。調查團承認東省是日本對俄的軍事根據地，對牠深表同情：

『日本之欲謀阻止滿洲被利用爲攻擊日本之根據地，以及如在某種情形之下，滿洲邊境被外國軍隊衝過時，日本欲有採取適當軍事行動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認』（二一一頁。）

這個「無軍區」是日本的軍事根據地，事實上則非『無軍，』而是『無中國軍』而已。這樣一來，就將『滿洲邊境被外國軍隊衝過，』定義爲日本的『外患。』一切『日本人民及朝鮮人民』在滿洲的『居住權範圍應加以擴大』等等，都是『餘事』了。

總括上述之研究，則可以用一句簡單平等的話，來描寫報告書的骨相：就是這是『列強在說話！』

這麼一看，事實眞相就變成透明。俄國是列強最不放心的國家，所以是在牽她入漩渦。歐美諸強並不甘心讓日本獨自縱橫，其中尤其是美國，所以除對日同情外，報告書還宣傳日本的暴虐。中國是該作這兩重形勢下的砧上肉而已。

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

Tyler Dennett 著
諒夫 譯

外交應用時之最簡單而爲人最普遍採用的二種方式是（一）避免引用「永不」「時常」等字，（二）不可操之過急。外交之所以很少戲劇的——或通俗的，卽因此之故。避免抽象原理的聲述以及目的物之精確定義，外交通常是很少訴之於通俗的想像的。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斯汀生致日本的有名照會卻是易解的通俗的，因爲這照會至少忽視了此項方式之一，而是一種加於一般原則的宣言。

這宣言表明美國政府「不能承認」遠東方面之「損害」中國主權，獨立，土地與行政完整或門戶開放之「任何」局勢，美國「不擬」承認以違背非戰公約所造成之「任何」局勢。在這照會中，「永不」「時常」等字是包含在內了。

這些聲明非惟在美國是很通俗，卽在歐洲亦然。這是件普通常識的事。牠們之被接受正如一八九九年海氏之門戶開放照會，這也是個一般原則的敍述在一九〇〇年發出的通電中也違背了上述二個外交應用的根本方式了。

不過在斯汀生致函波拉重新聲敍他的論點而激勵列強之後，三月十一日日內瓦國

世界小論

穀賤傷農



——上海大晚報

際聯盟的五十個國家就宣言『不承認以違反國聯盟約或非戰公約所將造成之任何局勢，是國聯會員國的義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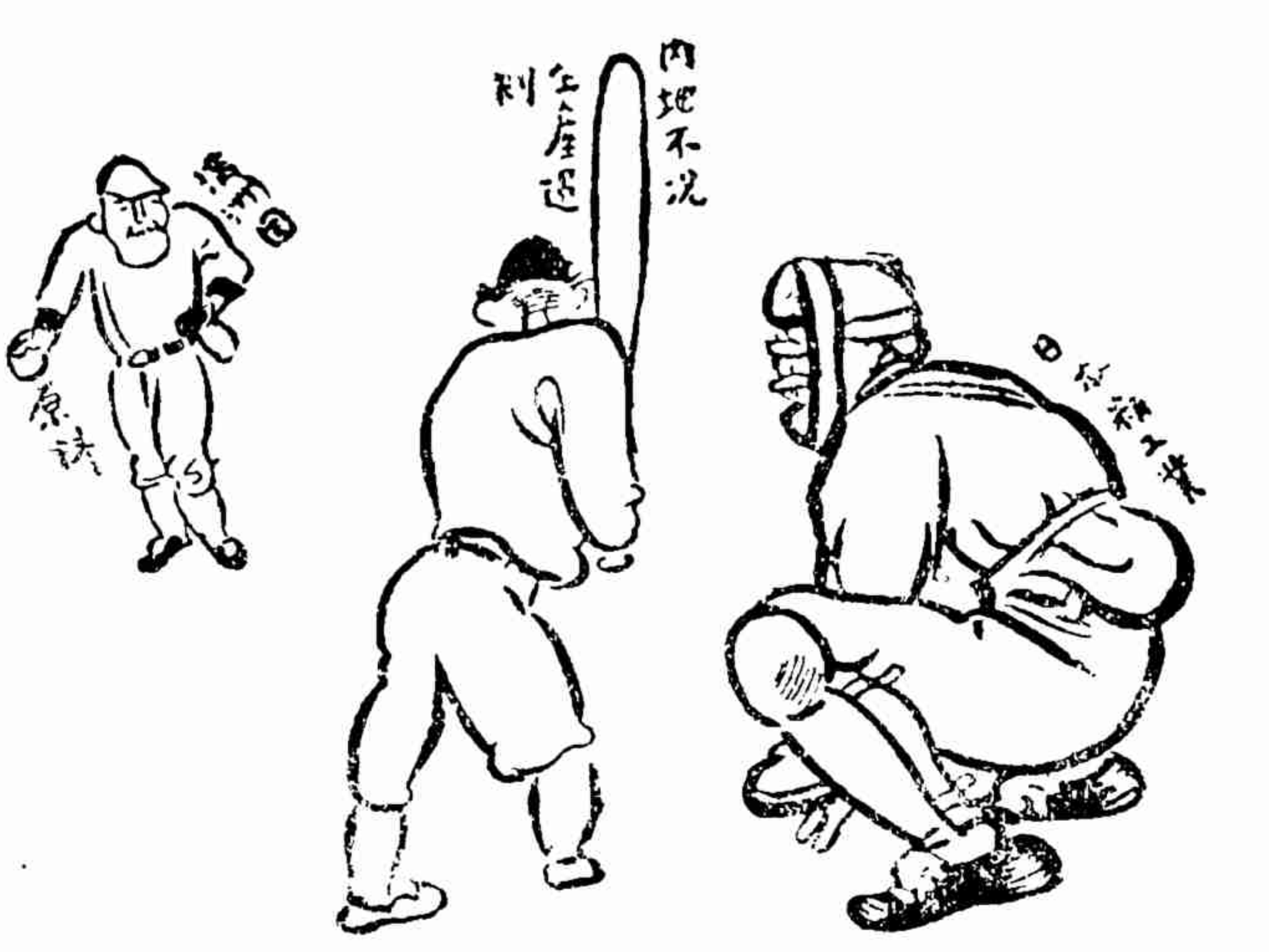
此決議之於國聯會員國的拘束力不若斯汀生照會之於美國的拘束力大，但在引用「這是國聯會員國的義務」一詞句，這較各國答覆海氏照會者是肯定多了。這決議對於一般原則的同意也較威爾遜總統的「十四件原則」所獲得的爲確切。

於李頓報告書與建議提交國聯之二個月前發表的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斯汀生的演說重復聲述一月七日的照會，並進一步的忽視了一種公認的外交原理。美國國務卿是參入年來在非戰公約下國際法中之中立地位的學理討論中去了。他固定地主張非戰公約簽字國間如發生一種戰爭時，中立就消失了，這種意見是過去三年間各大學中所爭辯不決的。他說：『各國間之戰爭已由非戰公約簽字國加以廢止，這就是說戰爭在全世界中皆已成爲非法，已不復爲權利（即中立國對於交戰國之法律權利與義務以及交戰國對於中立國之權利義務）之來源與問題。戰爭已不復爲各國義務行爲及權利所遵循之原則，這是一種非法之事。』

在二個國家間，如其中一國或二國均簽字於非戰公約，而今發生衝突，破壞公約時，斯汀生以爲其他所有簽字國有合法的權利（或同等的義務）去干涉。在日本佔領滿洲的案件中，干涉早已是純然道德的。斯汀生演辭中說：『我們視他們爲法律的破壞者，』雖然他沒有明顯地指出日本。但如斯汀生的法律解釋是正確的，則在遠東實行軍事的干涉是同等適切的，祇要有一簽字國確實認爲除了和平方法外，另有可以解決遠東糾紛之方法。

美國之遠東政策現在是與許多守舊的先例分割得很鬆而在一個大部未曾繪測過的海中航行着。美國人民現正遇到一個不能避免的問題，這問題須要比美國加入歐戰後所遇到者有更重大的決定。

日「滿」經濟統制的棒球戲



——大阪朝日新聞——

日本外相內由康哉對於斯汀生的演說於八月二十五日在帝國議會中予以審慎考慮之答覆。演說事實上是三方面的：對日本人民說明政府尙未承認滿洲國的原因，通知國聯不論李頓報告書性質如何，日本不容其干涉滿洲事件，最後，這是答辯斯汀生演說的。九月二日日本外務省決定九月十五日爲承認「滿洲國」日期，日「滿」政府所簽訂之同盟條約將不向國聯登記。

內田除宣布滿洲政策外，並說中國之排外運動尤其是排日運動仍繼續發展，中國之對外關係將發生更大糾紛。最後以復活亞洲孟羅主義作結束，謂文化上與民族間有密切關係之日本，「滿洲國」與中國三個獨立國家將爲維持及增進遠東之和平繁榮及世界和平與人類文化而攜手合作。此爲未來政策之暗示，因其表明日本與西方間之根本問題爲文明與文化之不同問題也。此外荒木陸相表示日本帝國不能忽視亞洲之擾攘不安局面，持和平之故，即訴諸武力亦所不惜。前政爲維友會內閣森書記長甚至說：『我們應當記得，日本遲早即將與反對日本政策者發生衝突。日本政府早已預備好了。』石井子爵於六月廿一日在歡迎美國大使格留(Grew)之演說中提出警告，謂美國如『企圖阻止日本之自然發展，那末一個的嚴重局面將會造成了。』

日本此項舉動顯然的並非意在恫嚇。她感到由美國領導之列強日漸迫近，也許將至最後一步，故不能不作困獸之猶鬬。當七月間李頓調查團離東京時，日本軍隊即向熱河示威，擬收爲「滿洲國」之一部，同時並在中國各大城市舉行軍事示威，荒木陸長並甚至要囊抱蒙古在內。

斯汀生也不是虛張聲勢的。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黨綱中都包含着擁護非戰公約的條文，他背後擁有一致要求戰事終止與各國裁軍的輿論。在現在時候，門戶開放問題已放在背後，美國政府還在訴諸世界之奮激的道德的感情。俄國的拉狄克雖會毫不遲疑的說，經濟的考慮並沒有放棄，祇不過蔭蔽於更虔敬

日本之承認「滿洲國」



——美國(Chronicle)報

西班牙保皇黨：『那些蠢貨以爲沒有我們是能統治國家的。』



——荷蘭(Notenkroker)報

的語句中罷了。但在現時，經濟的問題確不重要，胡佛總統與斯汀生國務卿已成為世界和平主義者的領袖並極力設法實現一個純然和平主義者的不承認政策，直至日本服從於道德力的壓力之下。

許多人頗不明瞭日本軍事當局之敢如此輕視國聯與美國輿論之聯合力量的原因，有些人則以為此因日本與英國，法國及意大利有相當的默契在 Show-down 中，美國政府是不能獲得各強國的確切輔助，而沒有各強國的助力，斯汀生政策是一定失敗的。

英法意各國之不能為斯汀生的後援，當然是因各國的利益不同之故。日本政府要人深知之。但日本政策之如此堅強，並不在於日本與歐洲諸國有秘密的協定，而在於美國政策之根本消極的性質。美國渴需和平，但和平是一個條件，不是一種補救之方。和平也許可以不要任何種的道德性質的。這也許祇是一個包含一種國際的局勢的條件，有時是可以是對的，或錯的，或二者都有一些。

日本政府想設法補救無秩序的狀態，但日本在滿洲的軍事行動是無法掩飾的。在另一方面對於中國軍閥的補救方法是什麼呢？恢復原狀不是補救之方，斯汀生不曾建議其他的方法。舉行一次如華盛頓會議性質的國際會議是很不適宜的。這一定歸納到國聯會員國或有關列強是否預備到滿洲去驅逐日本而代之的問題上去。這樣說來，遠東適用的一切和平工具的根本弱點都暴露出來了。

美國的遠東政策是一個繼以退讓之起落無恆的連續(Aseries of fits and starts)。這種起落政策早已是易曉解的通俗的讓步時也是極靜肅而很少知道的，這次一個最新的起始（start），與包含外交的或其他的干涉之權利與義務相結合，是比先前任何宣言為更警人。但是這樣不甚適切的（fitful）嗎？

節譯自 Current History 十月份。

甘地想將印度變成甘地國



——意國 (II 420) 報

日本的財政危機與政治危機

佐佐弘雄著
難賓譯

昭和八年度日政府各省（部）預算書，在十月七日外務省提出預算前後，已全部彙齊，目下在主計局審定中。概算書的大部分多有待於政治的解決，所以今後關於八年度預算勢將驟然增加政局的緊張。各省預算新規要求額約共十一億圓餘，此外因大藏省關係，還須加上匯兌率低落對外貨幣交換差額及國債利息增加共約一億圓，統計新規要求額，已超過十二億圓。其中最可注意者爲內務及陸海軍三項。

（一）陸軍省預算中包括軍備改善費約一億六千萬圓及滿洲事件費約一億七千萬圓。軍備改善費的用途爲（甲）充實關東軍，但不增加兵額；（乙）科學戰爭用資料的整備；（丙）騎兵礮、裝甲汽車、戰車、輕榴彈礮及高射礮的充實；（丁）步兵礮及重機關槍的增加；（戊）飛行器的充實，（少年航空兵養成等）等四項。以上爲新規要求，此外尚有二億一千萬圓的通常預算，兩共達到五億四千餘萬圓的巨額。

（二）海軍省新規要求爲二億七千萬圓，此外尚須追加滿洲事件費約七千萬圓（昭和八年度部份）及依據倫敦海軍條約第二次補充計劃繼續事業八年度的必須費約六、七千萬圓，合計約四億一千萬圓。除此項新規要求外，以每年標準預算二億圓作爲通常預算，統計海軍總預算額約在六億與七億之間。

二億七千萬圓新規要求額的用途爲（甲）既定計劃的內容充實與航空兵力的



蘇聯與芬蘭的不侵犯條約簽字後，兩國都同聲寬舒地說：「現在我可以轉動了。」

——德國（Kladderadatsch）報

整備（乙）彌補前數年間因減削預算而發生的缺陷，其主要如艦船維持費及航空隊維持費；（丙）參照上海事件及滿洲事件的實績所必須的改善費；（丁）補還兩事件中艦船兵器彈藥補充費的未付部份；（戊）時局匡救必要費等五項。

（三）內務省新規要求額爲二億五千萬圓，此外須追加七年度匡救預算費一億六千三百萬圓，統計八年度內務預算總額爲四億餘圓之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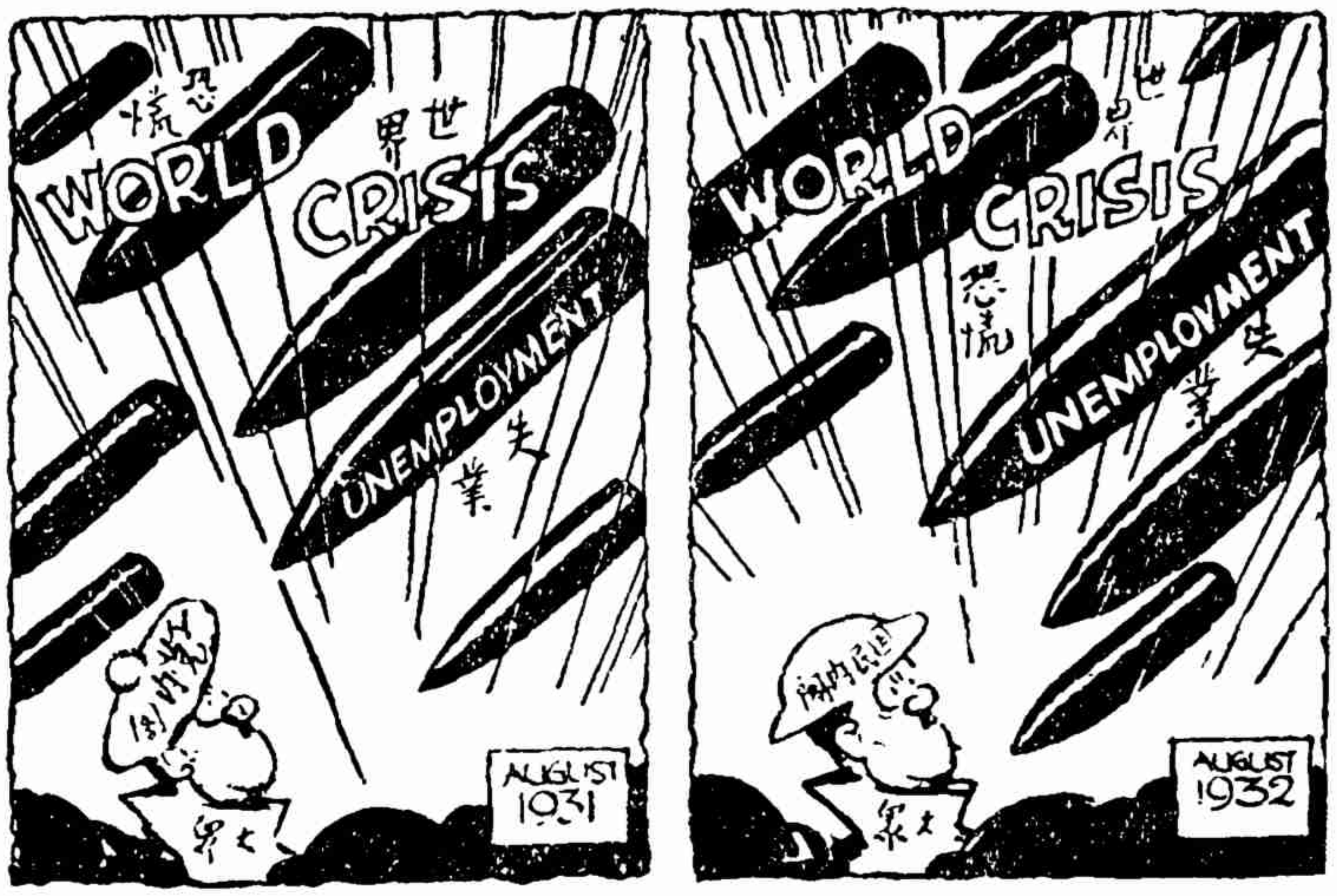
以上述超過總額十二億圓的新規要求爲中心，所編成的二十億乃至三十億間的八年度預算總額，可說是日本財政史上的新紀錄。這雖然直接未致釀成財政危機，但一想過重負擔的累積，亦足使將來的財政發生恐慌，而與此相關連的政治危機將變成相當深刻化，亦不難想像了。

這樣尨大的歲出預算，反面就是歲入缺陷的意思。因此應該怎樣塡補這歲入缺陷，就成爲緊急重大的問題。關於這問題有兩種意見：第一主張發行公債，第二主張兼行增稅。

高橋藏相是力主反對增稅的。對於主要稅款的遺產稅，他說：『不動產的價格等，最近顯然低下了，以前所決定的稅額也已照七年賦收納，情形似已不容增稅。』關於所得稅，他說：『即使有負擔增稅餘力者，與其由國家征收爲稅金，還不如使之投資於產業方面，對國家較爲有益。』對於資本利息稅，他以爲現在『正採取低金利政策，』這所以促進資本利潤的低下；若資本利息加以課稅，則資本的負擔增大，對此項政策，豈非矛盾？只有奢侈稅的新設，尙有考慮的餘地。齋藤首相的意見與高橋一致，說現在的時候不應採取增稅的方針。

軍部的意見是傾向於增稅的。他們以爲滿洲問題的解決須要恆久的財源，這應課稅於資本家，一面也是期租稅的公平負擔；譬如對負擔富有餘力的有產階級的課稅，及對大事業家逃漏稅金的嚴征等。軍部之外，內務省亦提出「地方財政調整交付金制度」的增稅案，擬以國庫爲援救地方財政的資源。這提

英國國民內閣採用保護關稅政策



——英 Glasgow Evening Times 報

案設定六千萬圓的交付金制度，使爲減輕地方負擔的一助，而將負擔轉課於有產者。在目下經濟恐慌之下，像這樣促進資本利潤率低下的租稅政策，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但是這次預算的主要部份爲以滿洲問題爲楔機的非常時經費及與此相關聯的急施的軍事預算。所以資本家即使被實行課稅，資本家無論用什麼形式都有收回的可能。

但是資本家課稅，似究難實現，大藏當局的意向擬發行十億圓的巨額公債。此項公債雖由日本銀行以低利或無利承銷，但非最後的負擔者，最後的負擔者則爲負擔國稅主要部分的國民大衆。因此，用公債方法來塡補的八年度預算大部分實由中產階級或無產階級負其重荷。所以即如以救濟中產階級以下爲目標的匡救預算，顯然也是非由於有產者課稅而由於公債。

公債的激增，一面使財政信用烯薄，增大匯兌的不安，產業及金融發生動搖，一面又爲通貨膨脹的有力材料。結果則助長寡頭金融的集中，獨佔，對於其他中間財閥（特種產業家除外）將與以很大的打擊。就是對於寡頭金融，事實上亦不無若干的[illegible]，難免發生非常時期中的不安。以如此諸種動向爲原因的財政的冒險，對於政局自然不得不受到重大的影響了。

民政與政友兩大政黨，從齋藤內閣成立的當初，就明示不願協力地率直地支持或激勵現內閣，向打開難局一方面邁進。他們各自隱藏其私案與計劃，以謀次期政權的推移，這是最關心處。徒然圍繞內閣，瞻顧重壓，依從軍部，不脫黑幕政治的一種舊套。所以各政黨對於八年度預算並無採取什麼發案權。政友會迷惑於所謂愼重的態度，政友會彷徨於公債贊成及增稅贊成的歧途，兩黨同時停止了領導政局的職能，其他如贊成增稅的國民同盟，也，並無有力的議論。

當政局這樣紊亂的時節，諸政黨既缺乏領導權的政策體系與大衆的背景，於是軍部及官僚就成了指揮政局的核心。軍部及內務

英自治殖民地之日邊獨立



美國（Plain Deoler）報

哇太華會議後的結果



愛爾蘭（Weekly Independent）報

省所提增稅案，不難推想其結果，自四五千萬至一億間的增稅已具有必然性。總之這種情形，不得不承認軍部官僚強奪對內對外時局政策上的發案權，同時並阻止純政黨內閣的出現。

現在日本政治的危機，在軍部官僚既然奪了政黨的指導力，而與政黨妥協的接合點，尚未安定，其動搖的振幅比政友民政交替之政局變化更為巨大。一方面一般大眾對於政治的關心非常稀薄，有類隔岸觀火。因此，自然而然便形成了矛盾的對立。

——節譯自經濟往來十一月號。

蘇俄的新城市計劃

Joseph Barnes 著　邵塚寒譯

蘇維埃城市計劃研究館——「契蒲洛葛」(Giprogor)設在莫斯科殘餘的雉堞上，建築師與打樣師驟集在那裏設計着將來社會主義城市的圖樣。他們現在有七十個新城市計劃。「契蒲洛葛」到處設立分館，研究新城市建築及把鄉村改建為市鎮的計劃。在烏卡(Oka)與伏爾加中間的大荒野，凡經最高經濟委員會決定建造工廠礦中心或煤油田的地方，隨時可以看見從「契蒲洛葛」派來的建築師，手裏持着社會主義城市(Sotzgorod)的圖樣在那兒觀察思索。

「契蒲洛葛」為使金錢，材料及勞働力節省至最低限度起見，歡迎全世界貢獻新城市計劃的意見。並且到巴黎去聘請柯蒲休(Le Corbusier)，到芝加哥去聘請克倫(Jacob L. Crane Jr.)到德國去聘請鮑霍斯學校(Bauhaus School)的有名建築師。

新城市計劃的目標在使生活狀況都會化，吸

編者作者與讀者

關於李頓報告書，本誌復刊號內已有了一篇分析與批評的文字。現在又收得平鳴先生的來稿，對於報告書的研究，是從另一方面觀察，卻比我們以前發表的那一篇更為深刻，更為實際的。現在日內瓦正在開會討論這重要的文件，所以我們特不避重複將本文揭載出來，請讀者留意一讀。

＊　＊　＊

農業恐慌，農產物價低落，為今世界普遍的危機。本年因中國各地豐收，及洋米輸入增多，我國農業也受恐慌的重大打擊，成為時論所注目的問題。本誌在下期內已約定了專家撰文，對於這方面加以詳細的討論。

＊　＊　＊

關於明年東方雜誌的計劃，我們已在開

敢大批的農民到城市中去，成爲社會主義工業的工人。

第一模範的社會主義城市當推諾芙哥洛特(Nizhni Novgorod)，那兒有一個最大的汽車廠預備住六萬人。三分之二的住宅是照舊式公寓建築的，即三個房間有一個浴室與一個廚房，每三家合住一宅。其餘三分之一的房屋，則完全根據眞的集團生活而成，即每一區住宅容納一千人，過共同的新生活。該項房屋頗帶維也納與柏林市外風味，但加上景色的佈置與道路的分配卻把他們形成了合於社會主義城市意義的單位。

該項城市的每一單位，大概佔十英畝的面積，三分之二是造房屋的地位。每一單位普通是五幢巨廈，五幢巨廈中間是二三幢小房子，小房子旁邊有草地及花園，預備做育兒室與幼稚園。巨廈最高一層的房間普通做年青男女們的同居宿舍，其餘數層的房間則爲獨身者所居。下層特闢爲圖書館，閱報室，棋室，底層則爲公共洗滌室。

俱樂部是每一區的核心，有的附設在巨廈的下層，有的另設在每一區中心的房子裏。俱樂部中附設食廳與大會堂，食廳有廚房間，大會堂既可開映影戲，又可作爲健身房。在每一個社會主義的分區內，飲食，閱讀，消遣，看護兒童，洗滌衣服，及生活的享受，均由單獨的家庭活動，轉變爲集團的活動。

依「契蒲洛葛」的計劃，在任何新城市裏，每個人佔據的地面以九方米達爲限。諾芙哥洛特城的房屋就是依着這原則造的。我們記得當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城市中每人的平均地面爲五。九方米達，就是目前，在莫斯科也不超過六方米達。所以，新城市較舊城市要舒敞得許多了。

蘇維埃新城市的計劃者，對於理想的社會主義城市的大小，並不加以規定。但他們承認一個城市的人口，如果超過一百萬，就很難着手爲社會主義的建設同時，不滿五萬人口的城市也不能組織成爲生活美滿的社會主

始準備，在下期裏，我們將發表預告。我們預定的新年號計劃之一，是打算發表各人所夢想的未來中國，夢想的個人生活。我們因此已向全國各界知名人物，發出了數百封徵求的信。現在把這信附載於下。倘蒙本誌的讀者應徵，我們是極端歡迎的。這應徵的來信中，請書名姓名地址職業，我們當儘可能範圍，在新年號發表。

以下是我們徵求答案的信：——

先生：

在這昏黑的年頭兒，莫說東北三千萬人民在帝國主義的槍刺下活受罪，便是我們的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都沉淪在苦海之中。沉悶的空氣窒塞住每一個人，大家只是縐眉歎氣捱磨各自的生命。先生，你也應該有同樣的感想罷。

但是我們眞的就沒有出路了嗎？我們絕不作如是想。固然，我們對現局不愉快，我們卻還有將來。我們咒咀今日，我們卻還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現實的生活是緊張而悶氣的，在這

幾世界。最好人口是在五萬與一百萬之間。至蘇維埃將來的大城市或許是一羣小城市聯繫起來，但每一個小城市，仍有他的核心。

講到社會主義城市本身，有幾個特點值得我們注意。最重要的恐怕是分區住宅，這將成爲一切社會主義城市的單位。這分區的大小，以城市面積之大小爲標準。他自己是一個小世界。中央是花園，遊戲場與休息的地方。照「契蒲洛葛」的規定，每一新城市的建築面積，僅爲全面積的百分之二五，而這百分之二五的面積，實在只有一半的地位可以造房子。每一分區中，開設着幼稚園，初等小學校，俱樂部，圖書館，閱讀室，廚房，膳廳，洗滌所，藥房，至文化宮，大戲院，大影戲館，工業學校，大學校及合作社等，則在分區單位之外。麵包廠與廠，膳食則同電氣廠等一樣，供給全城市的需要。

蘇維埃新城市的計劃在絞盡腦汁，用盡心血，在打算着怎樣可以使全國的勞働者，由個人的，家庭的單獨生活，進至高尚的理想的集團生活，但他們遇着物質上的困難，如現金，材料及勞働力的不充足，也是不能掩飾的事實。所以，蘇維埃的新城市計劃，到什麼時候才能實現，我們不便爲過度樂觀的預測。

此外，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蘇維埃工人對社會主義城市的設施，到底抱着怎樣一種態度呢？他們是不是歡喜那種新的計劃呢？

據我們所知，目前大部份的工人，對社會主義城市的分區設施，多少表示不滿，因爲他們覺得不能夠在同一個房間裏飲食，睡眠，談話，生活，這習慣是太新奇了。「契蒲洛葛」爲了此事，曾舉行投票測驗，結果只有三分之一的工人表示願意加入新城市眞的社會主義的分區內。可是，「契蒲洛葛」的建築師格力哥里維契（Tosif Grigorievitch）卻很有把握地說：『因爲這個緣故，我們在諾芙哥洛特建築的新城市，便造了三分之二的舊式公寓，三分之一的眞的集團分區。待工廠開工後，你們就可以看出工人將歡喜一種新的生活形態。這策略的收效，雖然遲緩，但是值得的。』

——節譯自 Asia 九月號

漫長的冬夜裏，我們至少還可以做一兩個甜蜜的舒適的夢。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利啊！

雖說是夢，但如果想到夢是代表「希望」與「未來」的這一點，就可見不是全然無益的事，它或者竟是能夠鼓舞我們前進的勇氣的，我們想。

因此我們特發起，在一九三三年的新年，讓我們大家來做一回好夢。對於理想的中國，理想的個人生活，各人應該有各人不同的夢。我們打算把這些夢搜集起來，在東方雜誌新年號發表。下面附着兩個問題，我們誠懇地請求先生塡寫了答案，在十一月底以前寄給我們。要是先生不把我們這個提議，當作「痴人說夢」，盼望先生不至拒絕我們這個瑣細的請求。

東方雜誌社啓

（問題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請描寫一個輪廓或敍述未來中國的一方面。）

（問題二）先生個人的生活中有什麼夢想？（這夢想當然不一定是能實現的。）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本

本叢書所收各書，均爲研究國學者必不可不讀之基本要籍，以較常見版本，更有下列三大優點：(一)各書正文註釋一律用新式標點斷句，不但便於閱讀，亦足爲理解之助。(二)各書版式劃一，非似古書之巾箱本，其他非普通大版書籍所可比。(三)學者隨購本叢書二千種，立可成一整齊美觀之國學書庫。已出各種如左：

書目答問……張之洞	二冊	五角
經學通論……皮錫瑞	四冊	一元一角
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	一冊	四角
中國古代哲學史 胡適	三冊	一元
周易姚氏學……姚配中	三冊	九角
論語正義……劉寶楠	四冊	一元四角
孟子正義……焦循	八冊	二元五角
荀子集解……王先謙	四冊	一元一角
論衡……王充	四冊	一元一角
莊子集解……王先謙	二冊	六角
宋元學案……黃宗羲等	廿四冊	七元
近思錄集註……江永	二冊	六角
明儒學案……黃宗羲	十二冊	三元
顏氏學記……戴望	二冊	六角
戴東原集……戴震	二冊	六角
韓非子集解……王先慎	四冊	一元
唐律疏義……長孫無忌	四冊	一元三角
禮記集解……孫希旦	十四冊	三元五角
經傳釋詞……王引之	二冊	五角
爾雅義疏……郝懿行	五冊	一元四角
說文解字注……段玉裁	十八冊	八元
康熙字典(附考證)	十二冊	三元
馬氏文通……馬建忠	六冊	一元三角
算經十書……戴震	四冊	一元六角
本草綱目……李時珍	三十冊	八元
齊民要術……賈思勰	二冊	七角
農政全書……徐光啓	十冊	三元五角
金石索……馮雲鵬等	十二冊	八元
圖繪寶鑑……夏文彥	一冊	四角
藝舟雙楫……包世臣	二冊	四角
書法正傳……馮武	二冊	六角
古詩源……沈德潛	二冊	五角
詩毛氏傳疏……陳奐	八冊	二元五角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吳曾祺	二十冊	六元
唐詩別裁……沈德潛	四冊	一元三角
宋詩別裁……張景星	一冊	四角
元詩別裁……張景星	一冊	四角
明詩別裁……沈德潛等	二冊	七角
清詩別裁……沈德潛	四冊	二元
屈原賦注……戴震	一冊	三角
李太白集……李白	八冊	二元四角
杜少陵集詳註……仇兆鰲	十冊	三元五角
韓昌黎集……韓愈	八冊	二元
柳河東集……柳宗元	六冊	一元八角
王臨川集……王安石	十冊	二元五角
蘇東坡集……蘇軾	十八冊	五元
歐陽永叔集……歐陽修	十八冊	五元
唐五代詞選……成肇麐	一冊	三角
舊小說……吳曾祺	二十冊	五元
一百廿回的水滸……施耐庵	二十冊	六元
石頭記……曹霑	十六冊	三元
讀書雜志……王念孫	十六冊	四元
日知錄……顧炎武	十二冊	三元五角
水經注……酈道元	六冊	一元八角
徐霞客遊記(附丁文江編年譜)……徐宏祖	六冊	二元
歷代名人年譜……吳榮光	五冊	一元五角
歷代紀元編……李兆洛	三冊	八角
史通通釋……浦起龍	四冊	一元一角
通鑑紀事本末……袁樞	廿八冊	七元
春秋左傳詁……洪亮吉	五冊	一元七角
史記……司馬遷	二十冊	五元
尚書今古文注疏……孫星衍	四冊	一元二角

商務印書館出版

■贈閱萬有文庫單行本目錄

•…041…—21:10

未來世界大戰論(續第五號)

德國　魯賓斯坦　著

武思茂譯

第五章　大戰底經濟準備

一　未來大戰之軍隊給養底基礎

現代大戰底前線，將吞沒無數的砲彈與子彈，大砲與長鎗，炸彈，地雷，毒物，飛機，汽車，鐵絲網，數百萬公里電話線與電報線，堆聚如山的各種建設材料，鐵路，紡織品，罐頭食品以及各種製成的食物——綜而言之，全部普通日用品加無限量的特別軍用品。

據幾位軍事家統計，對中等數量的軍隊的最基本的給養物品底價格，每年約為五〇——六〇萬萬金元。

完全離開「破壞戰略」或「消耗戰略」(大半是極為煩瑣的)的爭論，而欲對現代戰爭產生一種以動員數為根據的。(Mobilizational)物品儲藏量，乃是絕對不可能的。此種物品底放量與保存，且須最為巨大的工具，則其數量之巨，可想而知。大部分軍用品及食品，在長期儲藏之下，是會腐壞的。乃一部分具着決斷意義的物品，在軍用機械變化迅速及發展劇烈的現代條件下，甚至在最短期的儲藏中，俱將「人道地」消耗了，俱將變為堆積如山的廢物。

甚至在食糧供給方面，現代的羣衆軍隊，依其儲藏量僅能供給數日的食用，自地方方面而亦僅能籌得很少的需要品，且僅能供給極有限的時間，因為現代的羣衆軍隊能於最短時期內吞盡全區底物產。

此種情形絕對明顯地表明了，現代軍隊底給養以及未來大戰底全部職務，祗有以不斷的大量生產及戰時的大量運輸為基礎。凡依預先準備妥切的物品儲藏量而進行戰爭者，均將於最短的期間慘遭失

敗。在上次大戰中，多年積存的物品，會於數月之內消耗淨盡。所有以前以物品儲藏量，軍隊人數底計算，武裝，消耗及補充底標準等等為根據的供給方法，立時煙消雲散。因為牠底基礎——關於戰爭期限及戰爭消費範圍的預測——已被拆毀了。在戰爭最初數月間，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便已陷入鎗砲及軍用品極端缺乏的事實中。砲彈底耗費超過了預算數十百倍。

全部給養方法，表現了充分的破產，且經打倒了。一切參戰的國家，均應改變此種方法，並應不但轉而注意軍事工作底加速，且亦整個地注意全部工業底加速。

未來大戰底廣大範疇，遠非一九一四——一八年大戰所能比擬。最為廣闊的物品儲藏，僅足以短期地庇護大量軍事生產底發展，因之此項大量軍事生產底準備，乃變為戰爭準備底基礎。

此種事實引出了許多重要的結果，例如具有強烈的『和平』工業的國家，在軍事上的意義與作用，特為偉大而猛烈。缺乏此種工業的國家如（波斯，羅馬尼亞，愛沙尼亞，萊多尼亞，及立陶宛等。）雖然有估去預算案大半的大量軍費支出，技術地培植軍事工業，並強烈地推行着軍國主義化的工作等等，然而在大戰中整個地依賴着軍用品底輸入，且因之在工業帝國主義巨頭底手中，是副工具而已。

此外，特殊軍用品底特徵及意義，也在激烈地變動着。純粹（或主要）軍用特殊生產品（爆炸物，毒物，砲彈，鎗砲，）尤其不能堆積儲藏，因為最易毀壞，而且人道的消耗亦最速。全部儲藏量，在大戰初期，僅占滄海之一粟。在軍事行動開始時，任何生產機關都要變為不充分的生產機關，則軍用品消耗量底發展之如良馬飛奔，由此可見。因為大量儲蓄無濟於事，故戰前此種機關對原料盡量積疊，亦不足供給任何適宜的應用。結果，我們將能看見所謂軍事底極度恐慌。工業國家底生產機關，在平時已是過度的生產機關，因之乃特別激烈地造成了現時一切資本主義工業底病症——生產剩餘。在戰時，此種生產機關祇能滿足很小部分的要求。

這並不是說在現代軍事準備期間，特殊的軍事工業毫無用處，不過此種工業在其作用上與意義上激烈地變動着罷了。軍隊底直接給養基礎，如兵工廠等等，都將變為偉大的機械實驗所與教練中心。

二　依戰爭需要而改造工業的準備

美國——在美國底軍事準備中，此種進展及此種新傾向異常明顯被瞭解了，而且異常完善地並廣泛地行諸實際了。這是不足驚奇的事。『殺人工業』是被生產力發展底一般水準決定着。於此，美國當然佔着現時資本主義世界底首席。因此，雖然美國底純粹軍事經驗不十分充實，常備軍相當的薄弱，但牠不僅在軍事準備底數量範疇上超越了一切，並且更決斷着軍事準備底最新的傾向，特徵，方法及形式。

此種情形，在上次大戰中已表現得異常明顯。姑勿論美國特殊軍

事工業底單薄及由缺乏經驗而造成的阻力，但是美國在許多最主要的軍器底生產中，已追及且超過了歐洲強盛國家。美國在一九一八年生產的機關鎗，爆炸物，幾種毒物等等，過於英法之和。美國在未參戰以前，以其大量的食品供給參戰國（主要的是協約國）且將由此得來的大量利潤底積纍，用於軍事生產底發展中。爲使此種工作集中化，政府乃以二萬家企業合組了專門的『工業準備委員會』。威爾遜在一九一六年關於『國防會議』底成立向國會報告：『現時在經濟的觀點上，商業生產機關與軍事生產機關之間底差別，是極爲細微的。』

美國在參戰以後，乃成爲協約國底給養基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協約國代表會議，討論德國軍隊猛攻所造成的恐慌，轉而向美國懇求資助，懇求於最短期間運來最大數量的爆炸物，砲彈，鎗械，煤油等等。倘若大戰延長至一九一九年，則美國之在一切軍器及軍用品方面亦均將超越了任何參戰國，乃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因大戰終結，曾引起美國軍事工業底迅速解散，腐壞了的軍用品底不標價的賤賣，以政府組設的工廠改組爲托辣斯的轉變。

並且差不多同時因了此種激烈的解散，及以全部戰爭經驗爲根據，以嶄新的方法，開始了詳密的，廣泛的，對新戰爭的工業準備。

美國前陸軍總長台維氏（Devis）底論文，對此方法估了明顯的表述。他斷然地說『我們底工業，乃是保衛國家的基礎』（此即對新戰爭的準備）『我們可自工業中求得戰時軍隊所由組成的兵士們工業中節省而來的實力，應當用於鬥爭底需要上。』他把『工業準備』斷定爲給養動員與兵力之間底適應。在此窄狹的見地之下，他認爲戰爭乃是給養底動員，因爲發展工業所需要的時間，多於現代兵士底準備時間。他提出了平時軍事企業底意義底細微（數量的）『美國兵兵工廠，祇能供給戰爭消費量底百分之一以下。爲了將大量標準化底生產品（汽車，縫衣機，打字機，無線電傳音機等等）變爲軍用物品，需要數月的準備與計劃。』陸軍部曾以極大的精力用於此種準備。台維氏曾引了許多實例，證明利用最『和平的』企業生產軍用品的可能。他說軍事工業計劃中包括着以七十萬基本物品造成的三萬五千種不用的生產品。國內每家工廠，都有經陸軍部批准的精密的軍事生產計劃（數量的及質量的。）復以專門的計劃，確定某種原料底缺乏之程度，並確定以他物代替的方法。約有五十餘經常專門委員會，在研究着工業準備中各種機械的及經濟的問題，並研究着『以平時普通工業絲毫不紊地過渡爲軍事工業的計劃』中底每個節目。全部此等工作，『與工業及其組織密切地連繫着，』因爲不如此則此計劃不能推行。一切知名的工業家，都是軍事機關底經常『顧問。』工業協會，機械團體，以及政府各部各機關，在此方面都起着偉大的作用。例如國家電燈公司，電氣機械工程師公會，製革廠家公會，土地部，標準局，及其他許多機關，都完成許多重要的工作。陸軍部爲解決一種問題——戰時燃料經濟問題，脫離外國原料問題，價格管理問題等等——會組織了由各

機關通力合作的工作細則。美國開礦及冶金工程學院與其他團體合力推行研究國家富源及基本軍用品出產地的偉大工作。美國機器工程師公會中有一個經常的組織，名爲『國防組。』

正如台維氏所說，『此種計劃乃是以事業的建議（Business proposals）爲基礎的，每個美國事業家都瞭解本身準備戰時大量生產（及大量利潤）底價值。任何人都不能說軍事不是按照推行事業的方法而推行着（Not in a business way）。』台維氏於一九二六年曾說過『計劃尚不會製成，但是吾人現時已可使供給四百萬人的給養機關，較一九一八年能夠特爲迅速，特爲省費並特爲妥善。七十五米立米突大砲彈大量生產底製造期限自二十三個月縮短爲十三個月防毒器生產底製造期限，縮短爲十三個月，在航空及其他部門，亦有同樣的情形。陸軍部對於能夠迅速地轉變爲軍事生產機關的，甚至單獨祇能製造很小而且很少的物品的無數的小作坊，都編製了詳細的一覽表。爲了裝製此等小作坊底生產品，例如在砲彈生產方面，乃組立了專門的裝製工廠。』

我們對於以和平工業轉變爲軍事工業的廣大的準備工作底細節目，不擬詳加敍述了。總之，近年以來，此種準備工作底進行，頗著成效。

軍需協會（Army Ordonance Association）乃是將軍事機關與大工業代表結合於一處的並在全國各處均有分會的有力的組織。我們在此祇須對此組織底有趣的作用，略予說明。此組織底任務，乃是協同政府廣大地並迅速地改造工業使爲戰爭服務。此組織研究與改造工業有關的一切問題，確定軍事機關與工業家之間底連繫。每年在開代表大會之時舉行偉大的野外演習，作爲軍事機械進展底示威與宣傳。此組織所刊行的雜誌，以歐洲空前未有的公開性，描寫着此種準備中機械的及經濟的詳情。

上文已說明了軍事工業資本家對戰爭的興趣，以下我們很願指出此雜誌關於武裝問題的討論。軍需協會比爾民洛人分會長，以普通的要義作其報告書底章首：『最好以武裝保障和平，——吾人應武裝及於齒唇，以期地球上任何勢力皆不能闖入我們底境域。』但是精神偉大的美國愛國志士們則更爲進步。他們說別的國家也同等地武裝起來了：『倘若我們對於戰爭準備妥切充分了，我們要想——倘若敵軍是準備反攻的，那末我們要不要在敵軍領域內攻擊敵軍。此種計劃，如世界各國均充分推行的我們底『國防法，』乃是對戰爭最偉大的障礙。這是人類天才的發現。牠較今日以前世界上所有的博愛主義的設施，特爲切近實際。』所以全體武裝起來，不分界限地武裝起來吧！和平底最佳保證，乃在於斯！此種可驚的美國偉大精神底來源，該著者充分公開地暴露出來，他寫着：『我們熱烈地擁護了陸軍部工業動員底綱領。將來一切保衞國家的命令，無疑地將由日在計劃其企業底擴張的，有指導作用的工業家執行。但目前此種命令還很少。』在工業發展中，何以不憂慮別的國家底武裝如一九一四——一七年頃一樣呢？』

其他各國——其他一切國家，全落在美國之後。我們對各國詳細情形，不擬贅述，我們祇須提出最顯著的數要點，加以說明。

一切此種進展（如我們在敍述軍器的一章中已經說過，）在現代德國軍事上，具着絕大的意義。姑勿論凡爾賽條約，常備軍薄弱，專門軍事工業底禁止及其他等等，然而此種進展，使德國能進行廣闊的軍事準備。煤，冶金，化學及其他工業部門底發展，稠密的鐵路網，以及偉大的科學研究機關，使德國帝國主義能夠進行準備，以生產機關用於軍事目的的預備工作。在戰爭開始時，在較進行着軍事準備的許多國家尤爲短促的時間內，德國能將各種生產發展爲強烈的軍事生產，因此德國仍是軍力最強的國家。

具有阿爾薩斯、勞倫底富源，恢復了前次大戰破壞了的區域，並擴大了生產機關的法國——強烈的工業國，也沿着同一路線前進。現時法國工業化底一切手段，都詳密地與軍事準備底任務連繫着，都以加強軍力爲主要目的。例如，被毀區底復興，首先適應着軍事需要而按照深思遠慮的計劃完成了。全國電氣化的工作，是以軍事計劃爲基礎的（對以水力補燃料缺乏的努力，離國境甚遠的電力中心底創造及其他等等。）冶金工業機器製造工業及航空工業生產機關底擴張，化學生產及鉛工業底發展，交通改造，道路建設，『國家燃料』底探求，素感缺乏的原料底積蓄，以此目的對殖民地的利用，代替物底準備以及其他等等，都是根據軍事計劃而推行的。對於軍事生產在大戰初期的發展時間底加速，進行着特爲廣闊的預備工作。平時的軍事工廠（政府的及私人的，）在此方面主要地祇是訓練中心，研究中心及『第一批』給養品底製造所而已。戰時軍隊給養底基本供給所，應爲總動員的全部平時工業。在此，全部企業，甚至僅有二十名工人的作坊，現時都進行着動員底準備。正與美國底情形一樣，強大企業將爲生產中心，收獲中心，而在此中心底周圍繞着許多受命製造零件或生產某種專門器械的小工廠與小作坊。在以工業動員總計劃指示了基本武裝生產底一般範圍，發展節度，原料，燃料及勞動力底供給而外，更製成了每個單獨企業底動員計劃。一切生產部門中每個企業，都得到具着最詳細的說明，機械分類及經濟指點的完全準確的動員綱領。他們現時已注意到關於需要的原料，燃料及勞動力的確實的報告，有時亦注意到素感缺乏的生產品及材料底購買。他們對工廠生產品，測量器器具，鋼，及鋼鐵工廠大量生產底發展中所需要的其他份子，並及化學工業底主要前題（實驗室，基本半生產品，高等化學家名錄等等，）都同等地特爲注意。正與美國一樣，一切此等方法底最主要的任務，乃是極度地縮短擴張期限。在一九一四年頃，由和平工業底基本企業變爲軍事工業，曾需時一年——一年半，所有上述的情形，使此種期限已縮短了一倍以上，但現時對此期限底縮短，仍致極大的努力。

三　軍事工業準備底一般傾向

其他國家對大戰的工業準備雖各有不同之處，然均有同樣的基本傾向。關於此點，吾人不擬詳加敍述，在此祗須對此種一般傾向中底幾個特點加以說明。現代工業對大戰底準備底一切特點，是以和平生產與軍事生產之間底界限底完全消失為基礎的。戰時『軍事』工業，包括了一切金屬工業，化學工業，煤油煤及無煙煤，機器製造，航空及汽車，纖維，橡皮及其他各種工業——事實上包括了一切生產部門。

且在軍事準備中，和平生產與軍事生產之交混，是十分密結的，二者之間底差別與界限，是可有可無而且十分不確實並有條件的。直接製造軍用品的工廠，要自其他企業中領得本身所需要的半生產品，零件等等。為戰爭效勞的各種生產與企業底複雜的『合作』系統，包括了全部工業部門。一切區別軍事生產與和平生產的嘗試，一切關於『調查』軍事工業及『解除武裝』的談判，都是空言妄動。正如英國莫爾根（Morgan）將軍所寫『解除強大工業國武裝的唯一的方法，乃是破壞此國底全部工業。』

『戰爭成為機械的並機器的了，每個強大的工業企業，卻是潛伏的兵工廠。……』且在協約國會否解除了德國底武裝一問題上，莫爾根這樣回答着：『我們破毀了德國的大砲約三萬五千尊，我們將德國數百萬步鎗變為廢物，我們炸毀了德國砲台及火藥工廠，我們中止了德國克魯普底軍事生產。但是我們所不能破壞者有三——德國人民，工業及科學。』

正如我們在美國及其他國家所見者，此種傾向底發展並不是表現專門軍事工業底撤消。此種傾向底發展，祗將其作用自軍需底基本基礎變為軍事工業準備中雖很重要但卻微小的部分罷了。

在戰爭以前，政府的兵工廠及私人的軍事工廠（當然受政府底津貼）主要的是研究新構造及新生產方法並製造鎗砲上特為重要的零件。牠們乃是培植機械人材的中心，因之乃成為準備工業總動員——戰時生產底大量擴張——的基礎。牠們底作用在此關係上等於現代常備軍底作用，乃是戰時大量軍隊擴張中底基本幹部。關於此點，正如前不列顛軍隊總司令部參謀處長莫利斯將軍（Gen Morris）所說：凡政府對工業動員所予的注意身正與對軍隊動員所予的注意力相等者，則此政府將大佔優勢。』

去年美國採行了特殊方法所謂『軍用品試造』，由陸軍部在『教育的』目的中組立許多企業，以證實生產機關及生產家底相當的準備。法國政府對於凡有外國製造軍用品的私人企業，加力獎勵（借款，信託保證等等。）此種企業，除供給未來的同盟國武裝外，無異機械人才培植所，更無異生產機關檢定所。日本在大坂京都及神戶等處試驗工業動員的工作，已推行了兩年。在試驗期中，陸軍部及海軍部均編定了軍用品試驗定造量，着生產機關於一定的規定時間內製造完成。同時各生產機關，均應對空中攻擊有所防備，一般地與戰時工作無異。其他各國均有同樣的試驗。

現代軍事生產，乃是特別大量的生產，——差不多現代軍事生產底全部機械特徵，首先卽由此種事實決定了。以此爲基礎而造成了許多結果，這些結果在全部現代合理化時期中是很顯著的，且在軍事生產中特別明顯而充分地表現了一切工業底長足進展底大部分。

這些結果之一，便是標準化 (Standarlization)。沒有標準化，則一切複雜的並精細的一切物品底大量生產，想也不要去想。軍事生產最初曾爲造成標準化的工兵。在汽車工業及電氣工業完成底很久以前，標準化便在長鎗生產及子彈生產中實施了。現時爲戰爭服務的自砲台大砲以至被服食糧等物的一切生產，全落在極度發展的標準化與原則化 (Normalization) 底懷抱中了，沒有標準化，則大量的軍隊供給，將不能實現。

因此，標準底探求與研究，圖案，模型，管理法及測量器等等底準備，在迅速的生產動員方面具着很大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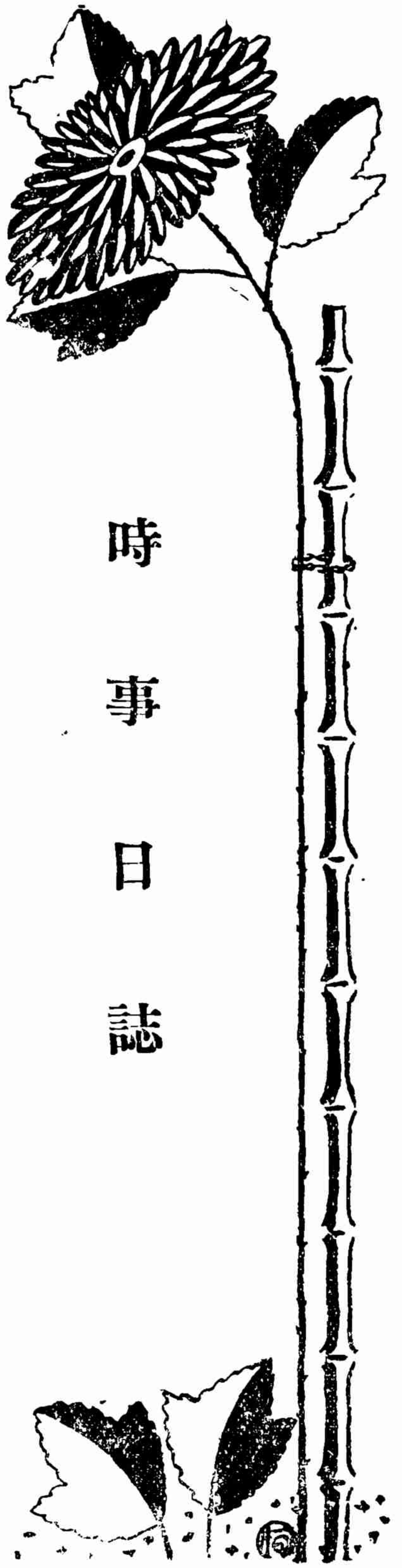
與軍事工業所必要的標準化相連繫着，爲採用着普通生產空前未有的標準制的偉大的生產準確性。此種準確性實現了零件底互替，當長鎗機關鎗，大砲坦克，飛機等等武器底某一機件損壞時，可立時以時先預備的任何機件迅速代替之。美國汽車工業中底全部此等特點（所謂福特主義底特點）軍事工業都大大地超過了。

除過大量生產與生產品及其零件底標準化而外，軍事生產底最顯著的特點，乃是我們已經說過的異常的活動性，不休止的機械進展。現代軍器以空前的速度『奮發』着。最新的發明，在今天乃是機械底最後記錄，且不能有更進一步的完成了，但到明天立卽變爲陳舊的軍事工業不僅以激烈的速率應付軍事機關底希求，不僅時常準備着改造，準備着轉入新的軌道，且亦更進而超越了此等希求。軍事工業不僅實現一切機械發展底先進的傾向，不僅充滿着並擴張着一切發明與發現，且更進而開闢着新的道路。

一眼看去便能見到（而在實際上確係如此）在軍事工業底活動性與大量生產底標準化之間，發生着深刻的矛盾。但是此種矛盾，一方面被科學研究工作及實驗室等等底廣闊的發展所克服，他方面被對迅速改造的特殊準備，生產機關底柔輭性所克服。

我們對軍事生產底其他特點，不擬詳述了。所謂其他特點，乃是生產底加速與極度機器化。此種極度機器化，引起了勞動力底解放，並引起了運用筋肉勞動製造大量生產品底不可能。生產加速與生產機器化底必要的前題，乃是極度的勞動分類化 (Specialization) 勞動過程底細密的分類，熟練工人尤其是女工底廣爲招用，嚴格的（多半也機械化了的）生產管理。

在一切軍事企業中都將流行着不斷的急流，空前的工作節度及狂烈的緊張。所有這些，不過是在近年來生產合理化（尤其是美國與德國）中表現得異常明顯的那些傾向底繼續發展與加速發展而已。



時事日誌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

十月十三日

◉韓劉雙方表示服從中央命令，按照前方實行停戰。

◉外部公布中英文李頓報告書全文。

◉日永田少將挾軍部重要訓令赴瀋，關於對付我義軍者，主張以收買與武力併用。

◉德總理巴本演說政治方針，對外要求軍備平等，對內建立强有力之政府。

◉法總理赫禮歐抵倫敦訪英首相麥唐納，商軍縮問題。

◉英政府發表在太華英帝國經濟會議記錄節要。

同　十四日

◉劉湘等發表宣言，主張弭戰救國。

◉羅文幹飛漢謁蔣，徵詢對調查團報告書意見。

◉牛蘭夫婦判處無期徒刑後，上訴期滿，移押南京第一模範監獄執行。

◉駐法新公使顧維鈞晉謁法總統，呈遞國書。

◉英法意德四國會議，英法兩總揆商議移日內瓦舉行。

◉愛爾蘭自由邦行政首領凡勒拉抵倫敦，與英政府重開談判。

同　十五日

◉川將領擬具解決川事計劃，團結各部，召開善後會議。

◉立法院二零六次例會，通過農行兌換券發行稅法。

◉閩省政府明令免省主旅副旅長何顯祖本兼各職。

◉施肇基李錦綸等電國際問題研究會，請弭政爭。

◉共產黨托洛斯基派首領陳獨秀等在滬被捕。

◉土耳其代替南斯拉夫加入國聯十九國特委會。

◉四國會議地點法主在國聯範圍內行之，德認為有意侮辱。

同　十六日

◉中國派往國聯行政院代表由顧維鈞繼，顏專任大會首席代表。

◉羅文幹由漢返京，謂不便宣布與蔣委員長晤談結果。

◉熊希齡等建議移黨費助義軍。

◉英愛談判決裂，因係地款問題，英主永久，愛主臨時。

同　十七日

◉劉湘集中兵力於榮昌一帶，準備武裝調停川戰。

◉外委會討論對李頓報告書意見。

◉實業部長陳公博在中央紀念週報告四年實業計劃。

◉國聯我國代表顏顧郭電外部，請政府制止內戰。

◉上海市臨時市參議會成立，即開第一次談話會。

◉法參議員開始改選，著名政治家普恩賚獲初選勝利。

◉國聯大會第十三屆會議閉幕。

同　十八日

◉蔣擬具魯事解決辦法，經何報告行政院會議後，即由行政院分電韓劉兩方，切實遵行。

◉行政院決議派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為國聯特別大會代表，顏任首席代表。
◉宋子文返京，談汪決出國養病，行政院職務由宋負責。
◉北平商會函滬全國商會聯合會，請禁絕洋米。
◉日社會大衆黨大阪分部領袖田萬清臣，提倡組織突擊隊，目的在保護示威遊行與平民黨本身之自衛。
◉英首相在下院演說，對世界經濟會議有詳細說明。
◉赫禮歐赴西班牙，法政府中人對於此行，異常重視。
◉英下院辯論哇太華協定書，工黨及自由黨責政府輕視國際友誼，財相張伯倫謂已樹立帝國合作基礎。

同 十九日

◉川將領駐京代表發表共同談話，決貫澈改進川局主張。
◉外委會討論對李頓報告書意見，決定四項原則。
◉黃河上游，水勢暴漲，冀省境內南小堤一帶衝陷。
◉刺死張宗昌之兇手鄭繼成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何應欽電令韓劉撤退原防，規定辦法四項。
◉英外相照會蘇聯，決於六個月後廢止英俄商約。
◉法婁狄歐派進行倒閣運動。
◉英下院對哇太華會議各協定，決在本屆國會一併討論。

同 二十日

◉劉文輝令順慶駐軍退出，暫表示讓步。
◉劉珍年表示接受中央命令，所部暫駐掖萊等五縣聽候中央解決。
◉陳獨秀彭述之等押送到京，解軍政部軍法司拘押。
◉漢總部頒布農村金融救濟辦法五種。
◉汪精衛出醫院，發表告別書，述個人對調查團報告書意見。
◉馮占海部在興龍山擊退偽警衛軍，進攻長春。
◉蘇聯對英取消英俄商約甚以為異，但不願批評。
◉英商務大臣倫亞曼在下院報告輸入中日軍器數量。
◉英下院以四五一票對八四票通過哇太華協定書案。
◉四國軍縮預備會計劃失敗，英政府考慮補救辦法。

同 二十一日

◉韓復榘電林森蔣張辭魯省政府主席。
◉川各將領聯名電京，請免劉文輝職，交付懲戒。
◉巴西公使姚洛索到京謁外部部長，商談中巴商約。
◉交部以國內有線電報遠近價格一律，殊欠公允，擬訂廉價電報規則，業經部務會議通過。
◉行政院各部會長集滬，與汪院長話別。
◉日國聯代表松岡洋右攜外相訓令，啓程赴日內瓦。
◉美國接受軍縮會「軍備休戰」延期四個月提案。

同 二十二日

◉立法院通過行政訴訟法案。
◉粵飛機騰空試驗無線電，洩火焚毀，機師二人斃命。
◉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派測量隊赴巫峽測驗水力。
◉汪精衛及家屬祕書等七人離滬赴歐。
◉滬擁護國聯盟約會通過實施經濟封鎖方案。
◉松岡由日出發前，在日比野公園演說赴日內瓦使命。
◉美總統胡佛赴第特羅演說，中途被共產黨包圍。
◉羅內閣改組，新總理馬紐宣布革新內政計劃。
◉巴本聲明德政府無恢復帝制意。

同 二十三日

◉中央決慰留韓復榘，同時並請遵照命令停止進攻。
◉日軍連日砲轟義縣，義勇軍向七里河子引退。
◉國府林主席由閩到滬。
◉西康喇嘛電請制止川戰，移兵禦敵。
◉蔡元培楊杏佛柳亞子林語堂等致電中央，營救陳獨秀。
◉意相墨索里尼在都林城發表重要演說。
◉玻巴戰事激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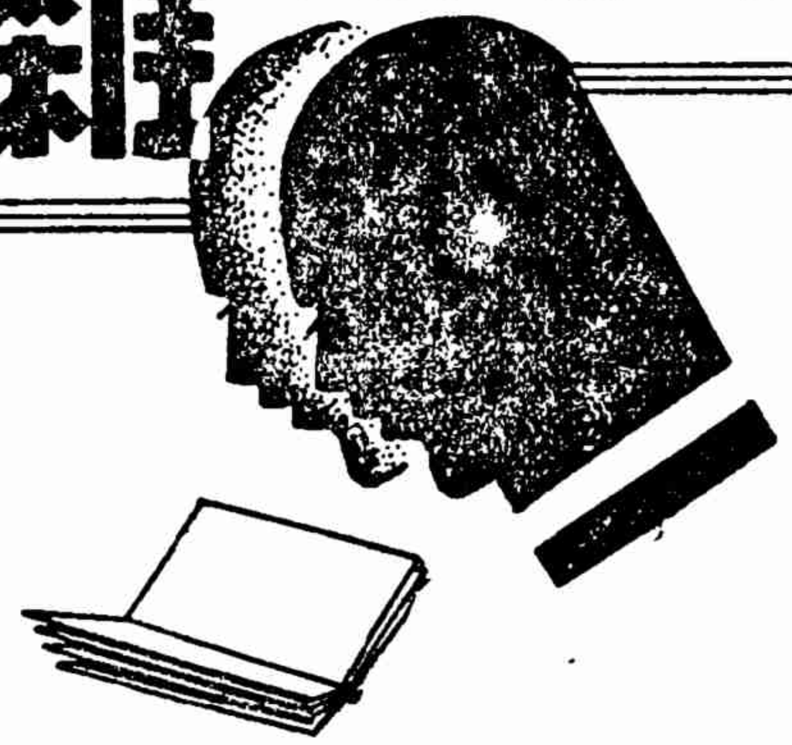
同 二十四日

◉魯省府全體委員對中央劃定劉軍五縣防地，表示異議，電請重定對劉辦法。
◉劉文輝部撤退後，川戰中心移遂甯以西，永川已發生主力戰。
◉蔣電京，謂陳獨秀等係危害民國，應交法院審判。
◉浙杭江路向中英庚款董事會借款合同簽字。
◉蘇清查田賦，江都發生流血慘劇，省令暫定清查工作。
◉日對俄締不侵犯條約，贊否兩派各執一詞。
◉美代表台維斯晤英相麥唐納，交換軍縮意見。
◉英對李頓報告書第十章建議一項，表示暫守緘默。
◉四強會議因德反對在日內瓦舉行，倘未議定地點，英外相在下院宣言不願聽令擱置。

同 二十五日

◉遼東義軍唐聚伍部與日軍激戰，較去歲龍江之役尤烈。
◉李杜丁超通電各界，對報告書提出不合法者四點。
◉中央對魯事交張學良就近全權處理。
◉劉文輝軍連戰皆北，田頌堯限令劉部退出成都。
◉國府政會討論三中全會問題，決議分組草擬提案。
◉贛剿共軍李蘊珩師收復餘干。
◉武陸電荒木對日俄訂約問題，提議須附條件。
◉英失業者集合倫敦，市議會戒備甚嚴，恐街人暴動。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雜誌



本館發行之十大雜誌，曾因國難而停刊。茲本繼續爲文化奮鬥之精神，特將 東方雜誌，英語週刊，兒童世界及兒童畫報 四種，先行恢復。在內容及形式兩方面，均較前益加精進，實爲業餘課外之良好讀物。另印 雜誌價目單，承索即贈。

東方雜誌

自出版迄今，垂三十年，爲國內歷史最久刊物。舉凡社會經濟之進展，內外政治之潮流，與夫時事之變遷，學術之探討等，靡不有翔實之記載，精審之批評，爲留心世界大勢者所必讀，不僅供智識界之瀏覽已也。最近更增闢「文藝」「教育」「婦女與家庭」各專欄，在內容方面，益加擴展。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每冊一角五分　郵費二分

預定全年三元六角　半年一元九角　連郵費

英語週刊

出版歷十六年之久。內容分「論著」「翻譯」「文法」「字義」「故事」「短劇」「公民」「尺牘」「新聞」「學生投稿」「徵文」等。特約海內英文名家擔任撰述，取材以適合現代英語學者之需，文字淺顯，間有艱深文字，皆附中文譯註。爲自修之導師，初學之津梁。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冊五分　郵費半分

預定全年二元五角　半年一元三角　連郵費

兒童世界

亦有十年以上之歷史。專載有益身心之兒童讀物。每期除原有之故事，童話，小說，劇本，詩歌，工藝，世界珍聞等欄外，並新闢「談話」「健康」「兒童新聞」「各地兒童通信」等欄。最適於初高級小學生閱讀。

全年二十四冊　零售每冊一角　郵費一分

預定全年二元四角　半年一元二角半　連郵費

兒童畫報

已出版十餘年，復刊後大加革新，一律用彩色精印。內容注意 時令，修養，常識及兒童可以手做的材料，同時並顧到兒童的興趣。文字淺明，圖畫優美，爲小學低年級生良好的課外讀物。

全年二十冊　零售每冊八分　郵費半分

預定全年一元六角　半年八角五分　連郵費

*El — 21:9

教育欄

編者　趙廷爲

學潮與出路

天行

中國教育現狀，更其是中國大學教育之需要急切的整飭，幾乎是衆口同辭。誠如最近行政院通令所說：

「十餘年來，教育紀律愈見凌替，學校風潮日有所聞。學生對於校長，則自由選舉如會議之推舉主席。對於教授，則任意黜陟，如宿舍之雇用庖丁。甚至散傳單以謾罵，聚羣衆以毆辱。每有要求，動輒罷課以相挾持，及至年終，且常罷考以作結束。絃歌停歇，黌舍騷然。」

這所舉的自然都是事實而不是虛構；如果不用這抽象的文調，而加以渲染的描寫，其中的醜態與悲劇眞使你哭笑不得，然而爲什麽這「十餘年來學校風潮日有所聞」呢？換言之，這學潮的主因是什麽呢？關於這問題，行政院的最近通令以爲：

「推源學潮發生之因，固有多種關係。迭年以來，政府方面，因種種窒礙，致學款常有延稽。各級教育機關，對於辦學人員及教師之選擇，亦每欠審愼。以致身爲教師，而操縱學生，播弄風潮之事數見不鮮。」

據通令的意見，以爲因教育經費的拖欠而引起教職員選擇的失當，因教職員選擇的失當而引起教師操縱學生播弄風潮的怪劇。自然，這有相當的理由，而且是顯著的表面的理由。但是，我們試追問一下，爲什麽教師必定要操縱學生？而學生爲什麽會受操縱？這其間的關鍵是什麽呢？教育經費的拖欠，教師可以採請假，逃課，罷教等等消極的方法，以表示對於政府的報復，何以不憚煩的取操縱學生之積極的手腕呢？大學

學生不是知識懵懂的小孩。所謂「歷年之學潮，其最受犧牲者厥爲學生；輕則曠誤學業辜負光陰重則釀成慘案喪失生命」這現象他們不是不瞭然的，然而少數的學生爲什麼肯冒這犧牲的危險而受播弄學潮的教師所操縱呢？這師生間的關鍵，我以爲只是單純的所謂「出路」問題。詳言之就是教師與學生受環境的驅逼，借學潮以尋求其物質生活的出路。

中國自從秦、漢以來的社會，爲代表地主階級的士大夫所支配，是無疑的事實。但自從西洋文化侵入以後，中國社會起了激變，由宗教學術而物質科學而政治制度而經濟組織，一步步地深入而擴大。到了近十餘年來，舊的社會組織在整個的崩潰，新的社會組織在逐漸的孕育。現在，地主階級是命定的要沒落了，代表地主階級的士大夫也無疑的要隨着而沒落。在這沒落的途境中，這由士大夫化身的教師與學生，爲逃避悲慘的運命顧不得身分的丟醜，只得橫衝直撞的尋求其個人物質生活的出路。

在從前，士大夫是自有其康莊大道的。他們屈於一人（君主）之下，臨於萬民（農工）之上，只要你稍微有點聰明材幹，前程是不用多事憂慮的。由秀才而進士，由進士而官僚，這是多便當的事。即不幸不得意於仕途，把酒吟詩，在本鄉作一位豪紳，以維持他的低度的物質生活，仍不失其山林文學家的風度。現在怎樣呢？十數年前，中學畢業生沒有出路；五六年前，大學學士也沒有出路；近一二年來，連吃了麵包回來的外國留學博士碩士也幾乎沒有出路了。情形嚴重到這樣田地，眼前很明顯的爲士大夫轉變的智識分子擺着三條路：不怕丟醜的，賣身投靠，趁着官僚政治還沒有消滅的時候，嘗一嘗官僚的滋味。宅心清淡點的，或者無法可想的，暫時以學校的教師作容身的場所。稍有耐力或文才的，出賣腦力，以著作家或編輯的職業受出版企業家的驅遣或雇用。現代的教育資本主義的學校制度，只是中國士大夫階級死亡的墳墓，這歷史的悲劇又豈是前清同、光間提倡新式學校的士大夫們所及料呢！

智識階級被上述的三條狹路所拘束，於是橫衝直撞發生許多怪劇，而學校風潮正是這許多怪劇之一。大概教師操縱學生以播弄風潮含有兩種作用，而目的則一。一種呢，想利用學校的羣衆作爲政治的賣身，而謀個人官僚地位的獲得。著作編輯生活過於辛苦，教師生活過於清淡，在官僚政治沒有消滅的現在，自以官僚生活爲比較舒適。然而官僚的勢力有背景，數目有限制，不是一般普通的教師所能進身。於是那些不安於位的教師們，利用現在黨派糾紛的機會利用羣衆運動的權威，向政客或軍閥們作討價還價的政治賣買，而以掀引學潮作賣買開始的手腕。水滸傳上林沖落草的時候，梁山泊的好漢們要他先殺一個人頭來獻作爲入夥的儀式，稱爲「投名狀」。現在政客式的教師們的播弄學潮正是他們向政客或軍閥所獻的「投名狀」呢！如果我們不是健忘的話，現在教育界的許多鬧人不是借着學潮的「投名狀」然後致身顯要嗎？

一種呢，牠沒有這樣的規模，也沒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他們，那些主持學潮的教師們，不是想由教師躍入官僚，而只是想由自己援引友好。他或者覺得自己的勢力太孤單了，或者覺得自己的同學同鄉還沒有相當的出路，於是假借學潮以重新分配地盤。這好像帝國主義者分配殖民地一樣，到了互相衝突無法解決的時候，只得訴於戰爭。戰爭是帝國主義者尋求出路之必要的手段，學潮也是某種教師們尋求出路之可能的辦法。大概的說，這種學潮多屬於中等學校，而前一種的學潮多屬於大學專門學校。

一部分的教師們之播弄學潮，如上文所述，自有牠的背景；那些學生們怎樣呢？同樣的，依然是一個「出路」問題。十多年前，社會經濟沒有現在這樣的緊張，大中學多數學生所出身的中產階級還沒有明顯的崩潰現象，國家所主辦的公費學校也還不少；就是畢業後的出路問題也沒有像現在這樣的萬分困難。近年來卻大大不然。培植一位中學生，家庭每年要負擔二三百元；培植一位大學生，家庭每年要負擔五六百元。學生本身的消費激增了，然而學生家庭的生產力卻正成反比例而日趨破壞。幾個大都市裏的金融資本家與有錢有勢的官僚的子弟，他們是不成問題的，他們單計劃出洋留學，準備回國活動。中產階級出身而留在國內大學專門學校裏的學生，老實說，現在都深切的感到，學術的引力遠不及經濟的威脅，圖書館實驗室的情趣，遠不及校門外實際社會生活的誘惑。於是大部分忠厚點的學生陷於苦悶徬徨的境地；而少數不安分的學生，為解決將來的出路問題，只得不惜冒險，與教師勾結，以掀起風潮。因為教師如果可以由學潮而躍入仕途，則為報功酬庸起見，他們這些嘍囉也自有分嘗一杯羹的可能。加以事實告訴他們，從前鬧風潮的學生，現在都逐漸飛黃騰達。「殷鑒不遠，」誰願意作老實的用功的學生呢？近年以來，「學生保鏢，」「學生打手；」「學生密探」「特別免費」等等怪名詞的出現，這不是表示師生間的特殊的醜惡的經濟關係嗎？這不是表示學生出路問題之畸形的發展嗎？

學潮，教師操縱學生的學潮，是中國病態社會所特有的悲劇。牠自有牠的社會的歷史的因素，「分別懲戒，」「斷然開除，」「嚴厲制止」或者可以收效於一時，而決不是治本的辦法。因為這是一個嚴重的出路問題，整個社會不上軌道，這學潮或者會變取別的方式而有橫決的一天！

中國教育之歷史研究的重要

陳東原

許多問題待歷史研究而解決

歷史的研究，本是科學研究方法之一。世界上有許多問題，原必須待歷史的研究而後才能解決。例如人類的始祖究竟是什麼？世界的進化究竟靠什麼力量？人羣組織究竟怎樣才適合今日世界？這些大問題，都必須從歷史研究出本源，而後才能下一個斷案。還有些事情，例如外國流行徵兵制度，中國卻是募兵。（註一）中國人朋友見面作揖，西洋人朋友見面脫帽。（註二）我們寫文章，題目總低下兩格，題目下注上自己名字。（註三）這些小事，你若不懂得它們的歷史，那只得一輩子盲從的做。所以歷史研究，也是一種興趣，一種娛樂。而最大的功用，在能幫助我們明白我們自己和同胞以及人類的問題同希望。明白了歷史，不僅記憶力擴大了，可以使我們對現狀更加明瞭；尤其是當我們完全知道了過去之後，可使我們有計劃今後行動的根據。醫生診病，必探病源，否則是不能開藥方的。所以當某一事件或制度已經成爲問題發生病態的時候，歷史的研究是尤其切要。

講到中國教育，現在到處都是懷疑與不滿的歎聲。前幾年所懷疑的，還只是學生的消費問題，畢業後的出路問題；漸漸便懷疑到訓育問題，課程問題；最至近更懷疑到制度問題；甚有人懷疑到教育應當要不應當要——學校的存廢問題了。如謂「學校多一畢業之學生，社會即增一失業之分子，家庭即少一有用之子弟！」（註四）政府尚不自諱此種缺點，而公開於國民之前；則教育破產，尚何待論。教育問題之亟待解決，更是顯然確切的事。

中國的教育問題究竟怎樣來謀解決？有些人從各國教育比較的研究來謀解決，有些人從國內教育和民生之調查統計來謀解決，這雖然都很需要，然而尤要有歷史的研究。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拯救羅馬自然也不是一天的力量。要想使長江不再淤塞，在淤塞的那一處疏濬

是不行的。中國教育的問題，也決不是簡單的制度問題，方法問題。我們思想習慣的變遷，是決不能像環境那樣變遷之快的。人類常常不免用舊眼光來觀察新問題，或是用舊理論來解決新問題，所以無論什麼好的制度方法，一到中國，便不好了。舊皮袋總裝不著新酒。我們要想好的制度。好的方法在中國產生起來，第一步我們得孜細檢查我們的眼光，我們瞭解理論的方法，我們一切的習性。其次得檢查我們這一塊教育園地，土質究竟如何，是否可以避免「橘過淮而化枳」的毛病。所以中國教育之歷史研究，對於教育問題之解決，尤其重要。

中國教育究從何處來

有一個問題是教育問題中，所應最先解決的，就是所謂教育的理想。美國波特教授向他同胞說：『我們是一個少年的國家，沒有幾千年的舊文化的涵育。我們幾代以前，大家都是移民，民族的遺傳，比起他國來是貧乏的。我們沒有英國人「白色人的負擔」的觀念，沒有德國人「國家文化」的信仰，沒有日本人的「大和魂。」對於這幾個國家，我們儘不必完全贊許，但他們有精神感動的泉源，使生命得着一種尊嚴和神聖，是無可否認的。拉丁語裏說「我是一個羅馬人。」這句短語，代表着全部人生觀。羅馬人說着這話，覺着自己有一個中心理想，終身擁護，決不會見異而遷的。我們美國人的貢獻是什麼呢？做一個美國人，有什麼意義呢？』（註五）這種問話，中國人眞應該自己問問呢！十幾年前孟祿博士來華參觀，臨去時諄諄囑告我們要注意共同理想。換句話說，就是要我們趕快把「中國教育究竟幹什麼」這個問題先弄明白。這問題，你莫以為簡單，你若把這個問題去問辦教育的人，一百人就定有九十九答不出來；剩下那一人能否答出，還是疑問。老實說，現在中國教育就不幹什麼。說不出什麼目的，說不出什麼理想。

不過教育理想之於教育，就同人生觀之於人一樣。有許多人說不出自己有什麼人生觀，然而他天天生着，卻不能沒有人生觀。父祖的遺傳，社會的習俗，經驗的教訓，環境的刺激，都可造成他那一種自己也莫明其妙的人生觀；教育也是這樣。林玉堂先生說得好：『把一個正經長大的青年送進學堂裏頭去十幾年，使他完全與外邊社會隔開，與天然的人羣生活分離。既沒有師長的切磋，又沒有父兄的訓導，只瞎着眼早念書，午念書，晚上又念書，是使青年不懂人羣生活的絕頂妙法。結果是滿肚子的什麼主義，什麼派哲學，而做事的閱歷經驗等於零，知道恩斯坦的相對論，而不知道母雞不要公雞是否可以生雞子兒。有人說德國的大學教育教人學問，法國的大學教育教人審美，英國的大學教育教人人格，美國的大學教育教他們老祖母們吸雞子兒。我很懷疑中國的大學教育教人連雞子兒都不知道怎麼吸法。』（註六）中國教育之說不出理想，不知是幹什麼，這話算已說盡。但它雖不知幹什麼，它卻不能不幹什麼。只看那行政當局，雖明知教育缺點，卻不敢提徹底改革或壓根不辦的方案；辦教育的人雖明知教育的效率甚微，卻依然得天天說

教育的重要；社會雖然對教育不滿，做父兄的仍急於遣子弟去進學校：——這些是受了什麼力量所支配？給什麼理想所驅使？故我以爲像林先生所說，「瞎着眼早念書午念書，晚上又念書，」怕正就是中國教育的理想。子弟進了學校，能夠「瞎着眼早念書午念書晚上又念書」的，沒有那一位父兄能不承認這是佳子弟，學生在學校能夠「早念書，午念書，晚上又念書」的，學校教師能有不說這是好學生的麽？這種理想究竟從何而來？好是不好？這不能不問問中國教育的歷史。(註七)

總之，我們既沒有明確的理想，於是因襲的理想是理想，撞入的理想是理想，突起的理想是理想。就如同一個沒有主張的人，完全以別人的主張爲主張，於是朝亦一主張，暮亦一主張，反而主張特多，莫明其糊塗。中國教育，現正是莫明其糊塗的教育。十字街頭，不知應走向何處。然而你要曉得走向何處去麽？且先看看是走從何處來的！

教育價值亟待重新估定

關於實際方面，更有很多問題，須待歷史研究而解決。例如：

一、中國教育究竟是實利的呢，文雅的呢？自從清末倡導新教育以來，中國教育似乎即以實利爲標榜。所以教育普及的原則，直至現在也無人敢反對。但教育本身如果還是文雅主義的，如果還是裝飾品的，那若普及開去，便有極大危險。即如今日教育，雖普及的程度相差還有一萬八千里，(註八)而其表現，業已焦頭爛額。所謂「雙料少爺，」所謂「製造流痞。」兒童一入小學，教師便教其讀書升學。小學而中學，中學而大學，讀書似乎就是職業，談不到其他的實用。這種教育與個人生活有何關係？社會國家有何關係？偏偏還努力提倡，這豈不是矛盾？

老實說，兩千年來中國教育就不與生活發生關係的。孔子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分科，尙不離開行動。但與他當時的法家墨家相比，實利精神業已相差很遠。到了漢代尊經，以「箋註經傳」爲教育旨歸，教育與生活便很少發生關係了。漢代以後，愈去愈遠。像宋代趙普能「以半部論語治天下，」那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爲自科舉制度產生，教育便不過是求功名富貴的敲門磚。進學中舉之後，括帖墨義，自然更置之高閣。這種教育，於生活有什麼用處？要想重新估定他的價值，必須澈底明白了他的歷史。若一味盲然地躲避，那是躲避不了的；破碎的靈魂，會不時在夢中將我們喚醒。我們只有明明白白結一結老賬，是從新整頓的第一步。

二、中國教育究竟是平民的呢，貴族的呢？清末與學，目的在講求時務，切實救國。自然是「大小功臣，自王公以至士庶，」都在各宜努力之列。士庶雖視同王公，然而一有成材，便可仕宦，依然還是貴族階級的教育。這在中國，已有二千五百餘年的歷史。孔子要想把沒有土地財產的士庶，化與封建時代有土地的統治者貴族階級相比並，所以懸着「君子」爲模範的人格，教育的目標。而「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的教義，便傳下了。二千五百年來，客觀的經濟條件雖然無限

變化。貴族教育的目標，雖然迭經動搖，卻始終未曾變換。貴族階級的教育，在怎樣的環境中產生，在怎樣的環境中發生動搖，如何又維持到現在，這都賴歷史的研究，才得明瞭。而今後環境中應有怎樣的教育，正是亟待解決的。

三、受教育者究竟應有出路呢，無出路呢？出路問題，在今日很是嚴重。固然經濟基礎之低落，生產中事業之貧乏，是大家沒有出路的主要原因，然而教育本身只能造就官吏的候補者，卻是一個重大毛病。只要稍一檢閱過去歷史，便知每值亂世，都有此種現象。南北朝是中國很紊亂的時代，當時「官少才多」頗以為患。梁代沈約曾論之於前；後魏則十八共一官，均無官可授，因定「停年格」之制。「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敍；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即有工作的人，到了相當時期，便停下來讓那失業的人。第一位失業者做了相當時期，再讓第二位。一位一位的做，周而復始。唐代末葉，內外官凡一萬八千零八十五員，而有入官資格等候做官的，自諸館學生以下，幾十二萬餘員，八九人爭一官，遂致有出身二十年尚無官可做的。（註九）這種現象，怎能完全歸罪政治？教育本身自有很大責任。教育只造就做官，先將其出路弄窄，難怪其沒有出路了。今後中國教育究應採何種政策，請先看過去的教育政策是怎樣失敗的。

上所論列，不過是幾個較大的問題，此外則課程問題，訓育問題，教法問題，道德問題，以及士大夫階級何以這樣因循散漫怠惰悠忽的問題，都有作一番歷史的研究以作今後改進之根據的必要。總之中國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過去種種，已積為我們今日之潛在的或表面的意識，都變成了我們的思想習性與觀念。三十餘年前新教育的誕生，完全是驟然的外表的盲目的改革，所謂沙灘上的寶塔，完全是沒有基礎的。難怪到了現在，發生根本動搖的危險。現在且平心靜氣作一種學理的追尋，從歷史的研究來認清中國教育之本來面目，以定將來的趨向，豈不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工作？現在若再不趕快結一結舊賬，將來更不知要混亂到何時。

我對於歷史研究的態度

歷史範圍，原極廣泛。個人有個人的歷史，一家有一家的歷史，國族有國族的歷史，各種學術制度有各種學術制度的歷史；甚至於朝菌蟪蛄，只要有剎那以上時間性的東西，莫不有它的歷史。最簡單的歷史作用就是記憶。我若不記得我是在寫一篇已經定了題目的文章，而只突然覺得有一張白紙放在眼前，我一定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看雜誌的人如果沒有定購雜誌的記憶，只當雜誌寄到時，突然覺得收到這一捲書樣的東西，一定不知是幹什麼的，記憶對於個人尚如此重要。從前隋代有一個記憶薄弱的人，名叫劉臻。他心性恍惚，善於遺忘。做了儀同的官，人便稱他為劉儀同。他的好友劉訥，也任儀同。他住在城南，劉訥住在城東。有一天他去拜訪劉訥，問他的僕人道：「你認得劉儀同的家麼？」僕

人以為他要回家便說「認得，」引路前行。及至到了，劉臻還不知是自己的家，高聲問道「劉儀同在家嗎？」他的兒子，應聲而出。他很驚訝道：「怎麼你也來了呢？」兒子說「父親，這就是你老人家的家啊！」他這才睜眼四看，明白過來。（註十）一個沒有記憶的人，便要連自己的家，也認不得。何況一個國族的教育事業，我們能不「數典忘祖」，將他的歷史敍述明白麼？

中國學術，在目前這樣尚未採取關稅保護政策，而容許外國學問大量輸入之時，抵不住海浪狂飆的洶湧，只好到處退避。這時是學術界一個紊亂時代。雖然介紹繙譯時期，現在也不過開始，今後尚須若干年，不得而知。（註十一）但我們要想學術思想紊亂的時期縮短，唯有一面從事西洋學術之介紹，一面努力舊有學術之整理。歷史研究就是一種整理工作。不僅中國教育，這時亟應整理，其他學術如：經濟、政治、工業、商業、營造工程、文學、美術、醫學、算學……各種學科，都有趕速整理之必要。使中國學術本身能夠站住脚跟，然後便好吸收外來學問而做同化工作。否則像目前狀況，是外國學術壓倒中國學術，而不是中國學術吸收外國學術，是學術界最晦塞鬱悶的時期了。這雖也是文化溝通之必經階段，然在這時代生存的人，該如何苦悶而羞慚啊！要想脫變這種趨勢，惟有積極整理舊有學術，自知甚明，然後才可以與世界學術揖讓周旋，爭一席地位。

自然教育歷史的研究，並不僅以對現狀的認識，過去的背景、環境、原因、結果之明瞭與當前問題之解決為極度，其對於智慧之增進，嘉言懿行之薰陶，變化進步之瞭解，人生觀念之擴大，都是很有幫助的。不過在目前的中國，一切學術思想制度方法都在風雨飄搖的時代，用歷史研究來解決問題，是更切要的貢獻。

我如此主張中國教育之史的研究，並不是認過去的便好，更不存有一毫復古之意。我覺得惟其具有歷史眼光的人，他決不會主張復古。那一味崇拜過去的，實在都是時代的錯誤，沒有歷史觀念之開倒車者。時間的過去，瞬息不停；宇宙之變化，刻刻無已。歷史上何能有兩件絕對相同的事？過去的事何能恢復到今日？即以教育而論，十餘年來，很多有追念書院的呼聲，以為書院若尚未停閉，中國教育斷不至弄到現在這樣糟糕。發生這種錯誤觀念的人，他何嘗想到自書院停後四十年來之社會的經濟的條件，俱已有極大的變化，何處還可容納那自給自足之書院存在啊！

有人說：「教育之歷史研究，固是切要，但我們翻看了好幾本已出版的中國教育史，並未曾對於中國教育問題得着什麼解決觀念。」——那這是從事教育史之著述的人，沒有把眼光注意到史實變化之原因與結果，沒有注意到現在問題之解決與幫助。這屬於編寫中國教育史者底歷史觀念與編寫方法了，不能因此便說中國教育史之不值研究的。現在亟需一本完善的中國教育史出版，那是無疑的。

以上所論，便是我研究中國教育史的旨趣，也可以說是我編寫中

國教育史的一篇宣言。

二十一年秋，在安慶省立圖書館。

(註一)五代以前，中國皆行徵兵制，唐代杜甫詩中描寫徵兵制之苦痛最詳。宋代以後，無復徵兵之事蓋王安石免役法所致。王安石新法，他均不存，惟此募兵制度與八股的前身經義取士制度，傳之至今。

(註二)歐洲中古武士相遇，是仇人則打架，是朋友則脫下帽子，露着身體上最易受傷的頭部，表示自己無抵抗。(見何譯新史學)

(註三)中國古刻書題目均頂格，宋後科舉考四書試卷首行寫「第一場」頂格，次行「四書」下一格，次行題目又下一格，試文不能再下，遂仍提起頂格。明末坊刻甚行，程墨之下，例須標出作者姓名，後遂相習成風。(見日知錄卷十六試文格式條)

(註四)民國二十年五月國民會議中央提「確定教育設施之趨向案」中語。

(註五)孟譯現代教育學說頁三。

(註六)見民十四之現代評論，原題談理想教育。

(註七)自漢以後，中國教育即以完全念書為目的，故漢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之諺。科舉時代，讀書觀念更為教育正統。解學士讀書吟云「讀書好，讀書好，讀得多書無價寶。迢迢良夜不辭勞，咿唔之聲直到曉。勤用功，趁年少。書傳熟尋思，經旨編論討，聖賢心學要推明，古今事業精研考。莫厭經史煩，只恐功夫少。……讀書好，人不曉，名標金榜中，宗祖增榮耀。身到鳳凰池，恩榮直到老。近天顏，瞻日表。爕理古公孤，寅亮弼師保，朝中只是讀書人，世間只恨讀書少。堪嘆紛紛遊冶郎，端然不知讀書好」。

(註八)中國不識字者佔百分之八十，離教育普及之期，如一萬里之長途，尚有八千里之遠隔。

(註九)參見通典卷十五及唐書選舉志。

(註十)見隋書卷七十六文學列傳劉臻傳。

(註十一)佛學入中國，自東漢迄魏晉隋唐，經過幾百年的繙譯介紹，然後纔與中國學術同化。

測驗運動與定命論

郝耀東

當法國大革命之後，在一七九七年法國阿尾朗州(Department of Aveyron)有數獵夫在深林中曾獲得一所謂「野童」，即送至巴黎，供各科學家之研究，此為歷史上用科學方法研究之第一個低能兒童。當時即有法國某聾啞學校醫生名伊達(Itard)者起而研究教育

此野童之方法，以爲教育功能總可使此兒童與常人無異，但是經許多時間之努力，費盡心思，而成效毫無。始恍然於天賦稟性之不易改變，教育對於低能兒童之無能爲力，於是教育低能之興趣，變而爲選擇低能之趨勢。此即比奈西蒙智慧測驗運動之所由來，亦即所謂「定命論」(Determinism)之最早起因（按「定命論」一名辭，係環境派詆毀遺傳派之辭。）

同時（即十八世紀末葉）德國有一牧師名尾特喀爾（Karl Witte）者，係主張教育萬能學說，常謂凡平常人如能受過適當教育，即可變成偉大人物。如上帝賜伊一字，彼必能教之成人。適其夫人不久即懷孕，便注重胎教，凡夫人之起居飲食，皆遵循一定法度。在一八〇〇年即生一男，惟形態頗不慧，鄰里多嘲笑之者。即喀爾牧師亦驚異不知因何故獲罪上帝，竟生此不慧之子。惟並不因此灰心，仍盡心教育。當小喀爾能語時，其父親即用實物方法教其認字，並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花園中且設置各種有益玩具，以便小喀爾隨時游戲。及漸長，又引導參觀各處名勝、工場、博物院、美術館等，隨時灌輸各種常識，並教以各國語言文字。其教育方法之特長，即在寓教育於游戲之中，使兒童無時無地不受教育，且不憚煩勞，隨時解答兒童各種疑問。因此小喀爾之學識日加增長。九歲時即通曉德、法、義、英、拉丁、希臘等六國文字，即於是歲入來溥士克（Leipsic）大學。十四歲得哲學博士，十六歲得法學博士，終身爲大學教授，享年八十有三。此種驚人之教育故事，即環境派所持以爲反對遺傳派之最大根據，亦即教育力量能變更天賦力量之一個例證。

現在兩派教育學者仍是對壘而立，各有其理由與證據。自美國陸軍測驗結果發表後，兩派學者因觀點不同，解釋各異，其影響於國家教育政策甚大。茲將兩派之重要論據分述於下。

一　遺傳派之論據

（1）生理學及解剖學上之證據　人之各種心力多由遺傳而來，教育僅能發展天才，而不能創造天才，中國古語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又云「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即是此意。就生理學上言之，智慧作用與神經系統有莫大關係，神經系統既係由遺傳而來，智慧當亦與遺傳有關。猶之乎有目然後能視，有耳然後能聽，神經系統殘缺不完之人，絕難望有超越之智慧。且就解剖所得結果，人之智慧常與腦之組織及重量有莫大關係，據海利克(Herrick)調查所得，低能人之腦重有在三格蘭母以下者，奧洲土人腦重平均約爲一千一百八十五格蘭母，黑人約爲一千二百四十四格蘭母，馬來人與印度人約爲一千二百六十六格蘭母，法國人約爲一千二百八十格蘭母，中國人約爲一千三百三十二格蘭母，英國人約爲一千三百四十六格蘭母，德國人約爲一千四百二十五格蘭母，一百世界名人腦重平均約爲一千四百七十格蘭母，康德腦重爲一千六百格蘭母。人之智慧固不能完全依腦重而定，但腦之組織及容量與智慧不無關係，則可斷言。腦既係由

遺傳而來，智慧當亦受遺傳影響。

（2）調查統計上之證據　關於智慧之遺傳問題，有許多學者用調查及統計方法研究天才及低能者之家世血統，其結果頗足證明智慧多由遺傳而來。茲分述於下。

（a）戈爾登（Galton）英國天才遺傳之研究　戈爾登曾研究英國九百七十七個名人之家世遺傳，著成一書，名曰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於一八六九年出版。此九百七十七人在英國全人口中所占比例，約爲四千與一之比。戈氏曾發現此九百七十七人中，有五百三十五個係親屬，在一般人口中，九百七十七人僅有四個名人親屬。此足證明天才之產生，常與血統遺傳有關而非環境所能造成。

（b）伍至(Woods)歐洲皇家德智遺傳之研究　伍至曾研究歐洲各國皇族六百七十一人，每人均給予以智慧及道德上之分數，由一分至十分不等。然後再求父子間及祖孫間之相關係數，其結果頗足證明血統對於智慧遺傳之關係。如父子間之相關係數爲百分之三十，祖孫間之相關係數僅爲百分之十六七。血統關係愈密切，德智之高下愈相近。

（c）高答德(Goddard)喀禮喀克(Kallikak)世系之研究　高答德係美國某州一低能教養院研究主任，曾研究該院中一女生之家世，追溯其遠祖爲一獨立戰爭時之兵士名喀禮喀克者。此兵士有兩支後裔：一支係與一低能女子野合之結果，自一九一二年爲止，共有直系後裔四百八十人，內低能者甚多，僅有四十六人係常態智慧，其他一支係與一良家女子正式成婚之結果，共有直接後裔四百九十六人，除五人外均係常態智慧。此足證明人智之高下常與血統遺傳有莫大關係。

（d）溫西團(Winship)愛酒二姓後裔之比較研究　溫西團

愛氏後裔	
大學校長……………	一三
大學教授……………	六五
醫學博士……………	六〇
牧師……………	一〇〇
陸海軍官吏……………	七五
著作家……………	六〇
律師……………	一〇〇
文官……………	八〇
美國上院議員……………	三
鐵路銀行保險公司經理……………	一五
大學畢業生……………	三九五
愛氏貢獻	計出版書籍約一百三十五種出版雜誌約一百一十八種

酒氏後裔	
罪犯……………	一四〇
乞丐……………	一八〇
扒手……………	六〇
娼妓……………	五〇
染梅毒婦女……………	四〇
因私生子犯罪……………	三〇
習職業者（內十人習職業於典獄）……………	二〇
酒氏貢獻	計人被殺死者七人被傳梅毒者四百四十八人自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七五年約耗費紐約州一百三十萬八千圓

曾搜集美國著名哲學家愛德臥士(Edwards)後代歷史同一無業遊民洒克司（Jukes）之後代相比較。二人俱生於十八世紀初葉，計至十九世紀末葉，愛氏後裔約有一千三百九十三人，洒氏後裔約有一千二百人。因二人之血統不同，故後裔之造就大異。茲將二姓後裔之事業貢獻列表如上，於以見遺傳之影響。

（3）測驗上之證據　用測驗方法研究智慧遺傳，較用調查方法更為精確，茲擇其重要者列舉數種，以見遺傳派之最近論據。

（a）雙生子關係之研究　戈爾登曾研究獵犬遺傳得一定律，名曰祖宗遺傳律（Law of Ancestral Inperitance），謂凡人之稟性，得於父母者二分之一，得於祖父母者四分之一，得於曾祖父母者八分之一，由此類推，成一幾何級數。由此可知父子之關係較祖孫為大，兄弟之關係較父子為大，雙生子之關係較普通兄弟為大，同性雙生子之關係較異性雙生子為大。桑戴克(Thorndike)曾用測驗方法研究五十對雙生子之關係，其平均相關係數約為百分之八十（普通兄弟智力相關係數約為百分之五十）莫禮曼（Merriman）曾用各種智慧測驗方法研究同性雙生子及異性雙生子之關係，其結果同性雙生子之關係常較異性雙生子之關係為大，因同性雙生子多為一細胞所生，故關係較異性雙生子為更密切。

（b）美國陸軍測驗結果之研究　美國參加歐戰，曾用測驗方法甄別士兵，共測驗一百七十餘萬人，伯利罕（Brigham）曾研究其結果，謂北歐民族（Nordics）實較中歐民族（Alpines）及地中海民族(Mediterraneans)為優，北歐民族血液之多寡，適與智慧高下為正比例。故就血統言之，瑞典為完全北歐民族，挪威百分之九十，丹麥、荷蘭、蘇格蘭百分之八十五，英國百分之八十，加拿大、比利時百分之六十，威爾斯、德國百分之四十，法國、愛爾蘭百分之三十，波蘭、西班牙百分之十，葡萄牙百分之五，希臘、土耳其其完全無北歐民族血液。就智慧測驗等次言之，英國第一，次為蘇格蘭、荷蘭、德國、丹麥、加拿大、瑞典、挪威、比利時、愛爾蘭、與大利、土耳其、希臘、俄國、義大利、波蘭，紅人與黑人成績最劣。

（c）白紅種族混合血液之研究　各種測驗結果均證明紅種人之智慧較白種人為低，惟智慧高下是否與白種血液多寡為正比例，須測驗白紅混合人種方能決定。據漢他（Hunter）測驗結果，智慧高下適與白種血液多寡為正比例，茲列表如下。

白種血液／分數	3/4	1/2	1/4	無
二十五分位數	七七	六八	五六	三六
中數	一〇九	九一	七八	六七
七十五分位數	一二八	一一八	一〇八	九四

（d）智慧商數不變之解釋　推孟（Terman）嘗於多次測驗中，發現智慧商數不變之現象，即某兒童今年測驗得智慧商數為九十，明年測驗所得結果仍不能外此。因之由智慧商數之高下，即可斷定兒

童之前途。依照推孟意見智慧商數在七十以下者僅可作苦工，在七十至八十之間者僅可入半技術工作，在八十至一百之間者可勝任技術工作，在一百至一百一十五之間者可預備半專業工作，在一百一十五以上者始可準備專業工作。

二 環境派之論據

（1）心理學上之證據 人之智慧及其他各種心力均賴教育陶冶環境刺激，始能表現於外。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不特智慧技術心理學上不承認出於遺傳，即不學而能之本能，近亦有人懷疑其完全出於先天者。故發明家愛狄生（Edison）常謂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血汗，僅有百分之一是靈悟（Inspiration），又謂天才是辛苦工作百折不回與常識。法國大哲愛外沙士（Helvetius）謂天才不外繼續的注意。英國大哲嘉來爾（Carlyle）謂天才是一種超越尋常的耐煩能力。法國博物家巴方（Buffon）謂天才不外一種延長的忍耐性。美國大哲詹母氏（James）謂人之能力普通僅能用一小部分，其大部分則因無適當之環境喚起，常蘊蓄不發。孟子亦云：「人之有德慧智術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2）調查統計上之證據 用調查及統計方法研究環境與人才之關係者甚多，茲略舉數種如下。

（a）嘉太爾（Cattell）美國科學家之研究 嘉太爾曾用調查及統計方法研究美國科學家產生之原因，結果發現麻薩朱塞特州產生科學家最多，每百萬人有一百零九個，康乃鐵克州次之，每百萬人有八十七個，密西西比州最少，每百萬人僅有一個。嘉氏結論謂科學家之產生完全係環境造成。伊謂生在麻州或康州一兒童能成爲科學家的機會，比生在南海濱自吉俄幾亞州至路易善拿州一帶者約大五十倍。伊又謂一八〇九年所生之達爾文若在中國亦不能成爲達爾文，同年所生之林肯若美國無內亂，亦不能成爲林肯。若二人當呱呱墮地之時，即易地而處，則美無達爾文，英亦無林肯。

（b）奧丁（Odin）歐洲文學家之研究 奧丁曾用調查統計方法研究法國及其他歐洲各國文學家之產生與環境關係，據調查所得，法國八百二十三個文學家中，約有百分之六十五來自貴族或官吏，百分之二十七來自商家或中等階級，僅百分之十六來自苦工階級。且此等文學家百分之九十八自幼小時即受有優美教育。因之奧丁重要結論，即是「天才不在人而在物。」

（c）丁文江等中國人物地理分布之研究 中國各省人才盛衰，常隨時代爲轉移，說者謂受環境之影響。曾有數人用調查統計方法研究此問題，頗足證明環境力量之重要。如丁文江曾以二十四史作根據，研究前漢至明各朝代人物之分布情形，前漢以山東爲第一，後漢以河南爲第一，唐以陝西爲第一，北宋以河南爲第一，南宋及明均以浙江爲第一。梁任公研究清代學者之分布，張耀翔研究清代進士及第之分

布，朱君毅研究清史列傳上人物之分布，均以江蘇爲第一。朱君毅研究民國人物之分布（根據飽威及吳德海編之中國名人錄）亦以江蘇爲第一。朱君毅研究民國十五年至十六年中國人物之分布（根據吳德海編之中國年鑑）以浙江爲第一。朱君毅研究民國十四年至十八年中國人物之分布（根據飽威中國名人錄）則以廣東爲第一。統觀上列各時代各省人才消長情形，環境力量實較遺傳力量爲大，如京都所在，皇室籍貫所在，文化中心所在，海口所在，以及革命策源所在之地，人才常較他處爲盛，非天之降才而殊，實環境逼迫使之然也。

（3）測驗上之證據　用測驗方法或根據測驗結果研究環境對於智慧之關係者頗多，茲略舉數種如下。

（a）巴特(Burt)智慧測驗結果分析之研究　巴特欲證明比奈、西蒙智力測驗結果是否完全由於先天智慧抑係參有其他教育或環境成分，曾用一純粹先天智力測驗並一教育測驗，與比奈、西蒙智力測驗同時進行，又以實在年齡代表無形教育。將此四種結果用部分相關法(Partial Correlation)分析之，得下列結果。比奈、西蒙智力測驗分數有百分之三十三由於先天智慧，百分之五十四由於學校教育，百分之十一由於無形教育，因之可證明普通所謂智力者教育力量實占大部分，先天智慧僅占一小部分。

（b）伯格來(Bagley)智慧測驗分數與學校設備及其他環境力量相關之研究　伯格來根據美國各州陸軍測驗等級及各州教

育成績（即學童入學百分比，學生每年在校日數，學校每年開學日數，中等學校學生人數，學校經費每生所佔數目等之合計）計算其相關程度，得相關係數百分之八十八。伯氏又研究其他環境關係，如每州雜誌銷售之多寡，（每州名人之多寡根據美國名人錄 Who's Who in America）每州人平均歲入多寡等。計得智慧分數與雜誌相關係數爲百分之九十一，與名人相關爲百分之八十七，與個人歲入相關爲百分之七十三。足見環境力量對於智慧發展實有莫大影響。

以上所述，係遺傳派與環境派之重要理論與根據，因觀察點不同，故結論各異。遺傳派以智慧係天才稟性，故重測驗兒童個性，提倡天才教育。環境派以人才係環境造成，故重改進教學方法，努力普及教育。環境派詆遺傳派爲定命論，遺傳派斥環境派爲感情用事(Sentimental)各走極端，莫衷一是。平心而論，兩派各有偏見，而各有特到之處，須兼籌並顧，方爲有益於國家社會。蓋遺傳予吾人以原料，環境則係製造此原料之工廠。原料缺乏，固屬可慮，製造不精，熟貨亦難應用。甚願研究此問題者，保持科學家之態度，勿存門戶之見，重遺傳者毋忘環境，重環境者毋忘遺傳，同時各種教育問題，社會問題，民族問題，皆可得適當之解決。至於環境派因反對定命論而波及測驗運動，則未免因噎廢食。測驗在此幼稚時期，其不能盡滿人意，固無可諱言，但在教育上軍事上醫學上等，亦著有相當成績。若謂技術未臻完備，改善之則可，若因測驗未見精確，即以爲毫無用處，舉而廢之則不可。

二一，九，二〇，於安徽大學。

再談談我國學校的訓育問題

趙廷為

一 引言

（甲）我們前次的談話，都是屬於消極的批評的；今天我想和你研究些改良學校訓育的積極的方法。

（乙）很好。

在前次的談話中我指出我國政治社會現象的惡劣，使得學校訓育的設施，不易收相當的成效，我又指出教師的合作和負責乃為實施訓育所必需的要件，而因我國一般學校都缺乏這二個要件，故訓育二字，簡直是好像無從談起的樣子。但是前次的談話，雖側重於批評，卻也未嘗不提出若干積極改良的意見：這些意見你也得要注意的。

（甲）什麼意見？

（乙）第一，我們要使學生發生改造社會的思想和志願，第二，我們要使學校成為一個小規模的優良的社會；第三我們要積極改良學生的品性行為，不要僅僅注意學潮的消弭和消極的遏止。這些不是前次談話中講到的重要的積極改良的意見嗎？我又提出一個訓育的計劃，惜因時間不夠，未能詳加說明。

二 對於嚴格主義的批評

（甲）我覺得你的話太迂腐了；你太不明瞭現今學校訓育的病狀了。現今我國學校訓育上的最大問題，不是學潮問題嗎？學潮問題若不加以解決，我們如何談得上學生品性行為的改善？但欲解決學潮問題，我認為舍實施嚴格主義的訓育外，別無方法可言。你在前次談話中，肆力攻擊嚴格主義，這是我所不敢表同情的。

（乙）你所說的嚴格主義，到底是指什麼意思？

（甲）要使學生嚴守校規。如果學生不守校規，就須加以懲罰，輕則斥罵，重則記過或斥退，一點不寬恕，一點不放鬆；這就是我所說的嚴

格主義。

（乙）你所說的嚴格主義分析起來包含三個特點：（一）注重校規和紀律，（二）不放鬆。（三）用嚴厲手段對付學生的犯規。我的分析，到底是錯不錯？

（甲）似乎不錯。

（乙）你所說的嚴格主義究竟能否像你所深信不疑把學潮問題完全解決，這一層暫且擱一擱開。讓我先把你所說的嚴格主義，加以公允的批評。

（甲）你將怎樣批評？

（乙）關於第一特點——注重校規和紀律——，我很贊成你所說的嚴格主義的。我國學生不肯守紀律，確是一大弱點。今後我國如訂定一種全國共同遵守的學校訓育標準，我相信「紀律」應該是列爲標準之一的。可是我要補充說一句話：紀律只是訓育目標中的一項而已；除了「紀律」以外，還有「創造」「服務」等等，都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嚴格主義的訓育，過重了紀律而忘掉其他的訓育目標，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可是現在一般所謂實施嚴格訓練主義的學校，大部分是犯了這種毛病的——在那些學校內學生很少做服務團體的工作，卽其一例。

（甲）注重「紀律，」同時不要忘記「服務」「創造」等等——你這種主張我倒很贊成。現在我要問你你對於第二特點，將作怎樣批評？

（乙）不放鬆，認眞——誰也不敢加以反對的。現在嚴格主義所以能得到社會的好感，就在這一點上。許多家長送子女入學，必先尋找一所辦理認眞的學校；因此，有些學校就把「實施嚴格訓練主義」一類的話拿來登廣告了！

這不放鬆認眞又顯示出一種很好的精神，就是無畏的精神。現今一般學校都畏學生鬧風潮，不敢稍施以管束因此養成極不良的學風。嚴格主義者，不畏學生，憑良心去辦學，確是可加以佩服的。不過，現今有許多自命爲實施嚴格訓練主義的學校，僅對於柔弱的學生嚴格，而對於所謂學生領袖，仍不敢嚴格；這一種嚴格主義簡直可說是挂羊頭，買狗肉的主義；實在是流弊無窮的。

（甲）照這樣看來，你對於我所說的嚴格主義，並不反對。至於所謂忘記「服務」「創造」等訓育目標，和所謂挂羊頭買狗肉的辦法，都只是實施者的錯誤，你不應以之作爲批評嚴格主義的藉口。

（乙）對於這二個特點，我確是無可反對的。不過我覺得這二點實不能說是嚴格主義所特有。如果我們實施訓育要得到相當的效果；當然，我們要先定立訓育的目標——紀律自不免爲目標之一——然後認眞的使訓育目標完全的實現，不稍放鬆。這些既然是當然的事情，我們何必一定要稱他爲嚴格主義呢？稱他爲認眞主義，不是更好嗎？

據我的分析眞正可稱爲嚴格主義的特點者，只有一點，就是，用嚴

厲手段去對付學生的犯規。對於這一點，我卻不敢加以完全贊同了。

（甲）用嚴厲手段去對付學生的犯規，你為什麼不贊同？

（乙）我認為，這不是一個頂好的方法。

『甲』難道畏學生而不敢嚴厲，倒算是對的嗎？

（乙）畏學生固然是不對，但是使學生畏也是不必要的。我終覺得，在這一種意義之下的嚴格主義，有很多的缺陷。

（甲）有什麼缺陷？

（乙）第一，在這一種意義之下的嚴格主義，常常訴諸怕懼的本能，而使學生畏學校；但我們所應造就的青年是大無畏的青年，而不是畏縮的青年。怕懼的本能是不應使之發展的。

（甲）學生難道就不應服從教師嗎？

（乙）學生固應服從教師，但我們要使學生樂意的服從教師，卻不要使學生出於畏懼之一念而服從教師。這是我們千萬要注意的。如果學生出於畏懼之一念而服從教師，那末他們是在威力之下屈伏的。要是在一個學校內，教師常常施用威力，而學生常常在威力之下屈伏，則習而久之，學生的奴隸性不就要養成功嗎？這一層我在前次的談話中，也已經指出。

（甲）要使學生樂意的服從教師，你以為應該怎麽樣？

（乙）這一層我們現在不能詳講。但我要趁此時提出一個重要的訓育原則。當我們想使學生做一種良好的行為（包括服從和守紀律）的時候，我們在可能範圍內，不要訴諸學生的低劣的本能，而要訴諸高尚的理想或動機。例如要學生服從紀律，我們與其訴諸怕懼的本能，還不如訴諸義務的觀念。

（甲）在嚴格訓練主義之下，教師也常對學生講述義務觀念的。

（乙）不錯。但教師是否對學生講述義務觀念，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問題，乃在於學生是否有「服從校規乃是學生的義務」的一種感覺。如果教師平時已使學生感覺到服從校規是一種學生應盡的義務，則其服從校規必出於自願，而訴諸怕懼本能的嚴厲強迫手段，就用不着了。學生的服從，究係出於自願還是由於強迫的結果，這其間有很大的分別呢！

（甲）請你再接下去講嚴格主義的其他的缺陷。

（乙）第二個缺陷，我在剛纔說的話裏面已經隱隱的指出了。在嚴格主義的訓育之下，教師祇要學生服從校規，但學生的服從是否出於自願，卻不加以攷問。易言之，嚴格主義祇注意於學生外表的行為，而不注意到學生內心的動機。

（甲）不注意學生內心的動機，有什麼壞處？

（乙）因為這就不能改變學生的永久的品性了。我們要使學生遵守校規，其目的乃在使之逐漸養成守紀律的習慣，而逐漸變成為將來守法的社會分子。現在學生服從校規，既非出於自願，而完全由於強迫的結果，則外部的壓迫一去，他們恐未必仍守紀律了；所以他們的永

久的行爲傾向仍並未稍有改變，我們實施訓育不僅要注意於現在，而更應注意到學生的將來。我們辦學校，是對於國家社會負責任的。故學生在現時偶稍損壞校規的尊嚴，關係尙小；而其將來的永久的品性，是否使國家社會受其害，實在是關係很大。一味唱嚴格主義的高調的教育家，似乎是從未夢想到這一層的。

（甲）要對於學生外表的行爲，和內心的動機，同時加以注意，那末，訓育應該怎樣？

（乙）關於這點，我目前也祇能提出一個普通的原則。如果我們要使學生做一種良好的行爲（包括服從和守紀律，）我們應不僅使學生在外表上做這種行爲，並且要使學生感覺到這種行爲的價值，而對於這種行爲發生一種興味，或願意繼續實行的一種決心。換一種說法，我們實施訓育，第一要使學生知道什麼是良好的行爲，第二要使學生把所知道的良好行爲常常去實行，而逐漸成爲習慣，第三要使學生把所知道的良好行爲當作一種理想或標準，以自勉勉人。這第三點更加重要，但如果在嚴格訓練主義之下，教師專用嚴厲手段強迫學生作勉強的服從，那末要學生把良好行爲當作理想或標準，以自勉勉人，那就千難萬難了。

（甲）嚴格主義還有什麼缺陷？

（乙）嚴格主義的第三缺陷就是偏重於消極的禁止，而不注重於積極的誘導。不要在教室裏談話，不要破壞秩序，不要損壞公共物品——「不要」二字，足以代表嚴格主義眞精神之所在。我並不是說，這許多的「不要」是不要緊的；但我覺得訓育應注重在積極的誘導，而不注重在消極的禁止。太偏重了消極的禁止，那末不做事，呆坐，呆看，是不會得犯錯誤的，因此不做事，呆坐，呆看的學生，常被嚴格主義的教育者認爲理想的好學生了！

（甲）怎樣才算是注重積極的誘導？

（乙）如果訓育注重積極的誘導，那末我們所應殫智竭慮者，乃在設施適當環境以刺激學生去做各種有價值的活動。可是你要知道，如果我們不要學生呆呆的靜坐，而要學生多做有益的事情，那末，學生就要常常犯錯誤了。嚴格主義的教育者是怕麻煩的，所以厭視學生的錯誤動作，而一味的禁止；但眞正的教育者是不怕麻煩的，所以對於學生的錯誤動作倒加以歡迎。這是嚴格主義的教育者和眞正的教育者根本歧異之點。

（甲）何以對於學生的錯誤動作，我們倒要去歡迎呢？

（乙）人的品性的好壞，祇是在動作上表現出來的。如果學生終日不做事，我們就無從得知其品性若何。我們對於學生品性既無從得知，那末，我們自無從使之改善。故在實施眞正的教育時，教師一定要多供備活動的機會，使學生的品性盡量的流露於外表，然後把錯誤的動作矯正而對善良的行爲加以鼓勵，以使學生的品性逐漸的改善。這才算是含有積極性的訓育。總之，嚴格主義是尙靜的；但眞正的教育是尙

動的。

(甲)嚴格主義還有別的缺陷嗎?

(乙)還有。嚴格主義的第四缺陷,是容易流於虛僞。嚴格主義的教育者,對於學生的犯過失概不寬宥,非常的嚴格。但這些他所嚴格禁止的過失,他自己有時也要犯的。他責學生很嚴,但責自己很寬。因爲深恐其自己的過失被學生發覺而減少其訓斥學生的效力;於是他竭力把他自己的過失掩藏,不使爲學生所窺破。他往往於自己剛剛實行過了過失之後,一刹那間就裝上道學家的面孔,向學生訓斥。這不是虛僞嗎?至於學生呢,他們也常常在教師背後實行過失的行爲,而一等到看見教師,就目不斜視,做出一種好學生的形態來。這又不是虛僞嗎?所以一般所謂嚴格主義的教育往往傾向於養成虛僞的二重的人格。

剛才說的話,可舉一例爲證。我有一次看見一位教師,他自己是吸煙的。他在自己房間內關緊房門吸過了香煙之後,不久他就看見一個學生偸偸的在吸香煙。他頃刻就板起面孔喊道:「你爲什麼吸香煙?」我看見了禁不住捧腹大笑。你以爲這是不是可笑?你以爲我對於嚴格主義的這一種批評究竟是否合於事實?

(甲)學生吸香煙,我以爲也是應該禁止的?

(乙)不錯。但是我們對於這一類事情還是用友誼式勸告好些。即說你自己不吸煙,但你的同事中也許是有吸煙的。現在吸煙已成爲極普通的習慣;差不多在任何學校內全體教師中總不免有幾個人吸煙。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們就不該採用嚴格的禁止了。最有效的方法,是師生共同立誓戒煙,互相監督勸戒。其次的方法,是赤裸裸的把自己吸煙告知學生,而承認這是一種不良的習慣,並誠懇的希望學生切勿效尤。這一種不良的習慣究竟是與個人品性關係極微的,故我覺得,與其虛僞的隱藏,而終不免於敗露,還不如直捷痛快的公開自承好得多了。

但是現在我們討論到題目外面去了;讓我們再回來講嚴格主義的缺陷。

(甲)還有缺陷!

(乙)還有一種最大的缺陷——這就是嚴格主義容易使師生間發生裂痕。如教師常常用嚴厲手段對付學生,那末在學生的眼光中,教師就被視爲專制者,厭迫者了。師生間的裂痕便是訓育上的病態。這層我在前次談話中也已指出,故不再詳談了。

三 嚴格主義和學潮問題

(甲)你對於嚴格主義的批評,似還言之成理。但你所講的乃是實施訓育的根本方法,而現今我國訓育崩潰,學潮迭起,在實施根本方法之前,我們應先治標,而論到治標,似仍以嚴格主義爲最適宜。

(乙)治標和治本,這些都是含糊的名辭。但我並不反對,把嚴格當作一種不得已的手段。(註二)例如在學潮發生時,如果學生確實是

無理由的，瞎鬧的；那末，身爲校長者，爲顧全全體學生學業計，爲負責於國家社會計，自應用嚴厲手段去應付學潮，而把利害成敗置於不顧。身爲領袖的校長，自應有這一種的膽量；如果怕事情擴大而軟化，勉強敷衍，以保持飯碗，一定把學風愈弄愈壞，以至於不堪收拾。可是現今專事遷就敷衍的校長非常衆多；故爲矯正此種情形而倡導嚴格主義，我並不完全反對。

不過我有幾點要提出請你注意：（一）在應用嚴厲手段之前，我以爲校長應先把原因研究淸楚，到底是由於學生的瞎鬧呢？還是由於自己方面的過失？如果這是由於自己方面的過失，那末，校長就不應該用嚴厲手段去壓迫學生了。校長立在代表國家社會的地位，純爲國家社會福利起見，而採用嚴厲手段以使學生就範，固很正當；但如校長僅僅爲維護自己地位和尊嚴而施用嚴厲手段，那就十分的錯誤了。（二）嚴厲手段既是一種不得已的手段，故僅可用之於一時。等到學生就範之後，校長就應該用溫和的手段，使學生了解，校長完全是爲國家社會及全體同學福利起見而出此嚴厲手段，並非對於學生有個人方面的惡感。總之，用了嚴厲手段之後，校長和學生間的感情，仍須恢復到平常的狀態。（三）現今一般學校風潮，大部分有其所以發生的背景，情形複雜，故極嚴重。校長對付此類風潮，固有時迫不得已而必須採用嚴厲手段，但嚴厲手段一定會發生很好效果，卻未敢擔保。你像當今一般留心教育者一樣，深信嚴格主義能把學潮問題解決；但我覺得你未免對於嚴格主義迷信太過吧！

（甲）你以爲現今學校風潮大部有社會政治的背景——這是不是事實？

（乙）這確是事實。如果沒有這種背景，學校內卽偶有風潮，也是不嚴重的，容易處理的。現今學生鬧風潮時，往往列舉學校弱點；但我們要知道，如果學校內眞有弱點的話，這些弱點也不過是導火線而已。卽說學校內無弱點可以列舉，既有這種社會政治的鬧風潮的背景，也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現今學校風潮，大部分是爲無聊的不道德的政客所掀起，故根本不是教育問題，而是民生的問題和政治社會的問題。這既非教育問題，故什麼嚴格主義不嚴格主義，都是對這問題的解決不相干的。

（甲）這又正合於你前次所說的社會政治的影響了。但在教育方面，有什麼可能的方法去防止學潮？

（乙）我最希望有一個強有力的教育當局，祇問是非曲直，不問背景勢力的大小；而因此使無聊的不道德的政客，不得逞其掀動風潮的手段。在這強有力的教育當局之下，校長才敢放膽去辦學。如果校長確是一個良好的教育領袖，他定可使校內的教員相當的合作和負責。如果所有教員都能相互合作，共同負責，而又肯不辭勞苦，與學生共同生活，成爲學生的良友；則師生間成立了一種相互的了解，而發生密切的情感，雖有人掀動風潮，也無所施其技了。

（甲）這樣一來，導火線沒有了；所以風潮就不會發生，是不是？

（乙）不錯。

（甲）把功課加緊，使學生無暇空時間去幹閒事，似也是一種消弭風潮的方法。

（乙）不錯。我們要使學生忙着做有益的活動，而所謂有益的活動也可不限於功課方面，總之，我們要使學校生活成為可愛而不成為可厭。如果學生對於學校發生良好的情感，風潮縱有人掀動，也無隙可乘了。

但這就是我前面所說的積極的訓育方法了。可見積極的訓育方面，也能夠消弭風潮的。

四　對於感化主義的批評

（甲）你最注重學生對於教師和學校的感情，好像是贊成感化主義的，究竟是不是？

（乙）教育當然要注重感化，但我不承認是贊成一般所謂感化主義的。

（甲）何以呢？

（乙）一般所謂感化主義，好像是把溫和的感化方法當作惟一的教育方法，當作可以解決訓育問題的全部，但在事實上卻不盡然。對於不受感化的學生，溫和的感化方法恐就失其効用了。

（甲）不受感化的學生，在事實上確乎是有的。你是不是主張溫和的感化方法和嚴厲的方法兼採並用，以合於所謂「寬嚴並濟」的俗話？

（乙）這話大致不錯。在一個正當的訓育計劃裏面，感化的方法和嚴厲的方法都是要用到的。但感化的方法應該比嚴厲的方法應用廣些，感化的方法因為不致使師生間發生不良的情感，所以比嚴格的方法更加好。可是單靠感化方法去實施訓育就嫌不夠了。除了我剛才所說的缺陷之外，感化方法還有幾種重要的缺陷。

（甲）什麼缺陷？

（乙）在事實上，不僅有不受感化的學生，而且有不能感化學生的教師。倘然教師不能激起學生的信仰，則其感化的力量就等於零，那是不待言的。即說教師能得到學生的信仰，而有些教師，因為人格上缺少數種為感動人們時所必需的重要特性，也未見得能夠發生很大的感化的力量。

總之，要使得感化方法發生效力，必須要具備二個條件：（一）學生能受感化，（二）教師有感動學生的能力。可是缺乏這二個條件的時候，在訓育上也是常有的。故我認為感化方法，像嚴格主義一樣，也不能解決訓育問題的全部。

（甲）感化主義還有沒有別種缺陷？

（乙）還有一種重要的缺陷，就是太注重了師生間的關係。師生

間要發生一種正當的關係，固然是不錯；但如果學生的服從校規，完全是爲個人的感情所驅使；則教師稍有更動，或學生對於教師的感情稍不如前，學生對於校規的服從態度，也將因而改變了。且在全體教師之中，有些與學生發生良好的關係，而有些也許與學生感情稍差，因此學生對於教師有所歧視，其是否服從校規，也將視所遇的教師是否與他們有良好的感情而轉移。如果訓育以改善學生永久的品性爲目的，那末，這些現象都不是爲正當的訓育所應有的了。

在正當的訓育計劃之下，我們要使學生服從校規不訴諸怕懼的本能，也不訴諸個人的感情，而訴諸義務的觀念——使校規成爲團體意志的表現而服從校規成爲個人對於團體應盡的義務。這是一個根本的訓育原則；至於嚴格主義和感化主義，都是片面的，不完善的主義。

五 根本的訓育方法

（甲）你現在把嚴格主義和感化主義都已批評過了，可否把前次所談的訓育計劃綱要詳細的講一講。

（乙）若要把前次所談的訓育計劃綱要詳細的講述，我可以寫成一本整部的書籍。今天我祇可把幾個要點提出來說一說。

（甲）請你把要點詳細的說明一下。希望你不要像前次僅列出一個大綱，使人聽了看了，都莫明其妙。

（乙）因今天已經談得很久，在勢不能把這幾個要點講得十分的詳細。我的訓育計劃，根本上有四大要點：第一，是激起學生的向上的欲望；第二是要造成一種強有力的社會的制馭。第三是供備各種自然的社會的活動第四是實行團體的和個別的診斷。

（甲）請你先講第一要點。

（乙）這第一要點，與教學法上所謂引起動機相彷彿，就是要使得學生對於紀律服務公德等等我們所已定下的訓育目標感覺到價值或需要。

（甲）請你再說得明白些。

（乙）所謂紀律，服務，公德等等，應不僅成爲教師所定下而強迫學生去遵從的所謂目標或標語，而應成爲學生自己承受或自己公定的行爲標準。這些行爲標準，因爲是由學生公定的，因爲是足以代表全體學生的意志的；所以就有一種團體的力量。凡同學的行爲有不合於這些行爲標準者，其他的同學就可根據這些行爲標準加以社會的制裁。這就是我所說的強有力的社會的制馭。

（甲）你怎麽樣把第一要點還沒有講完，就說到第二要點了呢。

（乙）第一要點和第二要點是有連帶關係的。等到學生公定了行爲標準之後，教師即須使這些行爲標準發生力量，但要使這些行爲標準發生力量，教師又必須即刻造成一種強有力的社會的制馭。自此之後，教師的主要任務乃在用種種方法使社會的制馭更有力，使團體的意志表顯得愈彰明，並使公衆的「權威」高於一切。

（甲）你說的「種種方法」到底是什麼方法？

（乙）這也不能詳說。頂重要的是激起學生若干良好的情感。其中最重要者爲一種「我們的情感」(we-feeling)。頂要緊的，我們要使得學生感覺到這學校是他們自己的學校，而所謂校規，所謂行爲標準也都是他們自己的東西。有了這一種感覺，學生自必忠於團體，而努力的向上了。

（甲）照這樣看來，訓話格言，和道德的教訓，效力倒還微小，最重要的是引導學生養成正當的情感。

（乙）極是。訓育在實際上是以情感訓練爲中心問題的。

（甲）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學校內就有一種良好的空氣。

（乙）不錯。這就是所謂校風。要造成良好的校風，我們必須注意剛才所說的二個要點。做到了這二點，訓育算是剛剛上了軌道。

（甲）爲什麼要供備各種自然的社會的活動？

（乙）這是我的計劃中的第三要點。在舊式學校內，學生的活動是限於智慧方面的，而且往往是矯揉的，不自然的。從前的學校原是一個買賣知識的場所，故這一種情形實屬無足爲怪。但現在教育觀念根本改變過了，而學校不僅着重在供給知識，並且更注重在生活的指導了。凡是一所善良的學校，其所供備的生活經驗，必與校外的生活經驗非常的接近。校內生活既與校外生活頗相類似，則學生在校內從事各種活動時，如能依照所定的行爲標準，則他日離開學校到社會上做事，大概也可與在校內時一樣，受所定的行爲標準的軌範。如果我們不僅要使學生在校內做好學生，並且要使他們逐漸成爲社會上的好公民，那末，供備各種自然的（與校外相類似的）社會的活動，自成爲一種必要了。

（甲）要使學生在校內常常做各種日常生活的活動，並常常用所已定下的行爲標準軌範他們的動作。這是不是你的計劃中第三要點的含義。

（乙）不錯。根據「學由於做」(learn to do by doing)的原則，要改變學生的永久的行爲品性，這第三點是異常的重要的。

（甲）請你再講第四要點。

（乙）假定學生已公定若干行爲標準，並用團體的力量使之軌範全體學生的動作，又假定校內生活異常豐富充實，酷似校外的生活；則學生由現時的幸福的生活的參與，學習將來的生活的適應，已不必由教師刻刻去發命令或禁止了。但教師在一種指導者的地位，可刺激學生刻刻去尋找學校生活中不滿之點，而共圖改良。學校生活是進步的，而不是靜止的。換言之，教師和學生應共同作團體的診斷，俟診斷出團體生活上的缺陷後，教師又可刺激學生抱定改進的決心，使學校生活日臻於完善。

除了這一種重要的任務之外，教師又應在一種觀察者的地位，隨時發見學生各別的個性。他更應注意到各學生行爲上的缺陷；經診斷

發見學生行爲上的病態之後，他就該按症下藥，施以補救。

（甲）照你說來，教師在此時有二種任務；第一是與全體學生共同作團體診斷；第二是常常作個別診斷。教師簡直是一個醫生了！請你講一講，診斷了以後應該怎樣去補救。

（乙）不錯，教師的任務實在和醫生相彷彿。無論那一所學校，總常不免有學生病態行爲的發現。至於補救方法，完全要看個別的情形而定，不能依照一定的公式。

（甲）如果學生病態行爲過於嚴重時，我們似應該採用嚴厲的手段去應付。你以爲是不是？

（乙）如果經教師診斷，認爲非用嚴厲手段不足以矯正學生病態行爲時，用嚴厲手段當然也是很正當的。但在採用嚴厲手段之前，教師應當要謹慎小心。仍用醫生來作比方，嚴厲手段好比是重藥，溫和手段好比是輕藥，比較聰明一點的醫生，在未十分確定病人的症狀之前，斷乎不會就用重藥的。同理，教師對付學生的病態的行爲時，也應該先採用輕藥，然後漸漸的加重藥的分量。誤用了輕藥，不過是不能收效果而已，誤用了重藥那就十分的危險了。我前面說過感化的方法比嚴格的方法應用更廣，就因爲這個緣故。然而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補救的方法一定要根據於診斷的結果。

（甲）診斷的方法應怎樣實施？

（乙）這問題現在不能再討論了。

（甲）你所說的四個要點似可併合爲二個要點：（一）使學校變成爲一個優良的，前進的，生氣蓬勃的社會，（二）教師要常常施行診斷和補救。

（乙）不錯。你所說的第一要點是屬於積極的，第二要點是略近於消極的。故在我所說的訓育計劃內，積極的和消極的二方面完全顧到，嚴格和感化也兼採並收，毫不衝突。

（註一）前期中談談我國學校的訓育問題一文，有批評嚴格主義之處，因太簡略，恐引起誤會，故復草此文。作者計劃在年內編成學校訓育的理論和實施一書，（由開明出版）此兩篇經修改後即可爲該書中的二章。作者關於其他訓育問題的討論，將不繼續在本欄發表，以免讀者厭倦。

（註二）此處僅敍述校長對於學潮的態度，因校長地位關係較重要，故至教師應取的態度，也當然與校長相同。

（留）

介紹小婦人

小婦人係美國女作家奧爾珂德（Louisa mag Alcott）所著，刊行以來，極受英美人士之歡迎。茲由鄭曉滄君以極流利通暢的文字譯成中文，歸開明書店等處代售，定價普通紙本每冊一元二角，道林紙本每冊一元五角。



深秋

蓬子

一

秋又深了。

門外邊，一塊小小的園地。六月間給大水淹過的，到此刻還封着灰黃的泥痕的竹枝編成的籬笆，開了些雜色的秋花。媽媽不在家，上村外掏野菜去了。大毛和小毛，兩個又髒又瘦而且很頑皮的孩子，自家在園地裏沒事的玩。阿仁坐在一間矮矮的茅屋的門前，捧着一個上了年紀，燻成了蠟黃色的旱煙筒。

看看天，抽抽煙，又想想心事，彷彿全不覺得時間的過去。小孩呢，任他們玩去，不管竹枝會咬破了小手兒。

心事是沒法解決的，除非你當土匪去！於是，只好皺皺眉毛，懶懶的放下煙筒了。接着，兩個骼膊彎的靠到大腿上，用手掌托住了自家的頭兒，似乎朦朦的睡去了。兩個孩子在籬笆下面爭奪着一朵小小的黃花，嘰嘰嘈嘈的聲音傳到他耳邊，而他可完全沒有聽到。

直到小毛哭嚷着奔回爸爸的身邊，揪住了一個衣角搖個不住，這才被突然的一驚喚醒了。睜開了一雙沒有光彩的疲乏的眼睛，看看大毛小毛淘氣的樣子，不覺心裏怪不舒服，很想抓着這兩個太不懂事的孩子打個痛快。但隨着，這股怒火又跟一口冷氣吐到外面了。他只對小毛瞪了個白眼，沒奈何的搖搖頭，自言自語的歎息了一聲：

『隔天大家都要討飯去，還這樣吵什麼！』

於是抱起小毛，拍拍他，哄他不要哭，幫他揩乾眼淚，抱上籬笆邊去，

摘一束秋花放到小手裏。另外又採了一束給大毛，因爲深怕他也會嚷起來的，同時用一種略帶憂愁的口氣吩咐他，不要再欺侮弟弟。

兩個孩子重新和好了，笑了。眼淚還掛在小毛的笑影裏。

阿仁捧起旱煙筒重新坐到木凳上去。重新歎了一口深長的又寂寞的氣。遲鈍的眼光留心到孩子們的行動，恐怕他們再沒事的尋事鬧。

媽媽回來了。是一個穿舊布衫挽一個蓬鬆的髮髻眼眶下面陷着兩個黑暈的萎黃的好女人。手裏提着一隻裝滿青青的野菜的破竹籃，非常遲緩的拖着沈重的足步，顯然她已經很乏力了。將菜籃輕輕的放到爸爸的脚跟，又很親熱的忙着招呼大毛和小毛。

『媽，你很喫力吧？且坐坐，歇歇力。這兩個小畜生現在還安分，讓他們去。』略帶抱歉的口氣，一邊說着，一邊起來讓她坐。

『沒有什麼——』媽媽笑着說。

『掏野菜的女人多嗎？』

『唷，掏野菜的可眞多啦。跑一個園地就見一簇簇的女人家，眞是荒年荒景象。隔壁三姥姥還在泥地上滑了一大交，半天也扶不起來。人老了不值錢，可憐！』

大毛小毛跑過來了。半天不看到媽媽了，親親暱暱的爭着偎到媽媽的身邊。爭着喚媽媽，爭着拿花給媽媽看，說是爸爸摘下來的。媽媽笑笑。稱讚花好看。大毛小毛心裏都添了快樂。

大毛看看天色又將暗下來，忽然想起日中邊小強的糠糕了。看小強大口大口的啃着，眞夠味！於是一把推開了正在咕咕嚕嚕廝纏着的小毛，擺出一個苦臉求懇着媽：

『媽媽，我們今夜做糠糕喫！』

這回做爸爸的可眞生氣了。不讓媽媽好好休歇一會兒，玩厭了就想喫，而且想糠糕喫，這不是畜生嗎？一個巴掌打到大毛的顋頰上；而且跟着大毛受了委屈的突然的號啕，還大聲的叱罵着：

『你媽的，小鬼今晚上偏不許你喫！』

『你又何苦跟他們生寃氣，小孩子那個是懂事的？——大毛，媽媽抱你，不許哭，你哭爸爸要再打的。』

是夜間。

一盞古老的菜油燈吐着暗綠色的花。在這一間破舊的茅屋裏，是一切東西都改變景象了。彷彿是牆壁在動，屋頂要塌下來，桌子，長凳和一切什物都擺出一個陰沈沈的面孔。歪在牀上的兩個呼息很低的淘氣的孩子，面上都蒙着一層朦朧的灰白。

外面漸漸靜默到荒涼了。大荒年誰不早點睡？只有風特別大，捲了，過去又重新捲了回來，呼呼的啼號着竄進茅屋的隙縫裏。而且還帶來了樹葉從枝頭落下的聲音，和牆脚邊淒淒涼涼嗚咽着的秋蟲的聲音。

阿仁幫媽媽收拾了一會屋子，有點累，可是不想睡。老是睡，老是睡，人也給睡呆啦。於是打桌邊坐下。

媽媽折疊好一件晾在竹竿上的破布衫，做完這一天最後的事情，就洗過手也坐到桌子邊。她皺着眉毛看看爸爸的眉毛，大的和善的眼睛，高高的鼻子，一個熟極了的面孔。但就是這一個熟極的面孔，現在卻慢慢的感到陌生了：眼睛沒有光彩了，唇邊失去笑影了，鼻子和顴骨顯得異樣的高聳了，和這個人底脾氣一樣，相貌也漸漸改變了。於是很不放心的又不敢大聲的對爸爸說：

『怎麼辦呢，爸？我們總得想個法子。』

這沒有氣力的聲音使做爸爸的微微喫了一怔。但他立卽又理會到這話底意思了。

『有什麼辦法呢？你又不能跟我當土匪去！』

『唉你近來開口就沒半句好話給人聽，又是什麼當土匪！爸，我看你脾氣越來越壞了。』

『唔，』模模糊糊的答應着。但他心裏看得很清楚，一家四口的生路已走到盡頭了。現在就算掏些野菜還勉強捱得過幾天，等到冬天來了，西北風括得緊，大塊大塊的雪落下來，還不是免去了餓死也會凍死的。當土匪去也不過窮極無聊的發發牢騷，當真一個忠厚出名的阿仁哥會有這勇氣？

『爸，你是個凡事做主的男子漢，到了這地步也該出去想想法。你看，大毛小毛近來都瘦到不像個人樣了。』媽媽底陰沈的眼光又落到牀上去。『我想茂法公公肯借我們幾斗糠也難說。』

『茂法公公麽！』他心裏忽然被一陣痛苦塞住了。三天前的可怕的冷笑也回到耳邊了。他彷彿看到自己此刻又站在茂法公公的長廊下，不好意思走攏去。茂法公公正懷抱着一個四歲光景的白胖的小孫子，站在天井裏的水池邊，觀賞那綠藻下面竄着的金魚，來消遣這又長又悶的秋天的下午。當自己膽怯怯的向他訴說了許多苦處，一家人都餓到只剩幾根骨頭，一張皮，希望商借幾斗糠粃暫時過過活的時候，彷彿自己的聲音太輕了，茂法公公沒聽到，還儘在那裏逗引着金魚玩。接連的求懇了好幾遍罷，才見他懶洋洋的回過頭。

『借糠！哈，你知道的，這大荒年誰有糠！』

『請公公看我爺面上，爺一世忠心幫着公公種地的，多少佈施我們一些吧，我們是永世也不會忘記公公的好處的。』

『佈施嗎？我那來的錢！——嘻，聽說宣統皇帝馬上就要登龍庭了，也許會來賑濟的。』

這一團肥肉的圓臉偏到廚房那一個方向，喚老媽子拿油米和蝦肉來，金魚都餓得慌張了。

一隻白鵝搖搖擺擺的張開肥腿踱過來，斯斯文文的像個上祠堂祭祖去的老先生。懷裏的小孫子掙着下去了。他先向阿仁做做鬼臉，學着他祖父的聲調說：

『聽說宣統皇帝馬上就要登龍庭了，也許會來賑濟的。』接着趕在白鵝後面走開了。

茂法公公呵呵的得意大笑，笑得滿顋滿頰的肥肉都顫巍巍的抖個不住。稱讚了一聲寶寶乖。接着又冷笑着尋阿仁的開心：

『聽到嗎，小毛頭都知道，宣統皇帝馬上就要登龍庭了，也許會來賑濟的。』

這一切可怕的嘲笑都送進他耳朵了，像一把把的利劍刺到他心上了。他很痛苦。灰白的臉色變得更難看。呆呆的站了半晌，垂倒頭兒，默默的走出去了。

在路上，開始腿軟了，眼皮酸黏黏的，眼前湧起了一片模糊的黑雲。半昏暈的狀態中想起爺怎樣幫茂法公公做牛做馬一生世，落得太熱天在田坂裏中了暑毒，到死了連棺材也不答應佈施一口的下場。

『命！命！這是命嗎？』

於是『唉』的吁出一口無限傷心的歎氣，大粒大粒的眼淚禁不住掛下顋頰，落到青布短衫底前襟了。

可是回到家裏後，是又不曾把這一回委屈對媽媽說過的。那天他只偷偷的在門外揩乾了眼淚，跨進茅屋便又裝沒事的樣子抱起小毛。

現在，這一個記憶重新回到眼前了。忽然間，眼睛有點花，靠着桌子伏倒頭兒了。

媽媽不懂得爸爸為什麼不開口。藏在肚裏的心事怎會知道呢？她只覺得自從這幾天家裏斷了糧，便沒有一個時候看到爸爸底笑臉過。也許是餓慌了吧，從日到夜都兩隻眉毛鎖攏在一起，有點傻相。於是心腸裏也默默的動了幾分難受。

沈默又壓到這小小的茅屋裏。外面，呼哨着捲過樹梢，捲過屋頂的越來越大的夜風底啞碎的聲音，像一羣受了傷的野獸，在暗夜裏徘徊着，哭泣着走過去。

『你若不高興，那明天我去求茂法公公吧。就是借不到糠，這一晌半個月沒曾去，也該去走動走動的。』過了一會媽媽又憂愁的說，在夜的空虛和靜寂裏彷彿聲浪很宏大。

『你要去？』忽然擡起頭，喫驚的問。

『你不走，那只好我去啊。』

『不准你去！』爸爸顯得很兇的樣子，咬着牙齒說。

媽媽不想和他再辯論。自己站起身，蹩到牀邊去了。

爸爸底眼光跟在她後面看到她脫去衣服，從那貼肉的單衫的爛洞裏，露出一排沒肉沒血的肋骨，眼光又軟化了。

燈光發個抖，突然給風撲滅了。黑暗吞沒了一切。

二

第二天，依舊是一個碧海青天的好日子。媽媽梳光髮髻，穿件半新舊的粗布短襖，略略收拾了家，便跨出門，上茂法公公底家去了。阿仁也不想阻止她，雖然心裏感到怪不舒服。

兩個孩子喫了口野菜，早一溜煙的跑出去了。清清冷冷的一個人留在家裏也無味，沒事做，兩手忒空閒。去打幾根茅柴來，只要賤，也許還

可以換幾文錢。於是腰間插上一把鉤刀，手裏提着一根扁擔，隨手打上門，也出去了。

走不了多遠一程路，正在拐角處，一羣喧嘩的男女們團集在那裏。幾個孩子站在較遠的地方看熱鬧。其中有一個高大的漢子，漲紅了臉，像喝醉酒，揮着拳要想掙開四周的人們。別人不放他，有的一把抓住了他底手，有的使勁揪住了他底衣角。

又是誰家兩口兒在淘氣？窮荒的年頭還有這興緻！可是當他認清了那凶狠狠的和衆人扭鬪着的卻是阿德哥的時候，不覺暗暗喫了一驚。你看，兩個太陽角全綻滿青筋啦！一向是和和氣氣的人，又能幹，又會講話，又唱得一口圓熟的老生戲的阿德哥，從沒聽到有半個人跟他過不去，今天怎會和別人鬧得這般凶！

忙着在路旁放下扁擔和鉤刀，搶上去，用力分開人們擠進去了。

『阿德哥，有話好說的，你什麼事情過不去？』

阿德哥此刻只一心要想竄出人叢去，什麼人底話都沒聽進去。

他的大哥一手扳住了他底肩膊，氣沖沖的說：

『你發昏嗎？想出這種斷命的念頭！趕快回家去。』

『叔叔還是到我們屋裏喫碗茶去，淸淸心，平平氣。』他的嫂嫂慌張的說，但不敢走近去扯他。

『看看大荒年的面上，又大家都是一村人，阿德哥，多一事總不如少一事。』旁人也跟着勸。

阿德哥完全不像平日的柔和了。滿臉滿身都是熱騰騰的殺氣。短衫底前襟給扯碎了，一個粗糙的黧黑的胸膛露到外面。他不管大哥底吆喝，只直着喉嚨咆哮着：

『你們不要管這老剝皮！我今天一定要殺死他！柴刀誰拿的，還我？預備一條命抵一條命，我倒要看看這老剝皮有什麼銅筋跟鐵骨！』

阿仁完全弄不明白了。怎麼阿德哥今天想到要殺人？搔搔頭髮，摸不着一個頭緒。但看一看周圍每個人底臉，那種緊張的神氣又立刻告訴他事情顯然很嚴重！於是扯住了三強木匠往外擠，走到放着扁擔和鉤刀的路旁兩個人才再站下來。

『木匠哥，阿德哥今天跟誰嘔閒氣。』阿仁悄聲的問。

『阿，你不淸楚？』木匠用疑惑的眼光望到他臉上，怎麼一個勸架的人會不知道鬧架的原因。『唔，阿德哥可算得上一條好漢罷，此刻他要拚了命扯茂法公公到閻王殿前算賬去。』

茂法公公四個字跳進他耳朵裏，嗡嗡的響個不住。接着一個胖胖的露着猙獰的冷笑的圓臉又分明地出現在眼前了。而且從一張三角形的厚而紫黑色的闊嘴裏，跳出那麼熟悉的一句話：

『宣統皇帝馬上就要登龍庭了，也許會來賑濟的！』

不覺脊骨上起了一個顫抖。

可是接着還是緊緊的追問：

『什麼天大的事情，犯得上去拚命？』

於是木匠告訴他去年阿德哥年關過不去，捧着田册問茂法公公去商借兩畝田押了六十塊錢。今天一個清早叫他去，要他冬至節前去贖還。不贖呢，按照今年的田價賣給他。阿德哥也忒忠厚，老老實實的答應了。大概他以為地段高，河浜又近，照往年的市價，兩畝田賣二百塊錢是喊出口就有人搶了去的。就算今年賤，最多也只能打個八折罷。可是，你曉得茂法公公怎麼說？他說近年時勢不安靖，到處荒，到處鬧土匪，有錢的都搬上杭州城去了。他本來沒有錢，杭州城也住不起，荒年不用說，更艱難了。不過大家都是一村人，好幫忙的地方總幫忙的。如其這兩畝田賣給他，情願再添四十塊錢，幫阿德哥做家用。雖然銅鈿上面的小事情，阿德哥一向不計較的，喫虧也不只第一遭。可是茂法公公底手段到底未免太毒辣，趁火打劫窮人，逼得這頂和氣的阿德哥也忍不住，跟他鬧翻了。現在阿德哥拿把菜刀尋他拚命去。你想想，能夠拚個你死我活也痛快，這大荒年反正做不了人！』

聽完這長長的一串話，彷彿阿德哥替自己出了一口氣，像夏天喝下涼茶去，眼前一亮，連心脾都舒暢了。哼，也會遇到對頭嗎？要曉得窮人也不個個都是死人，憑你宰！於是跟着幾日來不曾有過的高興，滿心想對木匠說：『我和你一塊幫阿德哥去』，可是話只在舌頭上打轉，結果變成一個空洞的咳嗽。

阿德哥終於給別人攙走了，給坐唱班裏唱老旦的全生攙走了。他一邊扶着阿德哥，一邊說：

『我們都喫過他的苦，這老鬼是一個該殺的壞東西，還用說！不過，阿德哥，今天看你哥哥的面上，暫時放過他一條命吧。我們總有一天要剝他皮，抽他骨的。』

牛頭山上沒有柴，早光了。只光滑的大石塊，黃泥，萎爛的落葉。青青的天蓋在上面。僅有的幾棵鎮壓合村的風水的老槐樹，往常你攀折一椏樹枝也犯禁律的，現在已給那手長的砍去了。只剩幾根細小的椏枝散在山崗裏。

拾攏了幾根零碎的樹枝，從腰間掏出一根草繩，綑成一小束。雖然賣不了錢的，也好自己燒燒。比空手來空手回去總體面些。接着覺得有點喫力，揀一塊大白石坐下來。唔，人真餓壞啦，氣力全跑走了。

山背後，是一片一望無際的田坂，叫後塘坂。縱縱橫橫的阡陌，比棋布還密些。阿仁胳膊靠在大腿上，眼睛光光的找尋自家那一方地。找着了。河邊那一塊田不正是牛角坵嗎？兩棵桑樹拱在河岸上，也是自家種的。從山上望過去，還依稀看得清楚。夏天的黃昏，田耘完了，渾身汗水和泥漿黏得皮膚癢癢的難受，於是跟着別人一骨碌跳到河水裏。像一羣瘋水牛，大家在河裏講醜話，要砰砰嘭嘭翻騰個半天才肯攀上岸。接着，別人都肩着農具回家了，他，卻躺在桑樹腳邊，啣上一個旱烟筒，在淡白色的夜色裏抽起烟。頭上有風，比水還涼，從桑葉縫裏漏下來。噯，有風，又沒蚊子，真不高興回去悶在又臭又熱的茅棚裏。天色漸漸由淡白變成

朦朧了月亮從東方昇起。紅到像紅柿子怪大的。烟筒裏的火星也紅得發亮。躺夠了，站起身來，看看自家田裏黑沈沈的稻肥得可愛，幾乎一株株都有高粱秧苗那麽粗。忽然一個夢來到他心裏覺得今年也許生活會變好些，那一株株的肥稻都會結個半酒蓋穀子呢。於是想唱幾句山歌開開心了。可是平生從沒玩過這一手，唱不出來。但遠遠的，穿過夜空，卻傳來快樂的歌聲了。於是放下烟筒，打起精神往遠處仔細看，彷彿有人騎着牛，在阡陌上緩緩地移動。

秋天完了，像這個時候，就得鋤遍地，種上蕎麥和蘿菔菜。因爲阿仁雖說頂勤快，三百六十天沒個偸懶睏午覺的日子，可是老天沒眼睛，要是你單靠一方稻，就是收成好，到了第二年三四月，一家四口還不是只好喝西風！於是，下雨天，坐在家裏打草鞋，好換幾個零用錢。晴了，腰邊圍上一條青布，背着暖暖的太陽到田頭去，培培土，或者捉捉油光青色的小菜蟲。隔幾天，等到蘿菔熟，他就要揀那肥的，連根帶葉的拔回家，煮熟了好當飯。

現在，從山頭望過去，眞看着鬼慘慘，心酸了。那麽大的一個坂沒一莖菜芽兒呢。唔，堤埂的缺口不知要等到那天才築了？如何這樣好天氣，又晴又和暖，做堤長只睏覺不管事？要是修好了，也好種些青菜充充飢。

他仰起頭兒看看天，太陽已來過天中心。可是村莊裏的炊煙還淡到看不見，只東北角有一縷濃黑的煙雲裊裊地扶搖直上。

於是他肩着柴下山了。山路上，夾在沙土裏，有許多桃花色的，翡翠色的小卵石子，光亮得可愛。他想到往年帶了蘿菔分給孩子們喫的情形了。今年孩子們底嘴餓到慌，能揀幾顆石子分給他們玩，也好逗得小心花兒快活些。於是重新放下柴，揀那頂光滑的塞進肚搭裏去。

從山脚邊拐個彎，又回到村裏了。心上掛念到阿德哥，不知可曾鬬出去拚命？

三保家的啞大囡捧着一塊泥黃的糠糕蹲在門邊，邊滴着口涎，邊在嚐。阿仁覺得自己也有點餓了。肩上那幾根柴枝彷彿添加了沈重。

再走了一程路，忽然一陣香氣襲進他鼻竅，是爛熟的肉底香氣啊。於是肚子裏更骨碌碌的翻個不住。這倒並不是也想弄份肉嚐嚐，是那飢餓，那本能，扯得他底眼睛失望似的東窺西闞的四處張望。看到木老門外圍攏了一羣人。

『阿仁哥，那裏砍柴來？』

『過來過來，有好東西在這裏，請你開個胃。』

意識到他們在那裏幹什麽事情了。唔，要不是那東西，怎會有這樣香？對，往日經過木老底門口，那隻肥胖的黑花狗叫得多有勁，沒一回讓你安安閒閒的偸過去，今天是要了它底命了。

沸沸揚揚的一滿鍋，已經煨得稀爛了。於是大塊大塊的撈起來，盛在一隻大木盆裏。大家不客氣的隨便坐在地上，用手扯，比刀還銳利。醮着白花花的鹽往嘴裏送，眞夠味！

還有酒！做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豐盛的一頓。

今天木老做東道，我們照例該敬主人一杯酒。然而據木老自己說，該受敬的還是阿奎哥他家裏放着一罎酒，荒年還擺什麼鬼闊氣，看到就生氣。想拿出來請餓嘴的弟兄醉一醉，又沒些星兒小菜。木老想到阿黑，這一個聚會做成功了。

阿奎哥卻謙讓着。

『這年頭還扯什麼客氣話？狗也好，貓也好，糠也好，野菜也好，到口的就喫。什麼都完了，大家一夥當土匪去！』正堂駝背聽得不耐煩，喊起來了，一邊撕了塊狗肉，向鼻子邊塞進去。

大家都笑了。阿仁噴出了酒沫。一陣說不出的痛快露到每個人臉上。有人拍着手。

『聽說眞有這樣的事呢！離我們九十里路的楓林鎭，比我們這裏水更大，給沖毀了大半個村子。房子沒有了，老老小小坐在大樹下，喝口泥水，嚙些樹葉草根挨日子。後來看看病的病，死的死，沒法再活下去了，才有人想到村長底穀倉在半山上，沒沖去。於是大家跪着去求他，懇他散口糧。你曉得他心多凶？非但不肯打開倉，還偷偷的差人上縣城去請保安隊，說是有暴民搗亂。這一來，人心可反了。也不知道誰做頭的，叫大家自己動手去打開穀倉來。總之有人這麼一聲喊，不到半個時辰罷，就聚集了八九百餓死鬼，一哄的蜂擁進村長家裏去。現在他們人愈聚愈多，聲勢愈來愈大了，盤踞了一座高山當營盤，連官兵也奈何他們不得了。』阿奎哥認眞的說。

『聽說當時村長正抱着一個小老婆在作樂呢。』有人添補了這樣一個有趣的尾聲。

又是一陣笑聲哄起來。接着大聲的豁拳，大口的呷酒，大塊的喫肉，一個個憔黃的面孔漸漸泛起紅活的血色，動作也多靈活了。太陽曬在頭皮上，覺得熱，有人脫去短衫，墊在屁股下面，爽性赤膊了。

談話很投機，很起勁。你一句，我一句的大談着那一鄉打死了土豪的兒子，什麼地方焚燒了財主底房子，許許多多水災以後聽來的山海經。而且故事似的傳述着，彷彿遭水災的是別人，在別地方，在隔重山隔重水的遠處了。

『不要太高興囉！等一歇大家轉家去，還不是一口野菜一家人分着喫！』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公公，酒夠了，人反而更清醒，想起早晨家裏餓到昏暈過去的女人了，於是悲涼的說着。

『炳泉公，你底話也不見得準！也許我們也有那麼的一天。』一個小夥子不服他底短氣話，反駁他。

『對，你有理。早上阿德哥不是要跟茂法公公去拚命？要不是大家勸住了，也許茂法公公底腦袋此刻已剁成了泥！』好幾天來鬱在阿仁心頭的悶氣，乘酒興一口氣吐出來。

狗肉完了。狗骨頭堆個滿地。酒可還很富。人也不肯散，談話底興緻愈高了。他們都暫時忘記了目前啼號着的可憐的妻兒，正在到來的殘酷的風雪和冰凍，和緊緊地追躡在自己身後的那個可怕的運命。(未完)



節日

沈從文

落了一點小雨，天上灰濛濛的，這個中秋的晚上，在×城已失去了中秋的意義。

一切皆有點朦朧，一切皆顯得寂寞。

街道的牆角轉折處，城市裏每人的心中，皆爲這點雨弄模糊闇淡了。

城中各處商人鋪子裏，仍然有稀稀疏疏的鑼鼓聲音，人家院落裏有斷續邊炮聲音，臨河樓上有簫笛聲音，每一家也皆有笑語聲音。這些聲音在細雨寒風裏混合成一片，帶着憂鬱的節日情調，飄颺到一個圍牆附近時，已微弱無力，模模糊糊，不能辨別牠來處方向了。

雨還在落。因爲圍牆附近地方的寂靜，雨也儼然較大了一些。

圍牆內就是被×城人長遠以來稱爲花園的牢獄。往些年分地方還保留了一種習慣，把活人放在一個木籠裏站死示衆時，花園門前曾經安置過八個木籠。被站死人的口號爲「觀花」，站籠本身也似乎是一個花瓶，因此×城人叫這地方爲花園。現在這花園已經有名無實，捉來的鄉下人，要殺的多數是剝了衣服很瀟灑方便的牽到城外去砍頭，木籠因爲無用早已不知去向，故地方雖仍然稱爲花園，漸漸的也無人明白這稱呼的意義了。

花園裏容納了一百左右的犯人，同關雞一樣，混合的關在一處。這些從各個鄉村各種案件裏捕捉來的愚蠢的東西，多數是那麼老實，那麼瘦弱，胡裏胡塗的到了這個地方，擁擠在一處打發着命裏注定的每個日子。有些等候家中的罰款，有些等候衙門的死刑宣布，在等候中人還是什麼也不明白，只看到日影上牆，黃昏後黑暗如何佔領屋角，喫一點粗糙囚糧，遇闊監時就爬伏到粗石版的廊道上，卸下褲子，露出一個骯髒的屁股，挨那麼二十三十板子。

牢裏先是將整個院落分成四部，各處用大木柱作成的柵欄隔開，白日裏犯人可以各處走動，到了晚上，典獄官進牢收封點名時，犯人排成一隊站好，典獄官拏了厚的一本點名册，禁卒肩上搭了若干副分量不等的脚鐐手梏，重要的，到時把人加上鐐梏，再把鐵鎖鎖定到木柵欄

柱旁可以上下移動的鐵環上，其餘則各自歸號向預定的草裏一蹲，事情就已完畢，典獄官同禁卒便走去了。此後就是老犯來處置新犯，用各樣刑罰敲詐錢財的時候了。到後來忽然有一天，許多鄉下人在典獄官進監以後，把典獄官捆着重重的毆打了一頓，逃跑了一些犯人，因此一來，這獄裏就有了一種改革。院中重新在各處用鐵條隔開，把院中天井留出了一段空地，每日除了早上點名出恭時，各犯人能到院中一次以外，其餘時節所有犯人皆各在自己所定下的號內住下，互相分隔起來。院中空地留爲典獄官進監點名收號來去的道路，從此典獄官危險也少了。新的改革產生一種新的秩序，鐵條門作好後，犯人們皆重新按名編號，重新按名發給口糧，另外也用了一種新的規矩，就是出了一點小事時，按名加以鞭打。因爲新的管獄方法不同了一點，管獄員半夜裏還可以來獄中巡視，老犯的私自行刑事情也隨同過去制度消滅了。

新獄規初初實行時，每一個犯人在每早上皆應在甬道上排隊點名，再魚貫而行依次到那個毛房去出恭，再各歸各號，大多數犯人皆鄉下農民，不習慣這件事，因此到時總大家擠着推着，互相用那雙愚蠢的畜生一般的眼睛望着同伴微笑，有鐐梏的且得臨時把牠解開，所以覺得非常新奇有趣。到後久一點，也就十分習慣自然了。

這獄中也如同別的地方別的監獄一樣，放了一批，殺了一批，隨即又會加上一批新來的人。大家毫無作爲的被關閉到這一個地方，每日除了經過特許的老犯，可以打點草鞋以外，其餘人什麼事也不作，就只望到天井的陽光推移明暗交替打發日子。

所有被拘留的人皆用命運作爲這無妄之災的註釋。什麼人被帶去過堂了，什麼人被打了，什麼人釋放了，什麼人恭喜發財牽去殺頭了，別的人皆似乎并不十分關心，看得極其自然。

每天有新來的人，這種人一看就可以明白，照例衣服乾淨一點，神氣顯得慌張焦灼，一聽到提人時就手足無措，白天無事，日子太長，就坐到自己草薦上，低下頭一句話不說，想念家中那些親人同所有的六畜什物。聽人說到提去的什麼人要殺頭了時，就臉兒嚇得焦黃，全身發抖，且走過去攀了鐵條癡癡的望着。坐久了牢獄稍久一點，人就變愚呆了，同畜生差不多了。

老犯自由行刑的權利，雖因爲制度的改革，完全失去了，可是到底因爲是老犯，在獄裏賣酒賣肉，生活得從從容容。獄裏發生什麼小爭持時，執行調解的也總是這一類人。

老犯同城市中的犯人，常常酗酒鬧事，互相毆打，每到這種事件發生時，新來的鄉下犯人，多嚇怕得極其厲害，各自遠遠的靠牆根蹲着，盼望莫誤打到身邊來。結果則獄吏進來，問訊是誰吵鬧，照例吵鬧的不肯說出，不吵鬧的誰也不敢說出，於是獄吏的鞭子，在每人身上抽一兩下，算是大家應得的待遇。

因爲過節的習慣，在×城還好好的存在，故在這種地方，犯人們也照例得到了些過節的好處，各人把那從上面發下來的一片肥肉，放在

糙米飯團上囫圇嚥下後，各人皆望到天空的黃昏雨景，聽到遠處的各種市聲，等候獄官來收封點名。到後收號的來了，因爲過節，獄官們的圖圓酒還喝得不夠量，馬馬虎虎的查看了一下，吩咐了幾句照例的話，就走去了。

到了二更左右，有些人皆蜷成一團臥在稻草裏睡着了，有些人還默默的思索到花園外邊的家中節日光景，有些人不知道爲什麼原因，忽然吵鬧了起來了。先是各人還各自佔據到一個角隅裏在黑暗中互相辱罵，到後越說越紛亂不清，一個拋了一隻草鞋過去，另一個就拋了一件別的東西過來，再到後來，兩個人中有一個爬了起來趕過去理論，兩個人卽刻就在黑影裏毆打起來了。

只聽到肉與肉撞觸的鈍聲，拳頭同別的東西相碰的聲音，木頭，瓶子，鑌鐵鍋，以及其他拋擲的聲音。骨節的戛戛的聲音，喘息，辱罵，同獸類咬牙切齒時那種相似沈默的掙扎，繼續着，不知在什麼時節纔可以告一段落。顯然的，這裏也有一些人爲了這個節日，喝了不少嚴冽的燒酒，被燒酒醉倒，發生着同別的世界也會同樣發生的事情了。

兩個醉醺醺的犯人在一個角隅裏翻天覆地的揍鬬時，一時節旁邊事外的人皆不說話。只聽到一個卷着舌頭的人，一面喘息一面辱罵：

『×你的娘，你以爲我對不起你。婆娘們算個什麼？婆娘們算個什麼？……』

似乎這個人正被壓在下層，故話還在說着，卻因爲被人壓定，且被人嘴邊打了一拳，後來的話就含胡不清了。

另外黑暗一隅有上了點年紀的人喊着：「四平，四平，不要打出人命，放清醒點！」

又有人說：「打死一個就好了；打死一個，另一個頂命，這里就清靜了。」

又有人說：「管事的頭兒快來了，各人四十板，今天過節，我們不能爲你們帶累領這種賞！」

還有人爲別的事說別的話，似乎毫不注意身邊附近毆打的。

說話的多是據守屋角沒有酒喝的人物。在獄中喝酒是有階級身分的。

一會兒，只聽到一種鈍聲，一個人哎的喊了半個字，隨後是一個打草鞋用的木榔槌，遠遠的摔到牆邊鐵條上復落在院子中的聲音。於是一切忽然靜寂了。

兩人中有一個被打暈了。

於是就聽到有人掙扎着，且一面含含胡胡的罵着；

「×你的娘，你以爲我對不起你。婆娘們算個什麼？要你莫扼喉嚨你不相信，你個雜種，一下子就相信了。你個雜種。……讓開一點，你個雜種。」

這仍然是那個卷舌頭醉鬼說話的聲音。名爲四平的醉鬼，這時還壓在他的身上，可是因爲已經被那一榔槌敲暈了，這壓在下面的醉鬼，

推了一陣，掙扎了一陣，總仍然爬不起來，一面還是罵着各樣醜話粗話，一面就胡胡塗塗把臉貼在溼霉的磚地上睡着了。

稍靜寂一會。

黑暗中許多人又說話了。大家推論着。

「打死了一個。下面那個打死上面那個了。」

「四平打不死的，若打死，早在堂上被夾板折磨斷氣了。」

「一個暈了，一個睡了。」

「雜種！成天罵雜種，自己就是雜種！」

「把燒酒放煙頭的纔眞是雜種！」

「輕說點，酒店老板閻王來了。」

各處有噓噓的聲音，各處在傳遞知會，有些犯人就了懸在院中甬道上油燈的微弱燈光，蹲着在地面下田字棋，有些做別的事情，怕管事一來知道，皆從這知會中得到了消息，各人就躺在原來所據的地面草堆裏，裝成各已安睡的樣子，讓管事的在門外用燈照照，且用長桿子隨意觸撞一兩個草堆裏那一團東西，看看是不是還在那里。管事的一切照例的作着，一面照例的罵着許多醜話，一面聽着這些醜話，於是這人看看甬道上的油燈，檢查一下各個鐵門上的鎖鑰，皮靴橐橐的又走了。

當眞閻王來了。

一個大眉、大眼、方臉、光頭、肥厚的下頦生了一部絡腮鬍子、身高六尺的人物，手上拏了一個電筒，一根長長的鐵杖，踉踉蹌蹌的走過來，另

外一個老年人提了一盞桅燈，似乎也喝了一杯，走路時見得搖搖晃晃。提燈的雖先開了門，到裏面甬道時卻走在後面一點，因爲照規矩閻王應在前頭。

這人在外邊開了一個酒鋪，讓靠近西城下等人皆爲他那種加有草烟頭的燒酒醉倒，也讓這燒酒從一些人手中巧妙的偸運送到這獄中來，因此就發了一點小財。照××當地風氣一切官吏皆可以花錢買得，這人爲了自己坐過一陣監獄，受過了一些鞭笞，故買了一個管獄位置。這人作官以後，每每喝了一肚子自己所釀的燒酒，就跑到這地方來巡視，乘了酒性嚴厲的執行他的職務，隨意的毆打其中任何一個人。有時發現了一些小小危險東西，或是一把發銹的小刀，或一根鐵條，或一枚稍大的釘子，追究不出這物件的主人時，就把每人各打二十下，才悻悻的拿了那點東西走去。

這人的行爲似乎只是在支取一種多年以前痛苦的子息，×城人是重在復仇的，他就在一切犯人的身上，索回那點痛苦。

閻王來時，大家皆裝睡着了。各處有假裝的鼾聲，各人皆希望自己可以僥倖逃避一次災難。

這人把電筒揚起各處照了一下，且把鐵條從鐵欄外伸過去，向一個草堆裏戳了幾下，被戳的微微一動，這人便笑着，再用力戳了一下。

「該死的，你并不睡，你并不睡。你裝睡，你在想你的家中，想月亮，想酒喝，你是搶犯，你正在想你過去到山坳裏剝人衣服的情形。……不要

想這些，明天就得割你的頭顱，把你這個會做夢的大頭漩到田中去，讓野豬喫你！」

那個縮在草堆裏成一團的鄉下人，一點不明白他所說的意思，只是嚇得把鼻頭深深的埋到草裏，氣也不敢向外放出。儘鐵條戳了兩下，又在臀部脊部各打擊了兩下，也任然不作聲，難關過去了，因爲這鐵條又戳到第二個人身上去了。

第二個又被罵「把頭丟到田裏，」又被重重的抽了兩下。

如此依次下去，似乎每一個人皆不免挨兩下。

大家皆知道閻王今天一定多喝了兩杯，因爲若不多喝兩杯酒，查驗不會如此苛刻。還沒有被毆打辱罵的，皆輕輕的移動了臥處的地位，極力向牆邊縮進去，把頭部向牆邊隱藏，把臀部迎向鐵條所及那一面，預備受戳受打。

到第五個時那先前一時互相毆打現在業已毫無知覺重疊在一堆的兩個醉人，便被閻王發現了。

閻王用電筒照了一下，把鐵條在上面那個人身上戳了一下，

「狗×的，你做什麼壓到別人身上？你不是狗，你是豬。我知道你們正在打架，我聽到吵鬧的聲音，你見我來了，來不及把兩個人拉開，就裝成喫醉了睡覺的樣子，狗×的，你裝得好。」

一、二、三、四……

這人一面胡胡亂亂的算着數目，一面隔了鐵條門，儘是把那個壓

在上面失了知覺的犯人用力打着，到了四十後又重新再從一、二、三、四算下去，

打了一陣還是不見有什麼聲息。

其餘的人皆知道那是永遠打不醒了的，但誰也不敢作聲。

跟同閻王來的老獄卒，把燈提得高高的照着看看儘打不醒，覺得這樣打下去也無什麼意思了，就說：

「大老，他醉了，今天過節，一定醉了，算了罷。」

閻王把老獄卒手中的燈搶過手來，詳詳細細照了一下老獄卒的面孔。

「你這傢伙說什麼。你以爲我不知道嗎？你以爲我不明白他們送你的節禮嗎？好，今天過節既然醉了，多打兩下不會痛楚的，再打十下，留五十明天再說。」

一、二、三、四打了十下不行，又一、二、三、四打了十下。

第六個剛被戳了一下時，老卒在旁邊又說話了。

「大老你不要再打他們，你也打倦了，明天一總算賬罷。

「明天算賬，明天算賬，明天加一倍算賬！」

閻王一面說一面又搶了老卒手中的燈，照了老卒的面孔一會，似乎想認淸楚說話的人是不是這個人。口中哼哼的，仍然在那第六個的犯人身上重重的戳了一下，打了一下，纔離開了鐵柵欄，站到甬道中央去，大聲的罵着一個已經絞死了多年的老犯人名字。

閻王走了，只聽到外面牢門落鎖的聲音，又聽到不知爲什麼原因，在外邊大聲罵人的聲音，但不久一切就平靜了，毫無聲音了。

黑暗中有人罵娘的聲音，有逃過了這種災難快樂得縱聲大笑的聲音，有摹仿了先前管獄人的腔調來說話的，

「媽的個東西刀砍的，繩子絞的，媽的個東西……」

有人同鬼一樣咕咕的笑着。有人嘶了個嗓子說着，

「你媽的，你上天去，你那個有毒的燒酒終有一天會打發你上天去的！」

遠遠的，什麼地方響了一聲槍，又隨即響了兩聲。

大家睡了。大家皆知道燒酒已經把獄官打倒，今天不會再挨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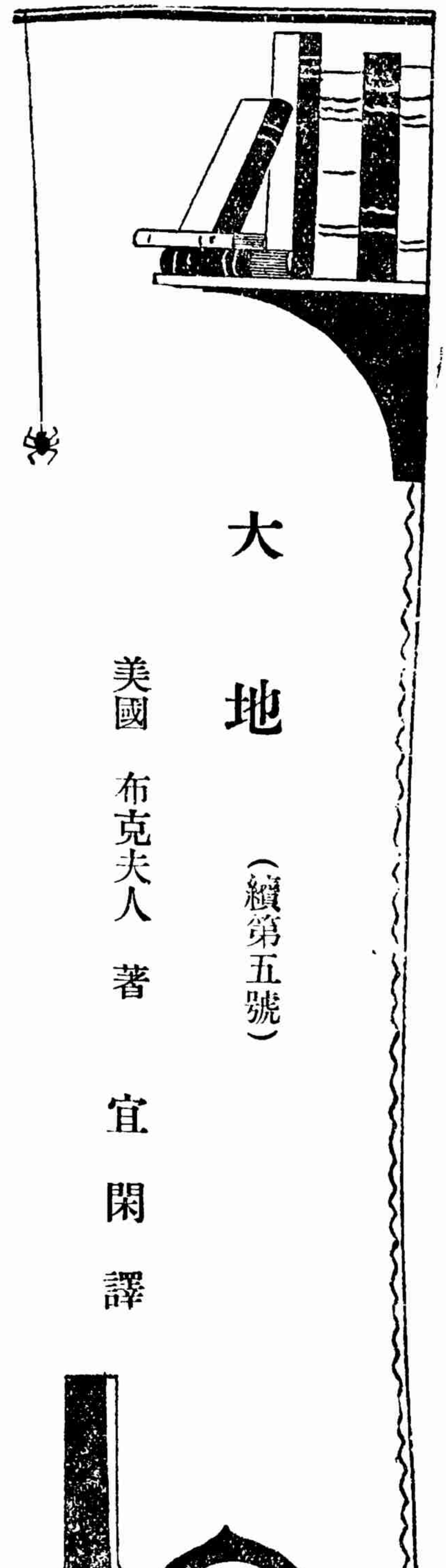
半夜裏有人爬起走向柵欄角上撒尿的，跌倒到兩個重疊在一處的醉鬼身旁，摸摸兩個人的鼻子，皆冷冷的，已經毫無熱氣。這人尿也不敢撒了，趕忙回去蜷臥在自己的草窠裏，擬想到明天早上一定有人用門版擡人出去，一共得擡兩次，這是一個新來花園不久的鄉下人，還不明白花園的規矩，在獄中瘐斃的，得從牆洞裏倒拖出去。

城中一切皆睡着了，只有這樣一個人，縮成一團的臥在草裏，想着身旁的死人，聽着城外的狼嗥。×城是多狼的，因爲小孩子的大量死亡，衙門中每天殺人，狼的食料就從不如窮人的食料那麼貧乏難得。

夏芝蕭伯納組織文學會

愛爾蘭詩人勃德夏芝(Butler Yeats)戲劇家蕭伯納近正着手組織一個愛爾蘭文學會，俾以較大的著作界的集合力量向政府抗爭檢查出版物問題。這會是一純粹的文學和批評的組織，其基本會員須憑勃蕭二氏的意見選擇。普通會員再由這基本會員去選定。但人數規定很少，大抵總數最多不過三十人。

夏芝說：『我希望這組織多少能盡些義務。希望牠能替愛爾蘭的著作界向政府抗爭關於出版檢查法以及其他困難問題。』『愛爾蘭現在簡直沒有批評的刊物，』那激烈的白髮詩人說：『愛爾蘭的批評家寫了文章，只好拿到英國的刊物去發表。這結果使愛爾蘭作家的榮譽都送給英國的刊物了。愛爾蘭人對於文學上的批評，主張，現在是很微弱的，一切都期待着追隨着英國，這是極不應該的事。英國人誠然很歡迎愛爾蘭的作家，但一個民族應當要有一個自己主張的。』夏芝更望文學會中定下一種獎金及獎勵會員榮譽的計畫，以爲勸勉。這會籌備事務現已在積極進行，全愛的小說家，詩人，戲劇家都有入選希望云。（賓）



大地

（續第五號）

美國 布克夫人 著

宜閑 譯

（前文提要）安徽某縣城北一個鄉村上有三間小屋，裏面住着農人王龍。他領了城裏黃公館的丫頭阿蘭做他的老婆。她幫助王龍勤苦操作，奉養他的老爹，還給他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王龍積受了不少的錢，便趁黃公館中落的時候，買進了他們的好田。不料那地方鬧旱荒了，不上幾個月，非但糧食吃盡，便是草根樹皮也爬羅的沒有剩了。於是王龍一家跟着大隊的災民逃荒到江蘇一個大城市。在那裏，王龍拉車，阿蘭和孩子們討飯，一家過極淒苦的生活。後來那城市上發生戰爭的恐慌，王龍跟着一羣貧民闖入富家，無意中得了許多金洋，於是他一家囘到本地，買牛修屋，重興家業，阿蘭又生了雙胎的一男一女。

十八

這樣，王龍積聚了他的家財，到第七年，北邊的大河因了過多的雨和西北方發源地的雪水漲的過高，便橫決而淹沒那地方的一切田地了。然而王龍却並不恐慌。雖是他的田地有五分之二變成深到沒肩的湖了，他也並不恐慌。

在春末夏初，水不住地高漲起來，終於成了幽靜而壯美的一片汪洋，映着雲呀月呀，以及軀幹立在水裏的柳呀竹呀。到處有人們所離棄的泥屋聳出水面，這經過了幾天的大水，就慢慢地坍塌下去，復成爲水和泥了。凡有不是像王龍的家屋似的築在小山上的家屋都是這樣。那些小山聳出水面像島嶼一般。人們乘了船和木筏從城裏來往城裏去，有的便像他們曾經挨受過那樣挨受饑荒。

然而王龍並不恐慌。米店有錢欠他，而他的倉間還滿貯着兩年來的收成。他的房屋高峙在那里，離水很遠，他便用不着恐慌。

然而因爲有許多田地不能耕種的緣故，他閑空極了。又閑空，又吃的好，所以當他睡足了時間，做了可做的事以後，他

不耐煩起來了。況且有佃工們在那里，是他按年雇用的，那班人吃了他的飯，天天牛閂着等水退，而他自己來做事豈不傻呢？因此，他吩咐他們修補老屋的草披，整理新屋的漏瓦，又教他們修理鋤頭鐵耙和木犂，飼養牲畜，買了鴨來養在水上，將蔴搓成繩索——這一切在往日他一個人耕田的時候，他都是自己做的——之後，他自己的兩手便空下來，他不知道自己這麼辦纔好。

一個人是不能整日坐着，看望淹沒他的田畝的大水，又不能一下子吃過量的飯的，而且王龍睡過之後睡眠也就暢足了。當他在家裏不耐煩地踱來踱去的時候，那沈寂的家於他的壯盛的血氣，是太沈寂了。老頭子現在眼睛半瞎着，而耳朵幾乎全聾，變得很衰弱了；除了向他問問寒暖饑飽，問問可要茶喝以外，沒有和他講話的必要。那老頭子不明白兒子多麼富有，每逢他的茶碗裏有茶葉的時候，總要咕噥着說，『些許的水儘夠了，茶葉有銀子那麼貴啦』 這也是使王龍不耐煩的事。對於那老頭子，將事情說給他聽也是白說的，因爲他聽了之後立即將那事情忘記，而回到他自己的世界裏，許多時間，他夢想自己又復是年富力强的青年；他現在難以理會他眼前的情形了。

那老頭子和接連幾個鐘頭坐在祖父身邊，扭着一塊布頭，將牠摺了又摺，對着牠微笑，却絕不講話的大女孩子——這兩個對於事業興隆而身體壯健的人有什麼話可說呢？王龍倒茶給老頭子，用手撫摸女兒的臉頰，而接受她的甜美虛空的微笑——這微笑淒然地掠過她的臉，空留着朦朧無光的兩眼——以後，便沒有什麼事了。他常靜默一剎那而離開她，——這是他對於女兒的悲哀的表示——轉身看望他的兩個幼小的孩子，就是阿蘭雙胎生下來，而現在快樂地在門檻邊跑着的一男一女。

然而人是不能滿意於小孩子們的嬉笑的，他們嬉笑吵擾了一陣以後顧自玩耍去了，王龍只有一個人，便覺得十分煩躁。就在這時候，他看着他的妻，阿蘭，正如一個男人看着這麼的女人——她的身體給他領略得透澈而且饜足了，她一直這麼接近地住在他身邊，簡直沒有一點兒他不知道她的地方，沒有一點兒他可以期望於她的新鮮的事情。

王龍似乎覺得這會子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對着阿蘭看，第一次見到她只是一個默默地在那里操作，毫不想到自己在別人眼裏顯得怎樣的，遲鈍而平凡的傢伙。他第一次見到她的頭髮粗亂，發黃而且不潤澤，她的臉子又大又扁又皮膚粗糙，她的全副姿相太大，沒有半點兒秀氣。她的眉毛疏散，頭髮太稀少，她的嘴唇太闊，她的手脚又大又笨。他這樣地用希奇的眼睛看着她，對她嚷道：

『看着你的相貌，誰都要說你是平常人的老婆，決不是一個雇用一班人耕田的地主的太太！』

這是他第一次說出了自己心裏覺得她怎麼樣，她便用遲鈍而苦痛的凝視來回答。她這時坐在條凳上，正用一枚長針引了線在鞋底上穿進穿出，聽了他的話，便停住了，捏針在手裏，她的嘴巴大開，露出汚黑的牙齒來。於是彷彿她終於懂得他用男人看女人的神氣看着她似的，她的高顴骨上泛起了紅暈，她便喃喃地說道：

『自從我一下子生了那一對小傢伙以後，我的身體一直沒有好。我的裏面有熱啦。』

他看出頭腦簡單的她是這麼想着，以爲他是因爲她七年多不曾懷孕的緣故埋怨她的。他不由地厲聲回答道：

『我的意思是：你可不會像別的女人一般買一點香油來搽搽頭髮，自己做一件玄色布的新衣麼？你穿的一雙鞋子也不合地主太太的身分。』

她沒有回答，只是怯怯地看着他，不知道怎樣辦纔好，她將兩脚縮到她所坐的條凳下面，一隻脚遮住了另一隻。雖然他心中暗自慚愧：爲的是他斥責了幾年來一直狗一般忠心跟隨着他的女人；雖然他記起了當他還在家境窮困，親自耕種的時候，她甚至剛養下小孩就到田間來幫助他，可是他却抑制不住胸中的懊惱，仍然厲聲說下去，雖是他的良心上有些過不去也不管：

『我一向辛苦，現在是富有了，我不願我的女人脫不了種田人的模樣。你的那雙脚——』

他停住了。在他看來，她是十分醜陋的，尤其醜陋的是她那雙套在寬鬆的布鞋裏的大脚。他忿忿地對着那雙大脚看了一眼，他便將兩脚更往後縮了。最後她低語道：

『我的娘沒有把我的一雙脚纏小，就把我賣出來了。現在女兒的脚我要給她纏了——小女兒的脚我要給他纏了。』

然而他跑開了，因爲他以爲自己對她發怒，而她却只是驚恐着，毫不動怒，便不由地慚愧起來。他披上了他新製的玄色布袍子，暴躁地說道：

『哦！我要上茶館去，聽聽新鮮的事情了。家裏只有這兩個呆蟲，一個老頭子和兩個小孩子。』

他向城裏走去，越走越暴躁得利害，因爲他突然記起了一件事，就是如果阿蘭先前沒有從富家還取了那些珠寶來，

如果當他啟她交出來的時候，她沒有把那珠寶給予他，那麼他就一輩子買不起那些新買的田地了。然而當他記起了這件事的時候，他却更加懊惱了，他彷彿違拗了自己的良心似的自己說道：

『哦，她自己幹的事她也莫名其妙啦。她是當作玩意兒。攫取珠寶的，正同小孩子攫取紅綠的糖果一樣，如果不是我發覺，她就永遠將珠寶藏在她的胸頭也說不定的。』

於是他想着：不知道那珠子她是否還藏在她的兩乳之間呢？然而那在從前原是希奇的，有時還多少耐他尋思的部分，現在他看來，却變得平淡無奇了。原來她的兩乳爲了哺育許多孩子的緣故已經變得寬鬆而下垂，失去了嬌媚，珠子藏在其間便是愚笨而浪費的事了。

倘使王龍仍然是一個窮漢，或者倘使他的田地沒有被大水淹沒，那就什麼事情也不會發生的。然而他却有錢了。他的家屋的牆壁中間藏着洋錢，他的新屋的磚地底下埋着一袋的洋錢，放在他和他的老婆睡覺的房間的一隻箱子裏也有洋錢用布包着，另外還有洋錢縫在他們床上的蓆子裏，他的腰帶也滿塞着洋錢，他有的是洋錢，多不過的洋錢。這一來，洋錢離開他的手，他就並不像創口流血那樣的心疼，反而洋錢躺在他的腰帶裏，當他摸到時，使他的手指熱烈刺難受，急於要在這樣那樣的物事上用掉了。他開始將洋錢看得大意，而尋思消遣他的成年的日月的辦法。

在他看來，一切都不及從前的稱心如意了。他往常自以爲只是平常的鄉下人，怯生生地進去的那家茶館，現在他看來似乎齷齪而且鄙陋了。在往日，那邊沒有人認識他，堂倌對他怠慢，然而現在呢，他一進去，人們便互相觸肘，於是王龍聽得到一個人對別個人輕聲說道：

『那就是王村的王老板，那大荒年黃府老爺去世的冬天，買進了黃府的田地的。現在他富了。』

王龍聽到了這番話，裝作不經意的樣子坐下來，他心裏對於自己的身分十分驕傲。

然而這一天，就是他將他的老婆斥罵了一頓的一天，却連他所耳聞的聲譽也不能使他高興，他只悶悶地坐着啜茶，覺得一輩子沒有一件事情如他所相信那麼好。於是他忽然想到：

『我怎麼要到這里來吃茶呢？這里開店的是斜眼黃鼠狼，他的進益還不及我手下稱田的一個佃工，我呢是一個有田地的人，我的兒子又是讀書人？』

他急忙站起身，將茶錢擲在桌上，誰也不及對他講一句話，他就已走出茶館門外了。他在大街上踱過去，自己也不明白怎麼辦纔好。他偶然經過一個說書攤，便在擠滿了人的長櫈末端坐下來，聽說書先生講三國時代的故事。然而他仍然心裏煩躁，他不能像別人那樣，入了那人的迷，那人所敲的小銅鑼的聲響使他厭倦了，於是他站起身繼續走去。

那城裏有一家大茶館，是熟悉這項事業的南邊人新開的，王龍從前經過那地方，一想到那邊銀錢化費在賭博遊戲，和爛汚的女人上頭的光景，就十分害怕。然而現在呢，爲起於閑空的煩悶所驅使，想從覺悟到自己在欺負老婆時良心的責備擺脫的他却走向這地方去了。他的煩悶逼得他去看去聽新鮮的事情。他這纔跨過了新茶館的門檻，進到擺滿桌子，開向街道的亮晃晃的大房間裏。

起初他在大茶館裏全然沒有說話，他悄悄地買了茶啜着，詫異地四面張望。這茶館是一個大廳，天花板漆着黃色，壁上掛着繪有女人的白絹的畫幅。王龍悄悄地靠近着那些畫上的女人細看，他似乎覺得他們是夢裏的女人，因爲他從未見過一個和他們相像的世上的女人。第一天他向他們看一下，匆匆地喝了茶，便即走出來了。

在他的田地上積水的期間，他天天上這茶館，一個人坐着喝茶，細看着美女畫，每過一天他便多坐一會，原來他的田上和他的家裏，他一點沒有事情做，便是在那里接連坐許多天，也不要緊的。然而一天晚上，當他坐着喝茶，從靠近廳後的桌子凝望的時候，有人從靠着最裏邊的牆壁通到樓上的窄狹的步梯走下來。

除了西門外高聳五層的西塔以外，這茶館是全城唯一的樓屋。晚上，從樓窗流送出女人的清脆的歌聲，和輕微的笑聲，還有少女的手輕輕彈出的美妙的琵琶聲來。人聽得到流到街心的音樂，尤其是在半夜以後，然而王龍坐着的地方，許多喝茶的人們的喧嘩和骨牌的聲響，却將其餘的聲音全部壓沒了。

因爲這樣，這晚上，王龍沒有聽到他後面的窄狹的步梯上，那閣閣的女人脚步聲，因此，有人在他的肩上一拍時，防不到在這里有人認識自己的他就大大地吃了一驚，他抬頭看時，是一個狹長的纖緻的女人的臉，是杜鵑的臉，這就是他買田那一天他將珠寶交到她手裏的那女人。她見他就笑，她的笑聲是清脆的。

『哦，原來是佃戶老王！』她說，在佃戶這句話上惡意地將聲音拖長，『誰想得到在這里碰見你！』

那時王龍似乎覺得自己無論如何必須使這女人明白，

他不是一個平常的鄉下人了,於是他笑了一臉,過分高聲地說道:

「我的錢可不是也同別人一樣地會化的?我近來錢也有些了。我很有些家私了。」

杜鵑截斷了他的話,她的兩眼細長而晃耀,好像蛇的眼,她的聲音流利,好像油桶裏倒出來的油:

「誰都知道的!一個人吃過用過還有餘的錢到這等地方來化掉眞是再好也沒有的了。這地方是給一班有錢的老闆闊綽的少爺大家吃酒尋樂的。說到酒,沒有比我們這里的酒更好的了——你嘗過沒有,王龍?」

「我只喝喝茶,」王龍回答說,他便覺得有些害羞了。

「我沒有喝過酒打過牌。」

「茶!」她接着一聲嚷,便尖脆地笑了。「我們這里也有虎骨酒,五更酒,香米酒——你何必喝茶呢?」她見王龍低下頭去,便柔和而殷勤地說道:

「我看你沒有見過別的什麼花樣兒呢,可不是?——嫩洋洋的玉手,香噴噴的臉頰,你沒有見過呢?」

王龍將頭垂的更低,紅紅的血衝上他的臉來,他覺得彷彿近旁個個人都帶着嘲笑的神氣在看他,在傾聽那女人的聲音似的。但當他特意從眼瞼底下斜出眼光去,四下裏一望時,他却見到一個人也沒有注意他,而骰子從新作響了,他這纔惶窘地說道;

「沒有——沒有——我沒有——只不過喝喝茶——」

於是那女人又笑了,她指着絹質的畫幅,說道:

「就在那里嚜,這就是他們的肖像。你要和那一個會面隨你揀,你將洋錢交給我,我便將那個人領到你面前。」

「這些人!」王龍詫異着說。「我以爲是說書先生所講的那種崑崙山上的仙女,不是眞的女人!」

「這些原不是眞的女人呀,」杜鵑用了嘲笑着的幽默接着說,「不過幾塊洋錢就可以使假的變成眞的。」於是她走開去,對着站在那里的僕役們點點頭霎霎眼,並且指着王龍說道,「一個土老兒到了!」

然而王龍却就懷了新鮮的興味,坐在那里細看着畫像。那時,走上這窄狹的步梯,在他上面的房間裏,就有那些有血有肉的女人。男人們——他以外的男人們,不消說得,只是男人!——走上他們那里去了。阿阿!如果他不是他那樣的男人——善良的,操作着的男人,有老婆和兒子的男人——那麼,他假定着——同小孩子假定着要幹什麼事一樣的假定着——要揀那一個畫像呢?於是他對着各個畫着的臉子,逼緊地熱切地看,彷彿個個眞實似的。在這以前沒有揀擇的問題的時候,那些臉子似乎都一樣的美麗。然而現在,有幾個顯然是比別的更美麗了,他從二十多個當中揀了三個最美麗的,又從三個當中揀選一番,便揀定了最美麗的一個,是一個瘦小的傢伙,身材的輕軟有如竹,小臉的尖瘦有如小貓臉,一手捏着一枝含苞未放的荷花的梗子,那手的細巧有如羊鬚草的舒展着的卷鬚。

他瞪着眼看她,同時酒也似的一股熱氣流過了他的血脈。

「她好像一朶花,」他猝地高聲說。他一聽到自己的聲音,又驚又羞,急忙站起身來,將他的茶錢付了,那時天已暗了,他走出到黑暗裏,便即回家去。

然而在田野和水上却彌漫着月光,宛如銀霧的網,而他的身體裏,却奔流着他的秘密的急速的熱血。

十九

如果這時候,大水已經從王龍的田地上退去了,讓那潮濕的田地在太陽底下蒸發着,在炎夏的幾天中,那田地就有耕耘和下種的必要,王龍也許決不會再上那大茶館去的。否則如果一個孩子害了病,或是老頭子忽然終了天年,那麼說不定王龍忙着新的事情,也就會將畫幅上那個尖瘦的臉子和竹一般輕軟的女人的身段忘掉的。

然而除了傍晚吹過微微的夏風的時候,大水却平靜不動,老頭子打着盹,兩男孩子大清早就送着上學去,直到晚上一直在外邊,王龍在家裏煩悶着,他走到東走到西,忽而將屁股擲到椅子上,忽而又立起來,阿蘭倒給他的茶他不喝,阿蘭給他點了火的煙他不吸,這等時候她祇淒然地對着他看,他就避着她的眼。在七月裏長長的一天,長於別日的一天的傍晚,他站在家門口,忽然間他一聲不響,轉身走進他的房間裏,穿上了他的新長衫,那件光亮得幾乎同綢一樣的玄色布新長衫,是阿蘭所做,預備吃酒時候穿的。他對誰都不說一句話,就沿着水邊,從田野間走過狹小的路徑,直到暗黑的城門口;他又穿過城門和幾條街道,直到那新開的茶館。

那邊,從外碼頭買來的那些明亮的洋油燈,燈火齊明,衆人坐在燈光下喝着茶談着天,到處扇子揮動着,笑語聲流出到街心。王龍從田間的勞動上也曾經感到過的快樂全都關進在人們聚着遊玩而並不工作的這房子的四壁中間了。

王龍在門檻上遲疑了一會,便站在從開着的門口照出來的亮光裏。雖然他的血奔流在他的全身,快要衝破他的血

脈了，他也許會在那里站一會便走掉了的，然而閒洋洋地倚在門邊的一個女人却從燈光邊端的陰影裏走了出來，這就是杜鵑。她一見一個男人的姿態，便走上前來，原來她的業務就在給屋子裏的女人們招徠顧客，但當她看見這是什麼人時，她即聳一聳肩胛，說道：

「吓，只是個種田人！」

她那尖銳的那種聲音裏忽略的神情，刺了王的心，他的突然的憤怒將他不這樣就沒有的勇氣給予他，這纔他說道：

「哦，難道我不可以進這屋裏來，不可以照別人那樣的幹麼？」

她又復聳聳肩胛笑起來，便說道：

「如果你同別人一樣的有洋錢，你也可以同他們一樣的幹的。」

他插手到腰帶裏，便將裝滿在那里的洋錢掏出來，對她說道：

「這夠了麼？夠了沒有？」

她睞着眼向那些洋錢看了一會，隨即直截地說道：

「來，你要那一個，對我說。」

於是王龍喃喃說道：

「哦，我不知道我要怎樣的。」隨即他的欲望克服了他，他很輕聲說道，「那個小小的，那個尖下巴，小臉孔，手裏拿着一枝荷花。」

那女人點點頭，她引了他從擠緊的桌子間穿過去，王龍隔開幾步路跟了她走。起初他似乎覺得個個人抬起頭來看住他似的，但當他定神一看時，他却見誰都沒有注意他，只有一兩個人叫道，「這麼早就上女人那里去！」別一個接着說道，「這是一個急色兒，巴不得早開場。」

這時候，他們正走上狹而峭直的步梯去，王龍因爲登屋裏的步梯還是第一次，走得很費勁。他們到了樓上，那女人便引他從暗沈沈的閼氣的一個客堂去，她一面走一面叫道：

「夜市第一個客人到了！」

沿客堂的門忽然都開了，在幾條的燈光下，到處露出少女們的頭來，好像太陽下纍花從枝頭開放了，然而杜鵑却板着臉叫道：

「不，不要你們——不要你們——沒有人問起你們那一個！這個客人要的是小臉子紅稀稀的蘇州矮子——荷花呀！」

不分明的嘲笑的音波傳過客堂來，於是一個石榴樣紅稀稀的姑娘大聲叫道：

「荷花會留這位客人的——這位田頭來的大蔥氣味的客人！」

因爲他惟恐自己露出種田人的真面目來，所以她的話就像刀戳似的刺了他的心。他聽到了，不屑回答。他想到他腰帶裏的好洋錢，便昂然走去，終於那女人用她的手掌在一扇關着的門上重重地敲了幾下，便即走了進去，在那邊鋪着印花的紅棉被的牀上，坐着一個瘦長的姑娘。

如果先前有人告訴他，那邊有着這種模樣的小手，他是不會相信的，手這麼小，骨這麼細，手指這麼尖，養着長指甲，塗有荷花蓓蕾的淡紅色。如果先前有人告訴他，那邊會有這種模樣的小腳，妥在不到中指那麼長的淡紅色緞鞋裏，在牀邊孩子氣似的蕩着——如果先前有什麼人告訴他，他是不會相信的。

他傍了她，硬僵僵地坐在牀上呆看她，於是他見到她正像戲臺中的人，他見過了畫師畫到她，他就會認得她的。她的手多半像畫中的手，細小而彎曲，白得像牛奶一樣。她的兩手擱在她的綢褲的大襟下面，他是夢想不到就可以摸到她的。

他看着她，有如他先前看着那畫一樣，他看見穿着緊身短襖的竹一般瘦小的姿態；他看見托在高領上的塗脂粉的尖形的小臉孔；他看見杏子形狀的圓圓的眼睛，他這纔恍然悟到說書先生們唱說古代美人的杏眼的道理了。在他看來，她不像有血有肉，倒像女人的畫像。

於是她擎起那彎彎的小手，放在他肩上，便慢慢地，很慢很慢地順着他的臂膀摸下去。雖然他從未感到過觸着時這麼輕軟的什麼東西，雖然如果他沒有見着她的話，他不會知道她在摸，可是他却看着見着那隻小手移下他的臂膀去。那隻手仿彿有火跟在她後邊，穿過了他的衣袖直燒進他的臂膀的肌肉裏似的，他一直看到那隻手到了袖口，於是她停滯了一刹時，在他那露出的腕上落下，而到他那粗黑的手的掌心裏。於是他顫動起來，不知道怎樣接那隻手纔好。

那時他聽到了輕妙的笑聲，好像塔上的銀鈴在風中振動那樣的清脆，於是似笑非笑的一個小聲音說道：

「唉！你真不懂事，你這大傢伙！你儘管呆看着，難道我們就這樣的來坐一夜麼？」

他聽了這話，便將她的手捏住在他的兩手裏，然而這一捏却也是很小心的，因爲那手又熱又燥，好像一片脆脆的秋葉一樣。於是他對她央求着似的惶窘地說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的——教教我！」

於是她歐他了。

現在王龍感到非常的不適了。他受過太陽下的勞動的苦，他受過沙漠地帶吹來的冰樣冷的風的苦，他受過荒年的飢餓的苦，他又受過在南方城市的街上做苦工的苦。然而這種種的受苦，卻都沒有像他現在在這嬌小的姑娘的手下受苦的厲苦。

天天他上茶館去，每天傍晚，他盼待她可以接他的時光，每天夜裏他到她那里去。每夜他進去，每夜他做一回什麼都不知道的鄉下人：進了門發顫，坐在她身旁硬僵僵，他起初盼候她的笑的信號，隨即身上發燒，起了病樣的燥渴，於是他卑屈地一點一點受她的啓示，直至危急的一刹那，那時她像一朵好摘的盛開的花似的，要他將她整個兒抓住了。

然而他決不能將她整個兒抓住的，這纔使他儘是發熱而且燥渴了。阿蘭到他家裏來，還有益於他的肉體的健康，他像野獸求偶似的粗野地戀慕她，他抱了她，而且滿足了，他便忘掉她而滿意地做他的工。然而現在在他對於這個姑娘的愛中，卻沒有這種滿足，她是不能使他健康的。晚上她不再要他的時候，她使性地將他推出門，他便飢渴着出來。這彷彿是一個渴得要死的人喝了海裏的鹽水似的。他走進到她這里，一再如了他的願，他仍然沒有滿足地出來。

在炎熱的全夏，王龍這樣愛着這個姑娘。她從那里來，她是怎麼樣的人，關於她的事他毫不知道；當他們兩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他說不到念句話，而她那夾雜着孩子那樣的笑聲的急速而輕微的話語，他也幾乎沒有聽到。他只察看她的臉，她的兩手，她的身體的姿態，她的媚眼的意義，伺候着她。他從她這里決感不到足夠，到天亮，昏沈沈而且不滿足的他便走回家去。

日子是無盡的，他推託着房間裏悶熱，不要在他的牀上再睡，他將蓆子鋪在竹林下，間歇地躺在那里，開着眼呆看尖形的竹葉的影，他的胸頭充塞着莫名其妙的甜蜜的苦悶。

如果他的老婆或是他的兒女對他說話了，或者如果佃戶到他這里來說，『水就退了，我們要下的種子怎麼樣？』那麼他就嚷道：

『你們不要攪擾我！』

因爲他不能滿意於這個姑娘的緣故，他的心始終好像要迸裂似的。

這樣，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他天天只等着天晚，他便不要看阿蘭和孩子們的臉，甚至也不要看他的老爹，那老爹窺看着他，而且問道，

『是什麼毛病使你的性子這麼躁你的臉色泥土一樣黃？』

在這等日子，一到夜，荷花姑娘便擺布他。當她笑着他的長頭髮說，『現在南邊人沒有這等猢猻尾巴了！』的時候，他便不作一聲地去將頭髮剪掉了。

他那不大洗淨的醬黃色的壯健的身子，他現在開始加以察看，彷彿這是別人的身子似的，他從此天天揩身了，他的老婆覺得麻煩，便說道，

『這樣的揩去，你要揩死的！』

他到店上買了一塊紅紅的香肥皂，用這擦了自己的皮膚；他雖然愛吃大蒜，現在無論如何不肯吃一根了，生怕他到荷花姑娘的面前，有一股氣味。

他家裏沒有人知道這種種舉動的來由。

他還買了新的衣料，他的衣衫雖然一向總是阿蘭裁製的，現在他卻看輕她的裁法縫法了，他將衣料拿到城裏的裁縫那里去，使他的衣服做的同城裏人所穿的一樣，輕軟的灰色綢做長衫，裁的很稱身，這上面又罩一件黑緞的背心。他又買了一雙鞋，是他第一雙穿的並非女人做的鞋，這雙鞋是玄色絲絨鞋，和從前老爺拖後跟穿着的那雙鞋一樣。

然而這些好衣服，他卻不好意思在阿蘭和他的孩子們前面突然穿出來。他將這些摺了，包在油紙裏，便留存在茶館裏他剛纔認識的一個伙計地方，在他上樓之前，那伙計收些小費，讓他悄悄地走進裏房間去，穿這些新衣服。此外，他還爲他的手指買了一隻包金的銀戒指；他前額的頭髮長起來，他便用小瓶裏的外國香油搽在那里，那一小瓶油，他是用一塊洋錢買來的。

阿蘭驚訝地看着他，沒有知道這一切的來由，只是一天當他們吃午飯的時候，她對他呆看了許久之後，憂鬱地說道：

『你這幾天的神氣使我想起公館裏一個少爺來。』

於是王龍高聲笑起來，他說道：

『我們夠吃夠用了，難道我就土老兒模樣的過一世麼？』

然而他心裏，他卻非常愉快，在那天他格外和善地待她。

現在，錢——好好的洋錢從他的手裏流出去了。不但那個姑娘住夜的代價，他必須付的，還有她的欲望所要求的種種。她往往嘆氣撒嬌，彷彿她因她的欲望差不少要心碎了似的：

「我可憐——我可憐」

他終于當她的面講慣了話了。當他輕聲說，「那麼，要什麼，我的小心肝？」那時候，她回答道，「今天我不歡喜你了。我對面隔個客堂的那黑玉也有一個相好，他給了她一枝金髮針，給她的頭髮上面插。我呢，只有這一枝老式的銀針，我就永遠只有這一枝了。」

於是他爲了自己的生命，不由地將她那光澤的黑頭髮撥在一邊，看看她的小小的耳朵，一面對她輕聲說道：

「那麼，我也可以給我的寶貝買一枝金髮針的。」

這幾個愛的名兒是她像教小孩子生字那樣教他的。她曾經教他所這些名兒對她說，可是他說起來不能順口，因爲他一輩子的話語，只不過是關於稼植，關於收穫以及關於晴雨的罷了。

這樣，洋錢從牆壁，從口袋出來了，那阿蘭在往日也許會脫口對他說「你怎麼拿牆壁裏的錢」這等話的，現在卻不說什麼話，只是非常淒哀地看住他，她很明白他在度着一種離開他，甚至也離開田地的生活，卻沒有明白這是怎樣的生活。從那一天，就是他明白見到他的頭髮，她的全身，沒有一些美，他見到他的腳大那一天，他一直怕他，他怕問他什麼話，就因爲現在他常要對他出氣了的緣故。

一天，王龍經過田野回家去，他正在池邊洗衣，他便走近她身邊去。他站在那里，沈默了一會，便卽粗聲對她說話了，他的聲音粗，是因爲他心裏慚愧而不肯承認慚愧的緣故：

「你的兩顆珠子在那里？」

她從池邊她在平滑的石板上搗着的衣服上抬起頭來看，怯怯地回答道：

「珠子麼？我藏着。」

他並不看着她，只看着他那打皺的濕手，喃喃地說道：

「空藏着珠子是沒有用處的。」

於是他慢慢地說道：

「我想日後我可以嵌在耳環裏的，」她恐怕他笑，又說道，「我藏着好給小女兒結婚時候用。」

於是他硬着心腸高聲回答她：

「皮膚泥土樣黑的人要配帶珠子？珠子是給美麗的女人用的！」那時沈默了一會，他忽然高聲說道，「珠子給我——我有用處！」

於是她將濕漉漉的打皺的手慢慢地插進她的懷裏，掏出小小的包來，她將這東西交給他，看着他將包解開，於是兩顆珠子落在他手裏了，這兩顆柔和而飽滿地承受了太陽光，他便笑了。

然而阿蘭卻重復搗他的衣服了，當淚珠淒淸地徐徐滾下她的兩眼時，她沒有移上手去揩掉牠，只是他用木杵在石上攤着的衣服上搗的更其穩重了。

二十

要不是王龍的叔父突然回來，並不說明白他在什麼地方幹什麼，那麼，這樣的事也許會直繼續到洋錢都用完，也說不定的罷。他彷彿從雲端落下似的站在門口，他那襤褸的衣服解開着鈕扣，身上的腰帶也像從前那樣地繫得寬鬆，他的臉同他向來一樣，只是飽受了風霜，有些打皺而且粗糙了。他露着牙齒對坐在桌邊吃早飯的他們全家人笑了一笑，於是王龍坐在那里發呆了，原來他早已忘記他的叔父還在人間，這便好像一個死人回來看他一般。他的爹這個老頭子眨眨眼呆看了一會，他沒有認明白那到來的人，直至那人叫道：

「哦，哥哥，你們都好罷，你和你的兒子，你的孫子們，還有我的姪媳婦。」

於是王龍站起身來，他心裏不高興然而他的臉孔和聲音的表面上卻客氣：

「哦，叔叔，你吃過飯麼？」

「沒有，」他的叔父順口回答，「我來和你們大家喫。」

他於是坐下來，自由自在地抓了碗筷，將桌上的鹹蘿蔔和豆乾，下着粥吃。他彷彿很餓似的吃着，誰都沒有說話，直至他急嚼着魚骨頭和豆乾，唏呼唏呼地吞下了三碗薄粥。待到他吃好之後，彷彿這是他的權利似的，他簡單地說道：

「三夜沒有睡覺，現在我要睡覺了。」

於是沒有其他辦法的迷惘的王龍將他引到他父親的牀上，那叔父掀起棉被來，摸到那好的布，那乾淨的新布，他看看木牀，看看王龍爲他父親的房間買來的好桌子，和大大的木椅，於是他說道：

「哦，我聽得你富有了，可是我想不到你這麼富有，」於是他翻倒牀上，拉了棉被蓋在肩胛邊，雖然這時還是夏天，天氣十分熱。他將什麼東西都像是自己的東西似的用着，他不再有什麼話，就睡熟了。

王龍回到堂屋裏，非常驚慌了。因爲他很明白現在那叔父知道王龍有能力來養他，要趕出那叔父去，是再也辦不到的。王龍想到這一層，又想到他的嬸母，也非常擔心了，因爲他們就要到他的家裏來，誰也阻不住他們。

他所担心的事情果然發生了。那叔父躺在牀上一直到

午後，於是高聲呵欠了三下，走出房間來，他身上的衣服變在一塊兒他便對王龍說道：

「我現在要去接我的老婆兒子了。我們是三個家口，我們吃的東西和我們穿的破衣服在你們這戶大人家裏一定不會辦不起的。」

王龍除了報以悻悻然的神氣之外也沒有辦法，因為一個人當殷實有餘的時候，將他的親叔父趕出家門去，究竟是說不過去的。王龍現在因為殷實的緣故，在村上算是體面人了，他知道如果他這麼辦，他也丟臉的，因此他便什麼話也不敢說了。他吩咐個工們全都搬到老屋裏空出了門口的幾間屋，當天晚上，他的叔父帶着他的老婆兒子便進這幾間屋裏來。於是王龍非常氣惱了，然而他還得將這股氣埋藏在心裏，笑迷迷地來歡迎他的親族，這纔他愈加氣惱了。雖然當他看見他嬸母那個光滑的胖臉孔的時候，他覺得就要一出他心頭的氣，他看見他叔父的兒子那個無賴相的沒規矩的臉孔的時候他也差不多要打過巴掌去，可是他只得將這股氣埋藏在心裏！因了這股氣，他三天沒有進城去。

過後，他們對於當前的事都看慣了，阿蘭對他說了「不了氣罷。這是要忍耐的，」這番話，而王龍覺得他的叔父嬸母和侄兒為了他們的飯食和宿處總會感激的，於是他的念頭猛轉到荷花姑娘，他喃喃地自唸道：

「家裏野狗吵擾着，總得到外邊去散散心。」

於是舊有的情熱和苦楚都在他的內中燒起來，而他仍然沒有滿意於他的愛。

現在，阿蘭在她那簡單的頭腦裏沒有看出，老頭子因為牛老龍鍾的緣故沒有看出，而全因為朋友關係也沒有看出的那件事，王龍的嬸母卻立即看出來了，他斜眼一笑，高聲說道：

「現在阿龍到什麼地方去尋野花採了。」得到聽不懂這話的阿蘭恭順地對他看時，他撲赤一笑，又復說道，「你總要等到這西瓜剖的大開了，纔看得見子呢，是不是？哎！哎！事情是明明白白了，你的男人為了另外一個女人在發癡！」

一天大清早，因愛而困倦的王龍正在他的房間裏懶洋洋地躺着打盹，聽得窗外天井裏他的嬸母說着上面那番話。他立即醒了，再聽下去，同時他見這女人的敏銳的兩眼，不由地吃了一驚。那像油一般從他那胖喉嚨裏倒出來的進片的聲音咭咭呱呱地說下去：

「哎！我見過許多人了，一個人潤澤着自己的頭髮，買着新衣服，而且忽地裏要穿起絲絨的鞋子來，那麼，他就有新的女人了，這是一定的。」

阿蘭的斷續的聲音傳過來，他聽不出他說着什麼，然而他的嬸母卻又復說道：

「你這可憐蟲，不要以為在男人家一個女人就儘夠了呵，如果女人是個吃苦的女人，為男人家辛苦得皮肉消瘦的，男人家就更加覺得他一個不夠，心思容易轉到外邊去，你這可憐蟲，一向弔不住男人的心思，和給他出力的一頭牛有什麼兩樣哩。他有錢，自己去另外買一個女人帶到家裏來，你心裏也不要難過，男人家都是這樣的，我的老白相也這樣，不過那傢伙一輩子缺洋錢，連他自己也養不滿啦。」

她說了這番話，另外還說了許多，然而除了這番話，王龍在牀都沒有聽得，因為在她所說的話的中途，他的思想停住了。他忽然見到追求着所愛的姑娘這一種飢渴得到滿足的光景了。他要將他買了，帶到家裏，據為己有，使別人不能到他這裏來，而他自己可以吃的飽渴的暢。他立時從牀上起身，走出房間，悄悄地向他嬸母招了招手，待到她跟了他出大門之後，在棗樹底下，誰都聽不到他得說的話的地方，他說道：

「我聽到了你在天井裏說的話，你是不錯的，這一個之外，我非再辦人不可。我怎麼不可以辦呢，我有田地，大家養得過？」

她急切而且流利地回答道：

「是呵！怎麼不可以呢？發財的人都可以的。只有窮人纔只得獨隻杯子喝喝酒。」她猜到了他隨後要說的話，便那麼說了幾句，他果不出她所料，接下去說道：

「不過，誰給我去談商一番，做個媒人呢？男人家到一個女人那裏去開口就說『到我家裏來』，那是不行的。」

對於這番話，她立即回答道：

「那麼，這事情你交我辦就是了，只消告訴我，這女人是誰，我就可以辦妥這事情。」

那時王龍，因為他從未在什麼人面前高聲說過她的名兒的緣故，不好意思地怯怯地回答道：

「這女人叫做荷花。」

忘記了只不過短短的夏天兩個月以前，他還沒有知道她在人間，他彷彿覺得荷花的名兒一定誰都知道似的。因此，當他的嬸母接下去問：「她的家在那里？」時，他不耐煩了。

「那里，」他厲聲答說，「除了城裏大街上那家大茶館，還有那里？」

「就是叫做杏花樓的那一家麼？」

「另外那里有什麼樓？」王龍回嘴說。

她按着她那撅着的下嘴唇默想了一會，終於她說道：

「那地方的人我不識。我得找一條門路纔是。這女人的老鴇是誰？」

當他告訴她這就是在公館裏做過了頭的杜鵑時，她笑說道：

「下！那個人？他在那一夜老爺在他的牀上死了之後，就做這樣的事麼？哦！這是他本來要做的事啦！」

於是他又復嘻——嘻——嘻地笑起來，順口說道：

「那個人！那是便當的。他一向是如果覓得到手的洋錢夠，什麼事都辦得到的。」

王龍輕聲說道：

「那麼，拿出洋錢去就是了！洋錢不夠我的田地也可以賣掉的！」

於是王龍因了一種希奇而矛盾的情熱，直至這事情舒齊爲止，不願再上大茶館去。他心裏想：

「如果她不肯到我家裏來，歸我獨有呢，我是無論如何不再走近她身邊去的。」

但當他想到「如果他不肯來」時，他卻也不免有些擔心，這纔他時刻跑到他的嬸母那裏，說道：

「現在，錢多少且不去管她。」過後他又說「你對杜鵑說過沒有呢，我爲了我的意中人，預備好洋錢了？」過後他說道，「你對她去說，她到我家來，各種事都用不着做。她可天天穿綢衣吃魚翅，也沒有什麼辦不到，」他一直說到那個胖女人不耐煩起來，眼珠骨碌碌地轉動了一下，對他高聲說道：

「不用說了！不用說了！難道我是個呆人麼？我做媒也不是頭一次。歸我一個人辦去，你可以放心的！各種的情形，我說過許多回了。」

於是他叫阿蘭忙着掃地，洗門窗，搬動桌椅，做這樣做那樣，他這可憐的女人這纔愈加愈急了，因爲雖然他沒有說什麼話，現在她卻很明白自己要碰到怎樣的情形了。

現在王龍耐不住再同阿蘭睡覺了，他心裏想：兩個女人在家裏，就得有更多的房屋，另外的天井，就得有他可以和愛人同去的幽靜的地方。因此，他一面靜候着他的嬸母辦妥這件事，一面叫了他的佃工們來，吩咐他們在堂屋後面的那所房子，添造一個天井，這天井周圍添造三間屋，一間大的，兩邊兩間小的。佃工們從田野掘了泥土來造牆，王龍差人上城去，買了蓋屋用的瓦。

過後，這幾間屋造成了，泥土舖平而且敲實，成爲地面了，他又買了磚頭來，衆人便將磚頭舖成一片，用石灰彌了縫，於是爲荷花而造的三間屋有好好的磚地了。王龍買了紅布來，當作簾子掛在門口。他又買了一張新桌子，兩把雕花的椅子，放在桌子的兩邊，一幅畫着山水的畫幅掛在桌子後面的牆上。

他又買了一隻有蓋的紅漆圓果盒來，在這裏邊盛了芝蔴餅和豬油糖之類，便將這個盒子擺在桌子上。隨後他買了一張又闊又深的雕花的牀，大得可以當作一個小房間，他又買了牀上掛的有花的帳子。然而在這一切事情上，他卻不好意思教阿蘭幫忙，因此，到晚上他的嬸母便進來，她掛了牀帳，做了在男人家蠻腳蠻手做不來的小事情。

於是一切布置好了，過了一個月，這件事情還沒有停妥。

王龍這纔獨自一個人在他爲荷花而造的小小的新天井裏閑蹺着，他想到天井中央可以造一個小小的水沼，這時一個佃工來，那人掘了一個三尺見方的水沼，四邊用磚頭砌好。於是王龍進城去，爲這水沼買了五條金魚。從此他想不出什麼事來做，但又復等得不耐煩而且熱剌剌了。

這期間，他始終不對誰說話，只有當孩子們鼻子邊齷齪時，罵他們幾句，或者阿蘭三天多不梳頭髮了，對她罵一陣。他那麼嚷着，一天早上，阿蘭終於掛下眼淚大哭了，他先前便是當他們剛飢荒那些時候，他也從未見過她哭的這麼樣呢。因此，他厲聲說道：

「怎麼啦，女人？我教你撂一撂馬尾巴模樣的頭髮，這句話有什麼說錯呢？」

然而他只不過哭哀哀地疊迭說了這句話：

「我給你生過這幾個兒子了——我給你生過這幾個兒子了——」

他默着，煩悶着，他喃喃地自唸了一會，因爲他在她的面前覺得慚愧了。於是他讓她一個人在那裏。在法律上，他沒有反對他老婆的情由可以說，這是實在的，因爲她已經給他生養了三個好好的兒子，而他們都活着，除了自己的欲望以外，在他是一個口實也沒有。

這樣的情形繼續着，直至一天，他的嬸母走來說道：

「這件事情成全了。茶館裏做老鴇的那女人只要一百塊洋錢一下子到手，沒有什麼不可以。那姑娘要翡翠耳環一副，翡翠戒指一雙，金戒指一隻，緞衣兩套，綢衣兩套，鞋子十雙，還有綢被兩條，他就可以來。」

在這番話裏，王龍只聽到「這件事情成全了」——這一部分，他便叫道：

「就這樣好了— 就這樣好了——」於是他跑進裏房間，拿出洋錢來。他將洋錢撒到他手裏去，那時候，有些遮遮掩掩的神情，因爲他不願人家看見幾年的好收成積到這樣子，他又對他的嬸母說道，「十塊洋錢是給你自己的。」

那時，她撇過胖身子，搖搖頭，裝出一種推却的假相來，輕聲說道：

「不！我不要。我們是一家人，你同我兒子一樣，我也同你母親一樣，我做這件事，是爲你，不是爲洋錢。」然而王龍却見她一面推却，一面伸出手來了，於是他將洋錢撒到她手裏，他覺得這用的很得當。

於是他買了豬肉，牛肉，魚，筍，栗子，又買了南邊運來的做羹的燕窩，乾魚翅和各種的珍味，他買齊了，便在那裏等！—如果他內中那燒着似的悶悶的不耐煩可以叫做「等。」

在八月中晴明的悶熱的一天，她到他的家裏來了。王龍遠遠地看見她來。她坐在兩人抬着的轎子裏，他看望着那轎子在田邊的狹路上，蕩來蕩去，後面跟着杜鵑的姿態。於是片刻之間，他覺得擔心了，他心裏想：

「我怎麼迎接呢？」

他沒頭沒腦地急忙跑進他同他的老婆多年睡覺的房間裏，他關了門，便在那房間裏暗黑的地方，惶悚地等着，直等到他嬸母高聲叫他出來，因爲人到大門口了。

於是仿彿從未見過那姑娘似的，惶容着的他在他的好衣服上垂着頭，他的眼睛向到處看，只是沒有向前看。然而杜鵑却喜孜孜地招呼他了：

「哦！我想不到我們來幹這樣的勾當！」

於是她走到已經放下的轎子邊，將轎簾掀起來，她舌尖上嘖的一響，便說道：

「下轎了，荷花姑娘，這是你的家，這是你的主子。」

王龍看見兩個轎夫的臉上露着滿口的牙齒笑，便覺得難受了，他心裏想：

「這兩個是城街上的閑漢，他們是賤東西，」於是他氣得臉上又熱又紅，不想喝罵了。

那時轎簾掀起了，他情不自禁地看去，便見陰暗的轎廂裏坐着塗脂抹粉，而且合花模樣冷靜的荷花姑娘。他將一切事情，甚至對於露着牙齒笑的城裏轎夫的怒氣都忘掉了，心裏所想的只是：他已經買了這個女人來作爲己有，而她已經到他家裏來長住了。他硬僵僵顫巍巍站在那裏，看着她站起來，嬝娜得宛如一陣風吹過一株花、他正式楞楞地看着，移不開眼光時，她拉了杜鵑的手跨出轎門來，他靠着杜鵑的身子，扭動着小脚移步時，一直俯着頭，垂着眼臉。她經過他跟前，沒有對他說話，却只對杜鵑怯怯地輕聲說道：

「我的房在那里？」

那時他的嬸母走過來，到她的別一邊，他們兩人將中間的姑娘引到天井裏，便卽進了王龍爲他而造的幾間新屋。王龍全家的人沒有一個看見她走過，原來他當天已經差個工們和金到相差好些路的田野做工去，阿蘭也抱了兩個小小囝，到他所不知道的什麼地方去了，兩男孩子在私塾裏，老頭子睡在牆邊，什麼都看不見聽不到，至於那可憐的小啞吧呢，她沒有看見進進出出的人，她所認識的臉孔，就只有她老娘的臉孔。然而在荷花進房之後，杜鵑却將門簾拉下來了。

過了一會，王龍的嬸母有些惡意似的笑着走出來，她搓搓自己兩隻手，仿彿要除去沾在手上的什麼似的。

「她這個人有一股脂粉氣，」她仍然笑着說。「嗅着不好過。」隨卽她帶着更深的惡意說道，「她並沒有像她的外貌那麼年青啦，姪兒呵！我敢說一句，要不是她已經近了男人家看不上眼的年紀，那怕她耳上的翡翠，指上的金器，甚至於綢咯緞咯，也不見得引得動她到種田人家來，就算是一戶殷實的種田人家。」

隨卽見到王龍的臉上對於這番太淺薄的話有些不高興，她急忙添說道，「不過她的相貌倒是好看的，我從未見過另外更好看的人了，你同黃家來的一身粗骨的丫頭過了這幾年，現在可以嘗嘗酒席上八寶飯一樣的甜味道了。」

王龍沒有回答什麼話，只在屋裏走動着。他聽了這話，便靜不下來。終於他敢掀起紅的門簾來，走到他爲荷花而造的天井裏，隨卽進了她在着的暗沈沈的房間，在那里他整天和她在一塊兒直到晚上。

這期間，阿蘭一直沒有走近那所新屋去。大清早，她就拿了牆邊的鋤頭，帶了小囝和裹在柴葉裏的冷飯出門去，到夜纔身上沾滿了泥土，靜靜地回進來，孩子們默默的跟在她後面，她並不對誰說什麼，就走進灶間裏，照例備了飯食，擺在桌子上，於是她叫了老頭子來，將筷子遞到他手裏，她又喂了可憐的小啞吧，然後他同孩子們吃了一些兒。待到他們睡覺了，王龍還坐在桌邊夢想着的時候，他指一個臉，終於走進他那慣熟的房間去，獨自睡在他牀上。

於是王龍不住地嘗他的情愛滋味了。天天他走進荷花懶洋洋地躺在牀上的那房間去，他坐在她身邊，看着她所做的一切事。當那初秋的悶熱天氣，他從未走出來，却躺在那里，

由杜鵑這個女人用溫水給她洗浴，用雪花膏擦她的肌膚，香油搽她的頭髮。原來荷花早就撒嬌似地說過，一定要杜鵑和她住在一塊兒，做她的僕人，她胡亂給她許多錢，這女人這纔極願意棄了念來個來服事一個了。她和她的女主人荷花從其餘的人隔開着，住在王龍所造的新天井裏。

那姑娘整天躺在她房間裏冷清清的暗地方，吃着糖食和水菓，身上只穿一套綠綢的夏天衣裳，上面是一件綢作腰身的小衫，底下是大脚管的褲子，他來到她這里，見了她這副模樣，他便嘗他的情愛滋味了。

過後，到日暮時候，她使着她那嬌滴滴的性子打發他出去，杜鵑又復給她洗了浴，敷了香，穿了一套新衣裳，這就是王龍給她的那一件白色的軟綢襯裏，而外邊是桃色的綢的夾衫。杜鵑又拿一雙繡花的鞋子穿在她脚上。於是那姑娘走到天井裏，看看有五條金魚的小水沼，王龍站在那里出神。她扭動着她那巧小的身子，在王龍看來，世間再沒有像她那小小的脚和她那彎彎的手那麼美妙的東西了。於是他嘗着他的情愛滋味，他一個人在那里享受，便即滿足了。

二十一

這個叫做荷花的人和她的女僕杜鵑進王龍的家裏來，是不見得就能十分舒齊而不發生怎麼一種的動亂的。為什麼呢？因為一個屋簷下有一個以上的女人並不是和平的兆頭。然而王龍卻不會料到這一層。即使他在阿蘭的陰鬱的神色和杜鵑的尖刻的聲氣上，看到什麼蹺蹊，他也不會加以注意的。在他內中還燒着慾火的期間，他對誰都不關心。

可是，當日子入了夜，夜轉成了黎明的時候，王龍就看見早晨的太陽眞的升起來，荷花這女人在那里，又看見月亮按時升起來，她在那里給他的手隨意去擁抱，於是他的戀愛的渴感有些消退了，他看見了先前不管見過的種種事情。

其一，他看見阿蘭和杜鵑之間忽然起了糾紛。這在他是一件吃驚的事，因為屢次聽到這等事情的他是聽慣阿蘭和荷花結怨的，有的女人當男人帶了第二個女人進家的時候，甚至于上吊，有的將男人罵的狗血噴頭，他幸喜阿蘭是個沈默的女人，她連罵他的話頭也想不出來。然而他沒有料到，她對於荷花不做聲，偏向杜鵑出氣。

阿蘭每看見杜鵑就生氣，王龍從未見她有過那麼深切的怒氣。杜鵑是極願和她做朋友的，因為她拿着王龍的錢，她又沒有忘記從前在黃公館裏，她在老爺房裏服事，阿蘭做灶下了頭，他們兩個人本來都是了頭。現在她初次看見阿蘭，就很厮熟似的對她叫道：

「哦！老朋友，我們兩個人又同在一家了。你現在是女上人，大太太了——嬡呀——事情變的多快呀！」

然而阿蘭卻只是呆看着她，待到她認明白她是怎樣的人時，她一句話也不回答，卻就走到王龍在他的戀愛時間的暇隙坐着的堂屋裏，對他明白地說道：

「這個老了頭在我們家裏做什麼？」

王龍東張西望。他本想用家主的粗暴的聲音喝着說，「哦！這是我的家，我叫誰來，誰就可以來，她可以進來的，不要你多問！」然而因為他在她面前不免有些羞慚的緣故，他卻說不出這番話來。他只是東張西望。她見他許久沒有話說，便用同樣的話明白地再問：

「這個老了頭在我們家裏做什麼？」

王龍見她要得到一個回答，便軟洋洋地說道：

「誰管你什麼？」

阿蘭說道：

「我年青時候在公館裏一向忍受過她那副傲慢的神氣，她一天念來次跑進廚房來，嚷着『老爺要茶了』『老爺要吃了，』不是說這樣太熱，就是說那樣太冷，不是說東西燒的不好，就是說我這個人相貌難看，手脚慢，不說這樣就說那樣……」

然而王龍卻仍然沒有回答，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說纔好。

那時阿蘭等候着，見他不說時，熱刺刺的幾顆淚珠便慢慢地湧到她的眼裏來，她映映眼，要止住那淚珠，終於她免不了拉起她的藍布裙的邊角來揩了她的兩眼，於是她說道：

「在這家裏眞是難受呀；我又沒有娘家好回去。」

王龍仍然靜默着，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卻坐下來吸烟了，同時她淒哀地瞪着眼看他，隨即她踉踉蹌蹌地走開去了。

然而阿蘭卻並不就此了結，她默默地依着自己的路走。早上，她燒熱了水，端給老頭子，如果王龍不在裏天井，她便將茶端給他，但當杜鵑給他的少奶奶去舀開水時，鍋子卻空了，她響亮地問一陣，阿蘭總是不回答。杜鵑沒奈何，如果她的奶奶一定要，就只得自己給她來燒水。然而那時卻又適逢煮早粥，要再燒水呢，鍋子沒有空，阿蘭偏又慢吞吞地在那里煮着，全不回答下面這樣杜鵑高聲嚷着的話：

「我們這位嬌滴滴的少奶奶，躺在那里渴的要喘不過氣來了，早上要一口開水喝好不難？」

然而阿蘭卻不要聽她的話；她只不過向灶肚裏更推進

些青草和稻草去，像一片柴葉也捨不得丟掉的從前時候，那麼又節省又仔細地將那些草鋪開來。於是杜鵑走到王龍那里去訴苦，使覺得這等事情觸犯了他的愛人，不由地生氣了。他走到阿蘭那里，對她喝道：

「天天早晨，你不能多添一杓水在鍋子裏的麼？」

她臉上帶着比往時更深沉的愁容回答道：

「我還不是這家裏的丫頭的丫頭。」

那時他耐不住性子了，他抓住了阿蘭的肩胛，重重地搖動了一下，便說道：

「不要再發呆性了。開水不是老婆子要，却是少奶奶要。」

她忍受了他的粗暴，向他看了一眼，便簡單地說道：

「就是你給以我的兩顆珠子的那個人要！」

於是他的手放下了，他不作一聲，他的怒氣也消散了，他羞慚着走開去，便對杜鵑說道：

「我們要再打一口灶纔對啦。我來添造一間灶間。你們要吃什麼，就可以在那里燒什麼。」

於是他吩咐伙工們造一間小屋，屋裏面打一口泥灶，他買了一隻好鍋子。因爲他說了「你們要吃什麼，就可以在那里燒什麼」這句話的緣故，杜鵑不由地高興了。

王龍呢，他心裏想，事情終於停當了，他家裏的女人們從此可以平靜，他也從此可以欣賞他的愛人了。他仍重新覺得自己對於荷花，對於兩隻大眼睛上垂着好像百合花瓣一般的眼瞼的她，對他微瞇的神情，以及當她抬起頭來瞟他時從她的兩眼流露出笑來的神情永不會厭倦似的。

然而，關於新灶屋的這事情終究成爲他自身的煩惱了。

爲什麼呢？因爲從此杜鵑天天上城去，買各種各樣從南邊的城市運來的珍貴的食品了。有的食品的名兒，他簡直從未聽到過。這些東西費了他捨不得拿出去的許多錢，却還沒有照杜鵑對他說的那麼多，這他心裏十分明白，可是他怕說，「你在剋扣我了，」這句話，生怕惱犯她，使荷花也不高興了。這天天是他心頭的煩惱，而且這煩惱，因爲他沒有地方去申訴的緣故，不住地深重起來，這便使他內中對於荷花的情火有些冷下去了。

而且從第一個煩惱裏，還生出另外的小煩惱來，這就是他那愛吃好東西的嬸母，在吃飯時候，時常走到裏天井去，在那裏放肆着，王龍見荷花從他的家裏偏揀中了這一個做朋友，使覺得滿肚子不高興。那三個女人在裏天井裏好好地吃着，不斷頭地談笑着，他的嬸母這個人有着荷花所愛好的什麼所在，所以三個人在一塊兒就快活，這又是王龍看不過的事。

然而還是沒奈何，因爲當他輕輕地勸着她說：

「荷花呵，你不要將你的糖果給那樣的胖婆娘亂嚼掉。我自己心痛要吃的。她是個花言巧語叨嘮不住的傢伙，我看不過她從天亮到夜儘在你這里。」荷花是慣會撒嬌的，她撇過頭去，撅着嘴悻悻地回答道：

「哪哪！除了你，我沒有一個人，我朋友也沒有，我是住慣歡樂的地方的，可是你的家裏呢，只有恨我的那位大太太以及你的那班小孩子，他們在我實在看的討厭的，我沒有一個人。」

於是她用她的手段對付他，那夜她便不讓他進她的房，他訴苦說道：

「你誰不愛我，如果你愛我呢，你總會使我稱心的。」

於是王龍心軟了，他說道：

「那麼隨你的便就是了。」

從此，每逢他到她這里來的時候，荷花如果在同他的嬉笑談天，喝茶，或是吃閑食，她就叫他等着，不去理睬他，於是他忽忽地大踏步踱開去，於是他的情愛不知不覺地又有些冷下去了。

從此，他對於荷花的愛就不像先前全滲到他的身心去那麼完滿。這給種種細小的憤怒戳的七洞八穿了。

那時，好像繁生着荊棘的原野一般，還有好些使王龍心裏不快的事情。一天，他那耳聾眼花的老弱的父親在太陽下睡着時忽然醒來，拉了王龍在他七十歲那一年買給他的龍頭拐杖，蹣跚着走到正屋和荷花散步的新天井中間掛着簾子的那門口。那老頭子從未留意過那個門和那個天井，王龍也從未對他說過「我又討了一個女人」這句話，因爲即使對他說了新的事情，那耳聾的老頭子從聲音裏也不會明白什麼意思的。

然而這一天，他却無端地看見了這門口，他走過去，將簾子拉開，這恰巧是傍晚時分，那時王龍和荷花在天井裏走了一會，站在水沼邊看魚，王龍却又看着荷花。老頭子一見他的兒子站在一個瘦長的塗脂抹粉的姑娘旁邊，他用銳利的破竹似的聲叫道：

「婊子到家裏啦！」雖然王龍恐怕荷花生氣，走上前去，將老頭子引到外天井，對他安慰着說：

「爹，你放心。這不是婊子，是新來的女人。」

然而老頭子却還是堅決地嚷着「這里有婊子！」過後，

他忽見王龍在近邊，便說道，「我討一個女人，我的爹討一個女人，我們種田。」過了一會，他又復嚷道，「這是婊子哩！」

老頭子這纔起了一種對於荷花的深刻的憎惡，從他那老年的昏歇的睡眠醒來。他就走到他的天井門口去，猛可地向空中喝道：

「婊子！」

或者他就掀開簾子進到她的天井裏，便即在磚地上啐的吐了一口唾沫。於是他就尋拾了幾塊小石子，用他頭弱的臂膀，摔到小水沼裏去嚇魚，在淘氣的孩子的那種玩皮模樣中，他表現了他的怒氣。

這也成了王龍家裏的煩惱，因爲他不好意思埋怨他的爹，却還怕嬌滴滴的荷花生氣。要他的爹不發怒這一種心事在他是膩煩的，這是使他的愛成爲苦悶的一件事。

一天，他聽到了裏天井一聲叫喊，他覺得這是荷花的聲音，便跑進去。他見那邊兩個小小的孩子，就是孿生的一男一女，將他那啞吧大女兒夾在他們之間，引進那天井去。現在，大女兒以外的四個孩子對於住在裏天井的這女人老是覺着奇怪了，然而兩大男孩子却懂事而且害羞，他爲什麼在那里，他們的父親得同她做什麼，他們都十分明白，可是他們只不過兩人間悄悄地談起她。兩個小小的孩子却就永不知足地張望着，呼嚏着嗅嗅她身上的香氣，而且當她吃了飯之後，在杜鵑從她房裏搬出來的菜碗裏浸浸指頭。

荷花屢次向王龍訴說這些孩子眞討厭，她恨不得上了鎖，免得他們進來。然而王龍却不願這麼辦，他打趣似的回答她道：

「哦！他們也像爹一樣，愛看嬌滴滴的臉孔啦。」

他禁止孩子們進她所在的天井，然而他們却不免乘他沒有看見時悄悄地跑進跑出。大女兒對於什麼事都沒有明白，却只靠着外天井的牆邊，坐在太陽下，臉上微笑着，手裏玩弄着扭歪的一塊布頭。

這天，兩個大兒子正在私塾裏，兩個幼小的孩子先就起了一個念頭，一定也要啞吧去看看裏天井的女人，他們拉了她的手，將她拖到天井裏，於是她站在沒有見過面的荷花的面前了。那啞吧一看見荷花所穿的亮晃晃的綢衫和她耳上耀光的翡翠，不由地起了一種希奇的喜悅，他用兩手去撫摸那晃耀的色彩，高聲笑起來，那一種笑是只有聲音，沒有意義的。荷花吃了一驚，便叫喊了。這一喊，王龍就跑進來。荷花在那裏氣的發着抖，跳動着小脚，直指着可憐的笑着的女孩子，叫道：

「如果那個東西到我近邊來，我不要住在這屋裏了。我沒有知道我要受這一班討債的呆貨的氣，如果早知道，我也不會到這里來了——眞是齷齪啊，你的孩子們！」於是她將站在最近、拉着同生的姊妹的手在呆看的男小孩推開了。

那時王龍因爲愛着自己的孩子們的緣故，不由地心裏生了氣，他厲聲說道：

「我聽不過我的孩子們受着什麼人咒駡，就算是我那個可憐的啞吧我也聽不過，況且你也沒有給男人生過兒子。」於是他叫孩子們走攏來，對他們說道：

「走出去，我的兒子和女兒，不要再到這女人的天井來，她不愛你們啦！她不愛你們，也就不愛你爹了。」他又用非常和善的口吻對大女兒說道：

「可憐的啞吧，你還是回到太陽下你的原地方去罷。」

於是她微笑了，他拉了她的手，將他領出去。

荷花竟將他的這個孩子咀咒起來，叫他呆貨，這是最使他生氣的事，從此他爲女兒而起的新的苦悶沈重地落在他的心上。他就有一兩天沒有走近荷花身邊去，偏和孩子們在一起玩，他進城去，買了一圈麥芽糖，給他的啞吧，他見了她對於黏搭搭的甜東西那一種嬰兒模樣的欣悅，也就心裏安慰了。

待到他又復走進荷花房裏去的時候，他們兩人都沒有說到他兩天不來的話，然而她要討他的喜歡，却有了特別的麻煩，因爲當他來時，他的嬸世正在那里喝茶，荷花便告着歡說道：

「我的主子來了，我得去伺候他，」她站在那里，直至那女人出去了。

於是她走到王龍跟前，捏了他的手，將他拉到她的臉旁來，她向他求愛了。然而他，雖是又復愛着她，却就不像從前那樣，整個兒地愛着她，决不再至於同他同愛她一樣的整個兒地了。

於是到了暑天終盡的一天，清晨的天空，冷清清一片藍色，有如海水一般，大地上颯颯地吹過一陣涼爽的秋風，於是王龍從睡眠中醒來了。他走到家屋的門口去，向他的田野看望了好一會。他看見大水退盡了，在乾燥的寒風和熱熱的太陽下，亮晃晃地橫着大地。

那時他內中有一個聲音叫，這就是爲他的田地而叫的，比愛情還深切的聲音。他覺得這聲音響於他的生命中別的一切聲音，於是他脫了身上的長衫，脫了絲絨鞋和白襪子，他又將他的褲脚管捲上到他的膝部，挺一挺壯健而且熱切的

身子，呼叫道：

「鋤頭在那里，犂在那里？還有麥種在那里？喂，老金——叫佃工們來——我到田頭去！」

二十二

正同先前他靠了他在那里所經歷的苦辛將他從南邊的城市回來時的心的病治愈了，而且得了安慰一樣，現在王龍靠了他田野里黑沈沈的好泥土，又復將他的愛情的病治愈了。他脚上觸着了潮潤的泥，他嗅到了從他翻掘了要種麥的田間升發起來的地氣。他吩咐他的佃工們到東到西，他們各處耕過來，做了一長天的工。王龍起初站在幾頭牛的背後揮鞭子，看木犂推進泥裏去時，深深的泥卷在翻騰，過後他叫了佃來將牽牛的繩子交給他，便自己拿了一把鋤頭，將泥土掘成為肥沃的質料，柔軟得像黃糖，可是因了這上邊的地勢，却更黑沈沈。他並不是為了有什麼必要，却是為了他從中所得的純粹的喜悅，纔這麼做的。當他疲倦的時候，他躺在他的田地上睡覺，大地的健康素滲進他的肉體去，他的病便治愈了。

到天晚了，太陽下去的時候，他身體痠痛疲倦而且欣快了，大踏步回到他家裏，他掀開簾子，走進裏天井去。荷花穿了綢袍正在那里散步。她一見他衣服上的泥土，不由地驚叫起來，待到他走近她的身邊時，她就發抖了。

然而他却笑了一陣，將她那彎彎的兩隻小手握住在他的泥污的手裏，便又笑了一陣，說道：

「你看你的主子却是種田人，你是種田人的老婆！」

於是她興奮地叫道：

「我不是種田人的老婆，你呢，隨你的便罷！」

他又笑了一陣，飄然從她這里出去了。

他渾身泥污地吃了夜飯，臨睡時候，纔勉强洗了一個身。他洗身時又笑了一陣，因為他並非為女人而洗身，他的笑是因為自己自由了的緣故。

那時王龍彷彿覺得出門長久了，忽然有無數的事待做似的。田地彷彿閙着要耕種了，他便天天在田地上勞動着。過後，他的戀愛之夏在他的肉體上所加的蒼白在太陽下轉變為紫醬色了，他那在戀愛的閒暇中剝去了繭眼部分的兩手，在靠住鋤頭和犂柄的地方，又復粗硬起來了。

中午和晚上，他回到家裏，將阿蘭給他備好的飯食，白飯，白菜，豆腐，和捲在麵餅裏的大葱，暢吃一頓。當荷花見他來，用手揑住鼻子，嘆着大葱臭的時候，他笑一陣，向他呵一口，她只得忍耐着。現在他又復十分健康，而且從戀愛病擺脫了，他到她這里去，能夠有個了結，而一轉身就做別的事情去。

於是村上的人們對於王龍漸漸尊敬起來。他們對他講話，不復像對自己的伙伴講，却像對公館的人講，他們來向他借放息的錢，請教關於兒女結婚的事情，如果有兩個人為田畝的邊界爭閙起來，就也請王龍來講和，他的判斷，大家總是容納的。

在王龍本來忙着他的戀愛的地方，他現在滿意於那戀愛以外，還忙着許多事情。天順時下雨，穀麥抽芽而且生長了，歲時轉到冬天，於是王龍將他的收成帶到市上去，因為他是將他的穀麥保留到價高的時候纔賣掉的，這時候他便隨帶着他的大兒子去。

一個人看見他的大兒子高聲讀着紙上的文字，用毛筆醮了墨在紙上寫出人家會讀的東西來，那時候，他是有着一種驕傲的，王龍現在就有着這一種驕傲。他得意洋洋地站在那里，看這一種情形，從前嘲笑過他的伙計們現在叫着說：

「這哥兒寫得一手好字，他是聰明人！」的時候，他就不陪着笑了。

他的兒子在賣穀麥的票子和銀錢的收據上寫好了他父親的名兒之後，父子兩人一同走回家來，那父親心裏暗想現在自己的兒子年紀大起來，又是自己的大兒子，必須給這兒子定一個老婆纔好。

從此，王龍一心尋求着可以做他兒媳的大姑娘，因為他不要平常普通的女性的緣故，這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一天晚上，他坐在桌邊，對金講起了這件事，講完之後，金歎了一口氣，便用遲疑的聲音說道：

「如果我的可憐的女兒好好兒在這里，那麼，許給你做媳婦，你既不花什麼錢，我也心裏感激的，可惜我沒有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她死了也難說。」

於是王龍謝了他的情，然而他心裏却在暗想：要給自己的兒子定親，總得揀一個比金這種人家的女兒門戶高得多的人，金這個人雖是好人，却不過是替人家種田的普通種田人罷了。

王龍這纔守住了自己的主意，只在茶館裏，到處探聽城裏什麼富裕的人家有女兒要許親。

歲深了，新年到了，他們吃着喝着，鄉下的和城裏的人們來拜望王龍，他們說道：

「喂，你福氣多好，有兒子，有大小女人，既有錢，又有田地。」

王龍穿着綢袍子，左右是他的兒子們，桌上有糕餅，瓜子和花生，到處門戶上貼着討吉利的紅紙。他覺得自己的福氣眞是好。

然而歲時轉到春天了，楊柳漸漸綠起來，桃樹綻出了淡紅的蓓蕾，而王龍却還沒有尋到他所找求的女人。

日子又長又暖的春天到了，柳樹將葉兒抽滿而且舒展了，樹林綠了，土地潮濕着蒸發着水氣孕着收穫了，王龍的大兒子忽然變了樣，不復是小孩子了。他漸漸有了抑鬱煩躁的神情，這樣不要吃那樣不要吃，他對書也覺得厭倦起來，王龍這纔驚愕了，他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這叫做什麼病。

要改正這童子的神情是一點沒有辦法的，因爲如果他的父親對他說了「現在肉下着飯吃吃看」這一種好話以外什麼話，那童子就變得倔强而且愁悶了，如果王龍竟動了氣呢，他就眼淚汪汪，跑出房間了。

王龍驚愕得了不得，他一點也想不明白，這纔跟了那童子去，他竭力溫和地說道：

「我是你的爹，現在不妨將你的心事對我說一下。」

然而那童子除了唏噓，除了搖搖着頭，却沒有怎樣的表示。

而且他對於他的老先生也覺得厭惡了，每早晨，他不願起了牀上學去，除非王龍對他罵了一頓或者甚至打了一頓，那麼，他纔悻悻地走出去，於是他往往在城裏的街頭閑逛過一整天，王龍到夜方纔知道這種事，那時第二個兒子促狹地說道：

「哥哥今天蹺學啦。」

王龍於是對他的大兒子動起火來，對他喝道：

「好好的洋錢用得寃枉不寃枉?」

於是怒氣沖沖的他用一枝竹梢在那童子的身上打一頓。那童子是一聽到幾句埋怨的話就會哭的，現在却不做一聲捱受了竹梢的打。這眞是怪事。王龍儘想着這道理，却還是不能明白。

在他爲了大兒子蹺學，將他打過的一天晚上，他正在這麼想，阿蘭進那房間來。她悄悄地進來站在王龍的面前，他看出她有話要說，便趁先說道：

「你有什麼話呢?」

他說道，「這孩子，照你那樣地打着他，是不中用的。我從前在公館裏看見少爺們也有這一種情形。每逢他們愁悶的時候，不是他們自己找，就是老爺給他們找幾個丫頭來，事情就好了。」

「哦！用不着這麼辦的，」王龍回答說。「我小的時候，沒有這種愁悶，沒有這種哭哀哀地發脾氣的模樣，也沒有丫頭。」

阿蘭等了一會，纔慢慢地回答道：「我的確也只有見着少爺們是這樣。你一向在田頭辛苦着，然而他却也同少爺一樣，他在家裏閑空着。」

王龍尋思了一會，便悟到她所說的話裏的眞理了。他對自己說道：

「我的兒子是和我兩樣的。他比我文弱了，他的爹富我的爹窮，我有田地上的事辛苦着，他却用不着辛苦。況且像我兒子這種讀書人，怎可以帶他去耕田?」

他有這樣的兒子，他暗自得意，他便對阿蘭說道：

「哦，他就算像少爺，我也不能給他買丫頭。我要給他定親，我們要給他早娶親，這就是要用心的事。」

於是他站起身走進天井裏去。

（未完）